

內 容 提 要

1953 年和 1954 年，法国人民为了反对武装西德和美帝国主义所策划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团结一致，向法国反动统治者展开了规模壮阔的斗争，显示了人民力量的无比强大。这部小说就是以这场斗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普通的法国青年工人雅各，通过斗争，怎样逐渐认清是非，提高认识；他意志坚决，不怕失去工作的威胁，并且在区和平委员会的活动中表现积极，最后成为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队伍中的坚定的一员。

小说围绕着这场斗争，还写到了当时法国各阶层的动向。作者一方面描写那些热心为和平运动奔走的法国普通人民如何痛恨帝国主义者制造的战争，在不同的岗位上坚持斗争；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法国反动统治集团里的政客们阴险虚伪丑恶的嘴脸，以及他们如何压迫人民出卖本国利益的罪行。

1

大領班朝离开了工作崗位的衣帽女郎 狠狠地瞪了一眼，然后象个王室管家似的走过去迎接一对情侣。

“晚安，太太！ 晚安，議員先生！ 仍旧坐在老地方，是不是？”

亨利·維勒諾瓦脫掉大衣，等他的女伴儿，一位年輕漂亮的金发女人坐好了，自己才坐下。桌子上摆着一束黃郁金香。大領班遞給他們每人一份菜单，然后掏出小本子……

他們来得早，是堂座里的头一批客人。

“太太，請允許我向您介紹今天的那波利焗面和橘子燴鴨……”

“我还不很餓。”

她挺有兴致的隔着玻璃窗，望着傍晚熙來攘往的街景：林蔭大道上交通阻塞；一个騎自行車的人帶着捆報紙，在車輛間穿來穿去；一群乘客奔向一辆挤得水泄不通的公共汽

車，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地走着……

“您給我來一客聖日耳曼濃湯吧，”維勒諾瓦說。

“給我也來一客，”他的女伴兒說。

“還要什麼？”

“你挑好了嗎，親愛的？”

她漫不經心地朝菜單望了一遍。

“我拿不定主意叫熱月龍蝦，還是叫皇式比目魚……”

“好，讓我們再想想吧。”

“听便，先生，太太。”

大領班從小本子上撕下一張，遞給一個領班，領班又把這張定菜單交給一個侍者送到廚房里去……

* * *

“喂，大師傅！來兩客聖日耳曼！”

巨大无比的厨房里，沒有一個人應他。

沿着走廊擺着一張鋅皮櫃台；對着這張櫃台垂直地排列着三口大灶，灶上放着大鍋，使人不由得想到停在半明不暗的車庫里的那些加足蒸汽、等候出發哨聲的火車頭。三個吊在天花板上的玻璃架子，對稱地懸在每個灶的上空。它們用來擺許多漂亮的用具，熊熊的火光正好照在上面。廚房的用具，好象是為了讓人檢閱似的；擦得亮堂堂的，分門別類，按照大小次序全部放在上面。占首要地位的，都是紫銅的，有燉鍋和油炸鍋，掛在木框的掛鉤上；最大的得用兩隻手才提得起來。要是裡面盛滿了，還非得兩個人提不可。其次，還有發出同樣光采的萬用鍋和大小不一的蓋鍋，

平放在吊在每一个玻璃架子下面的长铁架上，伸手就可以拿到。所有这些崭新的、颜色一律的武器，只不过是装备中的一部分，最贵重的一部分。另外的一部分看不到。包括同样多的平底锅，生铁、熟铁和陶土做的用具，分别藏在和灶头平行的那几张笨重的桌子底下。管调味汁的厨子，管鱼的厨子，管甜食的厨子和管烧烤的厨子都有他们专用的桌子。不过管烧烤的厨子用的桌子，足足有一半是被放油炸食物的盆子和烧烤用的铁丝格、铁签子占去了。每一张桌子好象是一部车床，菜肴在上面加工；每一个灶好象是一架机器，马上就要有一个工人来到它跟前操作，不论他是主任还是副主任，是大师傅还是下手。

铁皮柜台足足有十五公尺长，面上是一块块闪闪发光的平板，下面装着金属的暖气柜。柜台前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礼服、戴着整洁的白硬胸的人，态度简直象个司仪。他就是那个堂座里的侍者。

“我再报一遍：来两客圣日耳曼！两客！”

头一个出现的大师傅，慢吞吞地朝挂在暖气柜台正中央的那块两公尺见方的牌子走去。他的打扮很别致：一条蓝方格长裤，一件白上装，一顶象主教帽似的浆硬的小帽，脖子上还挺神气地围着一餐巾。他是汤部的大师傅。

“你乱嚷嚷些什么？时间还没有到。”

“只差三分钟了，老兄，你看看钟！”

“我七点钟替你预备好就是了。”

“这是議員維勃諾瓦和他的姘头点的。”

“讓他們等着好了！”

紧靠厨房最里面的地方，有三个象琵琶桶一样大小的消毒鍋，絲絲地直冒热气。

厨房总主任克罗索先生——这儿的人管他叫“头儿”，——正在那間装着大玻璃窗、点着日光灯的办公室里，吃罗西尼牛排，面前放着一瓶商貝丹酒。从他的坐位上，他只要抬起眼睛，就可以扫遍他管轄下的整个地盘；这片寬闊的地盘在地下室里占据了一千平方公尺的面积。再过一会儿，他就要象站在駕駛台上的舰长一样，发号施令了。厨房，虽然现在还死气沉沉，但是已經作好了战斗准备；点心部已經准备好大理石案子和多层的烘炉；水果部已經准备好冷藏柜；咖啡部已經准备好鋼精的滤器；銀器部已經准备好閃閃发光的盘子和刀叉；冰鎮部已經准备好冰桶和盐水槽；食具部已經准备好一落落的瓷器和两架洗碗机；洗濯部已經准备好两个大銅盆；最后，还有儲藏部也做好了准备。

儲藏部多少有点象厨房里的實驗室，是調配肉、魚、菜蔬和冷盆的地方。那儿有机器、肉案子、冰箱、蔬菜盆和腌肉桶。每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下午六点到七点，厨师們圍着当中的那張大桌子吃飯。这时候，年輕的已經在开始收拾凳子，年老的不慌不忙地抽一根烟。他們是軍隊的主要部分，共四十个人。其余的分散在各个部門的人員，就在他們的工作地点吃。点心部里十个人，冰鎮部里四个人，咖啡部里九个人，水果部里八个人，銀器部里七个人，食具部里七个人，洗濯部里七个人。

克罗索先生指揮着这支队伍，象团长似的受人敬重。受他指揮的有他的助手儲藏部主任布瓦尔先生和其余各部門的主任：調味汁部主任，燒烤部主任，甜食部主任，魚部（包括熱魚和冷魚）主任，湯部主任，小食部主任，點心部主任，冰鎮部主任，銀器部主任，食具部主任，洗濯部主任，水果部女主任，以及各部門的男的或女的副主任，各部門的大師傅；廚房間和點心部還分上手、下手和學徒。

“上聖日耳曼！”

時間到了。象戲院里拉幕的時候一樣，燈光驟然間亮了起來。從堂座來的那個侍者端走了兩盆湯，每一個廚師都來到了他們的崗位上……有的往燒得發白的灶膛里加煤，有的準備他們的用具，主任們審查掛在牌子上的定菜單……器皿相碰的聲音，火鉤捅鐵灶的聲音，切菜刀和切肉刀在砧板上剝出的播鼓般的均勻的響聲，漸漸高起來。而報菜名和回答的聲音也越來越響，越來越多，把這片叮叮當當的聲音蓋了下去。

“再來一客聖日耳曼！”

“是！”

“預備一隻兩人吃的海蝦！”

“是！”

“做三客蝦仁濃湯！三客！”

“是！”

副主任布瓦尔到牌子前面把湯部的大師傅替下來。兩個大領班從通到中二樓的大樓梯跑下來，氣喘吁吁地和他

面对面立在暖气柜台的前面。

“圓柱厅的酒席提前半个钟头。”

“人象柱厅需要再预备五十份刀叉！”

布瓦尔先生可着嗓子照着报了一遍：

“圓柱厅七点半入席！人象柱厅加到三百客！”

点心部有人喊：

“銀器部！来三十个供十人吃的圓盘子！”

厨房里有人喊：

“銀器部！来几个供两人、三人和四人吃的調味汁盆！”

“噢！”銀器部的人应声回答。

布瓦尔先生提高喉嚨，报一个侍者剛交給他的定菜单。

“堂座里四份刀叉。两客莫拉比目魚，两客拉·瓦利埃
尔比目魚，一只烤子鸡，馬上做起来！”

“是！”魚部主任和燒烤部主任同时回答，他們立刻又接着叫：

“儲藏部！送十六块比目魚排来！”

“儲藏部！送一只子鸡来！”

“噢！”远远的有人从儲藏部里回答。

牌子上有两百个編了号碼的釘子；布瓦尔先生把单子挂在其中的一个釘子上，繼續按点菜的先后报菜名。現在定菜单每分钟都要来好几張。

从这时談起，随着穿梭般的人来人往，叫喊声不停地在各个部門間交織。叫声越来越高，动作越来越快，来往越来越頻繁，鬧声也越来越有規律，越来越有节奏……就在这时

候，克罗索先生，这位大师象走上指挥台的乐队队长似的，来到了牌子前的位置上……

在不断有男女侍者来来往往的走廊的另外一头，有一个红光满面的人，得意地腆着个大肚子，守在酒窖的窗洞口。他衣服上罩着一件蓝工作衣，斜挂着一个用银链子吊着的镀金杯子。这是酒窖主任布里萨克先生，在饭店里的地位和克罗索先生一般重要。他是地下第二层的主人，统治着厨房间下面的一个真正的城市。那儿的每一条走廊都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布尔果涅大街，波尔多大街，洛瓦尔大街，香檳大街，阿尔萨斯大街①……从每条大街分出的街道多得和法国各地出产的名酒一样多：保纳街或者梅多克街，特拉米耐街，乌伏雷街或者克利郭寡妇街……这是一座惊人的迷宫，边上有数不尽的箱子，箱子里装的酒超过一百万瓶。十四个酒窖管理人员负责保管和供应。

布里萨克先生再过一会儿就要在上面几层楼露面，去查看查看各个大厅照应酒的侍者，或者亲自侍候侍候堂座里的几个有地位的顾客。其余的时间，酒窖主任都是留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和克罗索先生的领土只隔着一层板，不是他的下属或者和他同等地位的人，都不能越过这道界线。白天他常常接待一些供应商和有地位的客人，他们如果跨进正在工作的厨房的门槛而没有脱帽子的话，就

① 以上这些街名里用的地名，如布尔果涅，波尔多等，皆是法国因产酒著名的地区。

会听见一个学徒叫他们守规则，向他们喊道：

“脱帽！”

在上面一层的堂座里，維勒諾瓦先生和他那金发女伴儿已经喝完了圣日耳曼浓汤，最后决定点那波利焗面……

在下面，克罗索先生继续报不断送来的定菜单……

“十客公司菜，芦笋尖煎蛋。先把材料配好。”

“是！”

“四号台子两客莫尼埃尔比目鱼。两客！”

“是！”

“咦！您不上那波利，还等什么？”

接着，他又突然用庄严无比的声音说：“先生们，准备吧！圆柱厅的客人入席了……”

外面，在飘着一面有巴黎市徽的旗帜的这座九层大楼的顶上，一个招牌刚刚亮了起来：“吕台吉亚饭店”，这几个蓝色大字轮流地在天空闪烁着。

* * *

这天晚上，雅各·奥德贝和于勒老头儿一同在点心部里当班。

他们旁边的厨房间里，活儿正干得火热。于勒老头儿在他的桌子上和面，准备第二天做点心。雅各立在炉子前面，等候着定菜单。对他来说，紧张的时刻还没有到。他还有片刻的闲暇，可以去想想自己的事情，而不用想到替堂座准备一客酒味蛋白酥，或者替酒吧间做一客水果冻。不过他在这个长长的厨房里，而且完全处在克罗索先生的视野

之內，所以最要緊的是別露出不在做事的樣子，否則頭兒會象慣常那樣來干涉：

“怎麼，先生們，在休息啦！”

因此，雅各·奧德貝一邊裝着熱心地擦暖氣櫃台，一邊不停望着走廊里來來往往的人，希望馬上看見雅各琳的苗條的身影出現。雅各琳是一個月以前才被呂台吉亞飯店雇進來的侍者。

這個小雅各琳，穿着朴素的黑連衫裙，圍着鑲花邊的白圍裙，要麼多麼漂亮就有多麼漂亮；那雙透露出機靈的光芒的藍色大眼睛，和那看上去使她非常象西班牙人的黑頭髮，給她添了一股淘氣相。正如所有新來的漂亮姑娘一樣，足足有一半的廚師和侍者愛上了她。雅各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這位姑娘可不是好對付的。三天前她曾經毫不客氣地打了燒烤部主任一個耳光，因為他在黑暗的走廊里，大膽地突然攔腰抱住她，吻她的脖子。不過，她這一下猛烈的還擊，並沒有吓退周圍的人（絕大部分都是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的進攻。

也許正是為了這一點，當然也有許多雅各還沒有時間仔細考慮的其他原因，他一個星期以前決定約她出去一趟。啊，這當然不是酒吧間侍者約瑟夫死皮賴臉向每個女侍者提出的那種無禮要求，僅僅不過是一個普通要求，請她答應他在下班以後等她，讓他請她吃點什麼。自然他心裡也希望事情會繼續發展下去。

然而，儘管雅各琳送酒吧間的定菜單到點心部來的次

数,比她该来的次数要多,而且并不感到丝毫的厌烦,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雅各还是不敢走那一步棋。因此,今天晚上再不下决心,就只得等到下个星期再当班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么有利的机会了。

“点心部!”

“噢!”

“堂座两客火燒冰淇淋。立刻配好,等候吩咐!”

“是,先生。”

有一桩活儿干干,雅各心里很高兴,他又尽力嚷道:

“銀器部!一只供两人用的长盘子!一只供两人用的罩子!”

他兴致冲冲地准备冰淇淋。先把一方块杏仁蛋糕放在涂过新鲜黄油、洒过白糖的銀盘子上,再铺上一层香草冰淇淋和一层复盆子冰淇淋。还得把打成雪一样的蛋白,掺上奶油盖满它,做成椭圆形,再装饰出别致的花纹。

正好在年轻人走到冰箱那儿去加料子的时候,雅各琳来取水果冻。他打蛋白的时候,她又来过一次。不要紧,这还是刚开始……

也不知是晚上的客人对火燒冰淇淋特别感到兴趣,还是他们约好了存心气一气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反正克罗索先生仿佛故意似的,用他那低沉的嗓音接连地报着:

“点心部!再添几客火燒冰淇淋!”

而且,每一次雅各琳来到暖气柜台前面,于勒老头儿就连忙跑过去应付她;他认为这样做是在帮他年轻同事的忙。

他一边跑，一边說：

“做你的冰淇淋吧，孩子，让我来对付定菜单。”

雅各在黃銅盆里打蛋白，打呀打的，不由的想到了他父亲怎样教訓他，他的父亲在貝日腊克①开点心鋪，成天的教訓他，使得他当学徒的那段日子变得毫无乐趣可言。

“还要快，还要快，还要快！你应该每一下把所有的蛋白都挑起来……”

肌肉緊張到不听使喚的程度，胳膊发痠，手指头也无法抓紧了……

“用勁，用勁，用勁！”

在这方面，老奥德貝是一点也不肯通融的；因为照他看来，不会打蛋白，就算不上点心师傅。

雅各服滿兵役以后，来到呂台吉亚飯店当工人，現在不再需要他父亲指点他怎样打蛋白了。他已經变成了一个老手。他的主任見到他这套本領，常常捧他，叫他打蛋机。这种恭維，他可不感兴趣，因为在他的手艺当中，他最恨的就是这宗苦活儿……

最后一客火燒冰淇淋从炉子里出来，被三百度的高温烘得发脆，由一个大領班置在銀罩子里端走。这时候已經快九点了，雅各滿身大汗，他不指望雅各琳会再来了。

十分钟前，克罗索先生已經回到他的办公室去。厨房里的鬧声在达到頂峰以后，开始下降。呼喚声越来越少。紧

① 貝日腊克：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的一个城市。

張的气氛漸漸松弛……調味汁部和魚部已經在洗桌子。大師傅們望着鐘。只有咖啡部還忙得正起勁……原來不斷出現在廚房的那塊牌子前面的侍者和領班，現在都等候在酒窖的窗洞口……

可是雅各琳又來了。她顯得疲乏，但是挂着笑容，手上拿着定菜單，在暖氣櫃台前面等着。雅各光顧着收拾用具，沒有注意到她來。她輕輕地叫他：

“雅各，來幫個忙。”

他一聽出是她的聲音，就連忙過來了。

“你要什麼，美麗的姑娘？”

她把一張由酒吧間的一個侍者簽了字的、粉紅色的單子遞給他，單子上用鉛筆寫着：十塊小蛋糕。

他問：

“你自己也要一塊嗎？”

她點點頭，又低聲說：

“伙食里吃的盡是人家吃剩的，我實在吃不下去。今天晚上比平常還要壞。”

“你要我給你什麼？”

“一塊千層酥。”

雅各想：真見鬼，就是千層酥光了。他決定滿足她的要求，無論如何也得到點心部去替她做一塊。只要兩分鐘就行了。他一邊做千層酥一邊想：唉呀，我怎么對她說呢……你今天晚上有空嗎？我能夠在下班以後等你嗎？你幾點鐘干完活？

“快点，雅各，来不及了。”

他用盘子装着十一块蛋糕走回来，可是雅各琳不是一个人了。酒吧間的侍者約瑟夫在她身边，設法約她在外边見面。她沒有理他，接过盘子，朝雅各笑笑，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背影多美，”約瑟夫說。

“你要什么？”

“你能不能給我一两块蛋糕。我餓了。”

“有单子嗎？”

“沒有。”

“那就快滾，我可不想为了你让人家开除。”

这一下子完全完了。钟上的針指着九点十五分，廚師們往更衣室跑去……只有一組人，象每天一样留下来值班，一直值到深夜十二点。点心部結束了工作。雅各理好用具，也往更衣室走去。厨房里又变得寂靜无声，灯光一个接一个的熄灭了……

在更衣室里，大師傅們一个个都笑得捧着肚子，因为有人和于勒老头儿开玩笑，在他的皮鞋里放了一个鸡蛋。于勒擰着他的脏袜子，朝周圍的人乱罵。雅各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和最后一批人一同朝出口的楼梯走去。在走廊上，魚部的同事梅依拉拦住他，低声对他說：

“喂，老兄，我腰带上拴着一只小鸡，今天晚上好象貝克尔在門口。”

“怎么样？”

“你先走。如果他搜查，你就使勁咳嗽一声，通知我。”

雅各慢慢地爬上樓梯。稽查貝克尔穿着一套象猎兵軍服一样的咖啡色制服，坐在他的办公室的玻璃窗后面看晚报。

年輕人看到第一版的上方有一个关于汽車失事的大标题，不过他并不关心这件新聞；他走过去，从人名牌上取下自己的卡片，伸到考勤钟里打出他下班的时间，然后悠閑地跨出通向林蔭大道的那扇小門。

人行道上有一个衣服上釘滿鈕子的小厮打开一辆出租汽車的車門。維勒諾瓦先生在大門口的門檐底下，彬彬有禮地向旁边退了一步，让他那穿貂皮大衣的情妇先上汽車……

* * *

快到十点钟，雅各才最后下了决心。他守在飯店門前，看見雅各琳和一个酒吧間的女侍者一同出来，不过她沒有注意到他。她們朝舍尔什-米迪街走去，年輕人想：她應該在圣苏尔比斯站乘地道車，我知道她来去都是乘地道車，那么我兜个圈子，到她們走的那条街的另外一头去迎她們好了。

到了賽伏尔街和舍尔什-米迪街的交叉口，他歇了口氣，然后象散完步回家似的，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两个姑娘挽着胳膊，嘻嘻哈哈地从对面过来。

“噢，是雅各！晚上好，雅各！你这样低着头，是准备到哪儿去呀？”

“我回家。我就住在飯店附近。”

雅各琳用她那雙藍色的大眼睛狡猾地瞞着他。

“回家，走這條路倒怪了！”

“在回家以前，我總喜歡先遛達一會兒。”

“一個人？”

“你不是看見了。”

兩位姑娘露出親切的微笑。

“我請你們吃點什麼吧？”雅各有了勇氣，說。

“只要你別讓我們耽擱得太遲，”雅各琳說。

“有人等你們？”

“你這個人倒愛管閑事。”

他擔心遇到同事會自作主張地來陪她們，所以看到一家合適的咖啡館，就把她們領了進去。

別人請你到咖啡館去坐一會兒，那是沒有什麼好反對的。兩位姑娘並排的在沙發椅上坐下來，一人點了一杯咖啡和一小杯上等白蘭地。雅各很興奮，談起工作中發生的事。雅各琳的同伴蘇珊娜算不上頂漂亮，但是不管聽了什麼都要笑，而且不停地說話。年輕人怕讓人以為他是為了她才到這裡來的，因此開始露骨地問起雅各琳的情況，起初還問得很謹慎，後來越來越明确了……

她是半年前聽了同學的勸告才到巴黎來的，當時以為在巴黎謀生要比外省容易。她的父親是波尔多^❶港口的碼

❶ 波尔多：法國西南部吉倫德省的省會。

头工人；她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十一岁的妹妹。当然，她在吕台吉亚饭店做女侍者的收入并不多，整天在那几条楼梯上爬上爬下也够辛苦的，不过她多少总算可以寄点钱回去……

这些琐碎的事，雅各听了很高兴，更加强了他对雅各琳本来就有的好感，可是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说话不敢放肆。他的性格宁可说是羞涩的。他长得年轻漂亮，讨女人的喜欢，不过尽管他有这许多长处，但是到了首都以后，在爱情上只有过几次偷偷摸摸的、极其短促的相遇。他满心希望能有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完全属于自己的女朋友。当然，他并没有想到结婚。因为充满了希望和快乐的生活还刚刚开始……

“哎呀，你看，”雅各琳突然说，“我们上了你的当了，快十一点啦。”

两位姑娘同时立起来。在雅各付账的时候，她们对着镜子重新打扮了一下……

“我要向你们说再见了，”一踏上人行道，苏珊娜就这样说。

情况变得有利。雅各相信可以把关系朝前推进一步了。

“你愿意我送送你吗？”

“顶多送到地道车站。”

“我们已经到车站了。”

“那么，再见……”

“听我说，雅各琳……”

她又用她爱用的那种能够看透人心灵的眼光望着他。

“你刚才好象很匆忙呢。”

“我们还可以再走一会儿。”

“好，不过顶多走到下一站。”

雅各开始谈饭店里的人，谈到自己怎样通过酒窖主任布里薩克先生的介绍找到工作。

“不过，他是个大混蛋，”雅各琳说。

他们谈呀谈的，已经走过了圣日耳曼-德-普莱车站。最后，在将近十二点的时候，他们并排儿扒在艺术桥的栏杆上。他们默默地望着老城^①巍峨的影子。五颜六色的灯光映照在沉睡的塞纳河水里。雅各想吻吻雅各琳。他问自己，应该抱住她的腰呢，还是握住她的手。他仅仅朝她身边靠近一点……

“我该回去了，”雅各琳避开他，说。

他又难过又气忿，把她一直送到了旅馆门口。

旅馆看上去很正派，不过这条街，象所有通到中央市场^②附近的那些小街一样，却叫人起疑心。

“你已经到家了，雅各琳。”

“谢谢，这么晚，要是叫我一个人回来，我一定会害怕。”

她伸过手来让他握，然后消失在过道里。

① 老城：指巴黎的最古老的市区，位于塞纳河中央的岛上。

② 中央市场：巴黎最大的菜市。

雅各一边往回走，一边想：我真傻……周围有許多菜販子在人行道和街面上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新鮮蔬菜；肉和水果被搬进灯光明亮的鋪子里；中央市場的搬运工人一看见有貨来，就連忙把小車推过去……大家都在吵吵嚷嚷的問长問短……有一个乞丐正在街心里拾白菜叶子；几个袒胸露肩的女人和半醉的放蕩的男人，踉踉跄跄地从一辆美国汽車上下来……

象每天夜里一样，巴黎吞进了大批的副食品，准备第二天在中央市場上供应；呂台吉亞飯店的賬房每天早上都要帶着两辆小卡車，在拥挤的买主中間采购当天供給上千的顧客和三百名职工吃的菜。

2

雅各·奥德貝踮起脚，想从窗帘上面看看和咖啡館相連的那間小厅里的情形。他在同一条人行道上踱来踱去，足足踱了有一刻钟了，可是他仅仅看見三个人走进咖啡館。先是一个上了年紀的太太，她的神气仿佛是回到自己家里；接着是两个看上去是在外面闲逛的年輕人。老太太可能就在这儿工作；两个年輕人呢，不过是两个顧客。然而，咖啡館里看不見顧客。只有老板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安安靜靜地在看報紙。

雅各怕引起別人注意，繼續朝前走。他遇見一个匆匆忙忙的年輕女人，手里拎着皮公事包，他回过头来，看見她走进咖啡館。他第十次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張揉皺的紙，边走边看。毫無疑問，这正是他應該去的地址；會議的時間是：下午八点三十分正，甚至还加了着重点。可是，已經九点差一刻了；十点半雅各琳就要象每天晚上一样，从呂台吉亞飯店出来了……

雅各·奥德貝一度想拒絕这次对他的邀請。他可以在蒙派那斯区①遛达，一直遛达到和雅各琳会面。但是寒风和下个不停的細雨使得这样的散步毫无一点乐趣可言。汽

車在發亮的柏油馬路上滑過，發出嗤嗤的聲音；稀稀落落的行人加快腳步，毫不停留；情人們象受驚的麻雀似的，躲在大門的門洞里。為了消磨時間，雅各除了回家，或者找一家咖啡館坐坐，沒有別的办法。他決定再走一會兒，好好考慮考慮……

這張請帖是從哪兒來的呢？頭天晚上，和雅各琳第一次談話以後，心裡還沒有平靜下來的雅各，回到阿薩街他那間小屋里，發現一個從門底下塞進來的信封。裡面裝着一張用打字機打的信紙，內容是：“親愛的朋友，您這個區的和平委員會知道您象大多數法國青年一樣，對和平事業非常關心，所以邀請您參加下一次會議。會上將討論粉碎 C. E. D. ① 和防止重新武裝西德所應該採取的措施。我們相信您一定會出席會議，並且請求您帶朋友們一塊來。先生，請接受我們崇高的敬禮。”署名者的名字簽得很清楚，是：“委員會秘書，依蘭娜·富尼埃。”後面還有個用框子框起來的又及，註明了會議的日期、地址和時間。

① 蒙派那斯區：巴黎的一個市區。

② C. E. D. 是“歐洲防務集團”的簡稱。一九五二年五月廿七日法國政府和西德政府等在巴黎簽訂侵略性的建立“歐洲防務集團”的條約（《巴黎條約》）。但是全法國展開了抗議恢復德國軍國主義的運動。由於對待重新武裝西德問題的意見分歧，幾乎所有的資產階級政黨都陷於分裂狀態。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國民議會以三一九票對二六四票否決了批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的法案。這是以法國共產黨為中心所組織起來的法國人民和愛國力量的巨大勝利。

一开始，年轻人以为信送错了，准备把信退给看门女人。可是，信封上不是明明写着他的名字吗？他简直弄不明白了。

首先，这个和平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呢？再简单点，一个委员会又是干什么的呢？一直到这时候，他从来还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当然，“委员会”这个名称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他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听人用过它，可是对于这一类的组织他却没有发生过好奇心。象他父亲，就是贝日腊克的节日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在雅各的想象中，它是城里著名人士的一个聚会，每年开三四次会。他知道委员会的人数不多，也许是十五个到二十个吧？他听人谈到过的所有别的委员会，情况好象也差不多。不管怎么着，都是由一群熟人组织成的团体。然而，现在别人并不认识他，居然请求他参加一个委员会的会议，甚至还要他带朋友们一块儿去参加！

写这样的信，至少得知道他的姓名住址。那么，谁会告诉他们呢？布里萨克先生吗？饭店的经理室吗？都不大可能。他住的那所房子的看门女人多玛森太太吗？象她这样一个喜欢多嘴的女人，倒并不是不可能。他打算以后再研究这个问题……

剩下来还有和平这件事。“知道您象大多数法国青年一样，对和平事业非常关心……”大多数法国青年？瞧，他们还知道他的年纪。“非常关心……”说得挺不错，但是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当然他关心和平。又有谁会不关心

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父亲在前线蹲了十四个月；他有两个从来不认识叔叔就是正当年轻力壮的时候死在那次战争中的。一九三九年菲利普·奥德贝又被动员了，在大退却中被俘。雅各的妈妈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儿，等了他五年；可是他回来没有多久，她就得了支气管肺炎死了。家里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雅各自然认识，因为他是雅各的教父——也被打死了。其次，还有在服兵役期间，雅各一直担心被送到印度支那去。有一天晚上放假上岸，他甚至和一位同伍弟兄约定：如果往那边开，就开小差。难道这些人知道这件事？

他对战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常常想，只要每个人拒绝打仗就行了。其实，这个看法也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有一次，他就听见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个老战士，——公开说：“如果我们单让那些需要战争的人相打，我家门口的那片草地就够做战场的。我呀，我要把他们都圈在里面，让他们一人一根棍子，赤膊上阵，然后对他们说：你们想打，就打吧。”

也许这个委员会打算把所有象雅各一样不要战争的人聚集在一起吧？这个意图是好的。大家应该商量商量。但是一个委员会能做什么呢？另外还有一点叫他看不明白的，那就是 O. E. D. 这个问题。这三个大写字母他猜不出是什么意思。他担心自己的无知会使人把他当成一个傻瓜。白天，他曾经问过他的朋友，鱼部的大师傅梅依拉：

“你知道 O. E. D. 是什么吗？”

“我在報紙上見過。大概是和德國人訂的什麼協定吧。”

雅各記起了童年時的情形。貝日腊克街上的綠軍服。每當成群的德國兵走進鋪子來的時候，他母親都要叫他，好像要保護他似的……

“你願意參加一次談談這方面問題的會議嗎？”

“什麼時候？”

“今兒晚上。”

“不行，老弟，我跟苏珊娜約好了。況且，我不過問政治。”

他沒有堅持，而且他的朋友的那種冷漠態度，差點也叫他泄了氣。但是，晚上他回到家里，看門女人問他：

“怎麼樣，雅各先生，你去參加這次會議嗎？”

“噢，你怎麼知道的？”

“我和你一樣也接到信了。”

“我還要考慮考慮，多瑪森太太。”

現在，考慮來考慮去的結果，還是決定不參加。首先，他怕耽擱得太晚，錯過了雅各琳下班的時間。其次呢，他特別怕和生人耽在一起。因此他態度堅決地循原路回去，正好走到咖啡館門口，他轉過頭來，差點撞在多瑪森太太身上。

“就是這兒，雅各先生。”

他不敢拒絕，象個投水的人，硬著頭皮跟著她走進去……

櫃台上，只有一個穿得整齊、剛喝完一杯咖啡的紳

士，还有一个穿工装的年轻小伙子，老板正给他倒了一杯红酒。雅各好象落在陷阱里，还想拖延时间。

“多瑪森太太，我请你吃点什么？”

“现在不必了，咱们准迟到啦。”

他们走进旁边一間屋里。已经有二十来个人圍着一張張桌子坐着。多瑪森太太在一位上年紀的太太旁边坐下，显然这个位子是她留着的。雅各被落在他身上的目光看得发了窘，他点了点头，有人指给他一張空椅子，他很高兴地坐下来。那个紳士和那个年轻小伙子差不多和他同时坐在同一張桌子旁边。

“这真是沉痛的損失，”年轻小伙子和几个人握手的时候說。

“多么不幸啊！”有一个女人边說，边擦眼睛。

看来，会议大概还没有开始，因为噶噶喳喳的談話声还在繼續响着。雅各趁着这个机会把雨衣脫掉，点着一根烟卷，定了定神，然后开始观察周圍的人……

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她单独坐在屋子頂里面的一張桌子后边。他立刻就认出，她就是刚才在街上碰見的那个拎公事包的女人。她向他微微一笑，表示欢迎，他回答这个微笑的时候，臉略微有点儿紅。她把散在桌子上的紙張整理好；他心里想她一定是那个名叫依兰娜·富尼埃的委员会秘书。

会场里并不是只有依兰娜·富尼埃这么一个漂亮女人。年轻人很高兴地注意到几乎在他对面就有两个年轻姑

娘，她們正在低声談話。他担心自己成了她們窃窃私語的对象，于是把目光轉到坐在多瑪森太太旁边的那位穿一身黑的太太身上，她的滿是皺紋的臉和漂亮的灰白头发同时透露出一位上了年紀的母亲的尊貴和善良。其余到会的人很复杂：一大半是妇女，其中大部分年紀都很大；有几位紳士和三四个年輕人。还有一个高个子戴眼鏡的年輕人正在緊張地翻閱報紙。一个四十来岁的人，鈕扣洞上挂着好几个勳章，走进来，坐在委员会秘书的旁边，开始和她查看几張稿件……

雅各注意到有一种悲伤籠罩在每人臉上。在一小堆一小堆的人中間进行的談話也帶着沉痛的气氛……

又有三四个人进来了，其中有一个女的，也很漂亮；大家挤挤紧，让出空位子来。一个棕色皮肤的阿尔及利亚人，穿着一身褪色的衣服，最后一个进来，坐在門边。已經九点一刻了。几个到会的人在看表……

“兰盖教授临时通知不能来了，”依兰娜·富尼埃說，“我們向諸位提議，由杜布萊依神父担任會議主席。”

“同意，”同时有几个人說。

大大出乎雅各所料的，是那个戴眼鏡的年輕人走过去坐在桌子旁边。

“我們还邀請佛勒丽太太参加主席团。”

这一次，雅各看到坐在多瑪森太太旁边的那个女人应邀而出，沒有感到一点惊奇。那个高个子的年輕人迅速地向旁边的几个人征求意见，草草地記下些什么，然后慢騰騰

地立起来。雅各想：他的模样倒象个牧师。

“各位太太，各位先生，”神父說，“落在我們头上的这个噩耗，諸位都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朋友伊夫·法奇^①去世了。在开会前，我提議……”

到会的人立起来，靜默一分钟。雅各也跟着立起来，不过不很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記得白天听人說到汽車出事时，提过这个人名。毫無疑問，这就是年輕小伙子指的沉痛損失。雅各覺得这个年輕小伙子模样很滑稽，可是現在他却必恭必敬地立正，仿佛僵住了似的。一秒钟跟着一秒钟过去，外面的雨声傳进来，市区的各种低沉的回声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一辆汽車駛过……

“我感謝各位，”神父說，他作了个手势，請大家坐下来。

雅各深深地被感动了，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对一个几分钟以前他还一点不知道的人的贊頌。

“他是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这个运动的发起人……全国和平理事会的主席……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偉大的法国人……”

一張張臉上流露出的激动情緒，佛勒丽太太的蒼白臉色，两个年輕姑娘的并不企图遮掩的泪水，比起上面的这些話来，更使雅各深深感覺到一种陌生的情感。这个伊夫·法奇一定是个很好的人，所以才会使人流露出这样誠摯的

① 伊夫·法奇：法国社会活动家，进步人士，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在訪問苏联期間汽車失事，不幸逝世。

表情。神父現在象談自己的朋友似的談着他。可是，这儿大部分的人毫無疑問都沒有接近过他。然而，大家都好象認識他。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人！一个到当时为止，雅各还不知道的人，一个对雅各來說，生与死都不相关的人，突然一下子钻入了他的生活……

神父說完了，他請那位負責做关于“欧洲防务集团”的报告、戴勳章的紳士发言。

这个人把他的稿子理在一块，开始发言……他的声音很快就变得坚决有力，到最后雅各觉得那种声調和窄小的屋子很不調和。然而他的口音使雅各想起貝利戈尔^①的乡音，听起来很亲热。他低声問坐在旁边的年輕小伙子：

“这位先生是哪儿来的？”

“A. R. A. C. ^②。”

他不敢多問。报告的头一部分内容，是回溯两次世界大战，他听來很明白，但是发言人一接触到称为对“欧洲防务集团”的分析的那一部分，他就开始迷糊了。一会儿听起来好象是一个所謂的欧洲共同防禦集团体系，一会儿听起来又好象是已經在波恩和巴黎签字的協定的結果……他怪自己无知；正因为自己无知，才不能象別人一样清楚地了解

① 貝利戈尔：法国地名，包括現在的多尔多涅省和洛特-加隆省的一部分。

② A. R. A. C. 是法国“共和国參战人員联合会”的簡称。由法国共产党員作家巴比塞于一九一七年发起組織，它提出了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

这一切。但是，他发现两个年轻姑娘，还有多瑪森太太也和他一样，听起分析来十分吃力。这时候，他的注意力放松了；尤其是因为时针不停地转动，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直摆在他面前：怎样才能及时出去跟雅各琳会面呢？非常幸运，作报告的人谈到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材料，提出了按照“欧洲防务集团”计划西德将会得到的武装数字。雅各听得非常激动，听到了“欧洲防务集团”还没有实行，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条约尽管签订了，还得由法国议会批准才生效……做报告的人结束的时候说：全得靠我们大家努力，才不至被批准。大家拍手。这时候已经十点二十五分了。

神父问谁有问题要提出来……没有人回答，他于是请富尼埃太太发言。

雅各以为又要听长篇大论了，但是他很快就安下心来。年轻女人的话好象是专为他一个人说的。她根据刚才谈的，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提出参加征集抗议武装西德的签名运动……你们中间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拿一张抗议书请周围的人签名……这将是我们为粉碎“欧洲防务集团”尽的一份力量……也是纪念我们的朋友伊夫·法奇的最好的方式。

她刚说完，就有一只手举起来。

“请奥古斯特·比巴尔发言，”神父说。

那个穿工装的年轻小伙子提议组织一个小组，挨家挨户去征求签名，并且说：“譬如这两位小姐，如果她们愿意跟我一块去，那就更好了，”把两个年轻姑娘都逗笑了。

雅各随着大伙儿走近那张桌子，他觉着取两份比较合

适。他趁机会道歉說，还有事情，不得不先走一步。

依兰娜·富尼埃感謝他来参加会议，很客气地把手伸給他握……

* * *

雅各琳和往常一样，到点心部来了好几趟，但是态度无比的冷淡。她甚至故意当着雅各的面，接受酒吧間侍者約瑟夫的奉承，不象以前那么对他深恶痛絕。而且她从来没有这么漂亮过；搽过油的、鬢曲的黑头发，仿佛出自理发师的手；嘴唇紅得象櫻桃。这些女孩子都是一个样儿！她是想气气他呢，还是天性如此，容易受一个象約瑟夫这样的人的卑俗的言語引誘？雅各苦悶透了，拚命地討好，好不容易才贏得了一个微笑。

头天晚上，他离开会场太迟，不可能碰到雅各琳。他曾經这么想过：如果我跳上一部出租汽車，也許可以及时地赶到她的旅館門口等她吧！但是，他又认为这个办法太莽撞了。他今天晚上还是一样可以等她，把心思告訴她。他知道她第二天休息，因此不必象別的日子那么急于回去。他轉弯抹角地問过梅依拉：

“你和苏珊娜怎么样了？”

“非常順利。”

“她一个人嗎？”

“不，和她那个酒吧間的女同事一起；不过那一位很快就和我們分手了。”

“有人等她嗎？”

“我沒有看見。”

这么說，他还有机会。問題在于要有勇气，爭取主动……倒霉的是酒窖主任布里薩克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不給他時間：

“嗯，小老弟，怎么不見你到我家里去了？”

“沒有多久我才去过，先生。”

“不錯，三个星期。可是我对你說过，每个星期六都去。你也許軋上个小姘头了吧？”

“我，沒有的事，先生。”

“犯不上臉紅，小老弟，这是你的权利。那么，你今天晚上空嗎？”

“几点钟？”

“跟平常一样，我九点半左右回去。現在，你可以先去。今天正好是蘿尔的生日。同意嗎？算讲定了嗎？”

“嗯……好的，先生。”

雅各憋了一肚子气，轉身出去。这簡直是大禍临头。这次既不能拒絕、又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的邀請，把他全部的計劃都打乱了。另一方面，向他明白表示出来的热心，也开始叫他覺得超出了常情。

半年前，年輕人口袋里带着父亲的介紹信，从外省一下子跑到巴黎，来找布里薩克先生。酒窖主任很亲热地接待这个从家乡来的孩子，問到他家里的情形，問到貝日腊克，問到那边的熟人，同时还按照习俗請他尝尝名牌的酒，斟酒的时候輕描淡写地說：这种“伊开姆堡”在这儿卖一千法郎

一瓶。他談起年輕時和老奧德貝在一起的几件往事，祝賀老奧德貝的儿子到巴黎來學習學習在任何行當中真正叫做本事的東西。

“這麼說，小老弟，你是希望在這兒干活兒了？”

“如果可能的話，先生。”

“對一個好人家出身的孩子來說，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我把你介紹到巴黎的一個頭等地方。”他抓起電話聽筒。“喂，主任……我是布里薩克……你能不能到我的辦公室來一趟……兩分鐘……正好有一瓶索台納酒，單等着你來了。”

克羅索先生個兒並不很高，他昂着頭的那副神氣活現的樣子，還有他望着您的那種冷淡的眼光，使得雅各感到自己很渺小。

“你是點心師傅，年輕人？”

“是的，先生。”

“在飯店里干過嗎？”

“還沒有。”

“你照應得了爐子嗎？”

“我相信照應得了，先生。”

“好的。你星期一來；每月兩萬三千五百法郎，供給伙食。”

“你看，”布里薩克先生在廚房主任走了以後說，“沒有什麼困難的。現在，給你一個忠告：如果你想在這兒呆下去，想有出息的話，那就千萬別調皮搗蛋。就象我吧，你看，

我开头的时候一个子儿也没有，甚至连一个当老板的爸爸也没有……”

当时，雅各看见了充满希望的将来。他进了一家巴黎的大饭店，他将领到工资，他将是自己的主人……唯一叫他不安的事，是能不能胜任别人给他的工作。

“你住在哪儿？”布里薩克又问。

“旅馆里。”

“我来替你另外找地方住。明天晚上到我家里吃晚饭。”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雅各在那次吃饭的时候，认识了布里薩克太太，一个生活在丈夫影子的那种无足轻重的女人。还认识了他们的女儿：蘿尔。她身体不好，长得相当瘦，是她爸爸的宠儿，她爸爸对她百依百顺。那天晚上，她不停地缠他，到最后他只有答应给她买一架新钢琴。问话的狡猾和回答的活泼，多少减少了一点雅各开头有的坏印象。不过，有趣的谈话和年轻的姑娘的可爱的笑声，并不能够使他完全忘掉：她那双很美丽的黑色大眼睛，被看来是她父亲遗传给她的那只塌鼻子糟蹋了。

几天以后，他搬到一间供女僕人住的屋里去住，那是他靠了布里薩克先生的帮助租到的，在附近的一所房子的七层楼上。一间很小的顶楼，里面的家具少得不能再少。然而糊墙纸是新换的，尤其是从窗口望出去，都是屋顶，给这间屋子带来了巴黎的诗意。因此，雅各完全象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个主人翁，一边欣赏着巨大的城市的这个角落，一

边叫道：“咱们俩来决一个胜负吧！”

在另外几次相当乏味的拜访以后，他被邀请每个星期六晚上和布里薩克全家一起来度过。看看电视啦，就着点心喝一杯茶啦。有几次父亲心情不好，甚至连女儿的话都不要听，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看报。逢到这种情况，母亲把该吩咐女用人的话吩咐完毕，就坐在一张小台子旁边织毛线。雅各呢，他可以选择：或者欣赏蘿尔收藏的邮票，或者听她弹钢琴，弹一只她刚学会的巴哈的遁走曲。象这样的日子，他可以免掉看电视，但是很难逃避他讨厌的第二杯茶。在这些晚上，年轻姑娘对他越来越殷勤，使他感到很不安。因此他渐渐找寻借口，避免去看他们。

然而，做父亲的却不答应他。雅各现在完全相信他被拉到他们家里去，就是为的要他向他们的女儿求爱，因而他更加害怕了。虽然他对蘿尔有好感，但是他并不觉得她有打动他的地方。这种家庭生活不合他的口味，太刻板，吸引不了他。

他怕到他家里去，还有其他的理由。布里薩克先生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对他那么亲热，而且对女儿的幸福那么关心，可是在饭店里为人却是另外一种方式。所有工作人员都怕他，他见了谁也不理睬。早晨雅各遇到他，向他招呼，他仅仅爱理不理的哼两声。一个和雅各一起工作的同事在第一天就曾经毫不客气地问过他：

“你是靠虎头狗的面子进来的吗？”

“哪一个虎头狗？”

“布里薩克。是他把你弄进来的，是不是？”

“是的。”

“这不很光彩。为了把这空缺给你，头儿拒绝用工会介绍来的一个同志。那个同志结婚两个月了……”

“我不知道……”

“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通知你一声，这儿的奸细已经够多了。”

用不着多久，雅各就发现布里薩克先生和稽查貝克尔，是厨房里最受人恨的人物。他为了点小事就随便开除手下的人，对女人很粗暴。有人甚至说他运用职权范围内的一切方法勾引新来工作的年轻女人。不过这一点雅各还不十分相信。人们还说，在战争期间盖世太保^①曾经住在吕台吉亚饭店，布里薩克和貝克尔都是那些“绅士”最器重的人物……

头儿克罗索呢，情形就不同了。他在私生活方面没有可以让人指摘的地方，举止完全是绅士的派头。他开着他的雪铁龙牌的小轿车来上班。据说，他有好几百万家私，在郊区有一座别墅，在索罗纳^②有一个庄园，手上还有饭店的股票。每个人在他面前都发抖，但是他待人处事很直爽，不暗箭伤人。他对人严格，对自己也是一样。他喊手下人“先生”，只有在吩咐工作，批评工作，或者辞退人的时候，才和

① 盖世太保：德国纳粹的特务组织。

② 索罗纳：法国卢瓦尔河和舍尔河之间的一部分地区。

手下人說話。

点心部主任想討好受酒窖主任保護的人，把雅各置于自己的照顧之下，親自教他怎樣工作，幫助他克服在新職務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年輕人因此很感激他，盡自己的力量干活兒。但是一連有好幾個星期，他感覺到同事們對他懷着難以掩飾的敵意。

所有這些事實，至少減低了一點他剛來時的興致。他開始認識到他的新處境。他在这儿跟別的人沒有一點兩樣，也就是說，僅僅是一個工人。因此，他還不敢拒絕酒窖主任的邀請……

晚上七點鐘，他從飯店出來，就回到自己屋裏去。在樓梯上，看門女人叫住他。

“怎麼樣，雅各先生，昨天晚上有興趣嗎？”

“嗯，不錯，要是人再多一點就好了。”

“你知道，我已經征集了十五個簽名了。大家都願意簽。譬如街口的雜貨鋪老板吧。一直到如今，他總是拒絕我，甚至連《斯德哥爾摩宣言》^①也拒絕。他說：這沒有一點用處，我可怜的太太。好，這一次，他立刻就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雅各很想問問她《斯德哥爾摩宣言》是什麼，但是他想起自己那兩份抗議書還是空白的，就連忙上樓，回到自己的

① 《斯德哥爾摩宣言》：一九五〇年三月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執行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表的一個宣言，內容主要是要求無條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

屋里去。他写了封信給父亲，略微打扮了一下，在約定時間以前就到了布里薩克家。也許他可以及时抽身出来，去和雅各琳会面吧，雅各琳逢到休息的日子，头天晚上應該最后一个离开工作。

布里薩克的住所占了整个一层楼。蘿尔亲自来开门。她穿着一件綢連衫裙，裙子很寬，使人看不出她臀部狹小。在他眼里，她显得几乎可以說很美丽了。

“您来啦，真是客气，尤其是今天来。爸爸让人送来一个蛋糕，漂亮极了，还有十九根蜡烛。”

說到蛋糕，雅各早知道了。点心部主任用模子做做蜡烛座子的糖玫瑰花，整整忙了一个下午；甚至还特别卖力，給玫瑰花染上逼真的顏色：蘿尔的連衫裙的顏色。

“这是为酒窖主任的女儿做的，”他曾經很神气地指着他的杰作說。

有一个大师傅接过嘴來說：“希望虎头狗至少送咱們一瓶好酒。”

雅各看到兴高采烈的蘿尔，才記起了她过生日，心里想至少带点花来才象样。可是这样想已經太迟了。为了遮盖自己的过失，他表現得非常殷勤。

布里薩克比平时回来得早。他带来一瓶香檳酒，另外又給女儿捎来一件礼物。她解开小包，把包里的金手鐲戴在手腕上，高兴地跳起来摟住父亲的脖子。母亲忙着照应雅各。布里薩克先生又一次破例，面帶喜色，不让他有說話的時間。

“那么，小老弟，你对工作滿意嗎？克罗索對我說你干得很不坏。”

“謝謝你，我很滿意。”

“你还應該学学燒菜。”

“我想再迟一陣子。”

“为什么再迟一陣子！你已經二十二岁了。二十五岁你就可以当主任。應該抓紧时机。”

“不过，我爸爸……”

“你爸爸不需要你。他要的都全了。他甚至还可以帮助帮助你。你应该考虑从現在起再过三四年能自己成家立业。你听人談过拉斯戈嗎？”

“蒙梯尼亚克附近的那些山洞嗎？”

“正是。那是我們多尔多涅省最美丽的地方，有一条画廊，都是两万年前的古画。这个奇迹发现了才不过几个月。在森林中間。早就應該修一条公路。周圍什么都沒有。那儿有利可图。”

“这是很可能的。”

“你瞧，如果我的年紀不是这么大，我就帶一个好主任到那儿去开一家飯店。一家小吕台吉亚。鈔票，我的孩子，現在只有鈔票才可靠。”

“除非沒有战争。”

“誰跟你談到战争？”

“报纸。譬如，这个‘欧洲防务集团’。他們打算重新武装西德。”

“你关心这些事？”

“不，不过……”

雅各把头天晚上知道的都讲了出来，讲到他曾經被邀請参加的會議，讲到对法奇的哀悼……

“我亲自侍候过他好几次，”酒窖主任說，“那还是在他当供应部长的时候。一个老好人，不驕傲。他很識得酒的好坏……”

他听着年輕人讲，听得那么有兴趣，因此年輕人想起了抗議书，觉得請他签一个名也是很自然的事。

“你一定愿意签名……”

布里薩克先生把抗議书翻了个身，臉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听好，小老弟，你进飯店工作的时候，我就忠告你，不要調皮搗蛋。今天，我再不客气地告訴你一遍：少管閑事。”

“为什么？”

“站在你所謂的和平委员会背后的是共产党。”

“如果他们反对战争呢？”

“哪有那样的事。他們那么說，是为了更容易矇騙你这号的人。”

“那么，你是不愿意签名了？”

“绝对不愿意。”

“我請求你們，不要再談政治了。”羅尔插进來說。“瞧，梅拉妮把蛋糕端来了……”

布里薩克先生打开了香檳酒……

3

亨利·維勒諾瓦推开百叶窗。从卢森堡公园的铁栅栏里探出头来的栗树正开着花，他看了一会儿，听见麻雀在早晨的露水中一边跳来蹦去，一边嘖嘖喳喳的叫。他饱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新鲜空气，扭转身来，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

“瑪丽奈特！”

枕头随着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的头轻轻地动了一下；从床边上搭拉下来的被窝呈现出一个侧身躺着的身体的轮廓。

在糊着淡蓝色的糊墙纸的墙上，挂着两幅复制的雷諾阿^①的裸体画，非常精致。花梨木床很宽大，床上乱得一塌糊涂；地毯厚得踩在上面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一套蓝丝绒沙发，一大两小，乱七八糟地摆着随手抛上去的、女人家常穿的绸衣裳，简直没有可坐的地方；一个软座的大圆凳随随便便地放在梳妆台前，梳妆台上排列着成套的香水瓶和尼龙刷子。所有这一切被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只有一个塞满

① 雷諾阿 (1841—1919)：法国著名画家。

文件的公事包和一条领带留在窗戶旁边的那張桃花心木做的小书桌的阴影里。

金发女人略微抬起头来，睁开眼睛，皱了皱鼻子，象孩子似的哼了两声。

“啊！你干嗎要叫醒我？”

“已經八点了，亲爱的。”

她揉着眼睛坐起来。

“請你快关上窗戶，我觉着冷。”

男的抓住她的两个胳膊，一会儿看看曲綫优美的肩膀，一会儿看看衣裳的花边难以盖住的白胸脯，拿不定主意該吻哪儿好。

“放开我，我該起来了。”

“等一等，別忙，早点还没有准备好。”

从旁边的一間屋里传来了告急的响声，他急忙奔进去。这是一間跟此刻炉子上溢出来的牛奶一样白的厨房。这间厨房有电炉、电冰箱、小自动万用机和漆得亮晶晶的壁橱，是按照瑪丽奈特的想法布置的。

买这套公寓以前，亨利·維勒諾瓦犹豫过，倒并不是两百万这笔錢他花不起，而是因为他觉得太小。当然，地点非常理想，房子很安静，又正好在卢森堡公园对面。但是，除了臥房和洗澡間以外，哪怕再多一小間，只要够做工作室用的，那就好了。

“为什么要工作室？”瑪丽奈特曾經問过。

“我的工作，我的事业……”

“你另外不是有几间房子。这套公寓只应该属于咱们俩，咱们布置一个小窝。我呢，我要在这儿烧饭。”

他借口自己烧饭是不必要的开支，表示反对。她赌气坚持她的主张。

“这并不是象你所想象的那种孩子气的胡闹。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在这儿吃饭。那一定很有趣……”

怎么能拒绝她呢！事实上也证明了他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换了一套比较大的公寓，那就得用个女僕人。在这儿，舒适和他们俩都向往的那种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们同时都享受到了。看门的女人儒尔当太太愿意替他们收拾屋子，打打杂。

每个星期，这对情人就这样在他们的家里相会，始终没有被别人发觉。通常都是从星期一开始。亨利·维勒诺瓦从佩里格①乘下午的火车来。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对家里人说：有公事。因为从星期二早晨起，他必须到波旁宫②去。即使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他凭着议员和企业主的双重身份，也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常常出门，不至于跟他年轻的情妇分开很久。

玛丽奈特·德罗尔姆呢，从旺多姆③赶来。她照例每个星期二来首都，尽一切可能拖延回去的日期。她说，一个

① 佩里格：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省省会。

② 波旁宫：法国国民议会的地址。

③ 旺多姆：法国洛瓦-舍尔省的一个城市。

生活富裕的年輕女人過不慣外省小城的單調生活，而她操心的事又主要是逛逛大公司买东西，就必然會養成這個習慣。頭天晚上，她從洛瓦-舍爾省到達，——有時候乘火車，大多數是乘自己的汽車，——直接到住在近郊的一位姑母家裏。這位姑母是一個有很多人追求的寡婦，很同情侄女，從一開始就鼓勵她和維勒諾瓦先生相好。因此，瑪麗奈特沒有她的情人的那些對家庭的顧慮。她的丈夫是一個相當隨和的人，很久以來就給她一定的自由，再加上又沒有孩子，如果需要的話，她的姑母還能夠和她通同做弊，所以她有充分的自由，在巴黎過她所喜歡的生活。這種雙重的生活一直繼續了兩年，瑪麗奈特現在二十七歲……

亨利·維勒諾瓦仔仔細細地把準備好的早點放在托盤裏，還在盤角上放了一小束紫羅蘭。象這類事他從來不疏忽。他特地吩咐看門女人儒爾當太太，除了麵包房裏剛出爐的奶油蛋卷和月牙形麵包以外，再買上一點當令的鮮花。儒爾當太太於是到地道車站入口，向那個賣花的女人買了花來。

按照平日的習慣，瑪麗奈特等着熱氣騰騰的托盤送到，才完全醒過來。她在靠墊中間坐好，把托盤放在膝蓋上，再披上一件羊毛睡衣。這是他們共同生活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亨利為了更好地欣賞她，在床边坐下，點着他當天吸的第一根烟卷。

“今天你干什么？”

“我還得去試一件衣服。也想到議會去聽你發言。”

“今天下午我不一定发言。”

“那么，我就等到明天。”

“好极了，不过……你的丈夫呢？”

“啊，你知道，他自己的买卖忙都忙不过来了。再说，我可以断定，对于我留在这儿听你发言这件事，他决不会有什么意见。”

“他想不到咱们住在一起吧！”

“就是他想到，你也知道不会闹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来！他不象你太太。”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夫妻之间没有一点关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居依上了中学；就是最小的塞尔什也快十二岁了……离婚对他们的将来一点也不会会有什么影响。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是反对我提出离婚。”

“还不到时候。”

“一想到你属于这个家伙，我就受不了。”

“你吃醋啦！瞧，拉乌尔的年纪比我大一倍。”

“因此你更应该跟他分开。”

玛丽奈特噗哧笑了出来，她咬了一大口烤得焦黄的蛋卷。维勒诺瓦脸色突然阴沉下来，他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他自己不是也比她大十七岁吗？

“我真是个大傻瓜……”

他半带笑半不安地望着她。

“倒好象我不是完全属于你似的！倒好象咱们俩的生活现在不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似的！不过，你知道我希望

的是什麼，我希望的是在我做你的太太以前，你當上……”

他們的关系說來話長。瑪麗奈特第一次愛上亨利是在一九四〇年，她當時十四歲，而他呢，三十一歲。

不過，他一直不知道他在這個還留着長發的金發女孩子的心里挑起的情感有多麼強烈。這個小姑娘從來沒有見過她的母親，因為她的母親生下她，第二天就死了，死的時候還很年輕。她的父親是一家飛機製造廠的工程師，一九三八年到美國去了，那邊給了他一個重要的職位；他把女兒留給自己的一個妹妹照管，這個妹妹住在巴黎附近的奈易-普勒桑斯，靠着丈夫留下的一筆相當大的遺產過日子……後來，戰爭爆發了。莫名其妙的戰爭①……

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頭幾個星期，巴黎又是燈火管制，又是防空演習，鬧得人心惶惶，仿佛隨時都有轰炸的可能似的。因此，凡是沒有職務在身的人都離開了首都。每天都有整列整列的火車載着婦女兒童開往外省，一路上都可以碰到許多裝着穿新嗒噠軍服的士兵的軍車，他們帶着行軍灶和放在敞棚貨車上的防坦克炮，在一片隆隆聲中開往阿爾薩斯②。瑪麗奈特的姑母，伏惹爾太太，就是在那種情況下，帶着侄女搬到多爾多涅省的佩里格附近來住。象許多人一

① 莫名其妙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因德法兩軍互不進攻，故法國當時有人稱之為“莫名其妙的戰爭”。

② 阿爾薩斯：法國東北部的一个地區，包括現在的上萊茵省和下萊茵省等地，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曾割讓給德國，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歸還法國。

样，她相信法国的这一部分国土一定会象上次大战那样，离开战场很远。再说，虽然空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方有被轰炸的危险，可是这一次绝对用不着担心敌人会象一九一四年那样一下子打到法国来了。马奇诺防线有一座山似的钢筋混凝土的工事，它不是攻不破的吗？我们的士兵不是已经踏上了德国的土地吗？至于说最高参谋部，正象伏惹尔太太喜欢说的那样，法国有它的甘末林①。

她们带着伏惹尔太太舍不得分开的两个女仆人，住在靠近维勒诺瓦家的庄园的一所乡下房子里，因此，两家很快就认识了。老维勒诺瓦太太发现这个还不满三十岁的寡妇伏惹尔太太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跟她来往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所以感到很高兴。关系就很自然的亲密起来……

玛丽奈特请了教师在家里上课。她的父亲免服兵役，仍然留在底特律②。他每月都要给女儿写一封很长的信来；他关心她的学习，尤其坚持要她注意英文，要她别辜负了她在钢琴上的天分。每封信总是附着一张汇票；汇来的钱足够付玛丽奈特的教育费和贴补伏惹尔太太的开支，因此，即使维持两所房子，——佩里格的这所和在奈易的交给一对老夫妻照管的那所，——而姑母和侄女俩的生活却一点也不感到紧。

玛丽奈特在上课的时间以外，就在维勒诺瓦家的花园

① 甘末林：当时法军总司令，后因无法抵挡德军侵入，被撤换。

② 底特律：美国密执安州的工业城市。

里玩，特別將絕大部分時間花在莊園的藏書室里。她貪婪地閱讀所有落到她手里的書。別人勸她看德·賽居爾伯爵夫人❶和喬治·奧奈❷的書……她看巴爾扎克，後來，有一天發現了司湯達，於是把他的書都看完了。在這兩位作家的書里，特別是在司湯達的書里，她喜歡那些熱情的描寫，尤其喜歡年輕人為了獵取地位、錢財和權勢而不顧一切的那種浪漫、勇敢的一面……她第一次看見亨利，就是在这个時期。

一九四〇年初亨利放假回來。他穿著非常合身的上尉軍服，談起戰爭，就象談運動會似的。他在家里象個肆無忌憚的孩子。在她眼里，他就跟《帕爾瑪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❸一樣漂亮。甚至連他的經歷都和司湯達筆下的人物相似。他不是為了一個年輕姑娘干下了許多傻事，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甚至還不顧父母的反對，娶她做了妻子嗎？這件事按理應該打消在瑪麗奈特心里已經產生的那些痴情妄想。事實上却並非如此，因為另一方面，由於她和莊園里的人的親密關係，她能夠發現許多驚人的秘密。莊園里的人都很愛亨利，但是却惋惜他娶了一個門戶不相當的女人。這個女人的天性平庸、腴腆，和維勒諾瓦家的人具有進取心的性格、雄心大志簡直比不到一塊兒。

❶ 德·賽居爾伯爵夫人（1799—1874）：法國女作家，作品都是寫給青少年看的。

❷ 喬治·奧奈（1848—1918）：法國作家。

❸ 法布里斯是司湯達的名著《帕爾瑪修道院》中的主角。

照亨利的母亲的說法，他非常敏感，不会不发现自己的錯誤，这个錯誤是因战争的突然爆发和他的高尚的情操使他犯下的。当然罗，孩子快要生下来了。不过，难道这就有充分理由，急急忙忙地結婚嗎？何况，这孩子能够绝对担保是他的嗎？

亨利的年輕妻子海倫呢，却好象是在以事实来証明她在維勒諾瓦家里遇到的所有成見都是正确的。她躲开別人生活，仅仅在吃飯的时候才露面，別人問她，她才开口說話。快生孩子的前几天，她住到娘家去。她的父母是佩里格的穷手艺人。在丈夫放假回来的前几天，她在娘家生了一个男孩子……

瑪麗奈特和亨利見了好几次面。头一次是在为他洗尘的那頓飯上，后来几乎每天都会偶然碰見。他叫她小姐，和她握手，跟她暢談，完全把她看成一个小姑娘。假期快結束了，有一天，她在花园里突然遇見他一个人在想心事。穿着軍服的亨利陪了她一会儿，把自己小时候玩耍的这片花园的景致一一指点給她看。这次散步使她受寵若惊，深深地打乱了她的心田。他走了以后，她象往常一样在藏书室里乱翻的时候，发现了他的一張照片，高声地承认自己爱上了他……

一九四〇年夏天，亨利被俘了，虽然他指揮的坦克連連一次仗都沒有打过。靠了他父亲的奔走，他才被遣送回国，回来时，瑪麗奈特快十六岁了。他发觉她长得美丽，告訴了她，因此越发增加了她的煩惱。不过，他非常关心自己的

孩子和妻子；他的妻子有他在眼前，又恢复了她的美丽，洋溢着幸福的光采。瑪丽奈特呢，她再也不能忍受别人把她当小孩子看待了，她有了嫉妒心……

渐渐的，亨利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好象有一桩什么秘密吸引住了他。瑪丽奈特很快就探听出来。她的英雄在抵抗运动^①里担任了一个象他这种人似乎是命中注定要担任的角色。据说，他是戴高乐将军驻本省的代理人^②；甚至还说他是在伦敦方面的军事代表。在这个年轻姑娘心里，这种冒险生活充满了许多舍身忘我的丰功伟绩。她把这种生活跟一个遁走曲的意境混在一起。亨利不正是想逃避一种单调的生活，而同时又要躲开他不能不感觉到的诱惑吗？她希望能够帮助他，在他身旁，向他承认自己的爱情。她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她把要对他说的话写在一个本子上，从这种衷肠的倾诉中，她得到了力量，使她能在他的偶而在庄园里露面的这段时期里，避开他，不和他见面……

她的姑母有一天发现了这个本子。她并没有责备她，或者和她大吵一场，却泼了她一头冷水。亨利不顾父母的反对一直爱着他的妻子。他现在有了第二个孩子。他在抵抗运动中演的是一出很危险的戏。再说，他不是已经上了三十四岁了吗？她才十七岁。难道她没有看出他开始发胖

① 抵抗运动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人民对德国占领者的地下斗争。

② 当时流亡国外的法国资产阶级分子在伦敦形成一个中心，戴高乐是其中的领袖。

了嗎？……

瑪麗奈特却一點也沒有看出，她還跟以前一樣聽任自己的感情支配。沒想到這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故，改變了她的生活。一九四三年初，她的父親開汽車出了事，死了，留給她的全部遺產，僅僅是一件使她傷心的消息：他早在美國續了弦，另外又生了一個女兒。他的暴卒斷了瑪麗奈特的經濟來源。從此以後，她的生活成了一個可怕的問題。她以為亨利知道她的不幸以後，會來向她承認自己的愛情，為她犧牲一切，把他的姓氏和財產奉獻在她的足前。然而他僅僅對她表示了一般的同情。這種態度使她完全絕望了。由於賭氣，也由於一想到將來要過苦日子就受不了，她於是接受了姑母為了維持生活而做出的決定。一年以後，她嫁給德羅爾姆先生，一個比她大二十七歲的男人。

拉烏爾·德羅爾姆是一個皮鞋製造商，和維勒諾瓦家很熟。他經常到莊園里來，發瘋般的愛着這個年輕姑娘。他很闊，錢賺得很多，在他把自己的意圖告訴伏惹爾太太的時候，他話說得十分聰明，十分得體。而瑪麗奈特除了青春以外，什麼也沒有。她把青春給了他……

解放的時候，德羅爾姆先生突然帶着妻子離開了當地。他在戰爭時期和占領軍做過生意，賺到的錢被認為是違法利潤，因此被列在那些後來剝奪了公民權的人的名單中。維勒諾瓦家的人很慎重地讓他明白，他們要是保護他一定會有連累自己的危險。他們能夠做到的，頂多是設法使他的財產不給沒收。最後他終於自己把事情了結了，在旺多

姆附近开了一家新的工厂。不过判决还有效，案子还没有取消，将来很可能逼着他吐出很大的一笔钱来交给政府。多尔多涅省的共产党議員摩兰在波旁宫甚至还屡次地提到他的名字。直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共产党的部长从政府里给排挤出去以后，德罗尔姆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时候，他看出了他从他和維勒諾瓦家过去的关系里可以得到的全部好处。瑪丽奈特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德塞来看亨利的……

亨利·維勒諾瓦这当儿已经变成了省里选出来的議員；是議會里支持戴高乐將軍的主張的那个議會党团的領袖人物之一。瑪丽奈特特地从旺多姆来請求他帮助解决她丈夫的事情，他被她的美丽迷住了。

他說：“既然是您的意思，請放心好了，我一定尽力去办。”

他現在近四十岁，比以前越发胖了，一点也不象在战争时期迷惑过瑪丽奈特的那个漂亮軍官。然而，議會生活培养了他的流利的口才和穩健的举止，这些都使他的女客人非常喜欢。此外，据说他在政治上很有前途，具备了当部长，甚至当政府首腦的各种条件……

瑪丽奈特野心勃勃。而且，有过亨利以前给她带来的失望以后，她現在也很高兴反过来挑逗一个男人的热情，这种热情她凭着女人的本能已经預感到了。他們見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亨利如痴如狂地爱上了她。瑪丽奈特呢，一方面因为撒嬌，一方面要試試自己的力量，一直拒絕他……直到德罗尔姆的案子完全解决，公民权又恢复了的那一天，她

才做了他的情妇。

她的丈夫拉烏尔·德罗尔姆对这个结果也感到非常满意；有了这个结果，他很顺利地分配到一大批军用皮鞋的定货。两年前，他怀疑厂里的一个年轻工程师跟自己的太太有关系，毫不客气地就把他辞退了。但是他对瑪丽奈特常常到巴黎去，却从来没有露出一一点不放心的表示。他一直认为她每个星期去看看她的姑母是件很自然的事……

* * *

亨利·維勒諾瓦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下楼。瑪丽奈特答应同他在圣日曼大街的一家饭馆里吃中饭，如果午后轮不到他发言，他们决定一块儿到奥德易①去。他到車房去开自己的车子，直接到了他的办事处。办事处在荣軍院②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是一套小公寓，跨出门口就是天井。这儿有他的一间办公室，另外一间是他的秘书——一个从印度支那回国的軍士，和女打字員的工作室，此外，还有一间布置成候客室的大厅。他跟往常一样，一阵风似地跑进来，喊他的秘书。

“有什么事嗎？奥克达夫。”

“客厅里有客人等着……”

“这件事不急。先解决信件。信很多嗎？”

“有四十来封。”

① 奥德易：在巴黎近郊。

② 荣軍院：十七世紀路易十四在巴黎建造的殘廢軍人收容机构。

他很快地翻了翻卷宗……来信人的身份和每封信的内容都用紅鉛筆做好了摘要，所以他工作起来很方便。

“哎呀呀！看起来有不少人第一次来信呢。”

“是的，不过内容差不多一样：增加补助金啦……退休金問題啦……申請減稅啦……”

“您还象往常那样答复，对不对？每一次他們写信求我，我都要尽可能亲自轉給有关的部长，并且加上我支持的意見……再沒有要簽字的了？”

“这两封信比較属于私信性质。”

議員朝着一頁頁笔迹工整的信看了一眼。

“他們認識我？”

“不。”

“說些什么？”

“还是重新武裝西德那個問題。”

“我明白了。毫無疑問是共产党写給我的。不过还是回封信，就說收到好了。”

“他們的信都很相象……”

“自然了，这是摩兰叫人給我写的。把報紙給我。”

“外边还有人等着呢。”

“几个人？”

“两个。”

“他們有什么事？”

“要和您面談。”

“您去应付应付吧，我沒有時間。”

“他們是从多尔多涅省来的，議員先生。一个肯定說認識您，还有一个給了我一張名片。”

亨利·維勒諾瓦把名片轉动了兩下。

“塞爾維医生……从巴利薩克来的……我好象听人說过这个名字。好，請他們进来。”

他站起来和他們握手，招呼他們坐在办公桌前面的皮沙发上。

“看見你們来，非常高兴，亲爱的朋友……”

塞爾維医生一定是容光焕发、个子比較高的一个。他現在想起来了，这个人在解放时曾經遇見過。另外一个，是个矮老粗，他一点印象也沒有。可是先开口的却是这个矮老粗。

“您記不起我了，上校？”

“是呀，請問您貴姓？”

“說出来您也不会記得，抵抗运动时期，我在您手下干过。您还記得开那辆貝热奧的司机嗎？”

“对，对，您在我那个指揮所待过。”

这个人露出了笑容。

“一点不錯，上校。”

“好，先生們，”維勒諾瓦一边把烟盒遞給他們，一边說：“請你們談吧！”

他同时想到了在和瑪麗奈特相会以前，剛好还有時間到議會去一趟……

4

“咱們現在干什么呢？”

让·塞尔維医生聳聳肩膀。对他來說，这个上午算是白白的浪費了。

由于他的旅伴欧惹納的坚决要求，他們一到巴黎，就到維勒諾瓦先生的办事处去了一趟。他們等了将近一个钟头，听了那么几句漂亮的应酬話以后，到波旁宮去，想找找摩兰。不幸的是摩兰正在参加他的議會党团的會議。他虽然立刻就出来見他們，可是两句話還沒說到，他就道歉沒時間多陪他們了。最叫他感到遺憾的，是他不能和他們一块儿吃中飯……

“唉呀，”塞尔維說，“不需要多长的時間。我們等你，你一定得来。”

摩兰从口袋里掏出日記簿，欧惹納发现他的右手受过伤，缺几个手指头。

“你瞧，中午十二点以前，在党中央委员会里还有另外一个會議，会后我得跟日奈維利埃^①的市长一块儿吃中飯，

① 日奈維利埃：巴黎附近、塞納省的一个小工业城市。

商量一件市政工作；下午，老战士^①會議。我甚至拿不准能不能到議會里來。今天晚上，如果你高興，我一定奉陪。”

“不行，”塞爾維說，“天黑以前我們就得動身了。”

他相當失望。摩蘭是他的老同志。他們在一起搞過抵抗運動；醫生本來指望這第二次拜訪可以使歐惹納對共產黨員產生好印象。可是，結果卻適得其反。

維勒諾瓦先生待他們非常熱情。使歐惹納最滿意的，是他提起了幾件和他們倆都有關係的往事，談話由這種口氣開始，當然顯得很親切了。

塞爾維提出了一個關於可能重新武裝西德的問題，他回答得很圓滑。當然羅，他對法國的利益太關心了，不可能看不出《歐洲防務集團條約》里的某些條款有把法國軍隊置於外國的附庸地位的危險……但是，應該考慮到西德遲早總有一天會被引到重新武裝的道路上去。問題在於明白這件事是在控制之下，還是不在控制之下進行。“歐洲防務集團”正是著眼於建立這種控制……啊！這並不是說他每一條都贊成，決不是這樣……不過，這牽涉到許多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不能隨便發表意見……

塞爾維本來還想提出別的問題，求得一個比較明確的答復。但是，歐惹納怕太浪費他的議員的時間，已經在熱情地向他道謝，所以談話無法再繼續下去。

維勒諾瓦趁這個機會站起身來，送他們。

① 老戰士：指參加過兩次大戰的戰士。

“我想，你們不是单单为了找我，才到巴黎来的吧？”

“医生定了一輛車子，我陪他来取；趁这个机会我們来看看您。”

“我非常高兴。你們有兴趣到議會去旁听嗎？”

他們拿了两張下午的入場券走了。

“您的这位議員真够滑头的，”塞尔維走出来的时候說。

“不管怎么說，他沒有一点架子。”

“現在我領您去見見我的議員。”

和摩兰見面的時間很短，現在两个人在拉斯巴依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欧惹納，您一定要到議會去旁听嗎？”

“当然，我从来没有去过，不利用这个机会，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既然如此，就这么决定吧。咱們先在附近找一家不太貴的飯館，好好吃它一頓。到六点钟左右再会合，立刻动身，在奥尔良①吃晚飯，一直开回巴利薩克……”

塞尔維是个急性子的人。头天晚上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巴黎来。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通知他六个月以前向雷諾公司的經銷店定购的汽車，可以交貨了。他連一分钟也沒有犹豫，就立刻去找他的邻居波拉瓦。

“你的工人中間，誰有工夫今天晚上陪我到巴黎去一趟？”

① 奥尔良：法国罗瓦利省的省会。

“去干什么？”

“我要去領我的那輛車子，打算明天夜里开回来。因为要赶五百多公里的路，車子还没有試过，所以我一个人去有点提心吊胆。”

“欧惹納可以去，不过他后天早晨还得到锯木厂去替我运一趟东西。”

在火車里两人聊起天来。塞爾維的言論在巴利薩克是尽人皆知的，他談起了政治問題。

“欧惹納，趁这个机会去看看咱們的議員們，你看怎么样？”

“好主意，我正好有維勒諾瓦先生的地址……”

塞爾維和他的旅伴分手以后，离他去領車子的時間还有一两个钟头，他于是到呂台吉亞飯店去了一趟。他到了点心門市部，两个穿黑連衫裙、圍小白圍裙的女店員几乎同时走过来，他問那个比較漂亮的：

“雅各·奧德貝先生在这个飯店里工作，是不是？”

“是的，先生。”

“我能够見見他嗎？”

“当然能够。”

“請你們告訴他，塞爾維医生找他。”

“不过，先生，他在上班時間不能够到門市部来。”

“那我該到哪儿去找他呢？”

“到后門去找他……您最好还是在茶室里等等。我想他今天下午休息，我們可以去通知他您来了。”

“好极了，小姐。我在你们的茶室里能喝点什么？”

“随您喜欢，先生。”

一刻钟以后，雅各来了。他已经换上出门穿的衣服，样子显得很匆忙。

“老弟，过得怎么样？”

“很好，先生，谢谢您。”

“我顺便来看看你，跟你聊聊你父亲的情况。我今天晚上动身。坐下，坐下，陪我吃点东西。”

雅各隔着玻璃窗，望了望对面的人行道。

“先生，我的时间不多……”

塞尔维做了个完全了解他的意思的手势。

“一定是跟人约会好了。不要着急，我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

他招呼女侍者，叫了两杯白兰地，同时朝那个模仿时装表演女郎的步态走开的年轻姑娘，狡猾地挤了挤眼睛。

“我说，老弟，我看你在这儿一定不嫌寂寞吧……”

* * *

一个钟头以后，雅各·奥德贝和医生分手，心里直埋怨这些从外省来的人；他们到了巴黎，就以为自己有责任把所有的熟人都看遍。这些健谈的人，一扯到家乡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没个完，而且不知分寸地一个劲儿打听你们在首都怎样消遣玩乐……

说真的，他很喜欢这个医生。三年前，雅各开摩托车失事，人事不知地躺在公路上，农民们把他抬回去，就是这个

医生深更半夜赶到农民家里去看他的。大家都担心他摔裂了颧骨。塞尔维替他包扎好，亲自把他送到貝日腊克的医院，直到老奥德貝对儿子的情况完全放心以后，他才离开。从这一天起，他成了这一家的熟朋友。雅各喜欢这位乡村医生的心直口快，他在抵抗运动中曾经参加过游击队，他的私生活和言论常常成了那些爱挑拨是非的人嚼舌头的材料。不过，塞尔维今天来得真不是时候……

雅各跳上一辆出租汽车，希望运气好，还能够碰到雅各琳。这次约会他已经盼了很久，因为自从他在布里薩克家里过的那个晚上以后，两个年轻人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了……

和事先料到的一样，那天晚上他很迟才脱身出来。酒窖主任兴致很好，他又谈起拉斯戈的山洞，当然谈的不是壁画，壁画他是一点也不懂的，他谈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赚到多少钱。蘿尔睁着大眼睛望着雅各，仿佛在说：“别理我爸爸讲的那一套。”可是，就在这时候雅各琳正在等他。当天下午，她为了想让雅各知道，好象无意地提到自己晚上十点钟下班……她稍微提前了一些时候第一个出来，因为没有看见人，就在门口一直等到了她的朋友苏珊娜出来。她请苏珊娜到最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吃了点东西，最后一个人乘地道车回去了。

“你干的事真不漂亮，”第二天苏珊娜对雅各说。

“什么事？”

“昨天晚上雅各琳等你一直等到十点半。”

“她告訴你的？”

“还用告訴，一看就知道。”

雅各高兴透了。但是，沒想到雅各琳却对他非常冷淡，弄得他十分狼狽。他于是又去問苏珊娜。

“你告訴我的，不是开玩笑吧？”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雅各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她也許是等別人。”

“你怎么傻到这个地步！”

他于是鼓起勇气去找雅各琳。

“别为了昨天的事生我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我知道你昨天等我。”

“我等你？你凭什么断定我等你？”

“我需耍和你談談，本来打算好来的，誰知道临时布里薩克先生邀我到 he 家里去……”

“当然，你怎么好推辞呢？”

“的确很难推辞。”

“一定是因为他女儿的原故吧？她要是象她爸爸那样丑的話，我祝你幸运。”

“听我說，雅各琳……”

但是雅各琳沒有听下去。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整整一个星期，她对雅各冷淡到了叫他难以忍受的地步。她不象从前那样常常到点心部来，即使来了，也从来不多耽擱，而且只和他談和工作有关的事。但是，她見了別人，不管什么

人，却有說有笑。雅各非常难过。晚上她設法不在相同的時間下班，而且走得匆匆忙忙。他等了她两三次，都毫無結果……

有一天他們象平常一样在走廊上碰見，一句話也不說，苏珊娜于是問他們：“你們象这样繃着臉，要繃到哪一天才完呀？”

雅各琳裝做沒聽見。雅各追上苏珊娜問：

“你想她是在跟我賭氣嗎？”

苏珊娜听了，哈哈大笑。

“你們两个人真是小題大做！为了这么点小事！”

“告訴她，今天下午我在艺术桥栏杆那儿等她。千万別忘了。”

他連考虑都沒考虑，隨口說出了这个地点。

过了一会儿，雅各琳下楼，到点心部來取客人叫的点心。她胳膊肘支在暖气柜台上，雅各慢騰騰地把蛋糕点給她。

“苏珊娜对你說了嗎？”

“說了。”

“怎么样？”

她未加可否，不过从她眼睛里他知道事情算說好了……

不幸的是，塞尔維的拜訪打亂了他的全部計劃。他付了車錢，跑到桥栏杆那儿，心怦怦直跳……他想雅各琳也許会在河濱大街的另一边看旧书攤上的书……他沒有找到

她，于是穿过卢佛宫的空场，走进杜依勒利公园……他有一次曾经告诉过她，他非常喜欢这个公园，因为吕台吉亚饭店的人爱上卢森堡公园，不常到这儿来。也许她会记起这件事吧？他仍然没有找到她……其实这也是可以料到的。迟到了一个钟头！她会怎么想呢？只剩下一个办法，回到饭店里去找她，晚上等她，不管怎样也得把事情全向她解释清楚……他连这个机会也没有，因为酒吧间的两个女侍者陪着她一块下班出来。她们说说笑笑地朝出租汽车站走去。

“小雅各，跟我们一块去吗？”她们中间有一个大声问。

“到哪儿去？”

“跳舞去，”苏珊娜回答。

倒霉的是雅各舞跳得很坏。他回到家里，连衣服也没脱，就闷闷不乐地倒在床上。

他想，要是我不和这个和平委员会打交道，一切就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就在头天晚上他又接到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不过，他不愿意再去了。因为他领的两份抗议书离签满还早着呢！……自从布里萨克拒绝以后，他甚至没胆量再请同事们签了。然而，厨房里的洗濯部工人却二话没说全体签了名。他们的主任甚至还称赞他。

“非常好，老弟。我还不知道你是我们的人。你是工会会员吗？”

“不是。干这种事需要是会员吗？”

“不需要。不过是会员更好。咱们以后找个空儿再谈

談這個問題。”

他的好朋友梅依拉在簽名的時候說：

“只要你高興，我就不在乎。”

“你不知道還有誰可以簽名嗎？”

“你知道，這玩意兒會惹起許多麻煩。”

于勒老頭兒把抗議書拿在手里，要求讓他考慮一下。

這個老于勒是個怪人。象他那麼愛發牢騷的人真是天下少有，可是只要“頭兒”一開口，對他有點不客氣，就可以吓得他鑽到耗子洞里去。他的遵守時間是出名的，他照例在規定時間以前十分鐘上班，但是晚上任什麼事也沒法讓他在工作時間以外多留五分鐘。他是飯店里工齡最長的工人；不過雖然干了三十二年，還是不會把甜食裝點得象個樣兒。他只管和面，在這一方面，他不能容忍任何人的批評。沒有人能夠誇口說知道他的政治見解，但是他對他的公民稱號却很自負，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象拿出一張最好的身份證件似的，把選民証拿出來給別人看。一九一八年，他二十歲，他的鎖骨曾經被一顆炮彈炸傷，但是他從來不談戰爭，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他不願意談。不過，飯店里的人都知道，每年到了十一月十一日^①那一天，不管工作多忙，手上的活兒怎樣放不下來，于勒老頭兒也會在十一點正突然停止干活，脫掉小白帽子，在嘲笑或者四周圍的吵鬧中，鄭重其事地，一動也不動地靜默一分鐘。他的這個怪癖和許

① 十一月十一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日。

多別的怪癖成了學徒們的笑料……然而，于勒老头兒却一本正經地把抗議書還給雅各。

“等上面簽滿了以後，我最後一個簽。”

雅各把抗議書遞給另外兩個同事。他們猶豫不決。

“這玩意兒是哪儿來的？你和主任談過嗎？”

“和克羅索談嗎？”

“千萬別去找他。和我們點心部主任韋伯談談看。他是阿爾薩斯人，有一次調味汁部主任叫他德國佬，差點被他揍死。”

雅各決定不下。正好這時候，他和雅各琳之間發生了誤會，使他攔下了他的抗議書，連想都不去想了。

只有多瑪森太太還向他提起這件事。有兩三次她遇見他，問他：

“怎麼樣，雅各先生，飯店里的人簽名嗎？我的已經簽到第四張了……”

這個女人有多麼愛羅嗦。他很想找一個能夠指點他的人談談……也許應該去找那個為人挺隨和的、年輕的委員會秘書吧？但是，要見到她就得再上委員會去。而他這一陣只念着雅各琳的事，委員會已經不放在他心上了……

* * *

依蘭娜·富尼埃也跟雅各一樣，心里很煩。年輕人把心事憋在肚子里，她呢，却把她的煩惱告訴了她的丈夫。

“開頭很好。有二十七個人來開會。第二次會議只來了十一個人，連一半也不到。”

“接連开了两次会，这种情形也是可以料到的。”

“怎么办呢？兰盖教授，你知道，他是我們的主席，可是已經两个月沒有消息了。我对你說过的那个年輕小伙子，看上去挺不錯，他来参加會議，好象也很感兴趣，还拿了两份抗議书，可是現在只有多瑪森太太主动向他們打招呼，他才答理她。”

“你还要怎样呢！”路易說，“这样已經不坏了，你以为我在冶金工人中間搞工作就連一点困难也沒有嗎？”

“不过，他們應該为目前的情况担心呀。审判主持奥拉都①大屠杀的党卫軍不是开玩笑的事。傳說他們要被釋放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时事关心。”

“所有的报纸都在談这件事呀！”

“各有各的談法。”

“請你解釋解釋給我听。”

“你要我解釋什么？”

“为什么他們漠不关心？”

“对會議嗎？首先，你用‘漠不关心’这个詞儿太过份了一点。依我看，事情比較簡單。我对你說过，两次會議中間時間隔得太短；因此第二次會議一定不象第一次有充分准备……”

① 奥拉都大屠杀：奥拉都是法国西部一个有两千人口的小鎮，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国占領軍在那儿集体屠杀了六四二名成人，二〇七名儿童。

“不，完全不是这样。我发了同样数目的通知，而且都送到家里。”

“那么，也许是他们对第一次会议不满意吧？”

“不可能。那次会开得再好没有了。”

“好吧，你在通知上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检查以前规定的任务……组织征集签名……还是类似的一套呢？光凭这个不可能叫他们来。”

依兰娜看着她的丈夫，差点发作起来。

“你总是替缺席的人辩护。”

“你呢，你总认为他们不对。你的这个委员会，依我看，工作进行得不算坏，不过委员会里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有教授，有大学生，甚至还有一个神父。而你竟要求它的工作象党小组那样进行：发会议通知，分析目前形势，决定工作任务，检查决议案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求件件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为什么不来参加呢？”

“用不着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加。而且，我的工会工作也够忙的了。”

“不过，要是同志们不来帮助我……”

“你为什么那么着急？”

“费了这么大劲，结果尽挨批评，难道还不够倒霉的？我发的会议通知上，可没有你说的那些内容。”

“听我说，你的这位教授，兰盖先生，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在法兰西学院教书。你不能象对随便哪个人那

样，写封信给他就完了。你应该去看他，能够多找几个人陪你一块去最好，和他讨论讨论，在进行一桩工作以前听听他的意见。”

“我们已经做过了。”

“为了抗议书这件事吗？”

“是的。”

“他看过内容吗？”

“没有。”

“啊，你瞧。万一他不同意呢？如果你们的主席不肯签名，那才有你们的好看呢。至于吕台吉亚饭店的那个年轻小伙子，也应该找他谈谈，了解了解他的思想情况……”

“我不能什么都做呀。”

“有时候这比待在家里写通知有用处。你瞧，他们和咱们不一样。咱们已经习惯了，觉得这种事很平常，咱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开会。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咱们难得有个空儿，本来要去看场电影，可是又讨论起来啦……”

“还应该多讨论讨论。你们这些男人就会出主意。可是，等到需要你们帮助我们的时候，你们总是有借口可以推脱。”

路易拦腰抱住他的妻子，举起来，在屋子走了几步。

“你要是再说下去，我就不给你洗碗了。”

“那我也不陪你去看电影……”

他们栽倒在他們当床用的长沙发上，差点撞翻那张碗碟刀叉还没有收拾掉的桌子。

“放开我！”她一边挣扎，一边说，“咱们要来不及了。”

他微笑地看着她。她的双颊还是红红的，眼睛里却闪耀着满意的光芒。

“反正已经来不及了，”他说，“咱们俩哪象是已经结婚六年的人！”

5

“象这种四匹馬力的車子走得好嗎？”

“什么路都能开，就是嫌小了一点。”

菲列普·奧德貝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他的汽車。

“我女人想要一辆‘雪铁龙’，我答应她了。”

“那就另外再买一辆，”波拉瓦說，“把这辆‘雷諾’^①給您的儿子吧。”

“他眼下干的工作用不着車子。”

“他还在巴黎嗎？”

“还在巴黎。”

“进来坐坐吧，奧德貝先生。”

“我很忙。”

“尝尝我的酒就走，”波拉瓦遞給他一把椅子，說。“您太太沒有跟您一块儿来？”

“我昨天把她送到阿尔卡雄^②去了。”

“您怎么沒有留在那儿陪她？”

① “雪铁龙”和“雷諾”都是汽車牌子。

② 阿尔卡雄：法国吉倫德省濱海的一个城市。

“做买卖的人，哪里办得到……”

菲列普·奥德只自从儿子走了以后，自己做大师傅，领着两个工人和一个学徒干活儿。他的点心铺算得上是贝日腊克生意最兴隆的铺子里的一家，铺子里还零卖贝利戈尔的各种土特产：罐头香蕈啦，鹅肝冻啦，当然还有黄里透红的蒙巴西亚克酒。这种葡萄酒象甜酒一样醇厚，可以说是附近一带山丘的骄傲。逢到赶集的日子，他的年轻的妻子坐在柜台后面，由两个女店员帮着负责照料生意，她对主顾们非常殷勤。

“摩妮格，过来招呼这位先生！对不起，太太，您要什么？”

他敬爱她。一九四五年，他从战俘营回来以后，他的头一个妻子，雅各的母亲，突然得病死了，剩下他一个人带着当时还只有十二岁的独生子过活。他痛苦得叫人不忍心看，象头牲口似的埋头干活儿。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生活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他的铺子久负盛名，生意非常好。雅各在中学念书，打算将来考航空学院。有一天，他的父亲把他拉到一边，支支吾吾地对他说：

“我打算结婚了……”

“跟亨丽爱特结婚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别人对我说过，而且我也猜得到。”

“她比你妈只小七岁。”

“比你小十五岁。”

“你应该体谅我……象我这种处境……很难一个人活下去……她很会管家，又勤劳……”

这倒是真的。亨丽爱特刚来的时候不过是个女店员，很快的就在职工中间占了第一把交椅，她对顾客周到，对其余的女店员严厉，对男工人冷淡，天生的是那种所谓当家主妇的材料。她长得相当漂亮，又爱打扮，当时是三十二岁，正是风韵最好的时候。而且，没有人象她那么会包装糖果，或者用粗缎带扎糖和巧克力做的小动物。她爱用这些小动物来布置橱窗。

这桩婚姻改变了雅各的生活，促使他一满十六岁，就决定离开中学去学手艺。当然，他了解他父亲的那种处境，并不埋怨他；不过，他看到一个他已经预感到对他不亲热的女人，那么快地就搬到他的家里来，心里感到很不愉快；他曾经有六年的时间单独陪着母亲住在这个家里，象个小主人一样。后来亨丽爱特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她事先也没有跟他谈一谈，忽然间就改口用“你”代替“您”^①来称呼他了。她待他象待一个小孩子，动不动就责备他：“雅各，别动我的橱窗；”“雅各，瞧你有多讨厌……”他的父亲只照她的眼色行事，一再地说：

“孩子，听你妈的话，这是为你好。”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离开家去服兵役时为止。雅各

① 法国人习惯用第二人称多数代替第二人称单数来称呼对方，表示客气。本译文中用“你”和“您”来区别。

对这种没法忍受的监护越来越反感。他跟着父亲，也从许多工人那里学会了手艺。说“许多工人”，那是因为雇来的人都受不了这位老板娘的脾气，能够在他们所谓的这个“鬼地方”待上半年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他服完兵役回来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了。亨丽爱特扩大了她的势力范围，现在居然侵犯到作坊里来催定制的点心，发号施令，甚至申斥人。

“这块杏仁饼烘得太过火了，”有一天，她绷着脸，把一块做得很不错的糕饼往桌上一扔，说。“我没法往外卖！”

“那，就留给您自己塞肚子吧！”

雅各一气之下，把糕饼照他继母的白色工作衣上扔过去，替学徒们大大的出了口气。他的父亲打了他一记耳光。雅各脸色苍白，立刻解开围裙。

“既然如此，我走好了。”

一边是自己的妻子，板着脸要人赔不是，一边是自己的儿子，下了决心要离开，老奥德贝夹在当中没法办，只好劝他的儿子。

“我有点过火。但是你不应该那样做。”

“你也不应该。”

“就算是她错了，这也不能成为一个理由……”

“她讨厌我。我是她的眼中钉，她想尽办法来侮辱我。”

“你错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她非常爱你。”

“啊！你这样相信吗！”

雅各忍不住，一下子哭了出来。他的父亲激动得没法掩饰，他突然发现了儿子的不幸。他设法给他找工作，把他送到车站，临分手时对他說：

“千万别忘了我仍旧是你爸爸，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继母把臉伸过去让他吻，却没有吻他……

“她在阿尔卡雄要待很久嗎？”波拉瓦問。

“她那个当牙科医生的弟弟下个星期送她回来。她需要休息。”

菲列普·奥德貝是一个已經五十出头的人了。他这趟到巴利薩克来，是为了解决一批木料的事：他准备砍伐高原上的松树林。

“咱們坐您的車子去，还是我开我的車子？”波拉瓦問。

“您要是不嫌挤的話，就坐我的車子去吧。”

他們差不多立刻就动身了，走的都是小路。到了离树林不远的地方，沿路可以看見开着一串串黄花的金雀花和葱綠的橡树。

“德国人已經有十年不敢到这儿来了，”波拉瓦說。

“但愿他們不要再来了，听說他們要重新武装。”

“那咱們又要打游击了，奥德貝先生。”

“您相信将来会有战争嗎？”

“迟早总有一天会再干起来。是政治把一切都搞糟了。”

波拉瓦是貝利戈尔这一区的抵抗运动中的一位出名人

物。他原来在休战軍❶里当中尉，是第一批参加游击队的人中間的一个。他曾經在秘密軍❷和义勇軍游击队❸里指揮过，参加过許多战役，最后担任了内地軍❹的营长。解放以后，他回来照管他的鋸木厂，結了婚，生了几个孩子。从他那現代化的工厂設備，嶄新漂亮的卡車，拖拉机和那所新近在巴利薩克村口盖起来的好看的房子来判断，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企业非常发达。事实上，他倒的确也是个爱干活的人；他差不多总是穿着一条长褲和一件味噉衬衫，跟他的三个工人一块儿流汗，干活儿。选举期間，各方面都来和他商量，要把他列在村候选人的名单里，可是他总是拒絕。大家都知道他是議員亨利·維勒諾瓦的朋友，和所有人的关系都維持得挺好。

他們走上一条叉路，穿过树林，在有一股股溪水的斜坡下面停住。

“前面的路不好走了，”奧德貝說，他担心車子会陷在車

-
- ❶ 休战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卖国賊貝当政府向德軍投降，签定了休战条約。根据条約，休战軍是留下来“維持治安所必需的軍队”。
 - ❷ 秘密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地下抗敌組織之一，初起时有一定进步性，后受戴高乐控制，显然右傾，遵行所謂“等待主义”的政策。
 - ❸ 义勇軍游击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法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民族战綫，义勇軍游击队是民族战綫的武装組織。
 - ❹ 内地軍：一九四四年春天，根据法国共产党的建議，法国所有战斗組織都联合成为一个統一的軍队：“法国内地軍”。义勇軍游击队是法国内地軍的核心。

轍里。

“一直往前开好了，至少可以开到农庄。”

車子开进一条夹在許多苹果树中間的小路上，他們看到了斜坡下面的那所房子的屋頂。有个农民帶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在耕地。他把拉犁的牛停住，擦了擦脑門上的汗，問他們：

“先生們，你們找誰？唉呀，真沒想到！”

他走到車子跟前，向波拉瓦伸出手去。

“您好嗎，營长？我沒有认出是您。”

“罗杰·貝洛，从前在我那一营里干过，”波拉瓦把他介紹給奧德貝。

“我們也認識，”农民說，“我向他卖过葡萄酒。到我家里去坐坐吧！”

他去拿了一瓶酒来；他的妻子，一个結实肥胖的乡下女人打开一包餅干，又涮了涮几只足足容得下四分之一公升酒的玻璃杯。

“您还做蒙巴西亚克酒的买卖嗎？”奧德貝問。

“是的，不过現在卖不起价錢了。”

“真的嗎？”

“去年我一桶酒卖四万两千法郎，一公升还合不到五十法郎。听說，在巴黎一轉手要卖三百法郎一瓶，甚至还不止这个价錢。”

“还不如这个好，”波拉瓦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說。

“况且，”农民說，“政府現在强迫我們把葡萄拔掉。除

了自己喝的，蒙巴西亞克這一帶的人沒有權利再釀紅酒了。所以，如果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我打算改種芦筍了。”

“您認為種芦筍能賺錢嗎？”

“請聽我說，光是硫酸鹽一項，我每年要花掉十萬法郎；還得加上硫磺、石灰、肥料，工錢還沒有打在內。平均每年能收上個八九桶。要是遇上冰雹，毀掉一半，你們倒是替我算算還落下什麼。種芦筍，幾乎可以說不會遭到什麼損失，價錢又賣得高，至少能把我的工錢撈回來。”

他把他們領到奧德貝的那片小松樹林，隨便地說了一句：

“您應該把它賣給我。頂多不過一公頃。”

“您想要嗎？”

“等您把樹都砍了以後，這塊地對您就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可以開星，而且它又緊挨着我的地。”

“讓我再想想，”奧德貝說，“這塊地是我爷爷留下的，他從前在這兒也有個葡萄園子。瞧，還可以看見攀在樹上的葡萄藤呢！”

“葡萄的生命力很強。”農民說。

波拉瓦在這塊地上把各處都走到了，他估計木材的價值，查看哪里好走車，一一的記在小本子上。

“咱們回去再談價錢吧，”他說，“不過，我得在當地找人手。您不知道可以找到人嗎，貝洛？”

“我的兒子巴不得干呢。”

“剛才跟您一塊兒耕地的那個小伙子就是您的兒子

嗎？”

“不是他還有誰？他叔叔已經和我們分開了，我又沒有力量雇一個長工。”

“時間過得真快；您那個穿短褲的米魯好象還在我眼前呢。”

“他今年就要服兵役了。但愿別把他送到印度支那去就好了！”

“提起孩子，”奧德貝在他們坐車子回去的時候說，“我的那個也叫我真操心。”

“他胡鬧嗎？”波拉瓦問。

“聽說他搞起政治來了。這是呂台吉亞飯店的酒窖主任布里薩克告訴我的。據說他參加了一種委員會，里面有共產黨。”

“得了，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就會成為過去的。而且您可以放心，在他們中間也有許多好人……”

* * *

“那個女的是誰？”雅各琳問。

“哪個女的？”

“昨天晚上等你的那一個。”

雅各立刻就記起來了……

頭天晚上，下班以後，他在飯店門口的人行道上，碰見了一個穿得很齊整的年輕太太，她朝他笑了笑。

“啊，您好，先生。”

他挺不自然地伸出手去跟她握手，臉脹得通紅。依蘭

娜·富尼埃穿着一条打褶的灰裙子和一件宽大的黄色上衣，衣领朝上翻起；纤细的腰上束着一条白色的宽皮带。脸长得很可爱，长头发从额头上分开，披在脸两边，这是那种会引起路上的行人回头的头发。看上去，她大概还不到三十岁。

“遇见您太好了。我们正准备再开一次会，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少发一份通知了。”

雅各觉得自己应该解释一下。

“上次我没有能够来。每两个星期我有一个星期要到九点一刻才下班。”

“不要紧，我们已经原谅您了。下一次您即使来迟了，也不会有人对您说什么的。您对这样的会感兴趣吗？”

“感兴趣，特别是您的发言。您讲得真好。”

这一回，轮到她的脸微微有点红了，不过他沒有注意到。

“我也开始请人签名了。”

“那真是太好啦！”

好什么，雅各征集到的签名还是三个星期以前的那个数目。但是，在他碰到依兰娜的第二天，洗濯部主任阿那托尔把他叫到更衣室里去。

“我说，你上次叫我签名的那份东西还有吗？”

“有。”

“厨房里的人你都找过了吗？”

“还没有。”

“給我一張，我知道應該去找誰。”

剛吃過中飯，他就把抗議書給雅各送回來了。上面簽得滿滿的，正好還有一個空兒，于勒老头兒可以簽上自己的名字。不過他並不是痛痛快快簽上的。那天下午他們一同當班，雅各先開口說：

“您知道吧，已經滿了？”

“什麼滿了？”

“我的抗議書。”

“等一會兒給我！”

“給你。”

“別在這兒給我，真倒霉！你沒看見貝克爾在銀器部旁邊打轉嗎？”

于勒為了去看看這個稽查在幹什麼，他照着廚師們的老辦法，把抹布穿在一口大鍋的鍋把上，拖着這口笨重的傢伙，沿着走廊，繞過暖氣櫃台，穿過廚房間，又在儲藏部轉了一個圈子，把它一直送到洗濯部的水槽里。

“貝克爾到樓上去了，快把抗議書給我。”

于勒戴上眼鏡，開始一個名字一個名字的往下看，每看到一個名字，就要點一下頭，好象在說：不錯，我早知道他會簽的。誰知道看到最後一個人名時，他突然跳了起來。

“怎麼，他也簽了名？”

“誰？”

“燒烤部主任。”

“你不是看見了。”

“好，我不能把我的名字签在他底下。”

“为什么？”

“象他这号人，他吻过所有的姑娘，他见了任何一个姑娘都要求和她睡觉。”

“約瑟夫也是一样。你却一句話也沒有說。”

“这不是一回事。約瑟夫还没有结婚。而这个家伙女儿都十五岁了。真不要脸！”

“一个人可以喜欢女人，同时也可以反对战争。”

“情感不真诚的人，思想也不会真诚。不过，这不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一张吧？”

“那一張还刚刚开始。”

“我宁可在那一张上签。”

他已经拿起笔来准备签了，但是又问了一句：

“你还要把这张请别人签吗？”

“我还要请主任签。”

“请韦伯签？好，等他签了我再签！”

雅各开始不耐烦了。

“算了，算了！您要是没胆量，就不要签。”

“我害怕？”

他毅然决然地，在烧烤部主任的名字底下，用大写字母规规矩矩地签上：“于勒·勒格朗，一九一八年志愿兵。”

“要是还有机会，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是不是一个胆小鬼！我打过仗，你明白吗？”

“什么事又不对劲啦？于勒老头儿。”

提前来上班的点心部主任，正系着圍裙走过来。

“这些小鬼……也想教訓人……对上了年紀的人一点也不知道尊敬……在我从前，哪象现在这样……”

韦伯是个老好人，一向听惯了于勒的牢騷。他聳了聳肩膀。雅各趁这个机会，对他說：

“我請他在反对武装西德的抗議书上签名，沒想到他竟对我发起脾气来了。”

“抗議书在哪儿？”

韦伯連問都不問就簽上自己的名字，同时只說了句：

“應該再找別人簽。”

就在这天結束的时候，雅各跟雅各琳談了一次話；談話的开头使他这个年輕小伙子的虛榮心感到非常滿足。实际上，这还是他們第一次解釋誤会，因为前几次在一起都仅仅是看一場电影就完了。雅各曾經为了艺术桥上的失約道过歉，还問过：

“你舞跳得高兴嗎？”

“高兴极了，我的舞伴很可爱。”

他真想打她一記耳光。

“今天晚上还去嗎？”

“說不定。”

“我呀，我要去看电影。你不愿意陪我去嗎？”

“我再考虑考虑。”

她下班比較迟，他們乘地道車剛来得及赶到雷克斯电影院，看一部独家放映的彩色片，不过，他們觉得这部片子

挺沒意思。電影散場以後，雨下得很大，她感到疲乏，所以他提議坐出租汽車送她回去。在旅館門前，她客客氣氣地向他道謝，接着就立刻下了車，躲到房子里去了。

“把我送到阿薩街，”雅各對司機說。

第二天晚上開頭開得還要好。雅各琳非常自然的挽住了他的胳膊，他們不知不覺地一直走到了附近的一家電影院。

“好極了，是錢拉·菲列普^❶演的片子。”

他們剛走到暗處，他就趁機會吻了她一下。

“喂，規矩一點！”

可是，沉默了一會兒以後，她自己却靠過來了。她的頭輕輕的依在雅各的肩膀上。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失掉了对時間的觀念……

“哪個女的？”雅各假裝在想，又問了一遍。

“得了，你別裝聾作啞啦。”

“咱們到那邊坐下來，我再告訴你。”

他們在他們曾經會晤過的那個小廣場上兜了一個圈子，找到一張空凳子。

“說起來話長了……”

他開始把他參加過的那次會議和怎麼會參加的，通通告訴了她……她聚精會神地聽着，每個細節她聽了都要笑笑。

❶ 錢拉·菲列普：法國著名演員。

“你也許不感兴趣吧？”

“你想不到我有多么感兴趣，讲下去。”

等他讲完了以后，她变得非常温存；他迟疑不决地望着她的时候，她突然在他嘴上吻了一下。

“雅各琳……”

她从他的怀抱里挣开。

“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

“什么会议？”

“就是通知你去开的那个会。”

“哦！委员会。大概是明天。”

“我也去。”

“你？”

“嗯，我也去。”

“你不相信我刚才对你说的？”

“正相反，我现在开始相信了。”

“你对这种事没有顾虑吗？”

“这种事我知道。我爸爸是个战士……”

“她的意思一定是指他当过军人，”雅各和她分手以后这样想。不过，他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在夜色中走开了，一边低声地哼着依夫·蒙当①的一首曲子：

因为我爱你，爱你，爱你，

① 依夫·蒙当：法国著名歌唱演员。

我爱你爱得发了狂……

* * * *

“啊！小伙子們！我可得讲給你們听听。真惊人哪！”

“你先說你要喝什么？”

“老規矩，来杯紅的。”

酒館老板給他斟了一杯布惹萊酒，放在柜台上。

“給这位同志也来一杯。”

“不，不，我不会喝酒，”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說。

“那就喝点别的吧。”

“一杯果子汁要多少錢？”

“你別管，我請客。”

奥古斯特·比巴尔眉飞色舞地轉过身来，对在場的人說：

“真想不到，我告訴你們……”

这是在散会以后。有十来个人圍着柜台沒有走，因为老板借場子給他們开会，他們想酬謝酬謝他，同时熟人之間还想随便聊聊。雅各琳和依兰娜·富尼埃在談話，雅各能帶着她一块儿来，感到很得意，眼睛直盯着她看。多瑪森太太和佛勒丽太太坐在一張桌子旁边，要了两杯咖啡。

“真了不起，”比巴尔接着說下去，“干我們修自来水这行的，差不多什么地方都去；不論是有錢人家，还是沒錢的人家，不过常去的还是有錢的人家，因为无产階級很少有洗澡間。当然，去还是去的。就象有一天，我到十五区的一所

房子里去修理过一次，要想取点水就得下楼到院子里，每一层楼上甚至连个水龙头都没有……”

“别扯远了，奥古斯特，别扯远了，”一个年轻人对他說，雅各曾經听别人叫这个年轻人萊翁。

“我說到哪儿啦？”自来水工人說，“啊！我剛才說干我这一行的差不多什么地方都去。前天，剛一上班，老板就象陣风似的跑到工場里来，对我說，‘赶快带上工具箱，找一辆出租汽車，到这个地址去！’这在我們那儿是常事。我到了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里，碰見看門女人正发瘋似的往楼下跑。‘你总算来啦，’她对我說，‘赶紧乘电梯到五层楼上去，右手第一道門。水已經流到楼底下来了。’我不慌不忙地問清楚地下室在哪儿，先去把水表关上。——住在这种大楼里的人，总是忘記这件事。关好以后，我带着全套吃飯家伙去找雇主。替我开門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挺标致。她穿着一件綢浴衣，当然浴衣里面再没有什么了，因为她当时对我說，出事的时候她正在洗澡……”

“少罗嗦，奥古斯特，”依兰娜·富尼埃笑着說，“別忘了这儿还有太太們。”

“她也是一位太太，一位真正的太太，你們听下去就知道了。她长得真算得上漂亮，特别是披在肩膀上的那头金黄色的长发，所以我起初还以为她是个女演員。她把我領到她的臥房里。又是地毯，又是靠墊，別的就不用提啦。床上还是乱七八糟的……說到洗澡間，我可見得多了，不过象

这样的还真少：完全是大理石的。‘瞧，’她对我說，‘不漏了！’‘当然，’我回答她，‘我把水表关上啦。’我打开箱子，把工具一件一件摆好，动手干起来。非常容易修，只是洗澡盆的龙头上有一个接头地方松了。就在这时候，我們談起来啦……”

“我看你是在吹牛，”萊翁說。

“一点不吹牛，老兄。是她先开口的。她問我喜欢不喜欢我的职业？我挣的錢多不多？你还有什么說的！因为她对我不摆架子，我的胆子也就大了，临走的时候我对她說：‘太太，我是以工人身份被叫到府上来的，活儿已經做完了，我可以向您保證，您只管放心用好了。請您允許我向您提出点要求好嗎？’‘說吧。’‘我隨身帶了一張向所有法國人呼吁的抗議書，打算最后送給議員們，要求他們反对重新武裝西德。您簽个名好嗎？’‘贊同你們的意見的人多嗎？’‘有好几百万，太太。’‘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談这种事。让我看看您的抗議書……’事情到这个地步，”比巴尔接着說下去，“我不能再往后縮了，于是大着胆子发表了几句議論：法國在七十五年里被侵略了三次^①……政府里的那些人，他們已經把淪陷时期忘記了……党卫軍很可能卷土重来……好，也許你們不会相信我，这位太太連眉头也沒皺一皺，就簽上了

① 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算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七十五年中，法國遭受德國三次侵略。第一次在普法战争中，第二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三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名字！我可以对你们说，这是个有价值的签名；象她这种人，不到心服以后是决不会签名的；她的丈夫，也可能是她的姘头，我搞不大清楚，反正是个议员。”

“你怎么知道的？奥古斯特。”

“那个看门女人告诉我的，还有假！我乘机也让她签了个名。”

“真有一手！”依兰娜·富尼埃笑着说。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兄？”

“拿出证据来，”莱翁说。

比巴尔扬扬得意地掏出他的抗议书。

“瞧，签的很清楚，还有住址呢！当然我没有冒那个险问她的年纪。啊！好的还在后头哩！临走她还给了我两百法郎的酒钱，我一古脑儿捐给《人道报》^①了。”

雅各很慷慨地掏出钱来，付了一半账。

“同志们都挺可爱，”他们到了街上的时候，雅各琳说。

她这天夜里陪他，一直陪到很迟。他们到了艺术桥，吻了很久，但是还不敢，也许是还不愿意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说出来……

① 《人道报》：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6

“請您把灯开开！小姐，已經看不見了。”

兰盖教授坐在堆滿資料的书桌前。他把晚报压在一大块当鎮紙用的云斑石下面，推开几張散乱的稿紙，然后接过女秘书遞給他的信件。这間屋子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壁櫥，虽然有一扇大玻璃窗，可是窗外是一个窄小的天井，所以阳光从来照不进来。屋里的陈設很簡陋，一張笨重的橡木桌，十来把到处乱放的椅子，两只半新半旧的皮沙发和一块写滿代数公式的黑板。兰盖教授負責法兰西学院的一个試驗室，連地下室在內，占用了大樓的整个一翼。他的身体还算結实，头很大，濃密的白发披在两鬓上。他連看都沒有看，就在第一封信上簽了字，不过立刻就指出一个錯：

“‘科学院’只有一个‘O’，小姐，以后不要再忘了。”

姑娘咬紧了嘴唇。

“請原諒，先生，我再去重找一份吧。”

“用不着了，我已經簽了字。不过，这个錯得給我改掉。”

無論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的工作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为人頂真得有点过份。他迅速地看完送来的十五六

封信，可是看到了最后一封突然停住。

“又錯了嗎，先生？”

“不是您的錯，是我的錯，把您的小本子拿出来。”

他一口气向她口授了一封給劍橋大學的一位教授的回信，內容挺複雜。然後，他向椅背上一靠，搓了搓手。

“又是挺緊張的一天過去了，小姐！”

“那位太太還在客廳里等着呢。”

“唉呀，我把她給忘了。馬上請她進來。”

他站起來迎接女客人，走過去坐在她旁邊的沙發上。依蘭娜·富尼埃還是初次上這兒來，心里非常慌；但是很快的他就使她定下心来。

“我首先應該向您道歉，教授先生。”

“道歉的應該是我，孩子。我回您的信回遲了；現在又讓您等了好久；哪能象這樣對待太太們……您要知道，您來的時候，我正在跟我的一个學生談話，時間不知不覺的就過去了。再說，這次談話不是沒有收获的；年輕人聰明，很有前途……”

教授談到他們爭論的問題，談到自己從爭論中得出的、有關正在進行的一次實驗的結論……他東扯西拉說得很快，所以依蘭娜不大容易听懂他說些什麼。不過，慢慢地她也開始抓得住這位科學家的話里的意思了。

埃都阿·蘭蓋談到科學就跟談到一个情人似的。他埋頭工作，只有智力發展到頂點，對一点一滴時間也不放鬆，希望做點偉大的事業出來的人，才能象他這麼努力。一代

新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他背后成长起来了，他們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可惜，教授沒有錢繼續他的研究工作，時間在匆匆地過去……在這個受勞累折磨的身體上，驚人的年輕的腦力，和已經不聽使喚的體力間的矛盾越來越大。

“要是我們能夠領到貸款就好了！”他說。“沒有人比我們更能夠了解軍費的支出有多么可怕，國家的絕大部分預算都填在這個無底洞里了……”

依蘭娜真想把他的話記錄下來。

“您看，這一切多么簡單。咱們自然而然地就談到了咱們所關心的問題。我，埃都阿·蘭蓋，活了六十多歲，才第一次同意主持一個和平委員會的原因，您可以明白了吧？”

“我們衷心地感謝您，教授先生。我這趟來正是為的要和您談談運動的收穫。”

“什麼運動？”

“抗議重新武裝西德。”

“啊！我想起來了。最近這類事真多，到處都有人來找我，弄得我糊里糊塗了；什麼朝鮮戰爭啦，印度支那啦，要求釋放亨利·馬丁①啦……您說的這個運動進行得怎麼樣了？”

“簽名的人數已經超過兩千。我們採用的是跟您討論過的那種抗議書，發動大家征集簽名。”

“讓咱們來看看這個抗議書。”

① 亨利·馬丁：法國海軍士兵，曾因反對侵越戰爭被捕。

他剛看了一眼，就跳了起來。

“唉呀，不成，這可不成！”

她一下子楞住了。

“不過，教授先生……”

“是誰起草的？”

“杜布萊依神父和……”

“應該先來找我談談呀，我不是主席嗎？”

她窮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啊！問題並不很嚴重，不過事先是可以避免的。總是犯這樣的錯誤，一個字眼兒就把一切都毀了，一件小事就會造成局限性。我念給您听听：‘我反對在任何形式下重新武裝西德，我要求法國的議員們拒絕批准《波恩條約》和《巴黎條約》。’要是我，我只說：‘我反對重新武裝德國……’不加這個‘西’字。”

“可是重新武裝的是西德，而不是東德啊！”

“我可以回答您，這一點我可不知道。不管怎麼樣，用了‘我反對重新武裝西德……’會叫人以為你們僅僅反對德國的一部分重新武裝。也許你們的某些朋友是這樣想，但是這不是所有人的想法。瞧，我可以斷定，一定有人為了這個理由拒絕簽名。”

他說對了。自然這種情況極少，不過依蘭娜也遇到過兩次。然而她還是不同意。

“教授先生，請您注意，我們還提出拒絕《波恩條約》和《巴黎條約》。這些條約，您一定比我更清楚，只適用

于西德一方面。”

“我已經注意到了，太太。这对我的看法的正确性并没有丝毫影响。我甚至还相信它因此更正确呢。你们的那些东德的朋友，要是他们有誠意的話，就不会感到一个要求廢除他們并没有签字的条約的抗議书是針對他們发出的了。因此，为什么要特別強調出你們仅仅关心德国的一部分重新武装呢？我再說一遍，这样不但与事无补，反而会减少你們的号召力。”

依兰娜被这一番她不习惯的大道理难倒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好。教授看見她为难的样子，就換了和解的口气。

“您千万要了解我，我这么說，并不是我专愛找碴儿，而是我怎么想就怎么說。如果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名，我希望它不会有什么引起誤会的地方。我在各个党派里都有朋友，如果說我多少还有点声望的話，首先應該归功于我的科学研究工作，其次，还要归功于我的見解的誠恳。这不是可以随便鬧着玩的事。我敢說，我的朋友約里奧-居里^①也会这样对您說的。我参加他领导的这个运动，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全体法国人的合作，不过，对于他的政治观点，我有許多地方还是抱着相反的看法。”

“教授先生，我坦白告訴您，抗議书上的这个字是我加上去的。”

① 約里奧-居里(1900—1958)：前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国著名物理学家。

“这正是我希望您說出来的，孩子。”

“現在該怎么办呢？”

“当然用不着重新开始了。依我看，以后发出去的抗議书可以改正一下，因为我也應該簽个名才对。”

他接着詳細地談論起德国問題来了。在他看来，很明显，这个国家不能长期的被分割，但是，他担心無論是怎样的一个德国，一旦重新武装起来，迟早都会給欧洲带来另外一次战争。他还没有看出解决的办法……不过，不管怎么样，法国不应当不聞不問，因此，他不反对签名运动，虽然照他看起来，不應該抱太大的希望……

依兰娜看了看钟。

“我还要請求您一件事，教授先生。”

“快說吧，咱們閑話扯得太多了。”

“下次會議的日期我們已經决定了，不知道对您是不是合适？”

他把日期記在备忘录上，亲自把她送到門口。

“您瞧，”他在分手的时候說，“我这个人有点爱发牢騷，挺古怪，其实我心眼儿并不坏。應該常常来看看我。”

• 依兰娜想到停会儿可以把这次談話的經過讲給她丈夫听，臉上露出了高兴的神色。使她最吃惊的是科学家的天真。經過奥台翁剧院时，她碰見了雅各·奥德貝，这一次她并没有存心要找他。她向他点了点头，沒有停下来，因为他有人陪着。她心里想：这不是上次那位姑娘。可惜，那一位看上去多么好！

雅各正在和羅尔談話。自从羅尔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以后，他再沒有到布里薩克家里去过。酒窖主任比从前更神气十足了，虽然每天都要在点心部的暖气柜台前面經過，可是連看他一眼都不屑看了。

“您不大高兴多讲话，”羅尔对他說。

他們完全是偶然碰見的，因为两个人都要回家，所以两个人就一路走了。

“为什么您会这么說？”

“我不知道，可是你一句話也不說。而且，我剛才碰見您的时候，您低着头朝前走，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爱情上有煩惱嗎？”

他差点回答：是的，但是立刻就忍住了。她穿着一件小巧的春季連衫裙，非常合身；她看上去好象很愉快。

“一件家里的事，”他說。

“也許是您爸爸吧？不过他决不会象我爸爸那样难对付。您想想看，有一天他为了您发起脾气来了。今天他把您捧上天，明天他連您的名字都不愿意听。瞧，今天晚上，他要是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我肯定他准会跟我大鬧一場。”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緣故。”

“他說您在飯店里搞政治。”

“沒有这回事：就是有，这也是我自己的事，不与他相干。”

“別生气，当然这是您自己的事。不过，换了我是您，我

就会当心。”

“如果他不是您爸爸，我会把我对他的看法告诉您。”

“您说说看。”

“职工们不喜欢他，他尽做不讨人喜欢的事。”

“象他那样好的一个人，不可能！要是您进一步了解他的话，就不会这样想了。也许他看上去很严厉，但是，您想不到他有多么厚道。”

“对您厚道！”

“不，不光是对我如此。就拿他的副主任来说，您一定也认识吧？这个年轻人就是他介绍进去的，他把他留在身边留了十年；现在他已经有了可靠的地位，可是爸爸在沒有肯定由他接替自己的位子以前，还不肯退休。”

“上一个星期，他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一个有家庭负担的人开除了。”

“我知道，因为偷东西的事情。”

“我们不应该夸大。是因为丢了一瓶葡萄酒。那个人跟这件事毫不相干，只不过是他不愿意说出是谁拿的。”

“爸爸对酒窖里的全部东西都得负责，别人欺骗他，他不能忍受。”

雅各笑了，因为他对这个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谁都知道酒窖主任常常为了私人需要随便动用饭店里的存货。相反的，不管是哪一个伙计只要是被他发现喝了不是为职工预备的酒，或者拿了瓶好酒去跟厨师换吃的东西，就会立刻被他开除。克罗索先生呢，为人就比较爽快。下班搜查

的时候，誰要是被查出身上帶着一块肉或者一听罐頭，决不要想他会出头來說半句好話。但是在厨房里，他任凭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到了吃飯的时候，別說大師傅，就是一个小打杂的給自己煎块牛排或者煮盆新鮮蔬菜，他都閉上眼睛，装做沒有看見。

“您看，羅尔，您爸爸是从他的角度来把事情讲給您听的。”

“他跟您一样也当过工人。”

“不錯，他原来是跟我一样。”

一陣沉默，雅各琢磨她嘴里的“工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可是她沒有給他時間多琢磨。

“难道这就是您不上我家里来的理由嗎？”

“不久以前我才去过呀。”

“不錯，快一个月了。也許是我爸爸不愿意在抗議书上签名，惹得您生气了？如果是这个緣故，只要您高兴，我可以代他签。”

“不應該为了让我高兴签名。”

“喲，还有条件嗎？”

“應該信服以后再签，羅尔小姐。”

“您知道，不應該以为我什么都不懂。我在中学里已經听人談过这些事。”

“您感到兴趣嗎？”

“我以前根本不关心。”

“現在呢？”

“現在，我要考慮考慮了。因為您好像對這件事比對您的朋友們要熱心得多，雅各先生。”

他們很冷淡地分了手。雅各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他剛才一邊談着話，一邊不斷想着雅各琳。她當天晚上就要動身到波尔多去了。白天她接到父親的一個電報……“母入醫院，速返。”雅各琳立刻就想到了家裏的情況。很久以來，她母親一直在喊脊梁骨疼，也許要動一次手術。一個弟弟在工廠里，一個弟弟在念書，她的妹妹米萊依只有十一歲，父親沒有能力雇一個打打雜的女用人……因此她立刻去向主任請假。

“您有權利享受不扣工資的八天假期，不過得干滿一年以後才能支這筆錢。”

“那我應該怎麼辦呢？”

“自己先墊一墊吧。在這種情形下不可以預支。我只能做到把您的賬結到今天晚上。”

“那我的工作呢？”

“等您回來以後再繼續。”

“如果我要續假呢？”

“這我就不能保證了。”

她去找工會負責人阿那托爾，他對她說：

“放心走好了，我們不會讓你受欺侮的。”

雅各問她：

“你很快就回來嗎？”

“如果能回來的話，很快就可以回來。”

“你也許不回来了？”

“如果媽媽长期不能干活儿，我不能把爸爸撇下不管。”

雅各很失望。他不知道應該怎样来安慰她，他問她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沒有。

“今天晚上你到旅館来接我，帮我拿箱子，”雅各琳說。

他下班以后，到奧斯特利茲車站买好車票，又替她在夜車里訂好一个鋪位。就在回家的路上，他碰到了蘿尔。离到雅各琳那儿去的时间，还有整整一个钟头，他于是順着他們第一次相会走过的那条路又走了一遍，在艺术桥的栏杆边上歇了一会儿；他埋怨自己那天晚上沒有和她多談談，那天晚上他們曾經紧紧地拥抱着，完全沉湎在幸福之中，忘掉了明天。明天？他們正好一块儿休息。雅各想办法和于勒換了一个班，說好了領她到她还没有去过的凡尔賽去。他們准备上午參觀宮殿，在飯店的阳台上吃中飯……下午在皇后花园里散散步；花园里的丁香花一定开了……晚上，仗着他父亲寄来的那笔汇款，他还可以再請她在飯館里吃一頓，然后看一場戏……他盼望了那么久的这一天，沒想到因为她突然离开，又落了空，說不定是永远落空了……

在旅館的走廊里，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太太叫住他。

“您找誰，先生？”

“我来取雅各琳·勒魯小姐的行李。”

“七樓，左手頂里面的那扇門。她在等您。”

他到了樓上，累得直喘气，歇了一会儿才敲門。

“誰呀？”雅各琳問。

“是我，雅各。”

“等一分钟。”

她开开门。她穿着一条裙子和一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们吻了很久。

“好啦。我把口红都染在你脸上了。”

她用一条小手绢替他擦了擦嘴角。他们并肩地在床沿上坐下以后，她拉住他的手。

“摸摸我的心跳得多厉害。”

他紧紧地抱住她，两个人又接吻。她轻轻挣开。

“不，雅各，现在不要。等一会儿，我答应你……”

她的眼睛红了。她开始收拾剩下来的几件零碎东西。椅子上放着一只理好的纸皮箱子，里面装得太满，几乎要裂开了。箱子还没有锁上。雅各点了一根烟卷，看了看这间屋子。房间并不比他的那间大，朝着天井的一面天花板是斜的，有一扇天窗。雅各琳在窗口上吊了两盆花草。

“开花吗？”

“不，太阳晒不到。不过很好看，是不是？老板娘答应替我浇水。”

“这么说，你打算回来了？”

“我希望能够回来。”

雅各注意到自己的一张象片。她把它镶在镜框里，放在铁床旁边的小柜子上。

“这张象片我要带走，”她一边说，一边把象片塞到她的皮包里。她又检查了一下衣柜和抽屉，看看是不是还有东

西忘了，然后把挂在梳妆台旁边的毛巾折起来，把床上的罩单铺好，又把放在壁炉旁的一小束快干枯了的紫罗兰带在身边。这束花是雅各送给她的……

“咱们乘出租汽车好了，”他说，这时他试了三次才算把箱子锁上。

“又要叫你破费了。”

她到旅馆的眼房里算了账，上车以后问他：

“我欠你多少钱？”

“什么钱？”

“火车票钱。”

“没什么，我送给你。”

她不同意。

“听我说，这笔钱本来是打算明天花的。”

他还没有告诉她，他买的是二等车，又订了一个卧铺。到了车站的月台上，乘务员恭恭敬敬地把她领到她的车室的时候，她吃了一惊。

“到了，太太，上铺。到波尔多以前我会叫醒您，不过，现在还早，离开车还有四十五分钟。”

“他把我当成你的妻子了，”下车的时候她说。

“为什么不可以？”雅各挽住她的胳膊说。

她避开他的视线。

“我说，你为我浪费了許多钱。”

“这样可以不累。”

“你已经乘过这种卧铺吗？”

“乘过几次。”

“真舒服。你看見了，有一个小枕头，一条毯子……还有梯子，你看見梯子了嗎？我心里直納悶，要它干什么用。等乘务員告訴我，我的鋪位在上面，这才明白了。不过，下面有人嗎？”

“每个車室里睡六个人。”

“会滿嗎？”

“当然，所有的鋪位都訂出去了。”

“那才好。”

“为什么？”

“我不喜欢孤零零的同一个生人在里面，你当然除外。”

他把她領到餐厅里，坐了会儿。两个年輕水兵走进来，坐在旁边的一張桌子上，把两个大口袋放在凳子旁边，挡住了路。一个戴紅色的无边軟帽的士兵正在柜台上陪着一个姑娘喝酒，他問他們：

“小伙子，你們去打越南人嗎？”

“不，过假期，”他們中間的一个回答，“再有一百三十二天我們就可以服役期滿了。”

那个士兵冷笑了一声。

“不見得吧，咱們說不定还会在印度支那見面呢。”

“你这个營混子，罪还没有受够嗎！”

那个伞兵犹豫了一下，仿佛要打架似的。但是看見这两个水兵的坚定态度，他便聳了聳肩膀，对剛才招呼过他的那个侍者說：

“这伙东西，找挨揍！”

侍者沒有理睬他。

車站大厅里充滿了远程火車出发前的熱鬧气氛。車站里常常都可以看見的人群，仿佛永远是一模一样的人群，重复着同样的手勢，提出同样的問題：“这是开往巴榮訥①的火車嗎？”“是的，太太，这是开往巴榮訥的火車，應該上头几节車廂。”“这就是十一点开的那趟車嗎？”“不錯，太太，您瞧，牌子上写着哩。不，不是这儿，太太，我跟您說过了，頂前面的几节……”

小心謹慎的人一个钟头以前就来了，他們在月台上等着。月台上堆滿了他們的箱子，在車廂靠近站台的时候，乘务員不得不对他們喊：“請等一等上車！火車还没有靠穩……”

匆忙的人到最后一刻才赶到，从这个窗口跑到那个窗口，慌慌張張地乱挤乱撞，女售票員总得叫住他們：“先生，您忘了拿找头了！”“太太！您的皮包！……”

慣常出門的人在售貨亭前面遛达着，或者不慌不忙地等候着卖椅垫的女人过来。一板一眼的人圍在时刻表前面，把所有站头的開車停車的时间都抄下来。冒失的人上錯了車，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年齡，各种身份的人。孩子們好象到了市集上一样地玩耍着，他們的媽媽照管行李，他們的爸爸在窗口前排队。这儿有探望儿女回外

① 巴榮訥：法國下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城市。

省去的老年人，有开始过假期或者回营的士兵，有第一次单独出门的年轻姑娘，也有半生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推销员……这一群人有的快乐，有的忧愁；而抱无所谓态度的人却极少极少……

雅各不敢对她提起她的母亲，又想不出什么话来和她谈。

“时间快到了，”雅各琳说。

“这么快！”

他们在车厢前面又站住了。

“希望一切都顺利，雅各琳。你给我写信吗？”

“会给你写的，不过我怕……”

“你担心她的病很重吗？”

“我怕的是失掉你，雅各。”

扩音器尖声尖气地叫着：“到奥尔良……图尔……普瓦第埃……昂古列姆……波尔多去的旅客们，请上车了！”

“再等一等！”

雅各搂住她的肩膀，一直盯住她的眼睛。

“你也许觉得我傻，不过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雅各琳抱住他的脖子。

“喂，人们，”一个乘务员说，“还没有完吗？”

她登上踏板。过道里很拥挤，一直到车子开动了，她才挤到窗口。

雅各沿着月台朝前跑……不一会儿，他就被撇在后面了。

“給我写信，早点回来呀，”他喊道。

“好的。”

“再过两个月，就到假期了……”

她吻了吻手指，向他送了最后一个吻。她回到車室里，看見对面臥鋪上躺着的是一位年輕太太，心里非常高兴。这位太太正在看杂志。另外四个臥鋪是一家人。

“可以熄灯嗎，小姐？”

“可以，太太。”

她巴不得能够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她按照平素睡覺的习惯，把两只手放在脖子后面，听任火車轰隆轰隆地搖着她……

他爱我，我也爱他……她有很久一直想着这件事，别的什么都沒有想；她慢慢地重溫了一遍他們俩一个月来所經歷的道路。她仿佛早就熟悉了他那蒼白的臉色，往后梳的头发，如此善良的眼睛和嘴角边的小酒窩儿……她从第一天起就爱上了他，正是这样，他有一种吸引力，他跟別人不一样……也許是因为他对她特別殷勤吧？他用亲切的口吻和她談話，从来沒有用过一个听不入耳的字眼儿。同时，她从他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她在他心上并不是一个无足輕重的人。他們第一次相会的經過突然出現在她眼前。回想起来她有多么高兴啊！是的，可是他和酒窖主任的女儿的那段关系呢？这个姑娘跟他是一个阶层的人……他是老板的儿子，有地位……他們的关系很可能重新恢复的……他几乎可以說一点也不了解工人的生活，連工会會員都不是。

这些事情她实在应该和他谈谈。不过，他的表现很好，他加入了和平委员会，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不了解那天晚上她有多么高兴。也许，做为交换，她应该告诉他什么参加舞会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她很早就离开了她的朋友们，因为没有他，她就感到无聊……他真的想同她结婚吗？他爱我，这是可以肯定的……唉呀，爸爸会怎么说呢？你同这个小子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他的家庭会跟他闹翻，想想看，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我怕这些小老板就跟怕瘟疫一样。他该不是一个阿飞吧？……不，雅各不是个阿飞。再说，她什么也没有瞒他，他知道应该怎么办。而且她有什么值得害臊的呢？她是完完全全纯洁的，不象许多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早就对诱惑屈服了，就从那个挺好的苏珊娜数起吧，她对这种事情就很随便……妈妈会怎么说呢？妈妈会了解她的，她要把一切都告诉她……万一我非得留下不可呢？不是吗，电报上说得清清楚楚：入医院。这不是第一回。妈妈太操劳了……雅各没有妈妈，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跟后母处得不好……我也许不应该对他说我怕失掉他吧？他会不会认为我是在贪图他什么呢？不，他不是这种人……我的雅各，我的小雅各……

她刚迷迷糊糊睡着，突然又被吵醒了。

“勒索布勒斯！”一个带索罗涅^①口音的声音大声说，“火车继续开往图尔、普瓦提埃、昂古列姆和波尔多……”

① 索罗涅：指法国罗亚尔河河湾里三个省：罗瓦利、洛瓦-舍尔、舍尔。

她再也睡不着了，現在想到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的脊椎骨缺少石灰质，这是战时生活困苦造成的結果，医生們說是“波特氏病”……偏偏在現在，生活第二次向她发出微笑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

雅各琳童年时的生活很苦。四个孩子里数她最大，所以她受到的寵愛最少。宣战的时候，她只有九岁。她的两个弟弟让和保尔还不会走路。一九四〇年，德国人开进波尔多的第二天，最小的妹妹生下来了；到現在他們还一直叫她小米萊依。他們住的那兩間破房子越发显得挤了，日子也更难过了。父亲拒絕給占領軍工作，这个身軀高大的人成天在港口上閑逛，到处寻找点什么零活儿干干，好勉强养活一家人。有一天他回来，一个指头压扁了，这是他想出的唯一办法，可以領到几个子儿的劳保金，替孩子們从黑市买点面包券。母亲替人家洗洗衣裳，到附近的商人家里去做几个钟头的家务事。雅各琳放学以后，就照管小妹妹，招呼两个弟弟……虽然挨餓，可是沒有一个人抱怨。虽然不幸，可是在这两間破房子里也还有高兴的时刻，那就是在父亲——母亲成天在为他担着心，——晚上回来的时候，他精疲力尽，但是样子挺高兴，得意揚揚地把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往桌上一扔。

“好日子！孩子們。今天可以喝点酒了！”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对他唯命是从，不过，大家都象爱一个大哥哥一样爱他。他从来不发脾气，爱說几句大話，常常讲他怎样耍弄德国人，来逗他們乐。可是开这种玩笑，有丢

掉他的腦袋的危險啊！有一天早上，警察們帶着一個蓋世太保闖到家里來了。羅貝·勒魯已經失蹤了兩天。

“你們已經把他抓起來了？”母親問。

“象這種土匪，早就該抓起來了。”

“王八蛋！”

“住嘴，老太婆！”

雅各琳撲過去，但是一個警察抓住她的手腕。她又痛又氣，一邊叫，一邊咬他的胳膊。

“小雜種……”

一天一天過去了，父親沒有消息。每個人都在偷偷注意報上的消息，擔心在被槍斃的人的名單里發現他的名字。勒魯終於在監獄里讓人給他們捎來一個小字條；接着，從巴黎寄來過幾封信以後，就又沒有消息了。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從貝日腊克的監獄里逃出來，回到家里又立刻參加了新編的一個團，到格拉夫海岬①打仗去了……

雅各琳長大了，為了幫助她的母親，很早就離開學校。戰後這一家人分到一套政府征用的房子。談不上闊氣，不過总算有了三小間。屋子裡有電燈，廚房裡有自來水，雅各琳的母親丹妮絲還是平生第一次享受到這種設備。她的父親重新又做了碼頭工人，晚上常常到工會裡去。雅各琳沒有什麼專長的手藝，在一家麵包鋪裡當店員。她的大弟弟讓學的鐵工；在他滿師以後，她就到巴黎來了，她的同學蘇

① 格拉夫海岬：在法國吉倫德省海岸。

珊娜在呂台吉亞飯店當女侍者，通知她可以找到工作。另外一個弟弟保爾讀書很用功，打算將來考郵局，雅各琳為了他每個月把一部分工資寄回家。小米萊依也開始慢慢能夠幫母親做事了……

雅各琳在臥鋪上不停地翻身，月台上的雅各的影子還在她眼前，這個雅各隱隱約約地出現在黑夜里，不停地笑着。他對我說：給我寫信，快回來；他還提到了假期……

她閉上眼睛，沉入了夢鄉。假期……她從來還沒有過過假期呢。

7

“瞧有多好！”路易說。

他背着一只背包，一只手拿着釣竿，另一只手提着一只旧桶。桶里装着足有一公斤的蒸过的麦子，还有煮烂的土豆和盛魚餌的盒子。他踏着清晨的露水匆匆地朝前走。他的妻子依兰娜腿肚子被划破了，裙子一直湿到膝盖上面，树叶扫着她的臉，她很难跟上他。她拿着一籃子食物；这种大柳条籃子，貝利戈尔的土話叫做“布叶利古”。

“你瞧瞧有多美！”路易·富尼埃又說。

他們为了抄近路，尽拣小路走，在树林里走了一阵子以后，来到了一个小山沟里。天刚刚有点亮。一层薄雾正貼着已經可以第二次收割的牧草慢慢地升起来。草地中央，一行楊树靜靜地矗立着，圍着楊树长着一丛一丛的柳树，一看就知道小河就在跟前了。远远的天边是一片粉紅色。

“噫，真好看！”她說。

說老實話，她倒还是喜欢躺在床上。但是，路易高高兴兴地領她来，所以她不愿意扫他的兴。他的幸福到了頂点。

“你倒是看看这条沉睡着的小河，小鳥噙噙喳喳地叫着，大自然慢慢地从梦中醒来……啊！我真替那些睡在床

上、看不見这一切的人感到可惜！”

“还远嗎？”

“已經到了。”

他走进草地，在半腿深的草里从这头走到那头。然后还得越过一条沟，从鉄絲网下面钻过去……

“为什么不停在这儿？”

“这儿离附近的人家太近。前面有僻靜的地方。你嫌籃子太重的話，让我来拿吧。”

“那你把釣竿給我。”

“你可得当心呀。”

他放慢脚步，尽力替她在杂草丛中开出一条路来。她跟着他，下定决心要坚持到底，不过她心里想，如果下次她还得做这样的牺牲，一定穿靴子，至少也得穿条长褲子。最后，他們在一个树墩旁边站住。他叫她坐下，自己沿着河岸到四周去看看。他隔了很久才回来。

“有一个地方妙极了，从这儿走。”

她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跟着他又走了一段路。他奔回去把忘掉的釣竿找回来，連气也不歇一口，就立刻动手清除地上的荆棘。他兴奋极了。

“你看这儿怎么样？”

这个角落真还不错。一块有好几公尺的草地，正好在一棵大橡树底下。这儿可以听见泉水的淙淙声，那条小河頂多四五公尺寬，不过看上去相当深。陡峭的河边被大树根护住，悬在水面上；地面踩得很結实，可見这个地点別人

也曾經选中过。这时候，天比較亮了，芦苇的叶子已經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

“你看，”路易說，“咱們應該在四点钟就动身。即使那样，也还有点嫌迟呢。”

“四点钟还看不大見呢。”

他整理东西，准备魚餌，比她睡得晚。他一夜醒了五六次，每次都擦火柴看鬧钟。到了三点，他再也等不下去，就先起来了。依兰娜一夜沒有合眼，偏偏这时候开始犯困了。她打算等太阳把清晨的凉气驅散以后，好好补睡一个够。眼下她沒有动弹，因为他关照她不能发出一点儿响声，特別要注意脚底下，地面会傳音。

“你話还是可以讲，魚听不大見。”

他不慌不忙地取出他的用具。先取出来的是一只借来的撈魚网，大得够装下一条二十斤重的魚。他把它放在岸边，他的妻子一看笑起来了。

“你指望用它嗎？”

“这叫做有备无患。”

接着，他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摆在一块帆布上。最后他取出魚餌盒子，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全准备好以后，他开始装第一根釣竿。依兰娜很有兴趣地看着他試驗竿梢的彈性，量釣絲的长短，檢查魚鈎的鈎尖……

“你手上的这一根是替我准备的嗎？”

“不，这根是我的，我另外专门为你帶了一根来。”

他拿了一个鉛錘測水有多深，投下去的时候尽力避免

太猛，輕輕地一点一点往下放。

“好极了！好极了！一公尺半，深浅对石斑魚正合适，而且水底又是沙滩……”

他在魚鈎上装了一颗麦粒，迫不及待地把釣絲抛出去，注意地瞧着那根只在水面上冒出两公分长的尖儿的羽毛。他順着极其緩慢的水流方向，又重抛了两三次以后，把釣竿交給她。

“好，你拿一会儿，我去砍几个树叉子。”

等他带着几根长短不一的、鈎形的小木棍回来时，看見他的妻子把釣竿鈎在橡树的一根树枝上了，怎样拉也拉不下来。

“我看見浮子往下沉，就連忙一拉。”

他虽然沒有責备她，可是从树枝上把釣絲解下来以后，就不肯再交給她了。他把釣竿放在一个叉子上架穩，又把麦粒、土豆和粘土合在一块儿，搓了几个作魚餌用的小丸子，很准确的投在河心，态度非常严肃认真。

“你看，我應該昨天先到这儿来下一次餌。現在魚被声音惊动了，咱們得等它們回来。”

他趁这个空儿装第二根釣竿，也就是他叫做“冬穴魚釣竿”的那根釣竿。他在魚鈎上装上了一条蚯蚓，——据他說，这是他的法宝——熟练地投到一棵灯心草的根旁边。后装的这根釣竿是依兰娜的。可是她想等一会儿再釣。

“不，你一个人釣吧。”

其实她是怕又挂在树枝上，惹他不高兴。

路易终于坐下来，点了一根烟卷，怡然自得地喷了几口烟。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依兰娜从篮子里取出餐巾，铺开，给自己切了一片面包。

“你打算吃饭啦？”

“我饿了。”

“等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吃。”

忽然间，“冬穴鱼钓竿”上的软木浮子轻轻地颤动了几下。路易握住钓竿，不慌不忙地提起拖在水里的钓丝，等到浮子朝灯心草那边一沉的当儿，他猛然一下子拉了起来。

“瞧，一条白杨鱼！真漂亮。”

“我还以为这根钓竿只能钓冬穴鱼呢！”他的妻子说。

“首先，要有冬穴鱼才成呀。这儿的水有点儿凉，所以不大可能有冬穴鱼。相反的，却有白杨鱼。罗杰对我也说过。瞧……又是一条。它们还想吃吗？当然……哈哈！小伙子们。有你们高兴的呢，有你们高兴的呢……”

依兰娜把鱼捡起来。

“放在哪儿？”

“照罗杰的法子办。”

他拿了一个盒子，把一瓶脂肪丰富的牛奶倒进去。白杨鱼起初在里面好象还觉得很舒服。

“它们不会死吧？”依兰娜问。

“不会立刻死。它们一点一点的喝饱，等肚子发胀，全身变成白颜色以后，就会浮到面上来。就这样把它们下到锅里，连内脏都不用掏出来，这是多尔多涅省的特别烧法。”

“你这种燒法太野蛮了。”

“为什么野蛮？喂，再把这条放进去，告訴你吧，它們喜欢牛奶……看，能釣出多少魚呀！”

“我也想釣釣看。”

“哈！我早就知道你想釣的。这么办吧：我在‘冬穴魚釣竿’上放上麦粒，擱在靠近树墩那一边去，我看那边会有大个儿的。你呢，拿小釣竿仍旧用蚯蚓釣白楊魚。我还要用肉蛆来釣釣看。”

他們并排坐着。依兰娜的心怦怦直跳。

“注意，上鈎啦……”路易說。

她拉得太早了。

“注意，注意……”

她拉得太慢了。

“快拉！”

这一次拉得太猛，釣絲又纏到橡树上去了。

“我还是歇着吧，”她說，“事情都給我弄糟了。”

“不，不，我去把树枝砍掉。瞧，你的釣絲已經解开了。”

“好，让我自己来釣。”

他竭力不去干涉她，趁这空儿把那根一直毫无动靜的“冬穴魚釣竿”换了个地方。她突然叫起来：

“路易！路易！”

“拉呀！”

“拉不上来。”

“你真是，勾住河底了。准是芦苇。”

他接过釣竿，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拉起一条钻在水草里的魚。

“真妙，是一条石斑魚。哈哈！我早就知道这儿有石斑魚。你看，我應該按照原来的主意，带点大麻仁来。請到这儿来吧，好朋友……”

“你要把它也放在牛奶里嗎？”

“不，放在籃子里。瞧瞧，有多好看！”

他們就这样在一次次被激起的兴奋的心情中，繼續釣下去，不过，过了沒有多久，上鈎的魚就少了。依兰娜釣到了六条白楊魚，已經感到很滿足，况且魚再也不肯上鈎了。所以她站起来，去准备早飯。

“你来嗎，亲爱的？”

“等一等，我还要釣一条石斑魚。”

石斑魚老等不着，他只好算了。他們在草地上面对面地坐下来，津津有味地吃依兰娜摆在桌布上的很大的一片生火腿和白面包，此外还有洋葱、一块餡餅和一块乡下干酪。

“再沒有別的了嗎？”路易一边給自己斟了一杯紅酒，一边开玩笑地說。

“別說了，西多妮还給了我一节香腸，另外她还要加上一罐果醬。”

“他們真好，是不是？”

三天前，这对夫妇到一个农民家里来过假期。路易是罗杰·貝洛的老朋友，他們还是在抵抗运动中認識的。他

們一塊兒打過游擊，而且還屬於同一個小組；戰後各人重操舊業。

一九四四年八月，多爾多涅省剛解放，貝洛就回到以前租的農莊里。路易參加軍隊，到拉羅謝爾^①和格拉夫海岬去打仗，得到中尉的軍銜。幾個月以後，他同大部分法國內地軍的軍官一起被遣散。他回到首都，在工廠里恢復了原來的工作，每天盼着他那被流放到德國某一個地方去的妻子回來。她始終沒有回來；路易直到一個跟她在一塊兒的女朋友向他証實她的死訊的那一天，他才對自己的惡運屈服了。

“她死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我當時就在她旁邊。”

“他們是把她害死的嗎？”

“是的，疲勞，飢餓，毆打……她很勇敢……”

他不想再問下去，但是，隔了很長的時間，一個給扔在火里的赤身裸體的人影還縈繞在他的心頭。他們認識並不久。在一九四〇年年初結的婚，兩個人加在一起整四十歲。秋天，路易因為在雷諾工廠里散發傳單先被捕了。他被關在莫薩克集中營里，曾經接到過他的妻子寄來的信和包裹。後來，她突然失蹤，沒有了消息，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天，他才接到從羅曼維爾要塞帶出來的一個用鉛筆寫的字條，這也是最後的消息，上面只有幾個字：我們被押送德國……路易沒有別的親人，一個人單獨地生活着，除了做工，就從事黨

① 拉羅謝爾：法國下沙倫德省一濱海城市。

的活动。他認識依兰娜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从認識的那天起，新的故事立刻就开始了……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他穿着他卖《人道报》时穿的那件羊皮茄克到她家里去找她。

“小姐，这份入党申請书是您填的嗎？”

“是我，先生。”

她因为自己穿着睡衣，又正在燒简单的中飯的时候被他撞見了，所以显得有点不自在。公寓房間很小，只有一間臥房和一个小套間，炉子和水槽就在这个套間里。屋里的陈設很差，但是布置得很有风趣，使人感到一种天真新鮮的气氛：一个白色的滑稽娃娃坐在蒙着淺色印花布套子的长沙发上；桌子上鋪着一块綉花的小桌布；墙上釘着几張从时装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画，让灰褐色糊牆紙一衬，給人一种不調和、但是又很愉快的感觉。窗戶的铁栅栏上纏繞着一枝金蓮花。

“是这样的，我属于您分配的那個小組。每逢吸收一个新黨員，总要先訪問一下。同志，您在哪儿工作？”

“在‘瘋人带’上。”

她向他解釋，她那个工厂的女工是这样称呼傳送帶的；在这条傳送帶上，年輕的妇女們一連九個鐘头不停地往瓶子里裝洗发香波。“您知道这种很出名的牌子嗎？眼下，巴黎所有的公共汽車上都有它的廣告。”

“这种香波你們裝得很多嗎？”

“每天兩萬瓶，有时还要多。可是我們每个星期还掙不

到六千法郎。”

“您的工厂里有一个党小组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

“您有没有加入工会？”

“我加入总工会^①已经有四年了。”

他们以后在小组里又见了面，渐渐地比较熟了。依兰娜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伤，死于一九二八年，她差不多已经记不起来了。她的母亲改嫁了一个地道车司机，带着第二个丈夫生的几个孩子，住在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依兰娜成年以后，喜欢单独住开。她运气很好，找到了这个公寓，顶费是二十万法郎，分二十六个月付清。

依兰娜有点瘦弱，但是非常美丽，只有二十五岁。路易当时三十岁。两个人很容易地就互相了解，而且爱上了。五年前他们结了婚，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这个小公寓里，日子过得挺幸福。在丈夫的坚持下，她上了速记打字班，不久以前开始在五金工会里担任工作。他呢，仍旧留在工厂里，目前在蒙乌石区^②的仪表厂里做工。

大约就在他们成立家庭的那个期间，路易又遇见了贝洛。这是在竞选运动中，贝日腊克区为了支持共产党竞选，举行了一次大会。散会以后，大厅里的人快散光的时候，有一个身材矮小、没有刮胡子、瘦削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

① 总工会：是法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是捍卫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工会组织。

② 蒙乌石区：巴黎的一个市区。

人，走到主席台跟前，望着他微笑。

“請問，在抵抗运动中，別人是不是管你叫‘巴黎佬’？”

“是的。”

“你不認識我了嗎？‘火枪手’^❶……”

他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不行，”罗杰說，“跟我到我家里去。”

“我明天一早要趕火車走。”

“你可以睡在我家里，反正有办法送你到車站就是了。”

战后貝洛的几次收成还不错，酒也卖得上價錢，他攢下点錢。仗着一笔他慢慢还清的借款，他终于能够置下了一块地，毫不后悔地放弃了租来的农庄，因为尽管議會通过了法令，他的东家拉比那克还是不同意把收成的三分之二分給他。路易临走时答应把他的年輕的妻子带来一块过假期。他們通了几次信，一年年拖下来，最后才讲定了八月上半月一块来玩玩……

他們到了这儿以后，全部時間都花在散步、作客人和吃飯上……路易因为是旧地重游，引起許多回忆，非常快乐，一点也不觉着疲劳。依兰娜身体沒有他那么結实，对野外生活又不大感兴趣，所以很难适应旅行和今天才开始的釣魚……

早飯在愉快中进行。当中只受到一次打攪：“冬穴魚釣竿”突然一下子沉到树墩底下去了。路易連忙奔过去，可是

❶ “火枪手”是抵抗运动中貝洛等人的化名。

已經太迟了。

“是什么东西？”他的妻子問他。

“一定是个大家伙。”

“是冬穴魚嗎？”

“不，冬穴魚不是这样咬鈎的。很可能是一条諸子鱗。諸子鱗这儿很多很多。等一会儿我用螞蚱来試試看。”

他希望这条魚还会回来，所以等了好一会儿以后，才又回来把那块面包吃完。两个人笑着互相看了看。

“这才好，”依兰娜說，“除了香腸，咱們都吃光了。”

“也都喝光了嗎？你看看瓶子，幸好坡上有泉水。”

他心滿意足地站起来，伸了伸胳膊，脫掉衬衣，露出带点古銅色的、肌肉发达的上半身，接着搓了搓手。

“現在，让它們瞧瞧吧！对，先生們，让你们們瞧瞧什么叫釣魚！哈！你們想找点消遣。你們不会白等的。我是說了算数的……”

釣魚的爱好，他还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他是一个雇农的儿子，生在塞納-馬恩省洛恩河畔的一处很迷人的地方，不过如今他在那儿既沒有亲人，也沒有房子。但是，碰上罕有的机会，他还是喜欢到那儿的一条属于他的破船上去过个星期日，这条船可以說是他父亲留給他的唯一的遗产。

依兰娜不象他那样对釣魚入迷。她脫掉鞋子，只穿着短褲，让两条腿晒晒太阳；她躺在草地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 * *

西多妮哭了。

“別着急，”路易对她說，“好好的讲給我听。来的是宪兵嗎？”

“是的，貝日腊克的宪兵，一个瘦高个子和一个班长。起初我还以为是巴利薩克的宪兵，我們跟他們很熟，他們在巡邏的时候常来喝白葡萄酒……我想他們准是为了不久就要去服兵役的米魯来的，当时我心里一急。他們問我的丈夫在不在家。罗杰正好在仓棚里，看見他們来的。他若无其事地走过来。‘您是貝洛先生嗎？’那个班长問他。‘不錯。’‘我們奉命要把您帶到貝日腊克的監獄去。’‘你們这是开玩笑吧？’罗杰問他們。这时那个班长看得出来是生气了，他掏出一張紙。‘瞧，有人告您。您被举发在一九四四年炸毀过一所房子，而且結伙枪杀了一个叫杜罗克的人。’罗杰對他們說：‘那所房子是一个合作分子^❶的，杜罗克是一个卖国賊，是一个曾經叫德国人屠杀过許多法国人的坏蛋。’也許他不應該對他們說这些話，因为那个瘦高个子气势汹汹地說：‘这不是我們的事，您去和預审推事解釋好了。’罗杰也火了，他把他的狗叫来，大声說：‘你們休想从这儿把我抓走。’‘貝洛，別发傻勁了，’班长看上去比另一位来得通情理，他說，‘您最好还是跟我們走。’‘办不到！’‘哎呀，这可不能怪我們。您要是反抗的話，我們就不得不用武力，不得不叫保安警察来了，事情到他們手里，那可就两样啦。’‘让他

❶ 合作分子：德軍占領时期的法奸。

們來好了，我要請他們吃槍子兒，而且我有的是幫手，我話可說在前頭了。我這是在我家里。’‘好啦，好啦，別把您的案子擴大了。其實，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手續。您的事情只要好好申辯一下，也許會了結的。’‘我沒有什麼要申辯的。你們別往前走，我的狗會撲到你們身上來的。’那個瘦高個子往後退了幾步，我以為他們要走了，但是那個班長沒有死心，他又說：‘最後一次警告您，貝洛。您到底打算不打算跟我們走？’‘不打算走，我沒有犯法。’‘聽好，我們並沒有意思把您當做壞人對待。您騎您的自行車走在前面。我們遠遠地跟着您好了。我信任您。’羅杰要求考慮一下，把我叫到屋子裡。他的臉色白得象紙一樣。‘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把我關很久，杜羅克那件事是波拉瓦跟我一道干的；至於炸那所房子，當時並沒有人看見我們。’‘你要去嗎？’‘有什麼法子！趕緊叫人去通知路易。他們也許還要抓他。’我把出門穿的衣服交給他，就叫米魯來找你們。”

“他們走了有多大工夫？”

“還不到一個鐘頭。羅杰後來又跟他們爭過，不過我看得出来，他要趕在你們回來以前走掉。”

路易正在做他所謂的名貴的煎魚，匆匆忙忙收好了釣竿，就同他的妻子一塊兒趕回來。他們倆在西多妮講完了以後，並沒有商量多少時候，依蘭娜說：

“應該立刻通知同志們。”

“我也正打算這麼辦。附近有電話嗎？”

“要到村里的電話間去打，”西多妮說，“不過中午正好

关门。”

“最好直接到佩里格去，”依兰娜說。

“哪儿能找到汽車？”

“啊！有的是。巴利薩克的旅館老板就出租車子；面包鋪掌柜貝易罗尔也不会不幫咱們忙……很可能塞尔維先生会亲自送你們一趟，他們和罗杰都挺熟。”

“巴利薩克的医生塞尔維嗎？”

“还会有誰？就是他。”

“我也認識他。他要是沒有什么改变，一定肯送我們。”

“啊！您可以放心，他沒有改变。不象有些人，把什么都忘了，甚至見了面，連招呼都不打一个。不过，我說，你們不能就这样走了。我給你們准备了一頓这么好的中飯！”

西多妮撩起圍裙，擦了擦沾着泪痕的眼睛，忙着照料用叉子在火上烤着的那只母鸡。

“好啦，米魯，別老坐在椅子上发呆啦，你爸爸是个好人。快去拿酒，再替他們把自行車預备好。打这儿到巴利薩克足足有五公里的路呢，他們一定餓了……”

他們找到了医生。他正在园子里的一把长椅上躺着看报。

“我正要打個中覺，”他說。“这时候，病人是不來打擾我們的。”

“您一定还記得我吧？我是‘巴黎佬’。”

“見鬼！你怎么不早說？”

他們使勁地握了握手。

“一定是你的太太吧？恭喜，恭喜。太太，我問候您哪……”

路易把自己来找他的目的說明以后，他連一秒钟也沒有犹豫。

“老弟，你来得正好。我正有事要到佩里格去一趟。”

他到加油站加了汽油，和面包鋪掌柜的談了一番，又停下車来和理发师說了几句，所以等他离开巴利薩克的时候，村里已經有一半人知道貝洛被捕的事情了。

“你的車子挺新呢，”坐在他旁边的路易說。

“新不了多久。为了私事，为了党，老弟，我不停地开来开去。瞧，昨天在米塞当那边还开了一个会。”

“在巴利薩克你們的人很多嗎？”

“多什么！只有十一二个，其中还有一半是殘廢。我的時間大部分花在和平委员会上，不过工作展不开。需要有一个专门来搞这项工作，推动大家。”

“你自己呢？”

“沒有時間，老弟，同志們不关心这桩工作。再加上我又不善于講話。”

“您知道，”依兰娜說，“我也負責了一个委员会，每次要我講話的时候，我心里就发慌。”

“瞧，我們这儿正需要一个象您这样的妇女。这样也許才能把他們請来。”

他們又回到貝洛的問題上。

“他为什么沒有入党？”路易說。

“不知道。他在搞农民协会的工作，这倒是真的。”

“这不能成为一个理由呀。”

“他说他的协会够忙的了，特别是目前，在他们中间也已经开始动起来了。看呀，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他们前面有一长溜车子停在公路上。有些人坐在斜坡上，还有些人一小堆一小堆地聚在一起在激烈地谈论。塞尔维把车子停在队伍的末尾以后，下车去打听消息。

“怎么回事？”依兰娜问，“出了事吗？”

“您还不知道吗？种葡萄的农民开始封锁公路了。在这一带这种事已经是第二次发生啦。”

一个上了相当年纪的太太没有离开驾驶盘，跟一个过来很客气地请她不要再按喇叭的老农民发生了争执。她气得脸通红，尖声尖气地叫嚷。

“不过，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了，这不能怪我们呀。”

“也许是的，太太，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让政府听取我们的意见。”

路易记起罗杰曾经向他提过，打算在村里发动一次类似的斗争，不过他当时没有注意，因为他的朋友是一个地道的贝利戈尔人，挺爱说大话。其实呢，罗杰说得很清楚。

“事情正在酝酿，我说的全是真的。我们要象南部那样大干他一场。”

“你们应该赶快动手，”西多妮说。

“你别着急，到时候自然会动手的。不过任何人也不能告诉。”

“連你們協會里的那些人也不告訴嗎？”依兰娜打趣地問。

“到時候會通知他們，不過膿包我們不要……”

這個聲勢浩大的示威運動使路易非常感動。參加的有一百多個從附近來的農民。大車和各種農業機器攔斷了整個路面，堆得好象防禦工事一樣。在附近的一片草地上，有一些年輕的女農民照應着一張擺滿酒瓶的桌子，把酒斟給到跟前來的人喝。

“請尝尝這種酒，”男人們說，“這固然不是蒙巴西亞克酒，不過……他們出二十法郎向我們買，我們要三十法郎。你們在城里買，要多少錢？”

有一隻鋪着布的籃子，那些被請過去喝酒的人中間，不時的有人往里面扔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

塞爾維和一位負責人商量完了回來，費了很大的事才找到混在人群里的依兰娜和路易。他的車子現在差不多是夾在行列的當中了。他把車子掉過頭來，兜了好幾公里的一個大圈子，在不遠的地方又重新開上到佩里格去的公路。不久，他們遇見了一輛保安警察的卡車。坐在司機旁邊的軍官打手勢叫他們停下。

“你們從哪里來，太太，先生？”

“從巴利薩克來，”塞爾維說。

“你們沒有遇到阻礙？”

“什麼阻礙？”

對方顯得有點莫名其妙了。

他們的車子开动以后，依兰娜回头看見那輛卡車還停着沒有開，心里很高興。

“至少總可以拖延拖延他們的時間，”醫生說。

在省委，他們只碰到女打字員西蒙娜，塞爾維和她開玩笑。

“你今天不吻我？”

“不吻，你沒有刮胡子。”

“放心好了，我也不想叫你吻我。查理在哪儿？”

“到巴黎去了，明天才能回來。”

“糟糕！真不湊巧。”

“你們也許可以去找找蘿絲。她這時候在婦女部。”

“其實有你去告訴她就行了，”塞爾維轉過頭來對路易說。“我要在城里辦一件事，回頭再來接你們兩個人。”

查理·摩蘭的妻子雖然名字叫瑪麗，可是大家依舊象在抵抗運動中那樣叫她蘿絲❶。路易看見她還是一頭黑頭發，那張臉幾乎和當年一樣年輕。只是身體略微有點發胖，這使她更顯得好看了。她一下子就認出了他。

“查理經常談到你。他還提起你太太；我還不認識你太太呢！”

“馬索❷好嗎？”

❶ 查理·摩蘭的妻子曾在本書作者的另一部寫抵抗運動的小說《蘿絲·法朗士》中出現，她從事地下工作，化名蘿絲·法朗士。

❷ 馬索是本書人物議員查理·摩蘭在抵抗運動中的化名。

“有点累，他应该休息休息。”

她没有等路易把貝洛被捕的经过说完，就拿起电话。

“喂！……请替我接省长……多尔多涅省議員查理·摩
兰先生要我找他讲几句话……喂！……您是省长先生嗎？
我是摩兰太太；我丈夫刚才得到通知，有一个农民被貝日腊
克的宪兵逮捕了……罗杰·貝洛先生……对了，罗杰·貝
洛，抵抗运动时期的一位英雄……是一个代表团来通知我
們的……您回我一个电话嗎？……謝謝您，省长先生。”

羅絲·法朗士非常激动。

“他說沒有接到报告……鬼才相信！不管怎么样，現在
通知他們了。咱們必須发出号召，召集一次大会，并且立刻
成立保卫委员会……”

8

火車誤點了……

过里摩日的时候，查理·摩兰刚睡醒，所以沒有注意到誤点。他每个星期都要在这条路上走一趟，总是一离开巴黎就睡着，直到旅程的終点才完全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看見阳光已經开始从窗外照进来。連表都不看一看，他就准备下車。按照时刻表，火車應該快到佩里格了，可是却还有足足一小时的行程。摩兰只有一个人，既然还有机会再睡一觉，他于是又脫了鞋，尽可能舒舒服服地在头等車的臥鋪上躺下。結果还是查票員把他叫醒了。

“到了，議員先生。”

“請問，你的火車也跟邮件一样了嗎？”

“呃，呃！很可能这样……”

近几天，信件和一切通訊聯絡常常脫班；所有的使用者都知道这个現象，它成了开玩笑的題目。報紙开始談到了政府与公用事业职工的爭执，談到了邮电工人中間已經有人停止工作了。头天的晚报上还报导了波尔多罢工的消息，指出吉倫德省的邮电虽然稍受影响，不过其他省份的情况还非常正常。

摩兰刚下車，就有两三个旅客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一个铁路上的职员亲热地走到他跟前。

“你知道消息了嗎？”

“不知道，我剛到。”

“全多尔多涅省的邮电工人都罢工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早上零点。他們响应从波尔多开始的运动。”

摩兰不想多耽擱，匆匆地朝家里奔去。

他住的地方离車站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的妻子蘿絲还在睡覺。他并不覺得奇怪；因为她习惯了很迟才睡，到了早晨，費很大的勁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再說，她知道她丈夫在火車上，所以連鬧鐘都沒有撥，她根据以往的經驗，知道他到家以后会及时地把她叫醒。查理·摩兰虽然这一趟回来比往常迟，还是尽可能地不发出响声来。他把已經在炉子上准备好的咖啡热了热，然后連同在車站餐厅里买的两个热烘烘的月芽面包替她端去；不用他叫，她已經自己醒了。

“亲爱的，你真好。”

往常，在这种情况下，她总要翻一个身，再拖拖時間，今天却一折身坐起来，溫柔地抱住他的脖子。

“在床边上坐下，我有話要跟你說。”

“你知道不知道已經八点钟了？”

“不要紧。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我知道，邮电工人罢工了。”

“男人有多么愚蠢啊！”

她怀着那么幸福的心情朝他微笑，因此他相信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还是害怕自己猜错了。

“你猜不到嗎，查理？”

“你說說看……”

“这一次不会失望了。我不想现在就告訴你，可是又憋不住……”

“你怀孕啦？”

“对了。”

他感到自己的心一下子停止了跳动。这太好了。九年以来，他們双方都盼望有个孩子。最初，他們成天不离口的談着；后来，因为希望迟迟不能实现，他們曾經去看过一个医生；医生叫他們放心，然而，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每个月在相同的时期，蘿絲总有两三天悶悶不乐。查理明白是什么緣故，在她面前尽量避免提起。他自己也曾經說过，如果那一天来到了，你要等到完全有把握以后再告訴我，一場空欢喜則叫人更受不了。他們俩都不愿意让对方伤心，因此尽可能不再提起这件事。蘿絲今年三十二岁，查理也快四十了。他还想通知她，別又鬧了一場空。

“听我說，也許咱們不應該高兴得过早了。”

可是，任什么也不能动摇他妻子的信心。

“你知道，我已經决定用无痛分娩法了。”

她匆匆忙忙穿好衣裳。他們在厨房里一块儿吃早点，一边吃，一边談着新聞：剛开始的罢工，头天貝洛的被捕

……查理·摩兰非常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反对武装西德的运动还展开不了，我就不叫馬索了。”

临走时，他抱住她，想跟平时喜欢做的那样把她高高地举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大傻瓜，我想吐了。”

他登登登的一口气冲下楼去，嘴里哼着年轻时爱唱的一支歌。

一切都很好，侯爵夫人，
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

“今天早上心情很好呀，”一个正在扫人行道的女街坊对他說。

“高兴的事来了，有什么办法！”

另外一个他并不認識的女人在街上拦住他。

“摩兰先生，您对局势怎么个看法？”

“我认为非常好，亲爱的太太。”

依兰娜和路易正在門口等他。

“情况很不好，”路易說。

“什么不好？”

“貝洛昨天晚上被解到波尔多去了。”

“我們赶快想办法，跟我来。”

他把他們領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下，請他們等几分钟。

女打字員西蒙娜這時候剛到，她還沒有坐下，就聽見他叫她。

“請馬上給我打個電話給工會聯合會的貢特朗同志。”

她搖電話。

“噢，沒有人……”

“哪兒沒有人？”

“電話局。”

“真見鬼，我忘記罷工了。把聽筒給我試試。”

他聽見平常的那種表軌聲，拿着聽筒等了一會兒……一個低得勉強可以聽見的女人聲音，不等他問就先回答：

“在新命令沒有到以前，任何電話都不接。只有打到醫院和請醫生的電話例外。”

“既然如此，請替我接巴利薩克十三號塞爾維醫生。”

他又等了一會兒，才挂上電話，搓了搓手。

“情況怎麼樣？”路易問。

“情況很好。巴利薩克也接不通。不管怎麼樣，我還得找到貢特朗，叫他或者別的人來一趟。西蒙娜，騎上車子到工會聯合會去一趟吧。現在，咱們來談一談……”

路易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頭天晚上他們回去，路過貝日腊克，到監獄里去打听貝洛的消息。看守起初回答監獄里沒有叫這個名字的人；在他們一再逼問下，最後他才透露了一些消息。貝洛只待了幾個鐘頭，辦完手續，就立刻由兩個從波尔多來的稽查在午後接收過去，帶走了。看守沒有說出任何理由。不過從他的話里可以聽出貝洛很

可能被押到阿炮台去了。

“真是岂有此理！”查理双拳擂着桌子說。“他們釋放党卫軍，反而逮捕抵抗运动的老战士。說不定貝洛住的那間牢房，就是几个星期以前关过一个在奧拉都进行过屠杀的劊子手的牢房。不管逮捕他用的是什么理由，都必須支持他，为他做坚决的斗争。混賬，他們把他押到波尔多去，明摆着是打算不在本省里审判他。在这儿会造成声势浩大的抗議。所以他們把他送得远远的。他們要設法爭取时间，要是我們一不当心，他們还很可能定他的罪。对了，你从前跟他在一个小组里嗎？”

“这桩任务我們也是一同执行的。我們根据波拉瓦的命令处死了卖国賊杜罗克。”

“你找过波拉瓦嗎？”

“找过，他对我很客气。”

“他对这件事发表了什么意見？”

“他害怕。”

“我不相信。”

“总之，他看上去好象很怕事。他想先听听你和維勒諾瓦的意見。”

“依我看，他們不会在杜罗克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我們掌握着許多对他不利的材料。况且，那势必要把波拉瓦也抓起来，这就沒有那么方便了，因为他們的目的只不过是分化我們的力量。我个人以为他們会強調波德納夫田庄的問題。貝洛离开游击队时炸毀了波德納夫家的房子，他不

該拿这件事到处夸耀。”

“你认为他們能在这件事上找碴儿嗎？波德納夫家里的人是合作分子，沒有人不恨他們……”

“在当时讲，是这样的；但是現在，有些人已經忘記了。老家伙回来以后，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見了人就說他的房子在燒掉以前，曾經被搶过。他避而不提他那个当过伪軍的儿子，却口口声声地說，他自己曾經出面阻止过德国人在巴利薩克采取报复行动。当然罗，記性好的人不理他这一套，但是这个老东西真有能耐，居然也有些人上了他的圈套。再加上，波德納夫是拉比那克的朋友，象維勒諾瓦这样的人，就是仰仗象拉比那克这种庄园主的力量进入議会的。你瞧，一切都有联系……貝洛这个穷苦的农民，他在农民协会里有势力，被人当成一个当地的共产党，在他們眼里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总之，他們打算从他下手，来破坏抵抗运动的声誉，而这件事恰恰发生在那些人又一次为了让法国投降，而正在做准备的时候……”

查理·摩兰象慣常那样，把右手仅存的三个指头先后搖了几下，接着又恢复了几乎从不离开臉上的笑容。

“这就是斗争，我的路易老弟。咱們要叫他們看看到底誰厉害。我想起来了，你太太在她的委员会里好象干得很出色，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是在运动公报上看見的。第六区有三千人签名反对武装西德，同时还登了一个看門女人的象片，光她一个人就

征集了四百个签名。”

依兰娜接过这篇报导来看，兴奋得臉通紅。

“这是多瑪森太太，我早就猜到了。”

“我們要搞一个省理事会，”查理說，“狠狠地給他們来一下。”

这两个男的常常見面。查理·摩兰轉租了路易認識依兰娜以前住的那間屋子，因此也就成了他們的街坊。議員常常到他們家去吃晚飯。

他們还談到为了保卫貝洛應該采取那些有效的步驟。羅絲已經通知貝日腊克的同志們。現在應該同有关的組織取得联系，通知波尔多的省委，接洽律師，在報紙上发布消息，繼續向省政府交涉，組織代表團……

“总之一句話，”摩兰說，“要用尽一切办法。”

路易和依兰娜表示要为这件事尽自己的力量，他給了他們几个人的地址，要他們回到巴利薩克以后，去联系一下。

“塞尔維这个人怎么样？”路易問。

“很好，你为什么問这个問題？”

“他看起来好象有点古怪。”

“他是这个脾气，有点浮躁，不过非常忠誠。我們責备他不應該和他过去那些社会党里的老朋友疏远。巴利薩克新来了一个教員，就是社会党，但是人还不错。”

他們不愿意多耽擱他的時間，看見同志們紛紛走进办公室来，就站起来告辞。

“你們有車子回去嗎？”

“有，波那瓦的車子來裝貨。司機歐惹納會等我們的……”

“離開多尔多涅省以前，千萬別忘了到我家來一趟。”

“好的，那就再見吧……”

“等一等！還有一件事。”

他在走廊上又攔上了他們。

“我還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我看這一次蘿絲真的要當媽媽了。”

“恭喜，恭喜，老兄。你一定很高興吧？”

“那還用說！”

依蘭娜一邊走，一邊偷偷抹去一滴眼淚。

“你看，”她的丈夫說，“不要絕望。你比她小四歲，我呢也比他年輕。”

* * *

“不要絕望，說起來倒容易。誰下地干活兒呢？他們抓走了老的，過幾天還要拉走小的！”

西多妮簡直想不通了。依蘭娜盡力安慰她，告訴她，巴利薩克的人為了營救她的丈夫，已經開始在請願書上簽名了……其餘各地也正在成立委員會……波爾多的同志們在和她丈夫保持聯繫……和路易很熟的一位律師每天都會去看他的……

“對，可是葡萄呢？誰去照應葡萄呢？啊！象他那樣犧牲自己，真是值得喲！想想看，他在一九四四年拋下一家老

小去参加游击队。如今竟得到这样的报应！就说这所房子吧，钱还没有完全付清……幸好还有你们俩在这儿！”

不过，西多妮并不是一个经不起打击的女人。她勤劳，而且始终保持着愉快的情绪，使得依兰娜感到又惊奇又钦佩。一清早，天还没有亮，她就先起来了。她打开门，到敞棚里找来一捆干柴，把大壁炉生着。常常在还发热的灰堆下面，留着头天晚上的火炭儿，只要用劲一吹，火就噼噼啪啪地着起来了。但是，也有时候，柴是湿的，西风把烟倒灌下来，一大团一大团的黑灰直往下落，可是火还是生不着……遇到这种早晨，她把围着灶台睡觉的几只猫赶走，提起一篮子灰，倒到仓房后面，然后再回来重新生火。等木柴着起来以后，她忙不迭地跑到泉水边去提一桶水，倒在大锅里，用双手举起大锅子，挂在吊钩上。这当儿，男人们起来了，在他们到牲口棚去打一个转儿的当儿，西多妮一边打扫厨房，一边忙着替他们煮咖啡。完事以后，她去放出家禽，喂母鸡谷粒，喂鸭子饲料，喂兔子青草，再回来烧汤给狗吃，两只猎狗和一只看羊狗要吃好几公斤的面包。在吃早饭以前，她没有时间梳洗。因为她还得洗头天晚上的碗碟，给一间间屋子换换空气和整理床铺……男人们围着厨房里的那张大桌子坐下，仅仅只动手把一罐子酒和一个大圆面包放在油布上。“今天你给我们吃什么？”她检查壁橱，总想法子让他们吃得满意：头天剩下的烤一烤给罗杰吃；米鲁呢，吃一片火腿，他从来不吃生的。他们下地去以后，她手上总有什么活儿要做，或者什么事情要照料，譬如象煮煮洗的衣服

啦，看看剛孵出來的小雞啦……她一空下來就立刻去幫他們忙，她干起莊稼活兒來，不需要別人指點。除了犁以外，任何農具她都會使喚，不論是鐮刀還是耙子，鏟子還是鋤頭；她還常常用她那雙滿是傷痕的手拔草、架葡萄、拾柴火。中午以前，她離開他們，去準備湯和飯菜。她擺好刀叉，飯吃完以後又得拾掇桌子，洗碗；有時在歇晌的時候，她還要忙着晾衣裳，熬一大鍋土豆和胡蘿卜喂豬。她下午又象這樣一直忙到晚上，最後一個上床睡覺。整年整月都是這樣，因為即使下雨或者在冬天里，西多妮也總有忙不完的活兒，不是牲口棚需要打掃打掃啦，就是她男人的褲子需要補補。她每個星期六上午到集上去賣幾打雞蛋或者一籃子水果，這就是她唯一的休息。夏天，她喜歡跑到樹林里采黑頭蘑菇；采回以後腌起來，或者到鎮上去賣掉。星期日，男人們好好的吃一頓，出門去打獵，她偶爾也在門前坐坐。不是跟一個女鄰居聊幾句天，就是替將要當兵去的米魯織一件漂亮的毛綫衣。

依蘭娜和路易來了以後，西多妮感到很高興，因為他們給她的單調的生活帶來了變化。路易替她搬柴火，打水，還學着說本地土話，逗得她連眼淚都笑出來了。依蘭娜幫她洗碗，幫她在吃飯的時候擺刀叉，還把那間臥房仔仔細細地收拾得連認都認不出來了。

“我們以後不到這兒來睡了，”這位農婦說。她和羅杰把仅有的這間合適的臥房讓給了他們，自己暫時搬到廚房上面的沒有騰清的谷倉里去睡。

她問起依兰娜在巴黎的生活情形……她覺得一個人成天耽在一間办公室里，真是一件困難的事；她想不通怎麼能夠在兩公尺見方的一小塊地方燒飯。不過，給她印象最深的，是路易談到的那些和他在一個廠里做工的女工們的情況：譬如說沖床女工吧，這些年輕的姑娘們兩隻手被皮環吊在機器上，沖模一上一下不停地落在工件上，節奏越來越快，甚至快到每一小時要踩兩千下踏板……

“我們至少還沒有給拴上，”西多妮說。

她覺得依兰娜身體不好，毫無疑問，這一定是在廠里干過活的結果；因此她不喜歡看見她過份勞累。

“放下吧，”她說，“您是到這兒來休息的。”

她從依兰娜手里奪下掃帚，却忘了自己患著靜脈瘤症，兩條腿腫得老粗，或者忘了自己彎著腰照應爐子，時間一長，血就直往頭上沖……

她突然下了決心，激動地站了起來。

“我去一趟，怎麼樣？”

“到哪儿去？”

“去看看他，還用問。我不信我見不到他。”

路易勸她再等一等，但是她有她的想法。

“我不見見他的面，就不能安心。我要給他送幾件替換衣裳去，再給他燒一隻母雞。”

這還是她第一次出這麼遠的門，所以忙到深夜才準備好。第二天早上，她乘內燃機車到波尔多去了。

路易夫妻倆留下來看家，小伙子米魯到附近的一個農

庄里去帮忙打麦子。西多妮給他們留下滿滿的一鍋湯，取出一只浸在鵝油里的肥鵝，并且把照料牲口的事都准备妥貼。

这一天过得非常好。他們一整天沒有看見一个人，甚至連郵差都沒有看見。他們一心一意地干活儿，在新開广播的时间竟忘了开收音机。米魯黄昏时回来，准备到牲口棚里去照料照料，他发现他們还在忙着。依兰娜在洗刷厨房，路易在房子周圍鋤草。

“我媽还没有回来嗎？”

“我們也在等她。”

“她應該乘六点钟的那班車回来。她可別碰上什么麻煩才好！听说波尔多很緊張。”

路易叫他放心。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她准是乘下一班車回来，說不定这还是个好預兆呢……

她直到天黑才到家，她的儿子最先听见机器脚踏車的声音。她满头大汗，非常激动。

“噯！朋友們，尽是新鮮事儿！我还以为我回不来了。”

“你見到罗杰了嗎？”

“見到了，还見到許多別的事儿……”

她剛歇过一口气来，就急忙把这趟出門的經過讲給他們听。

“这得从早上讲起。幸好我到車站到得早，不然連座位都会找不到。旅客們大叫大吵，他們不得不又多挂了一节車。到了利布尔恩，我們又在站上等起来，忽然有一个鐵路

人員跑來通知我們，內燃機車不往前開了。你們沒看見那股亂勁！有人去找列車長交涉。我呢，站在人群當中。多虧一個站上的先生，人很和藹，過來對我說，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搭一列貨車走，使我擺脫了困難。車箱里足足有二十來個人。不過总算勉勉強強地到了波尔多。”

“花的时间很长嗎？”

“两个多钟头，我的天！有一个矮个子男人說笑話，讓我們笑了一路。他說象三六年發生的事又要重演了。你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發生的那些事情^❶嗎？”

西多妮就这样开始了她的充滿兴奋心情的一天。她把路易給她的那个律師的地址丟了。幸好，后来又一下子碰巧找到了。律師沒有在事務所里，她只好等一会儿再去……她趁这个空兒，到碼頭上的一家小咖啡館的露天座上吃中飯；不是吹牛，那儿賣的酒比她的可差得多了。最后，她总算走进了監獄……

“他們叫我們在一条走廊里等着，一个个跟在教堂里一样，說話的声音非常低。我一想到我的罗杰象个小偷似的关在里面，心里就觉得可怕。我不能到他跟前去，只准隔着一道鐵柵欄，远远地跟他談話。想不到落到这个地步！你

❶ 由法国共产党提出建議，組織成的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在一九三六年的大選中獲得了勝利；五——六月爆發了全國範圍的強大罷工運動；依靠人民陣綫的政府開始執政後實行了每周四十小時工作制，通過提高工資的法律，並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民、公職人員、小商戶的措施，實現了軍事工業部分的國有化等等。

們倒是應該看看，他有多么高兴啊！他一看見我，眼睛就湿了。他不知道該对我說什么。他最放不下心来的是地里的活儿。不过，他不相信会长久的把他关下去。律师是个年輕人，非常和气，告訴他外面正在設法营救他……”

西多妮不厌其煩地叙述她的这次探望經過。可惜的是時間太短。罗杰已經三天沒有刮过胡子，看上去好象瘦了些。不过他的精神还不错。他跟一个挺有趣的家伙同住在一間牢房里，这个家伙，据他說，是为了一笔債務給关进去的。带去的母鸡和别的吃食，他全部收下了。不过，真可惜！她的罗杰不能收下酒。他手里的錢足够买点食堂里代售的零碎日用品，如象信紙、肥皂和烟草。他叫她对路易和依兰娜說，不用替他担心；他的律师正在申請保釋。他要米魯每天給他写信。她离开他以后，总算比較安心了；不过，真正的麻煩还在后头……

“我到車站去乘火車……我的天，有多么乱啊！人山人海，真是人山人海，可惜你們沒有看見那場面！人人都去看一块牌子，上面用粉笔写着：无車开出，本站只供到达車使用。一个戴漂亮的白制帽的人，可能就是站长，向大家解釋罢工了。我还是想到一个窗口去打听打听，不过得到的回答是相同的。而且，月台不让进去，据說是为了安全的緣故。有些人仍旧等在車站上，有些人大发脾气，不过大多数人都毫无怨言的回去了。我跟他們一样，因为我已經有了上午的經驗，我不愿意再一次在半途上抛錨。不过，我总得回家啊！換了你們，你們怎么办呢？幸亏我想起了公共汽

車。我真無法詳詳細細地全告訴你們，我費了多大的周折才找到了開往貝日腊克的公共汽車。車子旁邊圍滿了人。不用說，有許多人跟我打一樣的主意。我真不明白是什麼奇蹟把我們這些人都裝進去的……別以為我受了這麼多的罪就算到頭了。到了聖厄米里翁附近，你們猜怎麼着，種葡萄的農民又把公路給封鎖了。幾乎等了一個鐘頭。到了黃昏，大家都餓壞了。話說回來，他們做得對，這種日子不能再過下去。最後我总算到了貝日腊克，不過天已經黑了。我的朋友，我累壞啦，可是心裡非常高興……”

吃過晚飯，路易和依蘭娜走到門外。這天晚上熱得悶人。米魯擔心天要變，準備好了防冰雹的火箭。西多妮先去睡覺了，這還是好久以來第一次呢……

“咱們走的事怎麼辦呢？”依蘭娜問。

這個問題使人有點感到為難，路易考慮着……真的，應該做走的打算了。無線電廣播了征召令^①和罷工結束，但是報紙還沒有運到。西多妮帶回來的消息是不容置疑的。路易在工會里擔任着領導工作，當然不能站在鬥爭外面。可是貝洛這件事又正在這兒展開……

“聽我說，明天再等一天，設法安排好了就回去。”

“也只好如此，”她說。

他們的假期已經是第十天了。罷工還剛剛開始……

① 征召令是法國政府向罷工工人發出的強迫復工的命令。

9

另外还有些人也在想着回去的事。雅各·奥德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到貝日腊克，他父亲家里来过假期，如今假期快满了。这三个星期他觉得非常长；大部分时间他都花在到多尔多涅河边上去想心事。雅各有他的烦恼。他避免在城里露面，不跟同辈的年轻人来往。雅各琳已经不再写信给他了……

雅各琳一到波尔多，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他。她的母亲需要动一次手术：脊椎骨移植手术；外科医生保证可以成功，不过她必须休养，多休养，最好是到海边去休养。她的父亲通过工会的介绍，和巴斯克海岸^①的一家渔民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收留她。这样一来，雅各琳可以放心了，不过，同时她又势必要在家里耽擱两三个月。她感到很难过，在信上最后说：“也许你很难等下去吧？我希望能立刻知道。”他连忙回了一封信，真诚地表达了他的爱情：他心里只有她一个人……离别反而使他更爱她了……他永远等着她……信里还提出到波尔多去看她的要

① 巴斯克海岸：指法国下比利牛斯省一带临大西洋的海岸。

求。她对这个要求未置可否，不过，她的信却一封比一封热情。很快的，在他们的信里就出现了那些难以说出口的，可是在笔下却可以毫无顾忌流露出来的内心秘密，出现了那些闪烁着永恒的青春光彩的纯朴、温柔的辞句，出现了那些虽然象世界一样古老，可是我们却以为是第一次发现的激情，出现了我们希望象凯歌一样高唱出来的、无边的幸福。

他们几乎每天都通信，也亏得有这些信，时间才过得比较快……有一次雅各在信上这样结尾：“我要你做我的妻子，我以我的爱情的全部力量问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雅各琳的回信是用同样的语气开始的：“我不敢相信，这太幸福了。我是你的，永远永远属于你……”从此以后，他们开始计划将来的生活。雅各打算靠他父亲的帮助，盘下一家小点心铺。在哪个城市里，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俩，单单他们俩，能够在一块儿就成……雅各琳迴避这类问题，只谈他们共同的生活。他们的爱情是最美好的东西……他们的青春就是他们的财产……她希望能够每天晚上在那个她现在已经看到了的小窝里，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两个人同读着一本书……她常常问起他领她去参加过的那个委员会的消息。他还一直去吗？他遇见许多朋友吗？……或者许多女朋友吗？饭店里有什么新闻？……雅各告诉她，亏得有这个委员会，他的精神才有个寄托的地方。每一次会他都参加。秘书依兰娜总是那么和蔼……啊，她可以放心，因为依兰娜已经结婚，丈夫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有一次他和她一块来开会，他讲得那么好，听起来真叫人感到愉快……奥古斯

特·比巴尔还是那么常常逗他们发笑，每一次都有新的奇遇告诉他们……他还看见了几个生面孔，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兰盖教授。他是那么的朴实，谁见了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大科学家。饭店里一切照旧……于勒老头儿还是那么爱发牢骚……苏珊娜现在常跟一个新来的点心部的大师傅出去……雅各自己呢，换了工作，她将来不会象以前那样常常在暖气柜台前面见到他了……洗濯部主任阿那托尔一再的对她帮助，终于说服了他，他已经下决心加入工会……她祝贺他，勉励他多交些象阿那托尔那样的朋友。有一天，因为他又要求到波尔多来，她只好答应了，不过她主张等到假期再来。她的母亲不久以后就可以回来了，到那时候她也就比较抽得出空来……到九月里他才能得到全部的假期，但是他急着想见她，甚至没等到七月底就动身了……

她到车站上来接他，穿着一件夏季的短连衫裙，显得很娇艳，这件连衫裙是第一次穿，非常合身。这时候还是早晨。一整天她都有空。雅各把行李寄在行李房，提议带她到阿尔卡维去玩。他们说走就立刻乘上了特别快车，坐的是二等车。雅各琳虽然是在波尔多码头上长大的，然而除了挟着加龙河的泥水涌进涌出的潮水以外，她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海。阿尔卡维有一片片的松树林，一丛丛的绣球花和棕榈树，在她的眼里就象一座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们在防波堤上耽了一会儿，看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洗海水澡的人；然后，他们乘游艇横渡海湾。几只小汽艇和他们并排驶往大海……雅各琳觉得一切都是新奇的，不论是穿着红

呢褲子的漁夫，還是豎着一根根纏滿海藻的木桩的牡蠣养殖场。海鷗追隨着泡沫四濺的航迹，在蔚藍的天空中搖晃着，姿勢非常优美。有時候，其中的一只一个猛子扎進綠汪汪的海水，或者鼓着雪白的大翅膀，輕輕地在船上一擦而過。和諧的景致，正象女游客的夏裝以及晒得黑里透紅的臉和四肢一樣，使得雅各琳相信从前只有在電影里才看見的那些离奇、夢幻般的顏色真的存在。

一輛汽車把他們送到佛萊海岬。他們倆手拉着手，在廣闊的海岸上迎着海浪跑去……雅各琳挑中了一個非常美妙的地方吃飯，這個地方是她去洗海水澡時注意到的：一個花棚，旁邊張着很多桔紅色的陽傘，桌布和餐巾也是同樣顏色。點菜的時候，他看見她猶豫不決，於是就不管價錢多貴，點了蛤蜊、龍蝦和比目魚，另外還要了一瓶布易酒。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侍者用冰桶盛着這瓶酒送上來。在吃飯後點心時，他們又喝了一杯香檳酒，一邊情意深切地相互凝視，一邊碰了碰杯……下午，他們到很遠的沙丘中間去。在荒涼的沙灘上，面對着使他們顯得非常渺小的海洋，她把自己給了他……

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船上当當的敲鐘了，單等他們一到，就抽跳板。他摟着她的腰，一同扒在欄杆上；海岸漸漸離遠，他們長久地望着海岸那一個雖然消失了的、但是他們相信還能辨認出來的小角落……晚上，回到波尔多以後，他想送她回家，也許是他打算趁這個機會跟她的父親把問題談一談吧。可是雅各琳不同意。

“今天應該是咱們倆的，完全是咱們倆的……”

第二天一清早，他們又在車站的月台上見面了。雅各琳快開車時才趕到，奔得滿臉通紅。她換了一件他曾看見她穿過的比較朴素的連衫裙。他發覺她的臉上帶着倦容。

“都怪你，”她說，“害得我一夜沒合上眼……”

她沒有半句話提起他們頭天的事。他答應以後再來看她。

“什麼時候？”

“我跟爸爸談過以後，就立刻寫信給你……”

內燃機車已經開了，兩個鐘頭以後就把他送到了貝日腊克。菲列普·奧德貝开着那輛四匹馬力的汽車來接他。雅各忙不迭地告訴他：

“爸爸，我剛離開我的未婚妻……”

“你的未婚妻！”

“是的，我們就要結婚了。”

“你應該早一點告訴我們。我們認識她嗎？”

“我想不認識，不過她一定會使你中意的。”

“你什麼時候和她往來的？”

“至少有半年了，她也在呂台吉亞飯店工作。”

雅各興奮而又誠懇地不停談着雅各琳。他覺得有必要這樣做，同時也覺得有必要打消他事先預料到會有的反對。她的家庭雖然窮苦，但是很正派……也許談不上什麼地位，不過卻有志氣，勤懇，聰明……

“當然羅，十全十美，”他的父親一邊把車子開到了路

上，一边說。“总之，我想不会是明天就結婚吧？”

“不是。不过應該让你知道我的主意已經定了，我一定要她做我的妻子。”

到家以前，他們沒有再提起这件事。继母亨丽爱特装出客气的样子迎接他。

“好，浪子，还是回来了吧？”

他真想掉头就走。父亲沒等双方弄僵，就先說：

“他就要結婚了。”

“瞧，这个小家伙倒会保守秘密！一定是跟一个巴黎女人吧？”

“是的，一个巴黎女人。”

“是蘿尔·布里薩克嗎？”

“不，是另外一个，”父亲又說。

头一天他們就談到这儿为止。雅各开始感觉到了他事先沒有想到的困难。显然的，他父亲不贊成他跟雅各琳結婚。要是只有他父亲一个人，倒还有希望說服，但是有了这位继母，事情就不好办了。她拿得穩自己对他父亲的影响已經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当天晚上，她就对丈夫說：

“他跟你談过这个姑娘的事了嗎？”

“談了一点点，其实他可以找个比較好的……”

老奥德貝和他的妻子一样，打算让他的儿子跟布里薩克的女儿結婚。双方的父亲虽然还没有正式談过，不过話里都透露出过这个意思，因为这桩婚事对两家都有好处。

酒窖主任想找一个既有手艺、又有财产的女婿，那么，他在拉斯戈开一家大饭店的打算也就容易实现了。菲列普·奥德贝呢，对儿子抱着很大的野心，看出他的儿子会因此爬得比他高。亨丽爱特考虑得更加实际，她认为这样一来，等她丈夫死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她已經大权在握的铺子据为己有了。反过来，要是雅各跟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结婚，他的父亲就得单独负担他成家立业的費用，负担得越多，她所垂涎的那笔财产也就越减少。她知道他对雅各有感情，很可能会在这种感情下让步，要雅各和他的年轻妻子一块儿回来，跟他一同经营这份买卖。她认为这两种情形对她都不利。她不是那种有容人之量的女人。因此，她最关心的就是怎么在菲列普·奥德贝的心里，加强他儿子宣布要跟一个工人的女儿结婚以后所产生的坏印象。不过，她知道雅各很固执。她担心做父亲的虽然对这件婚事不满意，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就此断然决裂，结果还是会让步。所以她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阻止这桩婚姻，至少也得让它推迟下去，拖拖时间再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采取了谨慎的战术……

“不错，”她回答她的丈夫，“他是可以另外找一个，当然，这件事与我无关。”

“咱们要是认识她还好！雅各在巴黎认识的人太杂了……”

“你为什么不把他留在身边呢？也许那样一来，他会改变主意的。”

“那个姑娘呢？”

“依我看，你最好不要在这件事上和他搞僵了，最好慢慢想办法让他自己改变主意，何况这也是为他好……我担心的倒是她不肯撒手，因为她一定是闻到錢的气味了。”

“他們还会見面的。”

“那你可沒法避免。不过，布里薩克总有办法不让她回巴黎去的。两个人分开以后，日子一久，事情也就自然解决了……”

雅各猜不到继母有些什么打算，不过，他知道雅各琳遇上了一个不可不小心提防的敌人。他察觉得出她在玩花招，所以决定跟父亲把事情谈清楚。

“我的打算很坚定。”

“我完全相信。”

“不管是什么事，不論是什么人都阻擋不了我跟雅各琳結婚。”

“你照你的意思办好了，我不想影响你。”

“爸爸，我早就知道……”

“不过，如果你一定要得到我同意的話，我倒希望你首先听从你爸爸的意見。”

“什么意見？”

“你明白……我們对她一点不了解……她也許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不过……我还是愿意你稍微多等些时候再宣布……你很可以緩一緩再做决定，譬如說，一年以后……”

“不行。”

“你打算什么时候結婚？”

“秋天！”

“你至少沒有干下什么糊涂事吧？”

“沒有，我想沒有。即使干了又怎么样？”

“我覺得你們双方都太年輕。說真的，你也对我說过，她的年紀比你大。”

“啊，只大几个月！”

“相信我的經驗吧，还是等些时候比較好。”

“不管怎么說，你跟亨丽爱特就沒有做到榜样。”

“你想錯了。我們等了很久。况且，情况也不相同。在我这种处境下的人，是沒法再单独过下去的。你呢，你还正在吃喝玩乐的年紀上，你的念头会改变的……”

“永远不会改变。”

“你可以回家来，繼續帮我的忙。如果你一定要去看她，照样可以去看她……”

“在这段時間里，难道就让她繼續替別人干活儿受罪嗎？”

“如果她是一个象你所說的那种姑娘，她会了解的，說不定你还想不到她会多么了解呢……”

“要是我不接受你的意見呢？”

“那你就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不过，你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点东西。”

“好，一切都明白了。我自己一个人会想办法的。”

“雅各，我的孩子……听我說……別生你爸爸的气！要是你媽在世的話……”

“她一定会了解我。”

“她会象我一样希望你幸福。听我說，你要是覺得一年太长，咱們可以再研究，不过，千万不要现在就決定……多考虑考虑，不要立刻就答复我……咱們再商量商量。你不过剛到家……”

雅各在第一封信里沒有向雅各琳談起这次爭執，不过，他不得不編些話出来維持他在沙滩上面向她說的那些热烈的誓言。他的头一封信就沒有得到回音。他又写了一封，这一次他沒有再隱瞞，让对方能猜測到他痛苦的原因，但是仍然是石沉大海……他一度曾經想到他的继母可能把他的信截走了。他亲自等候邮差，又在信上通知雅各琳信寄到邮局留交……就在这期間，人們开始談論罢工的消息。雅各再也忍不住了，他准备到波尔多去，誰知火車也停了……这种情况在他心中引起了种种猜疑，使他整天焦慮不安。雅各琳过去在信里对他到波尔多去的打算总是避而不談。起初她干脆不回答。后来，她又主張推迟到假期……她为什么这样迟迟疑疑的呢？她仅仅是想考驗他，还是想給自己留个考虑的时间呢？莫非是她以前有什么关系还没有断絕嗎？他想起在飯店里的时候，有几次她曾經卖弄风情，引起了他的嫉妒，特別是不和他在一起的那天晚上，第二天她还說跳舞跳得很痛快呢。再說，他提出的結婚要求，她真的做了肯定的答复嗎？她的信里对这个問題的态度是沒有一

点可以怀疑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对成立家庭的事表示过具体的意见。他觉得她有什么事闷在心里，不能解决。不错，他们已经在一起过了那样的一天，不管将来如何，他将永远记住这个巨大的幸福。但是那天到了晚上，她却又拒绝和他在一块儿。她不要他陪她回家。第二天早晨，他觉得她好象有什么心事。所有这些细小的事情加在一起，再跟目前的情况凑起来，就值得怀疑了。他仅仅只有在看她从前的来信时，才能够得到一点平静……

当他要回巴黎去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他非常烦恼，也就没有再和父亲谈他的打算。他父亲以为他正在作有益的考虑，所以对待他很周到。他的继母显然是怕得罪他，尽可能不在他面前发表意见。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跟我們在一起呢？”菲列普·奥德貝問。“这儿就是你的家呀。”

“不，我还是想走。”

“报纸上已经登出罢工结束的消息，你至少可以再等几天。”

“我说好了回去的。况且同事們等我回去以后，才能过假期。”

“好吧，孩子，我不打算反对你的计划。你开着车子去好了，等罢工结束以后我們想办法去开回来。”

这正是雅各求之不得的。在回巴黎以前，他决定再去看看雅各琳。他提前一天动身，虽然抱着满怀的希望，可是同时又怕希望化为泡影。他父亲塞了两张一万法郎的钞票

在他手里。

“拿着吧，路上，还有你们年轻人的那些瞎胡闹都需要钱花。”

“谢谢，我还有钱。”

“收下，收下，你会需要的。以后要钱用的时候，别犹豫，只管通知我好了。你走哪条路？”

“他第一次向父亲撒谎。”

“我到利布尔恩以后，再转上到巴黎的公路。”

“你不喜欢直接走昂古列姆。”

“是的，那条路上的景致不好。”

菲列普·奥德贝并没有给他骗住。

“你想玩玩，就去玩玩吧。不过，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诚实人家的孩子。”

他们分别时并没有拥抱。雅各离开了这个城市，觉得自己越发自由了。他加大油门……一路上不时可以碰见在路边上等车的人，他们朝开车的人招手。他从许多人堆前面开过去，没有放慢速度，可是在一对坐在装露营用具的口袋上的夫妇面前，却猛然煞住了车。

“真料想不到！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依兰娜·富尼埃先走过来。

“你也瞧得出，我们在找交通工具。”

“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方便，我可以把你们送到巴黎。不过我必须到波尔多去一趟。”

“时间长吗？”

“說不上。也許一兩天。”

她看看她的丈夫，意思是問他他們的經濟情況是否允許这样做。

“可以，”路易說。

他坐在雅各旁边，依兰娜带着行李坐在后边。

“啊，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她說。“你想，昨天我还跟路易談到你呢。”

“你們知道我在貝日腊克嗎？”

“根本不知道。我們談起委员会的时候，順便談到了你。你知道阿卜德拉曼已經好得多了嗎？”

阿卜德拉曼就是常来参加會議的那个阿尔及利亚工人。七月十四日游行示威时，警察向他的同胞們开枪，他的肩膀上中了一颗子彈。他必須动手术，大伙曾經捐錢帮助他。

雅各遇見他們，心里很高兴。他先开口同他們談到了罢工……

“你对这件事怎么个看法？”依兰娜問。

“还用問，他們做得当然对。”

他說不出什么道理，不过他还是毫不犹豫的这样回答。

到了波尔多，他問路易要他送到哪儿下車，路易的回答使他大吃一惊。

“到監獄去。”

“到監獄去？”

“不錯，我們要去看看一个同志。”

依兰娜看見他詫異，就把他們探監的緣由告訴他。他們為貝洛這樣操心奔走，這對他就像一股新鮮空氣一樣，但是他同時又想到他們這種人決不會有象他那種煩惱。他與他們約好了晚上碰頭的地点，然后把車子開往碼頭附近那些小巷子里去找雅各琳的住址……

這所房子坐落在一個死胡同的尽头，如果跟周圍那些破破爛爛的人家比起來，還算不錯呢。有幾個孩子正在小水溝邊玩紙船，他向其中的一個小女孩子打聽清楚以後，就走進一條過道，不由得渾身打了一個哆嗦。這是一條拱形的過道，牆壁滲着潮氣，發散出一股難聞的氣味。一個看來日夜都點着的電燈泡，發出昏黃的光芒，照着木頭樓梯。他鼓起勇氣爬上樓。門敲開以後，沒想到突然又看見從朝着船塢那一面的窗戶射進來的陽光，不免吃了一驚。屋子裏有兩個男的，其中一個穿着郵局制服。他以為走錯了，於是問替他開門的那個用懷疑眼光打量他的瘦高個子：

“對不起，先生們，請問雅各琳·勒魯小姐是不是住在這兒？”

“不錯，年輕人，我就是她的父親。”

要是他能夠想到一個借口的話，說不定會立刻掉頭走掉。但是，在這個端詳着他的、高大結實的人面前，他無法再遲疑了。

“我想見見她。”

“你們認識嗎？”

“我叫雅各·奧德貝，和她一起在呂台吉亞飯店工作。”

“你該早說啊，孩子。”

他毫不拘禮地招呼雅各進屋，並且介紹了一下他的朋友。

“費爾朗·格魯索，一個加入‘工人力量’^❶的郵遞員同志，罷工以來我們一直在一塊兒搞工作。”

“我也加入了工會。”

“總工會嗎？”

“是的，”雅各回答，雖然他弄不清這些名稱。

勒魯微微的打開了一扇門，喊道：

“雅各琳！有一個同事來看你。”

“請他等一會兒，我就來……”

雅各心跳得非常厲害。勒魯絲毫沒有注意到他的不安，招呼他坐下來以後，又自顧自地繼續談下去，在談到一個聯合委員會的同時，還提到為罷工工人募捐的事，特別着重的談到一張堅決主張停止越南戰爭的傳單。

“想想看，”勒魯對他的朋友說，“一天要花二十億！有二十億，咱們提出的要求都能夠解決了。”

雅各琳猜到是誰來看她，突然間覺得全身一點勁也沒有了。她受到的不安和煩惱的折磨並不比雅各輕。這還是

❶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以萊翁·石烏為首的工會運動改良主義分子退出總工會，在一九四八年組成了分裂的工會中心“工人力量”。它的領導反對和總工會統一行動，而擁護北大西洋聯盟政策。但是基層組織的許多會員在為切身利益的鬥爭中，越來越頻繁地和總工會的組織結成統一戰線。

从他第二次坚持要上波尔多来的时候开始的。她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和他见面，另一方面又担心见了面会造成他的失望，所以她不敢决定了。因为她一到家，就陷在一大堆的困难和问题当中。母亲需要动手术和疗养；这笔意外的开支，社会保险金只够付一部分。她的弟弟让在工厂里做工，目前拿的还是学徒的工资。另外一个小弟弟正在读书，根本没有收入。小米莱依上小学，发育很不好；今年夏天应该想办法把她送到夏令营去，或者在乡下替她找个收费不太贵的寄宿人家。父亲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了，还在拼命干活儿。不过，码头上并不是天天都有工作。雅各琳代替她的母亲，拾掇屋子，烧饭，洗衣裳，缝缝补补，掌握全家的开支，每用一个法郎都得算一算，每天她都得把她仅有的一点积蓄不声不响地贴进去。雅各不可能猜到她有这么些烦恼，也不可能猜到为了迎接他，她过了好几个星期才算把她在橱窗里看中的那件短连衫裙买成。为了买这件衣裳，她不得不找点工作做做，有一个星期六整天和几个星期日上午她到从前工作过的那家面包铺里去帮忙。在这种情况下，她当然会觉得雅各的计划太不符合实际了！他对她谈到将来，就好象一切困难都已经扫清了似的。他不知道什么叫穷困。雅各琳已经受过苦难的锻炼，她觉得他对失望没有丝毫的准备，所以怕造成他的失望。他的那次探望，以及他们到佛莱海岬去的那趟旅行，好象是一场梦。但是，在这次巨大的幸福以后，雅各的第一封信来得既迟，而又简短，并不能骗过她。虽然记忆犹新，她从那些充满热情的字里行间，

还是觉察出了他有难言之隐。她凭着万无一失的准确的本能，猜到雅各的打算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其实这种困难，她早就料到了。在她心烦意乱的当儿，她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她父亲爽爽快快地对她說：“这个年轻人如果真爱你，他会再来看你的。否则，他就是一个小阿飞。真是那样，你就不应该等到他来甩掉你。”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她才沒有立刻回信。以后的几封来信，她也等了很久沒有复，虽然这对她來說，是够苦痛的。等到她再忍不下去了，她才写了一封信，把內心的秘密完全向他吐露出来。誰知他又沒有消息了。她愿意相信，或者說，她尽力相信这是罢工造成的。然而她每天都在巴望着他来看她……

她急急忙忙解下系在裙子上的圍裙，梳了一下头发，抹了点口紅，才朝門口走去。

雅各站起来。两个人都非常激动，互相拉住双手，除了叫一声对方的名字，別的話就再也說不出来了。

勒魯抬起头，露出一絲难以觉察的微笑。

“好，你可以吻吻他。”

他們走进隔壁的一間屋里去。碼頭工人把这間屋叫做客厅，照他的率直的说法，这儿只少沙发，玻璃吊灯和地毯。面对面摆着两张无背长榻，另外还有一張圓桌。一个年轻人正伏在桌上写什么，面前放着好几本打开的书。

“我的弟弟保尔，”雅各琳說，“他在准备入学考試。”

这个高大的小伙子跟他父亲象得出奇。他站起来打了一个招呼，推說有点事要出去一趟，很有礼貌地走了出去。

她叫雅各坐在一張長榻上，自己也挨着他坐下。

“這就是我的床，”她說，“我和妹妹米萊依睡在上面。”

他猜到她的兩個弟弟一定合用另一張床，因為屋子中間橫着一根鐵杆子，掛着一幅褪色的帘子，這當兒帘子已經拉開，靠在牆邊。

“我以為你不願意給我再寫信了，”他說。

“我以為你不願意再來看我了。”

他們不需要多解釋，就已經彼此了解了……雅各和這個年輕姑娘在一起，覺得一切都變得非常美麗，他不知不覺地說道：

“這兒真不錯。”

“從前的房客把這兒當做飯廳。另外還有一間臥房和一大間廚房；爸爸和媽媽住在臥房里，那間廚房你進來的時候已經看見了。從前，在我小時候，我們住的房子只有兩間，合起來還沒有這一間大。點的是煤氣燈，水要到樓下去拎。”

沒有漆過的小白木架上，整齊地放着羅曼·羅蘭、巴比塞、阿拉貢、奧斯特洛夫斯基、愛倫堡等等作家的作品。他盡力要記住那些書名。除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其餘的作品他都沒有看過。

“你在瞧我的書，書很少，是不是？我兩個弟弟的書多。爸爸收藏了許多小冊子和理論書籍。”

他的視線落到一張水彩画上：一片屋頂呈現在藍得刺目的天空底下，屋頂背後還露出一艘輪船的煙囪。

“啊！別看了，画得太丑。”

“为什么？很漂亮嘛……”

“我在空闲的时候很喜欢画画，不过，让我以后拿几张比较象样的给你看吧。”

她因为重新获得了幸福，脸上堆满了笑容；他呢，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不过自己还不十分明白罢了……

勒魯走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我说，大女儿，我跟费尔朗到罢工委员会去一趟，中午回来。你不留这位朋友吃饭吗？”

雅各支支吾吾地说：

“啊，先生……您看……”

“当然要留，”雅各琳说，“等一会儿他还要跟我一块儿去买菜呢。”

他们紧跟着也下了楼。雅各琳能有他陪着，心里很得意，一边走，一边跟几个邻居打招呼。雅各进院子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小女孩子谈过话，她迎着他们跑过来，扑到雅各琳的怀里。

“告诉我，他就是你对我们说过的那位先生吗？”

“对了，就是他。去玩吧，去玩吧……”

“我觉得他很和气，”小女孩说，并没有走开。

雅各摸摸她的头发。

“是米莱依吧？”

“对，”她的大姐说，“我们本来打算把她送到乡下去，不过现在要等火车通了才行。在这儿等我们，米莱依，我们就

回来……”

他們一路走着去买东西。雅各琳从小皮夹里取出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鈔票，不肯让雅各付錢。也許是她預先算好了，也許是她只有这么一張鈔票，反正她买的東西沒有超过一千法郎这个数目。不过，他們还是买了面包，一瓶酒，几块牛排和几棵白菜。

路上，雅各老是看櫥窗，仿佛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他給米萊依买了一袋糖果，接着又买了一些花送給雅各琳。可是他仍旧好象心上挂着什么事，原来是他想送一件更好的禮物，这件禮物万万不能让她看成是施舍，他要选一样她不能拒絕的东西。他在一家珠宝店門口停下，拉住她的手。

“来。”

“干什么？”

“我想給你买一个戒指。”

“你发瘋了不成？”

“做为佛萊海岬的紀念，我一定要买。”

一个戴眼鏡、蓄山羊胡子、个儿矮小的人很殷勤地迎上来。

“我想买一个戒指……”雅各說。

“訂婚戒指，对嗎？”

“不錯，訂婚戒指。”

“准是买給这位小姐的吧？恭喜您，先生。当然，您是要好的罗？”

他在柜台后面跑来跑去，拉开好几个抽屜，然后把一个

蒙着黑絲絨的盤子送到他們面前，盤子上擺着四排戒指。他打開一盞小台燈，寶石被照得閃閃發光。

“請看，它們有多美麗。這都是眼下最流行的式樣。在任何地方，哪怕在巴黎，您也找不到更好的了。這不是吹牛，先生……您試試看好了，小姐……如果想看看比較便宜的，我也有，而且很漂亮。當然，貨色沒有这么好……”

“不用了，”雅各說。

“一看就知道您眼光高。真的到底是真的。所有這些戒指的座子全用的純銀，鑲嵌的花紋是金子的，寶石也不是假造的，確確實實是真寶石……如果想看看更好的，也可以，當然價錢比較貴。”

“不，不，不用麻煩了，”雅各琳說。

那個珠寶商看見她一直遲疑不決，於是採取了攻勢。

“小姐，請您試試這一隻……妙極了，簡直可以說是比着您的手定做的，要是先生不見怪的話，我再冒昧的說一句，和您的眼睛的顏色也很相配……當然，您也不一定非挑這一隻不可……也許您更喜歡那一隻吧？還有旁邊的那一隻，比較素雅，可是多么別致！是呀！我也承認挑起來很困難……不過，千萬別管大小。如果嫌緊一點，或者覺得太鬆了，我們這兒有的是相同貨色，尺寸有好幾種。我們還可以按照您手指的粗細修改……”

她試了好幾隻，反復地拿起來細細地看，挑來挑去最後還是挑中了第一隻。

“你喜歡這一隻嗎？”雅各問她。

“你呢，你觉得怎么样？”

她带着笑容，就象照镜子似的，把手转过来转过去，从各个角度来察看这只戒指。

“这一只最好，”雅各说完了，又问珠宝商：“多少钱？”

“九千九百八十法郎。”

雅各琳连忙把戒指从手指上抹下来。

“请您找钱，”年轻人说着在柜台上放了一张一万法郎的钞票，这是他父亲给他的那两张钞票中的一张。

“这简直是发疯了，”雅各琳走出来以后说，“真是发疯了。”

“为什么？”

“想想看……一个罢工工人的家庭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呢……”

“你不高兴吗？”

“当然高兴！我还没有谢谢你呢，亲爱的。”

她忘了这儿不是巴黎，竟在大街上站住，吻了他一下……

勒鲁很迟才回来。

“费尔朗这个人，真叫人没法理解，”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说。“以前，他一直是那么没骨气，这一回他居然挺住了，一点也不动摇。提议把所有征召令交给各个罢工委员会的，就是他。我们刚才为了这件事起草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的号召。因此我回来晚了。说真的，我没有料到费尔朗会有这一手……”

“哪个費尔朗？”小米萊依問。

“就是那个邮递員！今天上午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工人力量’的鬼家伙。我們認識已經有二十年了，不过，鬧分裂^①以后，我們就不說話了。一九三四年……你應該还記得吧，雅各琳？”

“那时候我只有四岁，爸爸。”

“真的，時間过得好快呀！一九三四年，我們搞統一陣綫，反对法西斯。他当时是社会党。現在还是社会党……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以及后来的合并^②中，我們都在一块儿。”

“什么合并呀，爸爸？”米萊依問。

“工会合并，真是的！我讲給你听过了。那时候有两个工会：統一总工会和总工会，瞧，跟現在的情况差不多。当时我們組織成了一个工会。”

“把另外一个取消了嗎？”

“不，两个合并起来了。啊！可費了大勁啊！不过，最后总算成功了……我剛才說到哪儿了？啊！对了，我說到我們先是在一个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接下来是在地方工会的联合会里。后来才发生了一九三六年的那件大事。”

雅各也想問問这件一九三六年的大事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决定还是听下去。

① 指一九四七年工会运动改良主义分子退出法国总工会到一九四八年組成了分裂的工会中心“工人力量”期間。

② 指一九三六年三月法国全国总工会和統一总工会的合并。

“大家都还记得当年的罢工，我用不着说了。正象每个人都知道的，公用事业的职工并没有全力投入罢工运动。基本上是工业里那些工人在搞。总而言之，我们谈到的这个费尔朗和其余的邮递员一样，很不起劲。噢，他不反对，可以说还帮了些忙，不过一点也不积极……到了十一月三十日……唉，这个家伙，一下子泄气了。”

“十一月三十日？”雅各问。

“是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政府，当时执政的是达拉第和保尔·雷诺，决定发出了征召令。费尔朗不仅是泄了气，而且让我们吃了大亏。我们俩有很久没有见过面，就是见到，我也不愿意再理他这种人了。战争爆发了，接着是抵抗运动……起初，他还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不过，后来干得不坏。我被逮捕以后，他甚至还捐钱救济我的孩子们。解放后，我们在工会里碰头了，一切都很好，谁知我们俩发生了一次争执，他接着就加入到‘工人力量’那一边去了。当然，从此以后，他尽可能不再跟我来往。没想到这个家伙，一个星期以前，竟参加了波尔多广场上第一批罢工的邮电职工的队伍。随后铁路工人也参加了。现在到处都起来啦，连农民也投入了斗争。他和他那伙同事们已经四次拒绝接受征召令。咱们当码头工人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谁家里不是没有几个孩子，这不简单呀。可是，他们坚持住了！不仅坚持住，而且在罢工中间跟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说到罢工，”雅各说，“我今天上午听见您提起募捐的事。我也想尽一份力量……”

“那再容易沒有了，我身边就帶着一張捐款单。”

“你們可以等一会儿再談这件事，”雅各琳說，“牛排快凉了。”

“不，我的女儿，象这种事是不應該耽擱的。”

雅各看了看那張分成好几栏的单子，已經有四分之三填滿了。最大的捐款数目是三百法郎。他工整地簽上他的姓名；在“职业”一栏里写上：点心工人，住址写的是巴黎。稍微犹豫了一会儿以后，他在“捐助金額”那一栏里写上了一万法郎这个数目。

“請您收下吧，勒魯先生，今天我还能这样做，明天很可能我也要参加罢工了。”

这是他父亲給他的第二張鈔票。碼頭工人非常感动，仔細地把鈔票折好，放到一个信封里。

“我代表他們謝謝你，我的孩子。我看，你以后別再叫我勒魯先生了。應該叫我同志。”

他的感情是那么真摯，雅各因此不再猶豫了。

“先生……对不起……同志……我还有几句话想立刻跟您单独談一談……”

勒魯把他領到隔壁屋里去。雅各琳臉色变得非常白，这一回她沒有擋住他們……过了几分钟，他們回来了。

“哈哈！我現在明白了为什么你鋪上桌布，摆上花了。保尔，別装傻啦，赶快下楼，到地下室去把我藏在煤口袋后面的那瓶酒拿来。只有一瓶，你不会弄錯的。我本来打算留到罢工胜利結束以后喝的，不过，訂婚應該庆祝庆祝……”

“你的戒指多么好看呀！”小米萊依喊道。

她握住姐姐的手，把宝石看了好久，雅各琳沉醉在幸福当中，一滴眼泪不知不觉地滴在宝石上。

* * *

“晚安，同志。”

雅各心里想：瞧，他也这么叫我。他非常高兴。倒不是这个称呼他听起来称心，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他觉得是和雅各琳属于同一个家庭的那些人对他的信任，譬如说阿那托尔、勒魯……还有面前的这一位路易·富尼埃。雅各伸出手去跟他握手，并且问他的妻子在哪儿。

“象所有当丈夫的一样，我在等她，”路易说。

“咱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走了，”雅各说。“我的事都办完啦。”

过了一会儿，依兰娜来到他们约好碰头的咖啡馆里。她脸上喜气洋洋。

“一切进行得非常好！”她说。

“不如说，什么都停顿了，”路易说。

这当儿正是大公司下班的时间。他们面前的甘貢司广场上，有一群群的人在忙着找交通工具。军用卡车排成一溜儿，车头上都挂着一个牌子，用粉笔写着某一个郊区的地名。招呼声和喊叫声混成一片。戴着军帽的年轻士兵争先恐后地帮助妇女们爬上大卡车。

雅各一定要在动身以前请他们喝一杯开胃酒。他压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宣布了他不久就要结婚的消息。

“您也認識她。”

依兰娜想起曾經碰見他跟一個不認識的姑娘在一塊兒，怕自己說錯了，就故意裝做一時想不起來了。

“您記得跟我一同到委員會去過，而且和您談過話的那個叫雅各琳的姑娘嗎？”他說。“雅各琳·勒魯……”

“她的父親不是一個碼頭工人嗎？”路易問。

“誰說不是。”

“瘦高個兒？有一個手指頭給壓扁了？”

“不錯，就是這樣。”

“我也認識他。他在貝日腊克的監獄里關過。”

“在貝日腊克的監獄里關過？雅各琳的父親？”

“是的，在一九四四年。我那一組人布置了他，還有另外六十來個人越獄。那一回干得真漂亮，就在德國人的鼻子底下。”

雅各舒了一口氣。既然談到了監獄，他就趁便問起貝洛的事。

他們沒有得到探望他的許可，不過他們見到了熱心為他奔走的同志們。他們也設法把一包食物和一封信託人轉交給他。他們的這個朋友正在等候預審推事傳訊。照路易的說法，他的斗志昂揚……

他們過了利布尔恩不遠，停下車子，在一家客店里吃晚飯。

儘管雅各不同意，路易還是付了三分之二的飯錢。後來走了不久，加汽油的時候，他又耍付三分之二的油賬。但

是这一次雅各坚决拒绝了。

“不，不，我不答应。如果我是一个人，也得花这笔汽油钱，何况还享受不到跟你们同路的快乐呢。”

他说的是真心话，不过他也同时想到了，第二天上班时，他的全部财产就只剩下两万法郎了，但是这两张钞票是他自己挣来的。

他们轮流开车，开了一整夜。车子是新的，还没有开滑溜，所以不敢开得太快。他们不时地交谈一两句或者抽根烟。依兰娜坐在后边，靠在那个装露营用具的口袋上，想睡一觉。雅各想着不久以后就会重逢的雅各琳……

他和雅各琳整个下午都耽在家里。她不愿意陪他和路易他们约好碰头的地点；她说，她觉得分别也许会叫她太难受……他们俩坐在窗口，谈着各人的生活，什么都不隐瞒……雅各很想再留一天，既然有汽车，那么第二天他可以陪她到乡下去玩一趟；不过，他已经应该想到将来的日子了。雅各琳月底左右就可以回巴黎，她还拿不准原来的工作是不是还保留着……他们需要有一间房子……她坚持要他当天晚上动身。照目前公路上的交通情况来看，她认为还是夜里走比较好……

天亮了。这时候正是路易在开车，经过和公路交叉的铁轨以后，他突然煞住车。

他走下车，活动了一下两条腿，再顺着铁路的碎石路基走了几步。

“快来看，”他喊道。

依兰娜还没有忘掉那天早晨的露水，很勉强地走过来。

“你又要干什么？”

“瞧！”

“什么？”

“虽然别人已经对我说过了，但是我还是想亲眼看看。”

“到底是什么呀？”

路易用一个庄严的手势，指着笔直的、望不到头的铁路。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铁轨已经完全上锈了。”

10

海倫·維勒諾瓦根本不关心罢工，可是一切都让她想到罢工。首先，她丈夫这趟出門的时间比以前长，沒有跟往常一样在周末回来；而他們原来应该在星期日一块儿坐汽車到累薩布勒-多隆^①去看孩子們的，所以这更加使她感到意外。海倫既不看报纸，又几乎从来不出門，她給他打了好几次电话。电话打不通，她以为是綫路出了毛病，于是想到了打电报。她叫花匠替她去跑一趟。花匠垂头丧气地回来。

“太太，邮局現在拒絕发电报。”

“什么緣故？”

“太太难道还不知道嗎？罢工了，太太。我告訴他們，这是打給議員先生的，可是沒有用，他們說象这样写的电报不可以打。他們只接受通知家里有丧事或者有人生病的电报。”

海倫在同时又知道火車也停了。起初，她心里倒得到了一点寬慰，因为这可以視為她丈夫迟迟不归的原因。他

① 累薩布勒-多隆：法国旺代省海边的一个城市。

第二天一定会乘汽車赶到的。但是，星期日又过去了，他还是沒有回来。也許他直接到累薩布勒-多隆去了吧？这个推測逼得她只好采取她一向最討厭的辦法，也就是說去找她的公公。

“老爺，亨利沒有回来，我有点不放心……我想他也許到孩子們那儿去了。”

“象他这样的人，太太，事情忙得很，您應該学会耐心等待。”

“我現在要是已經在累薩布勒-多隆，一定就不会这样着急了。”

“您想到那儿去嗎？那很好，太太。明天早上八点钟，我儿子的汽車来接您和您的行李。”

老維勒諾瓦先生很少跟他的儿媳妇談話，对她始終抱着极端冷漠的态度。和这种貴族的禮貌比起来，海倫还是宁可忍受老維勒諾瓦太太的冷嘲热諷。因为他的一言一举都象一把匕首似的，扎在她的心窝里。自从她跟亨利結婚以后，情况就一直如此。

“太太，”在头一天介紹認識时，他就向她表示，“千万别忘了您的孩子将来用的是維勒諾瓦这个姓。”

这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亨利当时是預备役軍官，在九月初被召入伍。战争已經爆发，再加上孩子又快生了……虽然家庭一直反对他們結合，婚禮还是在庄园里，在最最亲密的亲友当中举行了。

海倫那时才二十三岁。她的恋爱是前一年开始的。她

的父母在佩里格开一家小小的时装店，她跟父亲住在一起，生活相当自由，同几个中学时代的女同学，经常跟一帮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往；这些年轻人仗着有财有势的父母手头大方，仗着父亲的汽车和最时髦的服装，在外省的小城市里作为花花公子而出現。她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她都挑不中；这倒不是她野心大，而是因为她天性热情，向往着不平凡的爱情。亨利毫不费力地就把她变成他的情妇，不过他自己也陷入了她的美丽的罗网。他变成她的情夫以后，她盲目地爱他；等到他做了她的丈夫，她更加崇拜他。为了他，她什么都忍受了下来。

有一天，她到庄园的饭厅里去吃饭，头一次去迟了一步，老維勒諾瓦先生就对她说：“太太，我们中午十二点正吃饭，请您以后不要忘了。”

她想找个借口。

“够了，太太，这并不是一个责备。”

“仅仅是一个教训，”婆婆跟着说了一句。

她不喜欢这个严肃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她的一举一动都不得不留心，一言一语都不得不考虑。对一个把她当外人看待的家庭所应尽的义务，很快的就变成了她急于想躲开的苦刑。她怕听那些会使她沉不住气的、酸溜溜的回答，所以尽量避免提问题。她怕看婆婆的眼色，所以很少说话；每一次她婆婆总要带着事先就不赞成她要说的任何一句话的表情望着她……还不到一个月，她已经忍住眼泪，推说身子不舒服，离开了客厅。不过，她有亨利。亨利永远

爱她，而且给她写信。亨利在他的假期中并没有看出什么来，而她又担心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会叫他为难。亨利因为孩子就要生出来了，非常快乐，送了她许许多多礼物，对她说不出的体贴。

小居依是一九四〇年初生的。能够给公婆添个孙子，海倫感到很高兴，她一度还以为赢得了他们的欢心。

“跟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維勒諾瓦太太抱着他说。但是她紧跟着又加了一句：“一点儿也不象您。”

小塞尔什也一点不象她。他是第二年生的，当时他的父亲做了俘虏，关在德国的军官战俘营里。

这时，海倫失掉了全部的支持，她屈服了，完完全全听凭对新生活应尽的义务支配了。结婚以后，她跟从前的女朋友们断绝了来往，不接待客人，仅仅在星期一才出门，到她年老的父母家里去过一天。她再怎么也不愿意把她的失望告诉曾经警告过她的母亲，也不告诉她的父亲。其余的时间，她都耽在庄园里，把心血完全花在孩子身上。亨利回来了，她感到非常幸福……

然而，渐渐地他对她没有以前那么温存了。她认为这是因为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工作繁忙的缘故。当他跟她在一块的时候，她避免向他提到那些她认为会妨碍他们的爱情的事。不过，她的甜言蜜语和关怀，好象越来越不能吸引他，反而叫他起反感……这种情况在解放以后更加严重了，亨利当了本省选出来的议员，走上政治舞台，前途大有可为。她非但不想跟着他向上爬，反而想拖住他。她曾经那

么焦切地等待过他，如今再不愿意失掉他了。做为妻子和母亲，她还渴望重新变成情妇，整个的占有他。他们最初的争执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有一天，也许是一个淘气、撒娇的动作使她的丈夫想起了当年的那个年轻姑娘，他于是问她：

“你为什么不肯到巴黎去呢？那样一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孩子们呢？”

“他们有保姆。你年纪还轻，你在这儿过的平庸的生活，不会使你吸引人。”

“啊！亲爱的，你不爱我了！”

“谁说的。不过我希望能使你变成另外一个女人。”

“另外一个女人？”

“你永远不会了解的。”

事实上，海倫是害怕踏进她丈夫活动的那个社会。她的公婆百般侮辱她，轻视她，弄得她现在一想到跟亨利出去应酬，就害怕得浑身打哆嗦。万一他也为她感到害臊呢？她非但不赞同她丈夫升官发财的那一套，反而对把他和她隔开的一切产生了嫉妒，越发不与人来往；她开始过一种受难的生活。亨利越来越和她疏远了……

很久以来，她一直孤零零地住在分给她的府邸侧面的几间房子里。她就在那儿由保姆和孩子们陪着吃饭；他们如今成了她唯一的慰藉。亨利一直在巴黎，不是出远门旅行，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在家里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她抱怨

他在外面的时候太多，沒想到他對她說起難聽的話來了。

“你這個人有多麼討厭，可憐的海倫。”

有一天，他竟說出下面這一句可怕的話：

“我恨你。”

海倫在絕望中，只好攤出她仅有的最後一張王牌：她的美麗。她指望竭力討好他，想取得他的歡心；結果反而加速了自己的失敗。亨利有一天晚上關上門，不讓她進他的臥房。她不顧一切——哪怕是挨打，跪在他面前苦苦地哀求他。

“至少也得告訴我，你為什麼責備我。”

他可憐她，把原因告訴了她。他覺得她不配做他的妻子，他的前途可能因此受到影響……一個政治家的妻子應該善於交談應酬，能夠出入交際場中，在事業上幫助丈夫……

她請求他原諒。

“這是我的錯……我過去只想到我活着僅僅是為了你，沒想到應該為了你的幸福，所以使得你討厭我了。我現在下決心要讓你幸福。我要學習……我要學會應酬客人……你將來不會再為了你的妻子臉紅……請你相信我好了……”

他輕輕地推開她，不過臉上流露出被打動的神情。她還以為這是在鼓勵她。為了重新得到他，她開始了頑強的奮鬥。她訂了許多文學期刊，買了幾本社交手冊，而且復習在學校里學過的幾種外文。她從中獲得了安慰，可是她無法長期的保守住秘密。

“你知道，我在复习英文了。”

“我看还是多管管居依的好，他在学校里一点不用功。”

不过，她还是得到了他的允諾，一块儿到累薩布勒-多隆去跟孩子們过几天假期。对这个諾言她现在还深信不疑……

第二天，車子一到累薩布勒-多隆，別墅的門房就連忙沿着砂子路跑过来，打开花园的大鉄門。

“太太一个人嗎？”

“我丈夫难道不在这儿？”

“是的，太太，先生不在这儿。”

司机脫下帽子，替她打开車門。

“太太不用車子了吧？”

“您应该什么时候回去？”

“老爷吩咐当天就回公館。”

“既然如此，您可以走了。”

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張鈔票賞給他，然后跟着替她拎箱子的加斯巴尔走了。

“孩子們在哪儿？”

“同保姆在海灘上。太太下楼去用早点嗎？”

“不，我需要休息一下。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从朝着大海的那一面窗戶望出去，她似乎望見了塞尔什正在波浪里玩耍。她想叫他，可是犹豫了一会儿以后，就扑在床上哭起来了。

这么說，他是沒有来了。說不定他根本不会来了。总

是他那些事业，他那些政治……他的妻子对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是，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呢？天啊，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她照了照镜子，突然吓了一跳。眼泪洗去了脸上的脂粉，她看上去好象一个老太婆。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发觉自己的衰老，她早就发现了一条不仔细看还看不大出的皱纹和第一根白发……不过，亨利也随着年龄在变呀。他的肚子已经发胖，头发逐渐斑白……她有有的是时间花在自己身上，所以一向显得比他年轻得多。然而，她现在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猛然间她起了疑心：他会不会爱上了别的女人？以前她一直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她把一切全归之于他工作忙，心事重，操劳过度……她几乎从来没有跟他出去过，所以没有看见他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机会。她看见工作占去了他全部时间，另一方面他对爱情上的事又是那么冷漠，因此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还会有一个比政治更危险的敌人。这一个念头刚一萌生，就折磨得她无法忍受。出门，责备，轻视……这一切都解释得出来啦，或者说，可以解释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变成了一个需要保卫自己幸福的女人，她要斗争，她要夺回她的亨利，哪怕是走遍天涯海角也情愿……首先，她必须查清楚。到第二天，她就查清楚了。

她在亨利一直留在别墅的那些衣服里搜寻，搜来搜去，最后终于在一条短裤的小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泄露秘密的条子，一张表面上看来毫不重要的、揉皱的纸，她差点得意地叫了出来。这是一封电报，电报上只有十个字和发报人的

名字：“星期一照常在巴黎等你。瑪麗奈特。”瞧瞧日期吧，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去年，就在这个时候，她正跟亨利在一块儿，她記得很清楚。她怎么能忘記呢？他們剛到这儿，亨利就借口接到緊急通知，赶火車到巴黎去了。他直到下个星期才回来……瞧瞧名字吧……这个名字她并不陌生。她記起战争剛爆发时常到庄园的花园里来玩耍的那个小姑娘。不可能吧！但是……她現在大概有二十七八岁了，而且嫁給了一个企业主，一个年紀比她大得多的男人，住在旺多姆附近。对了，旺多姆，电报就是从旺多姆打来的。海倫想起了有一次她的丈夫还跟她談起过这个瑪麗奈特，她曾經到議會里去看过他。好好想想看，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塞尔什那一年七八岁，他現在已經十三岁了……

她沒有哭，但是一直想了很久。結果还是那个年輕的保母斯卡萊特进来，打断了她的沉思。

“太太，您明天早上要陪孩子們嗎？”

“不，斯卡萊特，我要出一趟門……也許得两三天才能回来。”

晚上，她叫人把报纸找来。

第二天，她一清早就换上一套灰衣服，拎着一个旅行包，到車站去了。站上几乎一个人也沒有。一个站崗的保安警察告訴她：

“您可以到罗石-休尔-依翁去趁火車。”

她搭上公共汽車，九点左右到了那儿。很多避暑的游客都在車站上打听消息。只有一个窗口开着；等候的队伍

緩緩地移動。她想要買一張到布盧瓦去的火車票。售票的是一個穿便服的男人，他查了查一張紙，在票架上找了找，不知道又在一本簿子上記下些什麼，最後才給了她一張票。

“我只能給您一張到南特去的票。”

“不過，先生，報紙上公布說干綫已經恢復通車了呀。”

“不錯，我們也在等從波爾多來的火車。”

沒有人能告訴她火車抵達的時間。將近中午火車才到。只掛了三節差不多完全空着的客車，貨車倒拖了好幾節。

到了南特，同樣的困難又來了，不過這一次，有人向她保證當天晚上有一趟內燃機車開往巴黎。車站上駐扎着保安警察，因為餐廳的門關着，她只好進城，到飯館里吃了一頓飯。許多戴着制帽的職工在散發油印的傳單。她隨手接了一張：“旅客們，為你們本身的安全起見，請不要坐火車……沿途的信號設備不可靠……機車全憑目力行駛……工作人員大為減少，他們是在保安警察和工賊中間招募來的，不是原來法國國家鐵路公司的人員……”可是擺在她面前的即使是死亡，她也不願意退縮。內燃機車夜里開到圖爾，就不往前再開了。她住在旅館里，第二天雇了一輛出租汽車到旺多姆去。

拉烏爾·德羅爾姆的工廠在城外。他正在辦公室里，立刻接見了她。

“太太，看到您非常高興。”

“您太太在家嗎？”

“不在，她十天以前跟她的姑母到多維尔去了。”

她沒有再答理他，把那封电报交給他。拉烏尔·德罗尔姆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鏡，撇了撇嘴。他胖得起了双下巴，眼睛下边的肉松松地搭拉着。

“这封电报我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太太。”

“不过，是您太太打的呀。”

“叫瑪丽奈特的人有的是。”

“在旺多姆嗎？”

“就算是她，太太，又怎么样呢？”

他过来坐在她的旁边，握住她的手。她在惊讶当中，甚至沒有想到把手縮回来。

“这么說，您已經知道了？”

他露出悲痛的表情。

“象这种事誰也沒有太大的把握……不过，我已經疑心到了。”

“已經很久了嗎？”

“远在这封电报以前，如果我沒弄錯的話，这封电报是去年打的。”

“您一点也沒有想办法嗎？”

“我有什么办法可想！您丈夫帮过我很大的忙，而且还会繼續帮我。再說，不管您会不会感到奇怪，他这个人叫我很有好感。怎么办呢？大鬧一場嗎？那是发痴，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干。責备我太太嗎？她会扔了我，或者另外再找一个……另外再找的一个也許不会叫我发生好感。不管怎

么样，反正我是完了。”

“哼，我就沒有这么好說話……”

“鎮靜一點，孩子，千萬別干傻事。您打算怎么办呢？鬧他一場嗎？您會失掉一切：丈夫、財產，所有的一切。”

“我不在乎。”

“對，就算您不在乎。但是以後呢？您的孩子呢？不，請相信我，還是逢場作戲的好……要報復，另外有辦法……您還年輕，又漂亮……難道從來還沒有人向您談過嗎？”

他開始輕輕地撫摸她的手。她把手抽回來。

“我覺得您這個人真丑惡。”

“太太，在您還沒有了解我以前，請不要責備我。象我這種年紀的人也需要愛情。”

桌上的電話鈴響了，他站起來接電話。

“喂！什麼？人事室，好，說吧……什麼？一個代表團？不行……不行，我不接見……您說是三個工會的代​​表嗎？……不行，告訴您，現在不行。……也許下午……”

他怒氣沖沖地挂上電話。

“一群豬！”

等他抬起頭來，海倫已經不見了。

* * *

亨利·維勒諾瓦心里不很平靜。因為議會可能要召開臨時會議。起初他倒還沒有把共產黨議員提出的這個要求放在心上。可是，共產黨議員根據議會的慣例，已經把問題向每個議員提出，而且他們的打算很得勢……不少社會黨

議員在罢工工人代表团的压力下，签名要求議長召开議會。其他党派的議員也表示同意，議會党团的紀律已經遭到破坏。假如签名的人数繼續增加下去，勢必在最近就有召开一次會議的可能。報紙上議論紛紛，甚至还做出种种推測，預告了可能开会的日期……对企业主維勒諾瓦來說，贊同这个提議是一件莫大的傻事。总工会完全支持的这个提議，受到各个罢工团体的欢迎，非但不会使运动和緩下来，反而会促进它的发展。公用事业罢工以后，私人企业一定也会跟上去；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談判，危險性极大。他常常說，誰坚持得最久，誰就能贏，所以必須撐下去；如果我們不让步的話，罢工便会自行瓦解的。有了这些伤脑筋的事，他匆匆地赶到巴黎，打算跟几个政界的朋友碰碰头，趁便再摸摸波旁宮走廊上的气候……

他来到在榮軍院廣場附近租下的房子里。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儿。他的秘书奥克达夫去度假去了，只剩下那个女打字員。

“沒有信件嗎，小姐？”

“沒有，先生，不过有人来看您，是維勒諾瓦太太。”

海倫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写一封信。她比他还要感到詫异。

“你在巴黎！”

“你在干什么？”

“你不是看見了，我正在給你写信，至少总得把我住的旅館地址留給你呀。”

她已經恢复了鎮靜，从容不迫地說着，反倒使他感到了不安。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我說，亨利，只要一句話，你就能把一切都解釋清楚了。你这几天在哪儿？”

“在多維尔，部长家里。”

“騙人。”

“你怎么啦？”

“我全知道了。我剛从旺多姆来。”

他怕一下子鬧起来，于是打开把他和女秘书隔开的双扇門。

“小姐，請您先到議会去，在議会党团办公室里等我好了。”

海倫有片刻窘得說不上話来。

“好，你有什么好說的？”

他紧板着臉，活象他的父亲。他回答：

“这是真的。也許你知道了，只有更好。”

她絞着双手向他走过来。

“亨利，我的亨利……”

他依旧冷冰冰的。

“算了，別固执了。咱們之間早就完了。最好还是互相取得諒解……我让人把你送到累薩布勒-多隆去，你的生活我会妥善安排……隔几天，我当然会去看看孩子們……不过，必須习惯才成……”

海倫倒在沙發上，抽抽搭搭地哭着。他一時之間還以為她是神經性的發作，心裡想怎麼才能夠使她鎮定下來。她又哭了很久以後，才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

“那個女的決不會象我這樣愛你。”

“很可能，但是我愛她。”

她象个孩子似的呻吟起來，上氣不接下氣地向他訴說她多麼痛苦，她怎麼到旺多姆去，又怎麼跟拉烏爾·德羅爾姆談話……他抽着烟卷，耐心地听着。等她說完以後，他一連說了兩遍：

“你這麼干了？”

她好象發了瘋一樣。

“是的，我這麼干了，而且還要干。我要到處釘住你……如果需要的話，我還會鬧出去，反正我一定要把你從那個騷貨手里奪回來……”

“臭婊子！”

這三個字象鞭子似的抽在她心上，止住了她的威脅。

“亨利？亨利，你干什么？”

他拿起帽子，打開門。

“亨利？亨利？亨利……我要自殺。”

但是他已經聽不見了。

他想：我立刻去替她請一個精神病醫生，叫他說服她今天就回累薩布勒去……

他在波旁宮走廊上遇見的第一個人是查理·摩蘭。他們認識已經有很久了，兩人都在多爾多涅省搞過抵抗運動，

战争结束后，又在制宪会议^①碰了头。他们之间习惯了彼此用“你”来称呼，虽然后来关系搞得很坏，却还保持着这个老习惯。好多次，在议会的激烈争辩中，他们面对面地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彼此见了面也不说话的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他们又重新交谈起来，有时候甚至还会长谈，坦率地交换各人的看法。双方都觉得这对他们有好处。摩兰很想了解了解，政治生活的波动，在一个象維勒諾瓦那样跟戴高乐将军接近的人身上，会引起哪些反应。維勒諾瓦呢，对共产党人热心的问题经常觉得伤脑筋，所以也不反对和被认为是党的耳朵的摩兰谈谈。他们一接触到与国内生活有关的问题，几乎总是针锋相对，意见上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在谈论到国际政治问题时，偶尔还能找到共同的想法。譬如说，他们俩都反对继续越南战争。当然罗，反对的理由不同，而且提出反对意见的性质也不一样。維勒諾瓦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照他的看法，应该找寻体面的结束办法，然后赶快把军队调回来，去应付北非之需。摩兰呢，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应该立刻进行和平谈判，除了使战争结束以外，不允许有任何别的打算。在重新武装西德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分歧点更多了。但是有一点他们俩都表示忧虑，那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内环绕着新宪法问题展开了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间的尖锐斗争。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全民复决中，98.4%的投票人赞成制定新宪法。为了起草新宪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了制宪会议。在选举中获得最多数票的法国共产党拟定了民主的宪法草案。

就是一支西德的軍隊可能东山再起。

“你来得正巧，”摩兰对他說，“我需要你签个名。”

“我想，你总不至于以为我会傻到要求召开議會吧？”

“放心，你对罢工的态度哄不过我。”

象这样的开场白，他們已經习以为常，所以誰也不会怪誰。維勒諾瓦向餐厅走去，裝出很亲热的样子。

“那么，你究竟要我干什么？”

摩兰用不多几句话，向他說明了貝洛的情况，以及貝洛被捕后在省里引起的反应。老战士的組織已經出头管这件事……波拉瓦与案子有关，他去找过省长，也到波尔多去过……好些知名人士都在一份即將公布的抗議书上签了名……

“你看，如果你也签个名，那对你的朋友們的签名也是一个支持。”

“但是，我不認識这个家伙。他是你們的人嗎？”

“只是个同情者而已。不过，他倒是你得到大多数选票的一个市鎮里的农民协会的秘书。”

“在这件事情当中，当然，你們一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了。”

“用不着瞞你，我們要尽最大的力量。而且，你以后也会听說的。我要在議會里提出质問，同时还引用几件类似的案子。我們不能容忍抵抗运动受到誣蔑。”

“是的，这倒有点道理。他們未免太过火了一点。听我說，我要考虑考虑……”

“你現在不簽嗎？”

“让我看看你的抗議书。”

維勒諾瓦撇了撇嘴。

“文章写得倒不錯，不过签名的总是那么一些人。”

“你全認識吧？我敢打賭，其中你的选民要比我的多。”

“好啦，好啦。現在我不說不簽，不过緩一緩再看。”

摩兰想乘这个机会，再和他談談另外一个早就打算拉他参加的計劃。摩兰已經取得天主教議員和激进党的几个領袖的同意，准备在全省範圍內共同发出一个反对重新武装西德的号召。

“老兄，”維勒諾瓦打断他的話，說，“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瞧，我还以为你是嘴套的拥护者呢！”

維勒諾瓦听見他提起自己創造的这个俏皮字眼儿，不禁露出了微笑。这是在最近一次国外政策辯論时发生的事。內閣总理在回答質問时，很慎重地接触到他的政府在波恩和巴黎簽訂的協定的問題。他沒有隱瞞两个協定实施以后，会导致西德的重新武装，但是他一再強調重新武装会在有条件、有保証的情况下进行……“至于德国，它需要一个……”“一个嘴套！”維勒諾瓦在他的座位上接了一句嘴，把总理沒有說完的話說完。这个字眼儿很新鮮，引起一片混杂的笑声、鼓掌声和抗議声，官方公报在报导中照例把这种情况說成是：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一家銷路很大的晚报把它用做社論的标题；社論里对政府提交两院批准的協

定的效力，提出一系列的保留意見。這些事實把維勒諾瓦劃分在“歐洲防務集團”的反对派里面了。

“你知道，”他說，“說到嘴套，只有德國人才需要給套起來。”

摩兰知道再說下去也沒有用處。他想結束這次談話，於是向正打這兒經過的一個議員走過去。

“喂，塞爾什，你的屠宰場怎麼樣了？”

塞爾什·德·姆拉克是多尔多涅省鄰省的進步議員，同時又是最近當選的一個市長。在他操心忙碌的市政工作中，有兩個計劃他一直掛在心上，因此同事中的共產黨員常常善意地開他的玩笑；這兩個計劃就是修建屠宰場和立一座杜甘斯格林^❶的雕象。杜甘斯格林從前曾經在這個小城市路過，至今城里的中心廣場還用的是他的名字。

“我們已經為屠宰場買下了地皮了，”姆拉克興致沖沖地回答。“至於杜甘斯格林的雕象，我剛去看過模型，將來的揭幕典禮可能形成一次不可忽視的全民性示威運動。”

對這位在六個世紀以前，幫助法國從外國占領下解放出來的人的功績，他們之間很容易地就獲得了一致的看法，接着他們又回頭談到比較現實的問題。

德·姆拉克出身於一個古老的天主教家庭。使他常常引以自豪的是，他的一位祖先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中，曾經加

❶ 杜甘斯格林 (1320—1380)：法國騎士，曾參加抵抗英國侵略的戰爭。

入国民公会^①的军队打过仗。他本人在上次大战中，参加过抵抗运动，最后当了内地军的营长。他以中尉的军衔退伍以后，在他的朋友伊夫·法奇的影响下，开始了另一种战斗，变成了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由于他的共产党员的朋友们的鼓励，他同意把他的名字列在联合候选人的名单中，在前几次大选时顺利地当选了议员，在议会里，靠了极有才能的发言，很受大家的注意。他在许多党派里都有朋友。查理·摩兰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同他那一省的那个天主教议员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据他告诉摩兰，这个人在德国问题上深深感到不安，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把他争取到和平运动的斗争中来。相反的，他对他所参加的议会外交委员会的副主席维勒诺瓦，却抱着很大的保留态度。因此，他现在跟查理·摩兰开起玩笑来。

“你把维勒诺瓦先生说服了吗？你知道他也是一个贵族吗？不过，他的家庭比我的家庭精明，看到放弃贵族称号这个‘德’^②字有利时，就把它放弃了。”

“我并不灰心。我刚向他提起的那个嘴套的故事，这很可能是一个开端。”

“你不要太相信了；他其实是认为‘欧洲防务集团’可以变成一个嘴套，只要把它稍微修改修改就行，那当然不会

① 国民公会：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普遍选举权（只赋予男子）基础上选举出的议会。

② 法国贵族的姓氏一般就是其封地采邑的地名，在姓氏前加一“德”（de）字。

从根本上改变什么。”

“他也許还会考虑考虑。”

“但愿如此。”

他們握完手，摩兰最后又到他的議會党团办公室去了一趟，接着就离开了波旁宮。

他借用塞尔維的車子，赶到巴黎来亲自交他的签名书，向議長办公室要求召开議會，因为最近已經发生过签名不亲自送交就被认为无效的情况。他要第二天才能走；于是利用下午的时间拜訪了几个朋友，回到住所还不到七点钟。这天恰巧是他跟蘿絲結婚的紀念日。每年碰上这天，他总陪她进飯店吃頓飯，地方每次不同。因为他們有他們的想法，双方都同意要让这样的时刻保持住青春常在的特点。查理說：这样不容易感到自己衰老，前途始終会充滿新的希望。蘿絲和他一样，逢到生活中凡是能够使他們的关系更密切的时刻，感到无限的高兴。每逢这一天，他們晚上总是在一起，一切按老規矩办事。查理瞞着蘿絲，事先选好庆祝的地方。蘿絲点菜，破例不必太节省……今年，第一次不能按期庆祝。他本来想叫他的妻子一块儿到巴黎来，那才是一次真正例外的庆祝。可是蘿絲怀孕后經常不舒服，恐怕坐汽車走这么长的路会受不了。因此，他們商量后，决定推迟举行。摩兰比平常更加覺得寂寞，加上他討厌自己燒飯，于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他的朋友們也許过完假期回来了。

“真是再巧也不能巧了，”路易·富尼埃对他說，“我們剛坐下来吃飯。”

依兰娜去找了一副刀叉，大家挤了挤，腾出了一个空地
方让他坐。

“雅各·奥德貝，”路易把同他們一块吃飯的年輕人介
紹給他。

“我好象听見過这个姓，”摩兰說。

“我的父母在貝日腊克开一家点心鋪。”

“那就对了；您也是点心師傅嗎？”

他問到他的工作，他的打算；他們很快的就熟悉了。

依兰娜談到他們回来时一路上遇到的事。幸好他們
提早回来了，因为路易做工的那家仪表厂很可能要投入罷
工。

“談到罷工，”摩兰說，“我要告訴你們一件最妙的事。今
天晚上，总统本来要到勒阿弗尔乘船到美国去，可是在圣拉
薩車站❶无法乘到火車……”

❶ 圣拉薩車站：巴黎的一个火車站。

11

“吃你的面包！”

孩子被父亲严厉的口气吓得发了楞。在这当儿，费尔朗·格鲁索清楚地听见无线电广播员的声音：“……它们号召邮电局所有的工作人员有秩序、有纪律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全体邮电职工为自己的要求进行的英勇斗争使两个工会感到非常骄傲，它们向男女邮电工人们祝贺……”

下面听不见了，因为小比埃尔把涂猪油的面包掉在地上，尖声尖气地嚷起来，而他的哥哥贝尔纳反倒不哭了。

“求求你，让他们闭上嘴吧，”费尔朗对他的妻子大声说。

结果两个孩子哭得更凶。法朗索瓦丝忍受不了她丈夫的坏脾气，突然一抬手，把平稳的放在炉台边上的锅子撞翻了。等重新安静下来，听到收音机里一个女人的声音继续报告新闻，这时正说到在议会办公室里当天要举行一次会议……

费尔朗·格鲁索火到了极点。开始是他的大儿子淘气，趁人不注意，想把准备早饭吃的八块白糖一起吃下去。做父亲的在他的手指上轻轻敲了一下；孩子哭了，母亲也不

服气地提出抗議；接着，小比埃尔说什么也不肯吃飯，又害得父母頂了一場嘴。

“难道你沒有看見，孩子們餓了，”法朗索瓦絲說。

“那就更應該好好地吃面包。”

“他們不習慣吃猪油，咱們又買不起奶油。”

“真挑剔……”

他們的爭執，貝爾納的哭，還有小比埃尔拍桌子表示不滿的習慣，使得費爾朗只聽清楚收音機里斷斷續續幾句有關罷工的消息。他盡力把這些片斷拼合在一塊：政府和工會在夜里達成了協議……他所參加的工會要求郵電工人復工……他頭一個感覺是鬆一口氣，因為參加罷工已經有十八天了，罷工再繼續，有許多犧牲和困難不容易再支持了。但是，号召復工的協議的意義是什麼，他完全不明白。無線電曾經就這個問題廣播了政府的公告；可是從其中什麼也沒有聽出來。倒不是因為他沒法好好地聽，而是因為他對能夠聽到的那些，也無法理解。雖然提到了事後還要舉行談判，提到規定的條件，但是沒有一點具體內容。工資會增加嗎？郵電工人會得到要求的工資增加部分嗎？在這些問題上保持緘默，在他看來就說明了一點沒有好苗頭。他愁眉不展地把碗里的湯喝光，摸了摸口袋，想找點煙草。他的妻子賭着氣，不理他。

“你怎么啦？”

“我不能忍受你拿孩子出氣。你明知道咱們有多么困難。面包鋪、雜貨鋪……我都欠了賬。吃的東西改變以後，

比埃尔受不了，他已經两天不肯吃啦……他要是病了怎么办？再过几个星期，貝尔納就要上学了，他需要圍嘴，雨衣，毛綫衣，鞋子……”

費尔朗·格魯索年輕时候，运气很不佳。他第一次結婚是在二十年前，娶了一个輕佻的姑娘。她妖艳风騷，給他带来不少痛苦，不过，他始終如一地愛着她。他囚禁在德国战俘营里的那五年間，不断地給她写信，信里充滿热情，因为他是一个什么都能原諒的人，只要她肯等他就行。在这几年里，他的妻子的浪漫生活变成了附近一带閑談的資料；她沒有等他，在他回来以前不久，跟了一个年紀比她大得多，但是收入可以替她打开她久已梦想的舒适生活的道路的人跑了。“这是一个玩偶，不配做您的老婆，”邻居們用这几句話来安慰他。“話說回来，既然她把一切都給您留下，沒有帶走，总算还是个好人的，有她的正直的一方面……”費尔朗很难过，他过着孤独的生活，心里偷偷抱着也許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就在这时候，他認識了法朗索瓦絲。她在戰爭中失掉丈夫，变成一个跟他一样孤单的人。她剛滿三十岁，是一个身体健康，規規矩矩的女人。臉算不上頂好看，不过那种只要一笑就会变样，而且莫名其妙地会把您吸引住的臉。他們每天早上見面，有时候是他到她住的那所房子里去送信，有时候是他們在她上工去的路上相遇。有一天，他对她說沒有她的信，她回答：“誰会給我写信呢？”一切就从这儿开了头。漸漸的他养成了习惯，陪伴她的時間比較长了，遇到机会还大胆地說几句充滿含蓄意味的恭維話。她以同样的

口气回答他，不論談到什么总是带着笑，鼓励他接近她，但是又不准許他太接近。他呢，起初也許是想寻找一次看来并不困难的艳遇，結果却陷在自己的圈套里了。他变得越来越殷勤，可是胆量却越来越小，結果倒是她有一天主动地对他说：

“我看，咱們可以重新开始咱們的生活，在一块儿可以得到幸福。”

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两个苦命的人結合以后，总算有了一套还算得上舒适、陈設也挺讲究的公寓房間。不久以后，费尔朗办好了离婚手續，他們就正式結婚了。婚后的生活也的确向他們証明幸福是可以找得回来的。法朗索瓦絲在他們的第一个儿子生下来以后，辞掉了罐頭厂的工作；到如今她既在家里轉眼就要滿五年了。费尔朗·格魯索仍旧干着邮递員的工作。他是个好靜的人，在工作中非常遵守時間，附近一带的人养成了习惯，根据他的活动的時間，来安排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孩子們上学，在路上停留还是奔跑，就根据邮递員还在街上呢，还是已經走过去了。女菜販常常开玩笑說：“用不着看表，瞧送信的来啦。”他送信的路綫經過仔細研究，从来不更改，不过工作的节奏随着投递的信件多少而有变化。如果爬楼梯或者等候簽字，耽誤了几分钟，那他就設法加快速度或者避免跟人多說无用的話，来补上少掉的时间。反过来，如果早了，他就利用机会准备下一趟的投递工作，每次都尽可能地預先通知收件人，对方的汇票或者挂号信已經到了。

在他的路綫上有着一些只有他才知道的标记，他象一

个长跑运动员经过计时站一样，每天都毫无例外地按预定时间在那儿经过。战前，他进过函授学校，准备通过考试，打开一条获得较高职位的道路。如今，他的岁数大了，已经不允许他再考虑改变他那邮递员的境况。他仅仅希望能保住他的饭碗，等孩子们长大以后，他能够靠养老金维持生活而不致于增加孩子们的负担。

他的妻子操持家务，洗衣裳，管孩子，掌握开支。她在这最后一桩事情上操的心，可以说跟费尔朗为了每天送两趟信件所操的心一样多。他们的账目每天很仔细地登在簿子上。起初收支还很平衡。两个人都有工作，日子过得不算坏，吃的也很好，当然无谓的浪费是没有的。他们定期地去看电影；偶尔也下下馆子，每个月还能在储蓄银行里存点钱。费尔朗靠了酒钱和新年的赏钱，自己有一笔小积蓄，他从中取用零花钱，遇到机会还可以买几样小礼物送给他的妻子。

孩子先后生下以后，一样样的困难就开始了。当然，现在有补助金了，不过补助金并不能抵销那些记在账上的新增加的支出和法朗索瓦丝失掉的工资收入。他们商量以后，决定降低生活水平。下馆子吃饭变成了回忆，看电影也成了例外。即使出门吧，也顶多不过是走到公园门口，要不就是在码头上散散步。他们听着婴儿咿呀学语，或者怀着深情地望着他们开始学步，感到了极大的快乐，因此起初并没有怎么注意到生活上的困难……

一开始是法朗索瓦丝发牢骚。她抱怨物价不停地上

漲，生活越來越艱難。晚上她把賬一遍遍算來算去。費爾朗埋著頭全神貫注地看報紙，漫不經心地回答她提出的那些越來越使她不安的問題。他把全部工資都交給法朗索瓦絲，習慣了飯來張口，而且知道賒了她總有辦法應付。僅僅在生活上起了一系列的變化，而有一次費爾朗終於發覺了以後，他才出來分担妻子的憂愁。那是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吃晚飯的時候。这天晚上照例是他們倆休息的時刻。他們比平日睡得遲，談談一個星期里發生的事，或者安排安排以後的計劃。法朗索瓦絲在这天總要燒一樣她希望丈夫最喜歡吃的菜。費爾朗天生的喜歡吃好的，他聞聞他的盤子，然後就津津有味地吃起來，為了討好他的妻子，少不了還大大的稱贊一番。但是，这天晚上，他一看菜，就微微地皺起眉頭，猶豫了一下以後，只取了很小的一份放在自己的盤子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法朗索瓦絲等着，想看看他要說什麼，可是他什麼也沒有說，於是她先開口了：

“你不喜歡吃嗎？”

“誰說不喜歡，我不很餓。”

“這是布尔果涅^①式牛肉。”

“我看見了，你上個禮拜六也給我燒過。”

“你不是吃了嗎？”

“是的，為了讓你高興。”

“謝謝你。”

① 布尔果涅：法國古省名。

“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故意惹你生气。自从我到军营里当过兵以后，我总是一见到加调味汁的牛肉就说不出的讨厌。不过，我得承认，你烧的完全不一样。烧得很好，甚至可以說非常好……”

“可是你不吃呀。当然，你喜欢牛排。我也喜欢。”

“我并不一定要吃牛排。我也知道天天吃牛排是办不到的事。不过，为什么不来个燉肉呢？你知道我喜欢吃。”

“燉肉，那要貴得多，一点也不合算。”

“你多放点蔬菜好了。”

“你一定是不知道市价。你知道一棵白菜或者一公斤胡蘿卜要多少錢嗎？”

“那么，就給我燒点土豆吧，那也总比这倒胃口的煮牛肉好得多。”

“真沒良心，我花了三个钟头給你做这样菜，說实在的，我已經尽了我最大的力量。”

法朗索瓦絲忍不住哭了起来。每次費尔朗一看见她难过，就心軟了。

“瞧，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呀。”

“总之，太过份了……我沒法应付……你呢，你却什么都不愿意过問。半年來，理发鋪我一次也沒有去过，我甚至連一双替換的袜子都沒有，我什么都不买……这一切全是为了让你能够吃得好一点。”

“为什么不早說？咱們可以想想办法呀。”

“我不能成天的叹苦經。何况你到哪儿去弄錢呢？”

“咱们还有点积蓄。我不希望你刻苦自己，尤其是不希望你幸福。”

费尔朗为了取得最后的原谅，把牛肉都吃光了。他的妻子虽然眼睛还是潮的，可是渐渐地露出了笑意。

在发生这次事情以后，他们开始动用了他们的积蓄。后来，因为物价拼命往上涨，孩子们的需要又越来越多，他们只好又进一步的缩减开支。费尔朗的工资好几个个月来一直维持原数，他指望新年得到赏钱，可以补充他个人的积蓄，同时弥补家里的开支。和他期望的完全相反，许多人都没有去年大方了。五十法郎的铜币代替一百法郎的例子非常多。有些人甚至还很为难地拒绝接受邮局每年照例赠送的日历。当然，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这些小事却比官方统计更有力地向这个邮递员证明了，生活水平的降低是个普遍现象。他的街坊，码头工人勒鲁得意地对他说：

“你那套恶性循环的理论，你现在总算明白了吧！工资已经冻结很久，可是物价仍旧在涨。如果两者之间真有平衡关系的话，那么，物价就不应该再波动。”

“我从来没见过不应该增加工资。”

“对不起，每逢我们要求普遍增加工资的时候，你们总是象驴子似的大喊大叫，说这会影响到物价上涨。”

“事实上是如此。”

“你至少总还记得你的工资最后一次增加多少吧？”

“百分之十。”

“在这段时期当中，物价涨了多少？你说说看！”

“当然要多得多。不过，其中还有别的因素。”

“哼，你自己就是个因素^①！假如你的循环論正确的話，那么两者都应该提高百分之十。然而，你剛才又承认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对你說过，而現在再对你說一遍：有办法增加工資而不让物价上漲。只要让闊佬們交累进稅就行了。象三六年^②那样，老兄。象三六年那样！……”

大大出乎勒魯意料之外的，是五三年夏季的罢工信号竟是由費尔朗那班邮电职工发出的。这个邮递員和他的同事們一样，把总工会提出的增加底薪、发給两万法郎的高物价補貼的要求变成了自己的要求。如今他认为胜利就要来临了。誰知道別人在他沒有弄清楚得到什么結果以前，却要他复工。他轉过身来，对他的妻子說：

“別难过啦。好象罢工結束了。”

“你从哪儿知道的？”

“无綫电。你沒有听见嗎？好象事情在昨天夜里談妥了。”

法朗索瓦絲又恢复了笑容。

“你的工資要增加了嗎？”

“我不知道。”

“怎么？这太可怕了，咱們什么也不剩了。”

① 在法語中，“因素”和“邮递員”是同一个字。

② 一九三六年，由法国共产党領導的人民陣綫，公布了綱領，包含了无产階級、农民、城乡小資产階級的迫切要求。同时法国共产党还提議对超过五十万法郎的大财产，課以特种累进稅。

“你放心吧！應該先去打听打听。如果复工消息是真的，那当然是有許多保證的。”

“至少罢工期間的工資会补发吧？”

“我希望能够补发。”

是的，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的工会决不会連这样一个保證都沒有得到，就下命令复工。首先應該把一切都弄清楚。这次罢工在邮电部門里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人人一致行动，团結得象一个人似的。政府曾經企图征求志愿工作者拣信和送信。报纸上提到过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侯爵夫人毫不犹豫地想每天到中心邮局去尽义务。几个年輕的邮递員跑到她家里去陪她，按从前时髦的办法，大唱其小夜曲，鬧得她不敢再去了。靠了这样的志愿工作者，虽然有些明信片总算投送出去。但是，費尔朗比任何人更能想象到投递科堆积如山的信件有多么乱。要让邮局这座大机器重新象时钟似的准确轉动，非得花上好几天的功夫，还得有熟悉业务的人手才行。总之，广播的这个通知很可能是一个騙局。这不是头一回了。到今天为止，为了破坏罢工，威胁，利誘，造謠……他們什么手段沒有用过？結果呢，非常可怜，仅仅招募到很少的一批不頂用的或者被迫而来的工作人員。

可是，事实証明費尔朗的想法錯了，复工命令的确是他的工会发出的。如果要他这个小公務人員和工会的普通會員发表发表意見的話，他一定会表示反对。因为他覺得胜利已經就在眼前了。可是，別的人，那些比他地位高的人已

經代他做了決定。是不是他們這樣干有他們的道理，而他要等到以後才能了解呢？總之，事情還沒有結束……办公室里沒有一個人恢復工作。但是有些在罷工期間一直沒有見到的人却第一次重新露面了。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商量，時刻都有人用越來越焦慮的口吻提出這個問題：“咱們怎麼辦呢？”

最堅定的人繼續在領導。在他們看來，根本談不到半途而廢。但是也有人說：也許還是結束的好；政府不是已經提出工會認為可以接受的保證了嗎？

“什麼保證？”另一些人反問。

費爾朗贊成聽了解釋再說。到下午在職業介紹所召開的大會上就可以明白了……

在這次大會上，他和許多人一樣投票贊成繼續罷工。討論是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的；會場上、主席台上，意見都有分歧，有些人一次又一次的發言，有些發言屢遭打斷。表決的結果受到熱烈的歡迎，加上有幾個人固執地留在座位上不動，而一小群負責人退出會場表示反對，場面更形熱鬧了。在一個老工會會員的眼里，事情很清楚，一條發條剛剛斷了。費爾朗忧心忡忡地回去。大街上在賣從巴黎用飛機運來的第一批晚報，報上登着郵電部門和鐵路復工的消息。他喃喃的說了一聲：“造謠！”回家以前，他去找了一趟勒魯。

“嗯，”碼頭工人說，“你對這次出賣怎麼個看法？”

“什麼出賣？”

“你的领导人，那些坏蛋，那些败类……”

“我要求你，换一换字眼儿。”

“不过事情很清楚呀。”

“你凭什么这么說？”

“你大概是要我說出理由吧？好，我就告訴你！昨天夜里，‘工人力量’和‘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①这两个工会的领导人向政府做了可耻的投降以后，发出一个号召公用企业复工的通知。我就把这个叫做出卖。这是一！这次出卖非但破坏不了罢工运动，反而使它更加强大；证据就是我们码头工人就要开始象圣拉薩和馬賽的码头工人一样罢工了。这是二！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斗争的人只可能是工贼或者罢工破坏分子。这是三……”

费尔朗脸色变得蒼白。

“那么，明天我要去复工的話，我就是个工贼嗎？”

“誰說到复工？叛徒嗎？”

邮递員气憤地揮了一下手，朝門口走去，不再听他說下去了。

“这种人还罢工，”在他走了以后，勒魯說，“刚一遇到困难就投降。可以肯定，他要泄气了。这些家伙永远也不会明白过来。”

① “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是法国受教会影响大的各地区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商业机关和各行各业的部分雇員，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組成的。它的领导人鼓吹阶级和平、劳資协调、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一致。

他轉過身來，對正在削晚飯吃的土豆的女兒說：

“你認為怎麼樣？”

雅各琳抬起她那美麗的臉膛，猶豫了一會兒才回答：

“我覺得你對同志們的態度比較硬。”

“瞧，你也……”

他匆匆忙忙喝完一盆湯，準備出門。

“你要很遲才回來嗎？”

“當然，我要到工會去一趟，黨小組有一個會，也許夜里還要貼標語……”

“帶着你的上衣，別着了涼。”

他聳了聳肩膀。

“你說我硬，硬漢子還怕着涼。”

雅各琳擔心他心里不痛快，伏在窗口上，希望看見他會回頭。碼頭工人吻了一下在院子里玩耍的小米萊依，徑直朝大門口走去。雅各琳看了看戴在手指上的訂婚戒指，不禁想到罷工結束以後，雅各就會有信來了，母親會回到波爾多來，她也就可以乘火車到巴黎去……

* * *

“開車的是‘耗子’1 503 號萬歲！”

機車上扎着彩，裝飾着鮮花，緩緩地開進了車站，煤水車輕輕地撞上了頭一節客車的緩沖器。一聲尖銳的汽笛聲，響了很久，車庫里所有的機車都愉快地回應。鐵路工人們圍住他們的那個同志，旅客們惊奇地聚在窗口看。等到重新靜下來以後，示威的人唱起了《馬賽曲》，起初唱的還不

很整齐，可是唱到迭句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同声和起来。当人们三五成群地散开的时候，查理·摩兰提着箱子从地道走出来。

“怎么回事，小伙子们？”

“你倒是想想看，他们打算处罚‘耗子’，不准他开车。我们大家提出了要求：他不开，大家都不开。”

“结果呢？”

“是他开第一趟到巴黎去的火车。”

绰号叫“耗子”的这个工会代表，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摩兰想找他谈谈。铁路工人又重新围成一圈，其中有一个问道：

“我说，您是不是能给我们讲几句话？”

“有时间吗？”

“有，火车要到八点差五分才开。”

摩兰爬上火车踏级，用坚强有力的声音开始说：

“同志们，你们今天早上按照总工会的指示复工了……个人都有纪律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斗争还在继续……你们英勇的罢工结束了，但是它已经得到了初步胜利……”

“一点不错，”“耗子”说，“他们的皮虽然厚，不过咱们最后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要继续团结在一起，象你们今天为了争取你们中间的人重新被雇用时所表现的那样……”

他的结束语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他们把他一直送

到車上。開車的時候，他在窗口跟紛紛伸過手來的人握手；一個鐵路工人向他喊道：

“別忘了告訴那邊的人，還沒有結束……”

“忘不了。”

前一天，國民議會辦公室拒絕召開議會，摩蘭到首都去再一次提出要求。早上，羅絲身子不舒服，所以他出門遲了。她自從懷孕後，情況很不正常。他打算最近把她帶到巴黎去，因為她念念不忘她那個無痛分娩法。她這樣堅持要用這種方法分娩，使他有點不放心，他曾經問過她好幾次：

“你怕有什麼意外嗎？”

“完全不是。但是象這樣一件了不起的事，哪個女人都會感到興趣的。”

摩蘭象往常一樣，找了一間沒有人的車室，因為夜里睡得很好，不需要再睡，於是開始裁開一本小說的書頁。一個他沒有注意到的旅客打斷了他的閱讀。

亨利·維勒諾瓦也到巴黎去，不過原因和摩蘭完全不同。在前些日子，他為了解決和妻子間的事，碰上了種種困難。海倫一定要留在他身邊，威脅他要鬧出去。他為了擺脫她，不得不親自把她送到累薩布勒-多隆，在那兒他們倆又重新談判過。

“我看，你還是算了吧，”維勒諾瓦說。

“我要自殺，”海倫反復地這麼說。

他父親來信叫他，他於是回到了佩里格。他家的几家

工厂开着工，为了避免罢工，他迫不得已同意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資。議會提前召开的提議現在已經被否決了，維勒諾瓦非常定心，他还有两三个星期的空閑，他打算趁这个期間到多維爾去找瑪麗奈特。

他伸出手去跟摩兰握手，坐在他对面。

“可以嗎？”

“当然可以，我沒有看見你在車上。”

“我还以为你在車头上呢。”

“有时候那里比坐头等車还舒服。”

“你以为你們的示威运动把我吓倒了嗎？”

“不，不过我想它們至少不合你的口味。”

“总而言之，你們的罢工失敗了，你要重新过一过三六年了。”

“你記得三六年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嗎？是唱着歌开始的。”

“怎么样？”

“这一次是唱着歌結束。你看不出其中意味着什么嗎？”

維勒諾瓦聳了聳肩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

“喂，那一天你跟我提到一个叫貝洛的人。波拉瓦找我談过他的問題。我很愿意在抗議书上签个名，不过，千万別拿我的名字張揚出去。”

火車喘着气，緩緩地停下來。到達的時間提前了半分鐘。廣場上停着一長排出租汽車。許多人倚在欄杆上，在涌向出口的人流里找尋熟人。買了月台票的人站在頭几節車旁邊，等候從外省來的親戚或者朋友。巴黎人笑嘻嘻地迎接他們來接的人，見了面彼此連忙熱情地迎上前，到處都可以聽見歡迎辭和永遠相同的客氣話：

“一路辛苦了吧？”

“把行李給我。”

“媽媽好嗎？”

雅各·奧德貝為了讓自己能夠被對方看見，爬上了一輛手推運貨車，焦急地朝越來越密的人堆里張望。旅客老過不完，他擔心她沒有來。一個星期以前，他曾經趁休息的日子，頭天晚上開着父親的車子出發，第二天在波爾多見到了雅各琳。他打算把那輛四匹馬力的車子送到貝日臘克，然後陪雅各琳坐下一班火車回來。事實不可能。雖然她父親已經復工，而且還增加了一點工資，但是雅各琳不願意馬上離開媽媽。丹妮絲·勒魯在漁民同志家里住了一個時期，氣色好得多了，體重也增加了几公斤。不過她還上着石

膏綑帶，不可以過度操勞，否則脊椎骨上接合的地方就會移位。她對女兒的心情非常了解。

“你相信他愛我嗎？”雅各琳把一切講了以後，問道。

“我相信。”

“如果他的家庭反對我們結婚呢？”

“決定的是你們兩個人，不是父母。”

“你相信他愛我愛到這個程度嗎？”

“你自己比我更清楚。”

“你將來見了他，我相信一定會喜歡他的。”

兩個年輕人做了一次長談。雅各主張立刻決定結婚日期。雅各琳比較理智，她要他多考慮考慮現實問題。他們沒有錢，沒有房子，成立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他們都沒有……

因此，必須等待，不論是結婚，還是下次見面，都得等待。因為雅各琳只有在保證可以再找到工作的條件下，才能回到巴黎去。她在呂台吉亞飯店的酒吧間的工作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人接替了。在沒有更適合的住處以前，還得找一家旅館開一個小房間，因為她原來住的那家已經沒有空房間。雅各花力氣总算替她找到了一間。至於工作，他們的運氣真好。蘇珊娜最近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工作，幾天以後，雅各琳就可以頂她的空缺。后面的這個希望決定了一切。

“雅各！”

他連忙迎上前去，和她擁抱了很久。

跟在雅各琳身旁走着的一個旅客，把她的箱子放在地

上，很尷尬地打了个招呼。

“那个家伙是誰？”他們俩坐上出租汽車以后，雅各問。

“哪个家伙？”

“給你拎箱子的那个家伙。”

“同車的一位先生，他要帮我忙。我拒絕了，可是他一定要帮。”

“你沒有对他說什么？”

“不，我說：先生，我的丈夫会接我的。”

雅各又吻了她一次，他沉醉在幸福当中，高兴得連头都有点发晕了。

“喂，”雅各琳握住他的双手說，“你把我帶到哪儿去？”

“到你的家里去。”

“怎么？我的家里？”

“等一会儿你就可以看見了，我托多瑪森太太帮忙，找到了一家小旅館，离蒙派那斯区不远。这样一来，你住得离我更近了。小虽小，不过很精致。他們只租有家眷的人，或者年輕女人，不过禁止帶小伙子进房間。我只好說你是我的姐姐，还把自己的情况說了一大套：在哪儿工作啦，掙多少錢啦……”

“但是咱們俩不同姓呀？”

“我編了一个瞎話，說咱們同母异父，母亲給咱們起了两个相似的名字。”

雅各却沒有告訴她，为了定下这个房間，他已經預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一万二千法郎。这超过了他的工資的半数，

幸亏他的父亲还给他汽油钱，给了他一张一万法郎的新钞票。

“我的工作呢？”雅各琳问。

“你星期一回去上班，条件和以前相同。”

“我的房间呢？”

“已经付了一个月的租金。”

旅馆很优雅，没有招牌，只有一块大理石牌子挂在墙上，上面写着：

带家具的大小房间

舒适方便

按月出租

价钱公道

旅馆是由两个老姑娘开设的，她们长得出奇的相象，但是，尽管她们有多么近的亲属关系，要分辨她们还是极其容易的。一个担任老板的职务，别人称呼她贝尔望什小姐。她总是穿深颜色的衣裳，不是耽在厨房里，就是在前厅旁边的那间作会客室用的小书房里。另外一个完全是女用人的打扮，名字叫做玛蒂尔德。

贝尔望什小姐让雅各琳填了一张房客登记表，从头到脚把她打量了一番以后，又干巴巴地交代了一遍旅馆的章程。

“我这里只租正派的房客。您要自己铺床。玛蒂尔德

每天替您扫地，一个星期替您换一次床单。晚上十点钟以后回来，您要在窗口报一报名字。如果超过十二点，又没有事先关照，那大门上了门栓，您就没办法进来了……”

雅各等她吩咐完毕，先谨慎地问了一句：

“請問，我可以把我姐姐的行李搬上去嗎？”

“当然可以，奧德貝先生。”

瑪蒂尔德領他們上樓，又替他們打開房門。

“太好了！”雅各琳叫道。

一張很窄的長榻，蒙着挺鮮艷的黃布套子，占了房間的四分之一的地方。朝院子開的窗戶對面，是一個雪白的洗臉台。其餘的家具，有一口小衣櫃，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漆成淺色，和糊牆紙的顏色很調和；新擦過的地板給整個房間造成一塵不染的印象。

等到只剩下他們倆的時候，雅各連忙緊緊抱住雅各琳，吻了她好久。她突然掙脫身子，因為瑪蒂尔德一轉身又送手巾來了。過了一會兒她差點又當場捉住了他們……

“這個老巫婆不讓我們有一點兒安寧。”

“理智一點，”雅各琳一邊替他揩嘴角，一邊說：“你最好還是到樓下去等我。”

她不知為什麼總想大聲笑出來，費了很大的勁才算忍住。雅各一邊下樓一邊想：我應該說她是我的未婚妻的。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他聽見貝爾望什小姐對他說：“您姐姐長得很象您，”不免吓了一跳，弄不清她是成心挖苦他，還是說的真話。

雅各琳让他等了好一会儿。她重新打扮了一番，换了一件红衬衣，束着一条黑裙子。他们一块儿来到街上，雅各琳问：

“现在咱们到哪儿去？”

“吃晚饭去。快八点了。”

“在哪儿吃？”

“如果你高兴的话，就在我家里吃。我已经都准备好了。”

“我不能回来得太迟。”

“你明天有一整天好休息。星期日，我跟于勒老头儿换了班，所以我们可以到乡下去玩一天。”

她挽住他的胳膊，跟上他的步子。

“我真高兴，你想不到我有多么高兴……”

* * *

第二天早上，雅各喜洋洋地跑下把他的顶楼和多玛森太太的門房分开的六层楼梯。他要在飯店地下室里耽一整天。但是六点钟他就可以下班了。雅各琳会在便門那儿等他……星期日，他们要痛痛快快地玩一天……从星期一起，在工作的时候，他又可以听见她在点心部的暖气柜台那儿喊他了。每次他听见她喊他，他都感到无比的快乐……不论是微笑也好，摸摸手也好，只有他们俩才知道其中的秘密……他恨不得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幸福，他恨不得大声嚷给周围的人听……雅各琳是他的，完全是他的……看門女人叫住了他。

“有您一封信，雅各先生。”

笔迹很陌生，他把信封塞在口袋里。

“还有一件事，”多瑪森太太又說，“我要向您表示祝賀。您的未婚妻，我覺得很和氣……希望您別把她為您一個人藏起來，帶她到我們的委員會里來吧。尤其是她現在也住在這個區里了。她喜歡那間房間嗎？”

“喜歡，就是太貴了一點。我們需要找住家的房子。”

“我結婚的時候，房間還沒有您那間大，可是我們在裡面過得非常幸福。”

“您認為可能嗎？”

“當然可能！就是擠點罷了……有人問起來，我假裝什麼都沒有跟您說過，什麼都沒有看見好了。”

雅各在更衣室里把信封拆開。羅爾約他下午見面，有事情要通知他。自從上次相遇以後，他沒有見過她，也沒有到布里薩克家去過。他的父親曾經為了這件事責備過他。

“不論怎麼說，你欠着他的人情；不可以忘了。何況你還有用得着他的時候。至少得對他客客氣氣的，過完假期回去以後，替我去問候問候他。”

雅各本來想到酒窖主任的辦公室里去應付一下。布里薩克當時正和他的助手商量事情，對他很不客氣。

“你知道我在工作的時候，不喜歡別人來打擾；有事到我家里去找我。”

雅各一氣之下，決定就此和他一刀兩斷，再也不來往。總之，他覺得同志們的信任，比起那叫他厭惡的后台關係，要

可貴得多。

羅爾的信使他感到相當得意。這個驕傲、任性的姑娘一定是非常思念他才會具這樣的簽名：“仍舊是您的朋友的她”。應不應該瞞着雅各琳去赴這個約會？“有一個和他有關的重要消息……”這句話下面劃了兩道橫杠子，因此他決定冒一冒險。況且事情以後總可以解釋清楚的。如果的确是其所擔心的那個原因，把那些不可能再繼續下去的不明朗的關係結束掉，只有更好。他要求于勒老头兒下午代他值班。

“可以，”于勒老头兒說，“我留下好了。不過你今天晚上要來代我才行。”

“那不成，我六點一定要下班，下個星期我代你好啦。”

“我不喜歡掉花槍。總之，我願意代你，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明天我休息好了。”

“你已經答應得好好的……”

“你既然失信，那我答應的也不算數。今天下午你一定要代我……”

“好，我留下來就是了。”

一上午他們沒有再說一句話。雅各并不一定想跟羅爾談話，所以心里并不覺着不高興。但是，于勒到了離開的時間，並沒有解下圍裙。

“你不走嗎？”

“你把我當成什麼人？去找你那些娘兒們去吧，在你這個年紀上，有什麼辦法。我老于勒還知道怎樣才够朋友。

听見了嗎？够朋友，你要好好記住！”

蘿尔在卢森堡公园里等着。她坐在已經开始发黄的栗树的树蔭下，膝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有两个年輕人，准是大学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雅各以为他們是陪着她来的，觉得很为难，于是不停步地走了过去……她在书页上做了个記号，在林蔭路上追上了他。

“您沒有看見我嗎？”

“我以为您跟男朋友们在一块儿。”

“那又怎么样？”

他們走到僻靜的角落里，在一丛卫矛后面坐下；雅各把她仔細地打量了几秒钟。他心里想，她的袜子那么薄，是不是光着腿呢？她穿着一条很寬大的裙子，遮住了她的双膝；上身是一件白綢短袖衬衣；头发剪得短短的，有几绺飄在額前，这是最时髦的发式。雅各觉得應該对她說几句恭維話。

“您总是打扮得这么时髦，叫人认不出您来了。”

“您千万别以为这是为了您。而且您也不需要……”

“您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您在街上碰見我，甚至沒有看見我。对了，您不是一个人。”

“我跟我的未婚妻在一块儿。”

“恭喜您……”

她轉过臉来望着他，眼神是那么忧郁，使他也不得不为之心动。

“請原諒我，蘿尔，我沒想到会叫您难过。”

她很古怪的笑了一声。

“您想到哪儿去啦？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过！我倒要叫您难过了：吕台吉亚飯店要辞退您啦。”

前一天晚上，她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对父亲說：

“我剛才碰見雅各……跟一个姑娘在一块儿。”

“漂亮嗎？”

“嗯，不坏……不过穿的很差。”

“我倒并不感到奇怪。这个小奥德貝开始走上歧路了：政治，工会……得让他清醒清醒，我要去告訴克罗索。我知道他父亲会断絕他的經濟来源。如果他失了业，只好乖乖地回貝日腊克。往后他会感激我的。”

“你要让他们們辞退他嗎？”蘿尔問。

“这是我还能帮他的最大的一个忙……同时也是为了你。”

“我不希望他恨你。”

“那么就叫他来跟我談談，以后好好的做人。”

“不管怎样，你别指望我会去替你傳这个信。”

不过，蘿尔还是在一連撕了好几次信紙以后，終于写好了一封信。第二天早上，女用人把信送到多瑪森太太那儿。

雅各听到这个消息，好象并不感到很吃惊。

“当然我要多謝令尊大人对我的关心了！”

“我不准您說爸爸的坏話。他也是为您好。”

“象这样为我好，真是世上少有。”

“是您老躲开他。”

“您一定是想要我去見見他……也許還要我向他道歉吧？不，羅爾，我不喜歡這一套。”

“萬一您被辭退了，那怎麼辦？”

“我有手藝。我可以到別處去工作。”

“真固執！”

“在您父親和我中間有着一道鴻溝。和您一下子解釋不清楚……”

“您一定知道離開飯店的同時，也得放棄您住的房間。”

“我正在找房子。”

“准是為的把您的女朋友領去吧？”

“不，我的妻子。”

她驕傲地立起來，怒氣沖沖地走了……

* * *

雅各琳聽到這個消息，心情很複雜，她又高興又擔心。雅各和布里薩克家的關係從此決裂以後，她心里一向存着的那個疙瘩也就可以解開了。這個羅爾是一個使她害怕的情敵。她從前一直不敢和雅各談起，可是一想到他跟這個姑娘保持着友誼關係，她就受不了。羅爾和母親常常到呂台吉亞飯店的茶室里來，所以雅各琳曾經見過好幾次。她覺得她算不上漂亮，總而言之，太瘦了，不過舉止從容大方，衣裳穿在她身上顯得那麼自然，一雙眼睛又是那麼多情，所以男人們十個有九個會被她迷住。

因此，雅各琳在這方面算定心了，但是雅各很可能被辭退的消息却又叫她為他們不久的將來擔心。

“怎么办呢？”

“首先，我还没有离开。工会会保护我的。其次，我立刻就去另外找工作。”

前一天，雅各又坚持表示要结婚。照他的想法，再没有什么阻碍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日期的问题。他们计划了一下，算了算账，最后还是决定拖迟一些时候。

“听我说，”她对他說，“现在应该对什么都要想一想。你本来打算明天陪我到凡尔赛去玩，我看咱们最好还是下一趟再去吧。”

“为什么？”

“乘車子，下飯館吃飯，还有許多別的花費……不行，这太浪费了。”

“我已經对你說过沒問題。我这个月的工資还没有动，或者說几乎沒有动；况且两处的房租都已經付到九月底……”

“請你相信我，还是不去玩比較对。”

“咱们不能象老年人那样过这个第一天呀！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觉得太高兴了……”

“好啦，別撅着嘴啦，你仔細想一想。咱们在一块，这还不够嗎？我给你做一頓飯，包管你滿意……”

他們共同生活的开端充滿了甜蜜。他們象許許多多人一样度过的这个星期日，在他們看来，好象人生和万物都在祝賀他們的愛情似的。好象人人都因为看見他們快乐而快乐，人人都迎上前来，欢迎他們，朝他們微笑；好象世界上的

一切都是为了他們的幸福而存在。这一天，全城在为他們的結合歌唱；他們看見的每一样东西都好象应快乐的心情而出現；太阳仅仅是为他們在照耀；他們走在撒滿鮮花的路上……

雅各一清早就到旅館来接她，两个人一同上菜場。他們挽着腰走，喜气洋洋的笑臉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会儿出現在这儿，一会儿出現在那儿；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一停，对任何一点小事，都发生兴趣。一个卖魚的女販子向他們喊道：“到这儿来吧，情人們，我的鱈魚非常新鮮。”他們笑了。有什么关系，他們是幸福的。

雅各琳計劃中的菜单很简单，但是雅各見到喜欢的都想买上；买了牡蠣，因为这是时鮮貨；买了一只母鸡，因为多瑪森太太把炉子借給他們了；买了些火腿，因为是从巴萊訥来的；买了康乃馨花，因为是从尼斯剛运到的……結果花掉的錢，比下館子还要多。有什么关系，他們是幸福的。

他們遇見了依兰娜·富尼埃。她正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大布篷底下，請人签名反对重新武装西德。菜市的吵鬧声和菜販的叫卖声中，升起一个男人的声音，引得行人紛紛回过头去：“今天西德举行大选。法国的男女公民們，快来反对納粹国防軍的重新建立吧。”

納粹国防軍眼前跟他們有什么关系，他們是幸福的。

“喂，孩子們，”一个家庭主婦样的女人把鉛笔遞給他們，說，“不签名还等什么？”

“已經簽过了，”依兰娜·富尼埃說，“他們是委員會里

的人。”

他們站住了一会儿，打算帮点忙，但是依兰娜·富尼埃不愿意多留他們。她問雅各第二天能不能到委员会去帮助做点事。既然不是要他和雅各琳分开，又不是从他手里把她夺走，所以他欣然地答应了。

“还有，”依兰娜又說，“你們看見我丈夫沒有？”

路易·富尼埃在菜市的出口卖《人道报》。雅各把未婚妻介紹給他，又向他买了一份报。报纸的标题是西德大选和当天在万森納①举行的联欢节。

联欢节有什么关系，他們是幸福的。

下午，他們又出去，在附近的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不过他們并不餓：他們非常幸福……

* * *

“昨天万森納真熱鬧，是不是？”

“万森納？”

“对，《人道报》举办的联欢节。我們找过你們，可是人太多……”

雅各想起了昨天报上的标题；那份报他根本就沒打开……他今天一下班，就直接到委员会来找依兰娜·富尼埃。他在咖啡館的后間里找到了她，她正和佛勒丽太太在一块儿。請他来参加的工作是統計签名人数和准备发委员会下

① 万森納：巴黎近郊一地名。

一次會議的通知。

“我們昨天去看了《馬兰花芳芳》，”他說。

“滿意嗎？”

“這是我看過的最好一部電影。”

“是啊，我們也覺着這部片子不錯。還有，錢拉·菲列普也簽名反對‘歐洲防務集團’了。”

“我丈夫常對我說，”佛勒麗太太說，“電影是一個可以和印刷術媲美的發明，它將代替明天的書籍。難道這不是個有才能的人嗎？可憐的人！”

佛勒麗太太就是那位總是穿黑衣裳的太太，雅各曾經有好幾次看見她和多瑪森太太在一起。她說她比這個世紀還大十歲；只要同她待上一會兒，就可以知道她的全部生活的歷史；她的生活實際上只有五年的時間。她很早就成了孤兒，被收養在一個農民家里，青年時期是在鄉下度過的。在她二十歲的那年，一位幾何學家遇見她，娶了她做妻子。一九一五年他在香檳省陣亡了。從那時候起，有一樣東西在這位做妻子的心里突然停止；她的生活好像就此結束，陪伴着她的是難忘的往事和那總在眼前的死者的影子……任何一點小事都使她想起他，不論談到什麼都會勾起她的回憶，她的一舉一動都受着曾經是她唯一的幸福的、她永遠忘記不了的那個人的擺布……如果不是有個孩子，她一定不會活下去。她按照他父親的信仰教養他，讓他受教育，學到一技之長，把他栽培成一個人……一九四二年德國人把他槍殺了。母親的痛苦更加深了當年使她變成一個無法安慰的寡

妇的那种创伤，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痛苦给她带来了满脸的皱纹和一头令人起敬的银丝。战后，她住在巴黎她儿子从前租下的公寓里。她没法原谅那位改嫁的儿媳妇。她拒绝和她见面，仅仅在那个不管怎样总是属于她的小孙女的探望中找到了她与生活的联系。大家都知道，除了多玛森太太以外，她再没有别的朋友了，不过她和附近的人都经常来往，跟大家全相处得很好，把她的痛苦诉说给每一个人听。和平委员会开会她从不缺席，虽然照她说，既然战争已经两次把她的一切都夺去了，这对她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正象她的丈夫和儿子对她说过的那样，应该想到别人，想到那些还有着美好将来的人……

查理·摩兰走进咖啡馆的后间，这时候佛勒丽太太正对雅各说：

“您看，若莱斯①被暗杀以后，他立刻对我说：我们要打仗了……”

摩兰的心情非常好。他和三个人都握过手以后，问依兰娜：

“路易不在吗？”

“不在，他到工会去开会了。”

“我要找他。我到你们家里去过，看门女人告诉我你在

① 若莱斯是法国政治家，《人道报》的创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位出名的演说家鼓动人民反对军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反动派所暗杀。

这儿。請你給我帶個口信給他吧……”

摩兰說貝洛的案子在十月底審判；多尔多涅省成立的保卫委員會，最近要在貝日腊克召開一次群眾大會。

“你明白，這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維勒諾瓦在抗議書上簽了名，我們要召集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人都来参加會議。波拉瓦答应主持大會，我們要請各党派的人发言。路易也应该去……”

“为什么要他去？”

“他过去是貝洛那个小組的組長。况且，他参与了这件事，被告方面已經請他做証人……”

依兰娜答应轉告她的丈夫。他們接着又談了許多別的問題：头天的联欢节啦，剛公布的西德大選的初步結果啦……

“結果好嗎？”佛勒丽太太問。

“不太好……”

因为这位議員在場，雅各有点拘束，他只是听他們讲，沒有插一句嘴。他同时在想着雅各琳，他等一会儿就可以到飯店的后門去接她。这一天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克罗索先生並沒有派人把他叫到辦公室去。也許布里薩克的打算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

“我不能耽擱得太久，”摩兰說，“蘿絲在等我。”

“我們昨天在多尔多涅省展覽部看見她，不过沒法擠到她跟前去。”

“因为貨品少，我們只好提前在六点钟就結束了。我从

来沒有看見过这么多的人。”

“明天晚上，你們俩都来吧。路易在家。”

“只要沒有別的事，我們一定来。現在只差八个簽名就可以召开議會了。”

他說了几句鼓励他們的工作的話，然后就走了。

蘿絲同他一块来参加《人道报》举办的联欢节，趁便向一位医生商量商量她分娩的事。这个年輕医生是让·塞尔維的朋友，他的新法接生已經开始引起注意。他在一位到苏联去过一趟，回来以后决定在法国試驗无痛分娩法的名教授的领导下工作，据说成功的病例快接近一千了。他准备满了这个数目以后，向医学院提出一份报告。报纸已經在談他的試驗。有的报纸鼓励他；有的报纸諷諷他；大部分报纸都抱着怀疑态度。爭論还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男人大多数不关心，所以不发表意見。女人呢，大部分不相信……对蘿絲來說，效果是不容置疑的，她絕對相信，尤其是在第一次拜訪西蒙南医生以后，她更加兴奋了。

“一切都很好。我應該在年底来找他，听头几次的讲座。从現在起到那时候为止，我需要檢查两三次，不过这可以在佩里格找医生。”

“分娩呢？”

“那当然應該来巴黎了。因为直到現在，只有在五金工人医院一个地方才有无痛分娩法。医院的名字真漂亮，叫‘矢車菊’。我已經預約了床位。”

查理·摩兰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也太心急啦，还有半年多呢。”

“他們每天都收到預約申請書，而且不僅象咱們這種婦女在申請。西蒙南醫生在十六區的一個醫院里也看病，那些高等住宅區里的孕婦們也應用這種方法，她們跟普通人家的女人一樣聽從他講的話。不過，她們得多花點錢罷了。”

“那你很高興吧？”

“我真巴不得早點去。”

她路上受了點累，頭天參加了聯歡節，加上白天又跑了許多地方，所以很早就躺下了。他看見她悶悶不樂地坐在床上，手上正在織着的小毛線襪落在毯子上。床頭櫃上的小收音機輕輕地播送着輕音樂……

“你怎麼啦，親愛的？”

“沒有什麼。”

他還不放心。

“你病了嗎？你不舒服嗎？我出門的時候，你的興致好象還很好呢。”

“都不是。我是有點擔心。”

“瞧，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你瞧，我的信心很大，我敢打賭，准是個男孩。”

“不是這件事。無線電剛宣布了最後結果；西德的復仇主義分子獲得了多數選票。”

13

委員會的會議大大的超出了依兰娜·富尼埃的希望：出席的有四十来个人，其中有七八个还是第一次来。兰盖教授亲自主持會議……

依兰娜和莱翁·布尔甘在他休假回来以后，就立刻去看了他一趟。那正是西德大选后的一个星期……

“阿登納的党，”依兰娜說，“得到了五百万張选票和波恩議会的超过半数的席位。”

教授聳聳肩膀，完全出乎依兰娜意外地說：

“象这样的結果是可以預料到的：德国人基本上都希望他們的國家能够統一，因此他們將追隨最有力量的政党。如果問題仅仅在这儿，我倒也会傾向于认为‘欧洲防务集团’不失为一个把他們的野心約束在理智範圍中的办法。”

在他看来，德国的头一号問題仍然是統一問題。然而，按照阿登納总理在大选的当天晚上发表的声明来看，現在問題已經不再是什么統一，而是“解放”东德地区了……

兰盖教授說：“这是要在欧洲进行一次新的朝鮮战争的威胁。”

莱翁·布尔甘記起了在委員會的屢次會議上談到的理

由，认为正可以趁这个机会提一提：

“他們也許不敢进攻东德，多半会象一九三九年那样，先向他們西边的邻居們下手，也就是說，向法国下手。”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年輕人。总而言之，条約一旦批准了，在謹慎心的驅使下，我們也不会落在后面……这样一来，我們不是离裁軍更远了嗎？”

裁軍是教授最热中的一个理想。他当初接受担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就是因为他深信和平运动不仅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彈，而且也呼吁普遍裁减軍备。这也是他今天贊成发起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签名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依兰娜担心教授的許多論点，听众可能不了解。不过，她估計錯了。他带着經過仔細准备、亲手写下的发言稿来参加會議。他象在讲课一样，慢悠悠地說：

“一旦‘欧洲防务集团’通过了，萊茵河河岸上很快地就会重新出現一支軍队……咱們这边的人對我們說这是为了保卫欧洲，可是那一边的人却已經发出了侵略的叫嚣……希特勒从事战争的准备不过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今天，可以进行得更快……如果軍备竞赛又开始了，我們会遭到什么結果呢？在時間还来得及以前，加以制止，岂不是更好嗎？”

佛勒丽太太側过身子去对多瑪森太太說：

“瞧他解釋得多么明白。我的丈夫从前和我說話也是这样。”

接下来是杜布萊依神父做了一个他称为国际形势概論

的报告：原子彈虽然沒有使用，不过并没有被禁止使用……
美国人和中国人已經在板門店談判，不过美国仍然拒絕承認中国……朝鮮的戰爭已經結束，不过印度支那的戰爭仍在繼續……

雅各对神父的知識的淵博，感到說不出的敬佩，他緊緊地攀住了他，做了一次環球旅行。但是，等到发言人一接触到他称为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选的深入分析时，雅各却被一下子抛到岸上来了。不过，他还是听出了：西德人民也和法国人民一样反对重新武装……但是两国政府完全不顧人民的意見……他的結論和兰盖教授的一样，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波恩条約》和《巴黎条約》批准，粉碎“欧洲防务集团”計劃……

依兰娜談到开展签名运动时，引起热烈的討論。以前咱們征集签名不够有計劃性，有的在街上，有的在菜市上，有的找自己周圍的人……現在應該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有組織的进行，使每一个家庭都有发表意見的机会。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深入到居民家里去……

兰盖教授热烈支持这个提議。他說：

“應該爭論，說服。然而，人在大街上是沒法爭論的。那些已經信服的人签下他們的名字，这很好，可是其余所有的人呢？那些不了解的人呢？那些抱犹豫态度的人呢？那些匆匆而过的人呢？應該去找他們……”

奥古斯特·比巴尔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因为大家終於认为他是對的了。

“你們看，我早就說過了，應該組織小組，挨家挨戶地去征集簽名……可是，目前只有幾個人這麼做。”

這倒是真的。直到現在為止，除了經常那幾個人以外，還沒有一個人敢冒險嘗試這麼做。萊翁·布尔甘和比巴尔曾經拿出幾個上午的時間。多瑪森太太專門負責訪問商人。依兰娜主要的是對付菜市……他們四個人都保證繼續干下去，不過應該再添些人……

佛勒丽太太第一個報名。當然羅，她爬不動樓梯。不過，她還是很想訪問幾個人家，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幫助。再說，她早已經開始了，她特別提出這一點來要大家注意。

雅各曾經在好幾次會上見過的兩個年輕姑娘，低聲商量了一陣子以後，其中的一個說：

“我們可以去，不過不願意單獨去。”

“害怕嗎？”比巴尔問。

“有那么一點兒，我一想到去敲陌生人家的門，兩條腿就發軟。”

“不要緊，我們來幫助你們，上樓的時候，找人架着你們的胳膊好了。”

大伙兒都笑了起來。

又有兩個人報名。一個是新來的人，一個是委員會的老成員，這個老成員也提出了一個條件，他不願意去找住在同一條街上的人，因為他們都認識他。

“老兄，那只有更好，”比巴尔說，“進行起來更方便。”

“不，我怕我的工作會因此受到影響。”

沒有人再表示反对。

依兰娜記下每个人的名字；她察看着那些好象还在犹豫的人。

“沒有別的人報名了嗎？今天晚上到會的年輕人不少嘛……”

“還有我，”雅各琳說。

雅各本來已經渾身不自在了，這時候背脊上好象更有股涼颼颼的感覺。雅各琳覺得應該再說說清楚：

“你們知道，我也不習慣。把我分配在一個小組里吧……”

萊翁·布尔甘立刻毛遂自荐。

“小姐，我陪您去好了。”

杜布萊依神父属于全国和平运动的领导机构，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被派到外省去，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参加小组活动。

阿尔及利亚人阿卜德拉曼保証去征集住在本区的同胞的签名。他都認識他們……

“請登記下我的名字，”雅各說。

“这个家伙，”比巴尔湊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的耳边低声說，“簡直象到屠宰場去似的。”

* * *

雨不停的下着。雅各·奥德貝把它看成是一个坏預兆。他夜里睡得很不好，結果早上很迟才醒。他非常勉强地報名参加了征集签名，一个星期以来，这回事不断在折磨着

他。在雅各琳面前，他装得就象无所谓似的，既沉着而又有把握。其实，他心里一直很发愁。

雅各琳呢，非常自然地把自已的种种顾虑都告诉了他，这样一来，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烦恼。她说，她小时候曾经陪着母亲挨家挨户去转过，不过目的完全不同，当时是为了募捐救济难民，组织地区的联欢节或者支持罢工工人。情况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些人都认识她，她又是个孩子……今天，要去接触一些陌生人，请他们签名，如果他们不同意，还得和他们进行辩论。而在这方面，她觉得自己能力很差……

“总之，到那时候再看吧。我在这次会议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要我说出来……你会帮助我的。”

雅各倒并不那么害怕辩论，因为他在饭店里几乎每天都在谈这些问题。他所顾虑的宁可说是不知道怎么样引起辩论。其次，说真个的，他一想到去敲别人的门，就感到别扭。他认为这有点丢脸，有点象求乞……

他一度想到，星期日要上班这个事实会妨碍他们俩参加小组活动，问题也就会跟着不了了之。但是莱翁·布尔甘不放松他们。

“你们俩哪一天有空？”

“星期四。”

“好极了。星期四我要到十一点才有课，咱们早一点开始，可以有整整一个上午好利用。”

他们约好了八点钟在委员会做会场的那家咖啡馆里碰头。雅各来不及到旅馆去接雅各琳，于是直接到咖啡馆去。

他希望布尔甘也许会因为雅各琳没有来，把事情推迟。他发现他们俩正在柜台前面谈话。雅各琳穿着一件塑料雨衣，雨水还在往下淌，很显然的她也刚到。

“你已经来啦？”雅各说。

她开了一句玩笑。

“幸好我没有等你！”

“我睡过头了。”

“不要紧，”莱翁说，“咱们还有一会儿。对了，你允许咱们不客气的用‘你’来互相称呼吗？”

“当然可以，”雅各说，他为了表示赞同他这个意见，立刻又接着说：

“你要什么？”

“一杯咖啡。”

“加点什么？”

“清咖啡好了。”

“你呢，雅各琳？”

“照样也来一杯吧。”

雅各用从容不迫的口气吩咐：

“三杯咖啡……一杯白兰地！”

“想壮壮你的胆吗？”莱翁说。

“下雨天，最好当心点。说真的，你别的什么也不要吗？”

莱翁·布尔甘摇摇头，接着他向他们讲解作战计划。

“瞧，很简单。咱们从紧靠卢森堡公园的街口开始。最

主要的是态度要自然。常常看門的会問你找誰。遇到这种情况,你就說出一个房客的名字,大大方方地上楼好了。”

“怎么能知道房客的名字呢?”

“我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从选民名册上抄来的。”

可以肯定的說,什么也难不倒这个布尔甘。矮矮的个儿,翘鼻子,一双眼睛总是閃耀着机灵的光芒。在体格上和性格上,他和奥古斯特·比巴尔活象一个人,不过他年紀比較輕一些,因为是个大学生,受的教育也多得多。此外,他們的出身也不同。他的母亲在圣苏尔比斯教堂旁边开了一家专卖圣物的鋪子,起初他属于一个天主教青年組織。接近工人的教士杜布莱依神父把他吸收到和平委员会来以后,他表現得很积极。他热烈地参加每次討論,雅各甚至覺得他說話太放肆,尤其是对姑娘們。他只有十九岁,可是工作經驗很丰富。奥古斯特·比巴尔深深知道他这一手,把他看做是一个挨戶征集签名的专家。不管怎样,有他在一起,雅各感到很放心,挽着雅各琳的胳膊,在人行道上跟着他朝前走去。

他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冒着雨走了一会儿,停在紧挨着卢森堡公园的一条街的街口上。拐角上是一所有阳台的大房子。旁边,第二个門牌是一所外表比較普通的房子。布尔甘象一个选择地形的將軍一样,挑中了第二所。

“做为开始來說,这一所比較好。”

他們一連爬了四层楼梯,連个人影儿也沒遇到。每一层楼对着楼梯口有三扇門。到了最后一层,大学生一秒钟

也沒有猶豫，就立刻按了按第一家的電鈴。雅各琳無意識地用手理了理黑髮，閉緊嘴唇。雅各看了看表：八點三十分正。屋子裡沒有一點動靜。

“也許太早了吧？”雅各說。

布尔甘又按了一下電鈴，按的時間比剛才稍微長些。

“好一個開始！”雅各琳說着，忍不住大聲笑了出來。

布尔甘仍然是那麼沉着。

“咱們去按隔壁一家的電鈴。”

他還沒有說完，就聽見樓梯上傳來了登登登的脚步聲……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來到他們面前：典型的單身漢，穿着一件沒有熨過的襯衣，挾着一個麵包。他站住以後，略微有點氣喘。

“太太，先生們，你們是到我家里來嗎？”

“對，先生，”雅各琳回答。

雅各在慌張當中還是注意到了他好象並不討厭有人找他。他不慌不忙地一邊從口袋里摸出鑰匙，一邊說：在門外招待客人，尤其是客人中間還有一位太太，未免太不禮貌。

他們走進一間亂得無法形容的大房間。主人還是那麼從容，他抓住一把扶手椅的椅背，把睡在椅子上的一堆報紙里的貓趕開，請兩個年輕人學他的樣騰乾淨另外兩只椅子，然後他把扶手椅挪到雅各琳跟前。

“太太還是小姐？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您。”

雅各琳猶豫了一會兒。

“小姐。”

“好，小姐，我听您说……”

雅各琳用落水求救的人才有的那种眼光望望莱翁·布尔甘。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是为了‘欧洲防务集团’来的……我们发动所有的人都签名反对……”

“这个‘欧洲防务集团’是怎么回事呀？”

雅各琳觉着自己快昏过去了，幸好这一次莱翁·布尔甘连忙来解了她的围。他开始详细的解释……对方摇了摇头，没有让他说完……

“这么说，小姐，您相信‘欧洲防务集团’是一个危险啦？”

“是的，先生，它会给法国带来战争。”

“哼，也就差这一着了！你们看，我早已经对女人不发生兴趣了，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去送命呀……”

僵局完全打开了。几分钟以前对他们还是一个陌生人的这个人，开始向他们叙述起自己的一生来。他曾经有过一个未婚妻……对，象您一样漂亮……她是犹太人……德国人逮捕了她和她的全家……关在德朗西^①和别的集中营里……一条命就送掉了……

年轻人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屋子里，唯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地方是靠近窗口的那个小角落。小圆桌上放着一

① 德朗西：法国塞纳省的一个地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曾在此地设有监禁犹太人及其他种族的犯人的集中营。

个年轻姑娘的相片，脸上露出微笑，花瓶里插着三朵雏菊……

“我当然要在你们的抗议书上签名。”

門关上以后，萊翁·布尔甘对他的两个伙伴說：

“对咱们委员会來說，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雅各感动得嗓子里好象哽住了……

替他們打开旁边一家門的，是一个个儿矮小的女人，她的臉圓圓的，看上去挺和善。雅各琳先开口說道：

“您好，太太。我們想同您談一个重要問題，請您签名……”

那个女的吓得往后一退。

“我什么名也不签。”

萊翁連忙出来帮助。

“太太，想必您一定結婚了……如果‘欧洲防务集团’通过，您的丈夫很可能被派到离开您的家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我的丈夫在地下室里。那不是他來了。”

一个又高又大的汉子，身体象个大力士，他望着他們，絲毫也不理睬他們的招呼。

“这几位是来找你签名的……他們会讲給你听……对不起……厨房里……”

萊翁剛談了三秒钟，那个巨人的臉色就变得鉄青。他凶巴巴地指着門，冲着他們喊道：

“滾出去！”

“这个小丑准是发疯了，”莱翁在他們到了樓梯口上的时候說。

雅各受了这一下侮辱，反而有了勇气，他亲自去按第三家的电鈴……一个胖胖的女人，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一双胖胳膊。她打量他們，看上去好象不喜欢有人来打扰她似的。

“我們想請您签一个名……”雅各說，“为了阻止‘欧洲防务集团’的通过……”

“很抱歉……我的丈夫不在家……我呢，政治上的事又一点也不懂……”

“如果‘欧洲防务集团’通过了，太太，德国人就有权利重新武装……說不定又要打仗了……”

那个女人又道歉了一次，她跑去把正煮着衣服的煤气炉的火头擰擰小，匆匆地揩着手回来。

“如果是一件反对战争的事……；請您把抗議书給我吧……我們逃过难……一所房子也被炸毀了……”

她看到抗議书上只有那个单身汉的名字，又犹豫起来。莱翁·布尔甘拿出几份签满名字的抗議书給她看。

“我們在这所房子里还刚开始請人签，”雅各說。

“你們沒有到隔壁去过吧？隔壁住的是一个合作份子。”

“我們剛打那儿出来……”

“好，我的孩子們，你們碰上这种坏蛋，都不灰心，真是值得欽佩。既然这是反对战争，我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去；我签名。至于我的丈夫，那要麻煩你們再来一趟了。你們

想必已經習慣了吧？”

“可不，”雅各回答。

他帶着得意的笑容走出來。這是他的第一次勝利……

“你看，”萊翁對他說，“並不困難。碰上女人，總是這樣：她們要不簽名，要不對你說，請你在她們丈夫在家的時候再來一趟。”

他們到了下面一層樓。一個讓人見了真想叫她一聲奶奶的矮個兒老太太親切和藹地接待他們。

“請進來，我的孩子們。有什麼事嗎？”

萊翁朝雅各琳眨了眨眼睛，要她回答。

“太太，”雅各琳說，“一個很大的危險威脅着……”

“請您聲音高一點，孩子，我的耳朵不大好。”

“一個很大的危險威脅着法國……區和平委員會派我們來請大家簽名反對‘歐洲防務集團’……‘歐洲防務集團’就是……”

“我知道，小姐。”

“啊，好極了，太太。您既然知道，不會不同意在我們的抗議書上簽個名吧？”

老太太帶着懷疑的神情，搖了搖頭。

“您很年輕，從您不怕爬這幾層樓梯看來，大概還很有勇氣。您和您的朋友們對這個一定充滿信心吧？”

“那當然，太太。”

“我呢，您瞧，我上了年紀，我知道簽簽名起不了什麼作用。我的丈夫死在一九一六年。他知道戰爭是不斷會發

生的。我有一个儿子是在一九四四年临解放的时候被打死的……您也許曾經注意到，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上有一块牌子……他就是在那儿被人抬回来的……尽管如此，一切又重新开始了……坏人們还活着，他們渴望报复……他們想占有世界上的一切，說不定还想占有月亮和星星……”

她手上拿着抗議书。萊翁·布尔甘以为她就要还給他了。

“我們还有許多签名，太太……有許多抗議书已經签滿了，我們可以給您看看……我們有好几千張呢……我們要把它們送給議員們，如果大家都签名，他們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哦，这些抗議书是送給議員的。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以为你們打算自己留着，在报纸上公布公布結果。”

萊翁想，她一定看《人道报》。他立刻又补充了几句：

“太太，您的丈夫和儿子死得那么英勇，我相信他們一定会贊成您签名的。”

“我又沒有說我不签。到客厅里来吧，我要找一找我的眼鏡。”

她走到窗口，問雅各琳：

“您的眼睛好，請您替我看看，是不是有几个孩子在人行道上玩？”

“我沒有看見，太太。”

“真可惜，有一个孩子替我跑跑腿，买买东西。我行动不方便……”

“如果您有什么东西要买，我可以下楼去替您买回来……”

“那敢情好啦，我想买一个面包……等一等，请您拿着钱。”

雅各琳迈着轻快的步子跑下楼，正好和看门女人碰了个面对面。

“您从哪儿来，小姐？”

从她的神情上，雅各琳猜到一定有人来埋怨过。很可能是五层楼上的那个巨人。因此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来的目的讲给她听……

看门女人把她领进门房，对她說：

“小声点。我那个‘阿道尔夫’^①来吵过了。”

“您的‘阿道尔夫’？”

“对，房客们都这么叫他。是一个没人理睬的蠢货。”

雅各琳笑了起来。

“嗯，这位先生不好对付！”

“不好对付！您太天真了。在战争期间，告诉您吧，他倒是好对付呢。他在德国鬼子那里混上了一个差事，穿上德国军服。今天呢，他是个特务，或者类似特务一类的东西……”

雅各琳跑着去买面包，回来时又遇到了看门女人。

“还有一件事，”她对雅各琳說，“从楼上下来以后，带着

① “阿道尔夫”是希特勒的名字。

抗議書到我這兒來一趟。天呀！鞋跟千萬別在樓梯上踩得這麼响。‘阿道爾夫’會叫黑烏鴉……我說的是叫警察……”

“我們可以繼續下去嗎？”

“輕一點好了。萬一出了一件事，我就說沒有看見任何人……”

老太太再三向她道謝。她不僅簽了名，而且答應參加代表團，只是路不能太遠，而且得有人來接她。他們離開以後，她重新又打開門來低聲說：

“千萬別上‘阿道爾夫’家里去，我們都這樣叫他，就是樓上當中那個門。”

“我們知道……謝謝。隔壁這一家，您認識嗎？”

“也不是什麼好玩兒。”

“他會攆我們出門嗎？”

“那倒不會，不過沒有什麼希望。他看《費嘉羅報》^①。”

他們商量了一下，決定最後去找他。他們還剩下七家人家要去訪問。他們把所有的門都敲遍，一個圈子兜下來，沒有發生什麼值得一提的事。兩個年紀比較輕的女人很客氣地接待他們，但是她們的丈夫不在家，所以請他們下次再來；兩家的門沒有敲開，准是裡面沒有人；另外三家毫不猶豫地就當場簽了名，包括一對老夫妻、一個單身婦女和一個家庭。這一個家庭里的主人是個殘廢，他不僅自己簽了名，還替兩個孩子簽上了名。在獲得最後這個勝利

① 《費嘉羅報》：巴黎出版的一家資產階級報紙。

以后，他們來到《費嘉羅報》的讀者的家門口。

替他們開門的是一個挺客氣的年輕姑娘。她把他們領到一間屋里。

“請到這兒來，太太先生們……你們來得早了一點。先生馬上就要來了。”

他們莫名其妙地互相看看，好不容易才忍住，沒有笑出聲來。這間屋子很象牙科醫生的診所。有一把怪里怪氣的扶手椅，桌上擺着各種各樣的器具；還有許多藥瓶和容器一排排的放在一口玻璃櫃里。牆上挂着幾張證書、執照……雅各琳想起了她在門上曾經看到一塊腳醫的招牌，於是把那個女用人叫來，告訴她一定是發生了誤會。他們是來談一件事，不是來就診的。

年輕姑娘臉脹得通紅，她說了幾句道歉的話，把他們帶進一間小客廳里。

腳醫是個挺討人喜歡的五十來歲的人，身上穿的非常時髦。他十分殷勤地聽着萊翁·布尔甘的解釋。起初，他很慎重。“歐洲防務集團”？他不知道這是什麼。重新武裝西德？他聽人說過，不過，不是已經在進行了嗎？戰爭？他當然和大家一樣反對。

“你們要明白，政治與我無關。況且我也沒有時間去操心這些事……”

“可是，您總看報紙吧？您總聽無線電吧？最近到處都在談這些事。”

“我知道，不過我不感興趣。我喜歡看的是戲劇版或者

汽車展覽會的报导。您說的‘歐洲防務集團’，既然有那么許多人反對，不用問，一定是一件骯髒的事……不過，又有什麼辦法呢？”

“您看得正確，是一件骯髒的事，對法國來說，是一件骯髒的事。”萊翁接下去儘可能把問題解釋清楚……正象大家所說的，‘歐洲防務集團’如果在秋天被通過，到明年春天，新的西德國防軍就會成立了……當然，名稱也許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德國的將軍們要在一支所謂歐洲軍里指揮法國的士兵……

“先生，我個人就是服預備役的軍官；您說的這個，法國人絕對不能接受。”

“我們也這麼想，先生。因此我們應該阻止‘歐洲防務集團’的實現。”

“就算是這樣吧，”腳醫說，他有點活躍起來了；“就算是法國受到威脅吧……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做的還不夠，應該更有力地大聲疾呼，應該到處去叫喊，通知所有的人……”

“不過，”雅各琳說，“我們正在這樣做呀……”

“還不夠，太太，還不夠。證據就是我还是頭一次聽見談這些事。太太，應該多做些工作，不停地找人談它。瞧，應該這麼辦！應該到每個角落里去，去找那些在工作着的人，應該在街上，在地道車里和他們談論，應該去訪問那些商人……是的，太太，是這樣的。就說這兒吧，瞧，也不應該光來找我，應該找所有的房客，召集他們開個會，多和他們談談，把這位先生剛才對我說的解釋給他們聽。我相信你

們一定沒有想到这样做吧？”

萊翁·布尔甘听得連气都喘不过来，但是对方繼續发表自己的意見，不让他有插嘴的机会。

“就拿我来说吧，我是怎么找到主顧的呢？你們不知道吧？嘿，就靠了我找周圍的人談，让别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脚医。然后，他們会对他們的朋友談到我，接下去就自然而然的成功了。起初，我一个病人也沒有……現在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甚至想找一个助手……也許你們能介紹一个吧？”

“先生，”萊翁說，“您的意見好极了。我們沒有想到召开房客會議……”

“真了不起！”雅各琳带着真誠的欽佩的神气說。

“您当然要参加了，对不对？”

“如果您允許的話，”萊翁說，“我們以后再来找您商量商量怎样組織这次會議。”

“目前請你們先留一份抗議书在我这儿。我要和我的病人們談談。”

他亲自送他們到門口，并且遞給他們一迭名片。

“多拿几張，你們也許用得着。”

“結果他还是沒有签名，”雅各琳在只剩下他們三个人的时候說。

“他会签的，”萊翁說，“而且这个会也一定开得起来。我正好有一个同学要找脚医，我去找他帮助我們把事情办成功。”

他們計算了一下成績：連看門女人在內，一共有十一个人签名；七八个人可能签；另外还可能召开一次會議；只有一个人拒絕。時間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雅各琳觉得还不够。萊翁却非常高兴。

“重质不重量，”他說，“如果您高兴的話，咱們还可以再繼續一会儿。”

“我也正要向你这么提議，”雅各說，“为什么不到轉角那所房子去看看呢？”

“那是大公寓，用人一定很多，而我們的時間又不够……不过咱們不妨到最上边一层去試一試。”

他們大大方方地乘上电梯，随便找了一个門。一位穿得整整齐齐的先生請他們在书房里坐下。他戴着眼鏡，模樣儿挺象个教书先生。雅各琳和雅各都认为让萊翁开口比較适当……可是教书先生打断了他的話。

“請您不要对我撒謊。你們不单是为了法国担心，而且也是为了你們亲爱的苏联在担心……”

他很欣賞自己這句話产生的效果，然后用譏諷的口吻說：

“因为你們看到有了‘欧洲防务集团’，資本主义世界就会变得很强大。我了解你們……”

他好象是在說笑話。他望了望雅各琳。

“我和你們开了一个小玩笑，不过，我的話不是很对嗎？对你們共产党員來說，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天經地义的事情。即使我不說在前头，你們也一定会这样回答

的。”

萊翁·布尔甘一点也不慌張。

“先生，我可以回答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共产党党証。这位小姐的父亲曾經被德国人逮捕过，我的朋友的父亲当过战俘，至于我的父亲呢，死在戰場上了……”

“不要生气，年輕人。法国是一个自由国家，你們完全有权利为你們的信仰，哪怕是共产主义信仰辯护。我个人看不出有什么好反对的。不过我是想向你們指出我不是个容易受騙的人。我看，你們总不是代表冶炼业公会来找我的吧？”

“我們是区和平委員會的。”

“很好。在你們的委員會里当然不指責苏联啦？”

“苏联不威胁任何人，为什么要指責它呢？”

“它也有士兵，軍隊，原子彈……你們总不至于否认它至少也想保卫自己吧。”

“別的国家呢？”

“您是想說美国人吧？我也知道美国人中間有許多軍火商……照我的看法，他們主要的是企图让別的国家打仗，自己来販賣軍火……”

他笑起来了。

“我心里想，迟早总有一天他們不得被迫把这一切都送到同温层里去，或者为了清除它們，在太平洋里制造几个新島嶼。就象垃圾箱似的……”

他們也笑了。

“我一向喜欢开玩笑，不过請你們相信我，我这个人其实比表面上要严肃得多。我很愿意冷靜地就你們所有的材料来研究研究你們的要求。想必你們总可以給我留下一些吧？”

他們除了抗議书什么也沒有帶。雅各琳答应下次給他送文件来。

“不必太多，因为有許多事情我已經知道了。您瞧，亲爱的未来的女社会活动家，我最拥护的是所有的国家都裁减軍备……”

“您的这个主張，”萊翁說，“在和平运动中也有差不多的看法。但是‘欧洲防务集团’的目的正好和裁軍背道而馳。”

“也許是的。不管怎么样，請你們把文件給我送來吧。我也希望知道知道一点苏联对欧洲問題的主張，因为，不管怎么說，‘欧洲防务集团’提出的那个小欧洲組織总是可笑的……”

有人敲門，他抱歉地說：

“是一个学生，我沒有時間繼續我們的談話了。以后請再来看我。我教英文和德文。”

在和他們握手的时候，他用同样譏諷的口吻又說了一句：

“这比教俄文容易。”

他們沒有按隔壁的电鈴，因为有一个穿着很合身的新式加毕丁雨衣的、金发的年輕女人，正在皮包里掏钥匙。她望了望雅各琳，眼光那么和藹，所以雅各琳大胆地走过去

說：

“太太，我們在发动这所房子的房客們签名，反对武装西德。”

“我已經签过了，小姐。”

“也許不是一回事。我們要阻止‘欧洲防务集团’实现。”

“我签的好象就是这个。把您的抗議书給我看看，可以嗎？”

她仔細看了一遍內容，然后很客气地还給她。

“不錯，正是这个。不久以前，有一个修自来水的工人到我这儿来，他向我提出了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要求。您觉得这好笑嗎？”

“我相信認識他，太太。一个头发乱蓬蓬的矮个儿？”

“对。”

“既然如此，太太，請原諒我們。他和我們是一个委员会的。我們来晚了。”

“如果您高兴的話，我也可以在您的抗議书上签一个名。”

“签过了，那就不用不着再签了。”

萊翁記起了比巴尔在吹嘘自己的成績时，曾經提到她是一个議員的妻子或者情妇。也許那个自来水工人是吹牛吧？不过，她长得那么漂亮，又那么和气，所以萊翁沒有多犹豫就說道：

“太太，我們可以向您另外提出一个要求吧？”

“請您說好了。”

“您的丈夫是議員。請您勸他不要投票贊成‘歐洲防務集團’。法國人民反對它。”

“我會對他說……”

他們走下樓梯。萊翁要去上課，因此他們就分手了。

外面還在下雨。雅各拉住雅各琳的手，兩個人朝前奔去……

* * *

年輕女人脫掉雨衣，梳了一下微微有點潮濕的頭髮，在放在過道里的那面鏡子前面站了一會兒。亨利·維勒諾瓦在屋裏叫她：

“瑪麗奈特！”

她並沒有立即回答。她走進屋，坐在沙發上，翹起腿，點着了一根煙卷。

“部長先生有何吩咐？”

“你這個人真淘氣！”

外面傳說內閣很可能改組，維勒諾瓦抱着很大的希望。尤其因為這是瑪麗奈特提出的答應離婚、做他的妻子的條件。海倫現在已經回到佩里格去了，看上去好象已經想通了。麻煩以後當然還會有，不過最大的難關已經過去。她知道了真情實況。更有利的是老維勒諾瓦听了兒子的決定以後，並沒有表示反對。主要的是別鬧出事來，傳出去不好听。至於海倫，可以大大方方給她一筆贍養費……孩子們已經達到上中學寄宿的年齡……他們可以在假期中去看她。他良心上感不到什麼好責備自己的。在四十四歲上，

未来正在向他微笑招手……

他从小书桌旁站起来，把烟灰缸递给玛丽奈特，乘机会吻了吻她的脖子。

“告訴我，你剛才在跟誰說話？”

“几个年輕人。”

“年輕人！”

“是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迷人的姑娘。”

“他們找你干什么？”

“啊，沒有什么事；签一个名。”

“为什么签名？”

“反对‘欧洲防务集团’。”

“又是这一号人！我想你沒有签吧？”

“为什么不签？別把眼睛瞪得这么大，三个月以前我就签过了。”

“你还笑得出呢！”

“难道你要我哭嗎？”

“真是糊涂。这个运动是共产党搞的。”

“就說是共产党吧，他們很和气。”

“他們沒有向你提出別的要求吧？”

“誰說沒提出。”

“什么要求？”

“他們要求我对你說，不要投票贊成‘欧洲防务集团’。”

“他們認識我嗎？”

“那还用說。”

“岂有此理！他们会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的。”

“不过，你坦白地说说看，你对这个问题抱什么看法？”

“坏处比好处多。”

“我不喜欢这种回答。对法国人来说，这到底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

“是一件坏事。”

“那么说，我签名不是签得很对吗？”

“最好还是不签。”

“为什么？”

“我再告诉你一遍：这是共产党搞的鬼把戏。”

“不过，你刚才还对我说，你也不赞成呀。”

“不错。但是这和投票反对是两回事。”

“这一次，我可一点也不明白了。”

“你知道，政治……不是那么简单！”

14

“到布魯塞爾去的旅客兰盖先生……”萊軍院附近的航空公司办事处的广播器重复地喊着，仅仅只引起了一小堆人的注意。这一小堆人是依兰娜·富尼埃、萊翁·布尔甘和議員塞尔什·德·姆拉克。

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他們周圍緊張地进行着。每个窗口都聚着一堆堆的人；工作人員招待您，一个比一个殷勤。有人把标签挂在运往世界各地的行李上。不断在更換的广告画，輪流地把您領到紐約或者开罗，倫敦或者达喀尔……

依兰娜着急得直躁脚。她望着大厅的两头，希望能够在最后来到的乘客中間找到广播器喊叫的那个人。看来看去沒有看到，她于是又一次跑到法国航空公司的那个窗口。

“小姐，我和兰盖教授一同出国。我們在等他，想必他立刻就要来了……”

女服务員带着安慰她的神情笑笑。

“我們还有一点時間，不过他別耽擱得太迟了。汽車还有几分钟才开。”

“万一他到时候还来不了呢？”

“那他只好直接到布尔惹机场去了。”

“您看他能够来得及赶到吗？”

“不成问题。你们的飞机要到十一点才起飞呢。”

这么说，还有足足一个钟头的時間，希望还没有完全失掉。依兰娜打算打个电话，不过想到接电话的是兰盖太太，又怕听到临时改变决定的消息，所以她决定把这个计划推迟到最后一刻。

一个多星期以来，她一直在焦虑当中生活，有时候满怀希望，有时候又顾虑重重，不过始终都在担着心，生怕到最后一分钟一切都落空。这是从她被叫到金字塔街的那天开始的。全国和平理事会的一个负责人问她，能不能在十月九日跟兰盖教授和德·姆拉克議員到布拉格去一趟。这件事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所以一开始她竟楞住了，回答不出话来，她想一定是弄错了，又怕自己没有听清楚。

“那儿要召开一次大会，”对方向她解释，“邀请我们派代表参加。”

她感到惊讶。

“为什么要我去？我又不是一个有名的人物。”

“在这次大会上将讨论德国问题，您那个委员会是在目前开展的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再说，代表团里能有一位妇女比较好……”

她高兴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她能够想象出路易知道后会有怎样的表情。她晚上要对他說：“告诉你，我要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他会回答：“你别开玩笑！”“誰跟你

开玩笑，我向你保證……”不，这太理想了，所以不会那么順順当当的……困难可以說肯定会有……德·姆拉克是全国和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她想困难不可能来自他那一方面。可是，兰盖教授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兰盖教授会不会参加代表团，虽然别人劝她放心，可是她还是放不下心来。据說，这个建議是杜布莱依神父向和平理事会的领导机构提出的。领导上也认为很恰当。教授是科学界的一位声望很高的人物。他在和平問題上曾經有好几次表現得很坚定，而且又担任着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是最困难的問題还没有解决，也就是說，怎么去征求他的同意。依兰娜和他比較接近，因此决定由她先去找他談一談。結果，正象她事先料到的，事情不容易办。

第一次談話是在教授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萊翁·布尔甘也在場。

“瞧，为什么要我到那边去呢？我不是全国和平理事会的，我也說过好多次，我不愿意参加全国和平理事会的工作。我沒有任何身份做它的代表……”

“不过，您属于和平运动。”

“我属于法兰西学院，太太。即使說我的私人生活与任何人无关，但是出国却要部长决定。”

“只不过是一个周末的事。”

“对，不过是在布拉格度过一个周末。”

依兰娜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了，但是在絕望当中，她反而胆子大起来。

“我沒法解釋您的恐懼心理。”

他听了这句话，笑了。

“請您不要以为我是害怕。我不是那种担心会被那边扣留的人。”

“我的話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在乎部长的反对。但是，为什么一定指名要我去呢？”

“代表团有您参加，意义更大。”

“我已經对您說过好多次：不應該对我提出过多的要求。首先，这次大会是为什麼目的开的？”

他提出許多問題，又要求考虑以后再說。依兰娜后来又去找他談了好几次……在猶豫了又猶豫，和好多人——其中也有他的朋友約里奧-居里——商量了以后，他終於接受了，不过有一个条件。他說：

“事先要說清楚，我不希望有任何宣傳。”

“您这是什麼意思？”

“報紙上不要以我的名字登標題和照片。我回来以后，也不要登什麼文章和訪問記，那会要我說出許多我没有說过的話。”

“万一要发表一篇报告，就很难不提到您的出席。”

“是的，不过仅此而已……”

前一天，依兰娜最后又去看了他一趟，把飞机票交給他，和他商量动身前的准备工作。他看上去好象很急躁；不过，因为他沒有公开表示什麼反对的意見，而她始終怕最后

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急急忙忙就結束了这次拜訪。也許这样做是一个錯誤，因为現在情况变得令人焦急了……

她回到萊翁·布尔甘跟前，萊翁·布尔甘在她到窗口去打听时，一直在和德·姆拉克先生談話。議員沒有別的行李，只有一个皮公事包，看上去好象也很着急。他說：

“應該也邀上他的太太。”

“我想她不会接受的，”依兰娜說。

“反正那样做比較合适。他也許不愿意离开她。万一他不来，咱們怎么办呢？”

这正是依兰娜发愁的問題。她在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是應該留下来。眼看着就要动身啦！她急得差一点要哭出来了。幸好她事先想到让萊翁·布尔甘陪她来。他可以打電話給全国和平理事会，問一問應該怎么办，然后把答复轉到布尔惹机場。如果教授在汽車开了以后赶到，他还可以叫一辆出租汽車，把他送到飞机場。首先，她應該試一試逼不得已才采用的那个法子。她朝電話間走去……

“他来了！”萊翁說。

两个人連忙跑过去迎接。教授由一个搬运工人領着，走进大厅。虽然天气相当暖和，可是他却穿着一件足以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大衣。他說：

“我太太一直把我耽擱到最后一秒钟。左叮嚀，右囑咐……和每一次出門时一样。簡直就象我去了以后永远不会回来似的。”

依兰娜忙着登記行李：一只大箱子，正好沒有超过規定

重量；一只帆布口袋，教授要隨身帶到機倉上去。

德·姆拉克脫下帽子，做了自我介紹。

“教授先生，我久聞您的大名，可惜一直沒有機會認識您……”

德·姆拉克個兒高高的，眉清目秀，彬彬有禮。兰盖教授顯然很喜欢他，直爽地對他說：

“您知道，我對於這趟出國，有點兒擔心。我不明白我到那邊去干什么……”

廣播器又一次叫起來……

“是在通知咱們，”依兰娜說。現在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她又怕汽車會不等他們。

萊翁·布尔甘祝他們一路平安……

“我的天，”教授在車子開動以後說，“我看我的眼鏡忘記帶了。”

他幾乎渾身上下都摸到了，总算好，眼鏡在大衣口袋里，另外還有一小盒防坐飛機頭暈的藥丸。

“你們看，我的太太什么都想到啦……”

他在布尔惹機場上問德·姆拉克：捷克海關會不會在入境時跟他找麻煩。

“為什麼？”

“我帶了一只照象機和幾張私人證件。”

“他們不要證件。”

“我也可以帶幾份報紙嗎？”

“當然可以。”

依兰娜第一次坐飞机，怀着又好奇又不安的心情等候着起飞。飞机慢慢地穿过机场，停在起飞点上。驾驶员先后发动了四个引擎，飞机象匹急着要冲出去的骏马似的抖动，四个螺旋桨拉着它，越跑越快……她望着跑道旁边的野草向后退，好象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着她向前跑似的……那只大铁鸟微微地震动了一下，就已经从地面腾起来了。象绿毡似的机场和附近一带的田野，在它下面迅速地滑过……它越飞越高，钻进云层，一会儿以后又升到太阳照耀下的蔚蓝天空里……

“说起来未免有点可笑，”教授对德·姆拉克说，“到布拉格去要转道布鲁塞尔。”

“直达航线从一九五一年就取消了。”

“我知道，是我们这边中断空中航线的。怎么好怪人家有铁幕！”

依兰娜坐在窗口旁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望着下面的一望无际的云海……突然间，她觉得引擎好象出了毛病。她的两个旅伴若无其事地仍然继续谈话。一直到她从门缝里，看见驾驶室里的无线电员悠闲地点着一根烟卷时，她的焦虑才打消了……在这段五十分钟的航程里，她还受到一次惊吓，但是也是最后一次：飞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飞到浓雾中间。她看见一团团的雾被撕碎，沿着机仓以疯狂的速度向后退去。

“太太们，先生们，请你们把腰带拴上。”航空小姐对他们说。

“怎么回事？”她焦急地問。

“我們就要降落了，太太……”

在布魯塞爾，他們換上了薩貝那航空公司的飛機，一路平安無事的飛到了布拉格。在飛機上他們吃了一頓冷餐，依蘭娜在引擎的轰轰聲中，有好幾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教授差不多睡了一路。德·姆拉克在看一本偵探小說。離到達前不久，他走過來，坐在依蘭娜旁邊，說：

“現在咱們在波希米亞①上空飛行。”

“您怎么知道的？”

“這兒的景致很特別，有平川，也有山丘，有田野，也有樹林。到了冬天，成了白茫茫的一大片，只有樅樹林在上面撒下許多黑點子……”

飛機漸漸下降，天空中沒有一絲雲，在明亮的陽光照耀下，色彩絢麗的秋天風景更顯得突出。一條條筆直的道路，好象畫在一張地圖上似的交叉相遇，每一個十字路口上都有村莊，村莊顯得很小很小。依蘭娜仔細地往下看，想在這一片無垠的土地上發現人跡。她花了相當的時間才認出了一列火車，象一根小黑棒似的，用細菌般的緩慢速度在靜止的田野上挪動。稍微過了一會兒，她發現許多細微的小白點，如同極小極小的蘑菇似的長在房屋周圍……

“這些白點子是什麼？”

“鵝，太太。捷克斯洛伐克是出產鵝的國家，咱們可以

① 波希米亞：捷克西部的高原。

好好的吃它一頓了。”

她不知道德·姆拉克先生是开玩笑，还是說正經，因为这时候，机仓尽头的那块电动通告牌已經亮了，通知旅客們飞机就要降落。比利时籍的航空小姐指着一片使人想到給孩子設計的模型的、整齐对称的紅瓦頂房屋，对他們說：

“里地采！”

“我好象听到过这个地名，”教授說。

这时候，飞机已經慢慢地在被阳光照得金黄的布拉格上空轉了一个弯。它飞过一些光秃秃的山丘，掠过一片楓树林，一片甜菜地……和昆虫一样輕捷地降落在跑道上……它放慢速度，穿过机場，惊起了几只在枯草丛中跳跃的、肥大的野兔……

“見鬼！”有一个旅客說，“这个国家的人一定不打猎！”

“誰說的，”另外一个旅客回答，“不过不在机場里打罢了。”

飞机繞了一个大圓圈，停在航空站前面。螺旋桨最后抖动了一下，紧跟着引擎也停了。

一个穿着天藍色制服的年輕姑娘，向比利时籍的航空小姐愉快地行了一个礼，然后爬上飞机来收护照。有人感到詫异。

“这是一个普通手續，先生。等一会儿就会还給您。”

下飞机时，不少摄影記者和一个电影摄影师連忙跑到梯子旁边来。一个头发蒼白的人庄严地走过来迎接他們……

“兰盖教授，对吗？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欢迎。我们能够
在我们的国家里接待您，感到非常高兴……”

他接着又和德·姆拉克打招呼，他们好象认识。许多人
轮流地和他們热情地握手……还有人向他們献花……

教授四面受到包围，不知道臉应该轉向哪一边好了。依
兰娜的心怦怦跳着，她望着他应付那些記者，他們爭先恐后
地把他的話記下来，或者用麦克风录音。

“他們可愛极了，”他在由一大群人跟着，向到达站走去
的时候說；接着他又对德·姆拉克說：

“請您告訴我，剛才迎接我們的那位先生是誰？他說法
國話說得那么好。我的記性太坏，老是記不住名字……”

“他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

“糟糕！早通知我一声就好了。还有那位說捷克話的太
太呢？”

“国民議会副主席。她也担任和平委员会的主席。”

他們被領进一間休息室，別人又介紹他們認識了一些
人，其中有一个象阿根廷人的美国人，他代表世界和平理事
会来向代表团致意；还有一个年輕姑娘，叫苏斯卡，担任代
表团的翻譯……

依兰娜眼睛睜得老大，想把这个对她說来是嶄新的世
界的即便最細微的事物都深深印在記憶里。特別是在入口
处看見的那幅巨形的照片剪貼，最引起她的注意：在一个中
世紀的塔樓旁边，有一所正在建筑的大厦，上面用好几国文
字写着：为过去而自豪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建設它美好的

将来。

有人给他们端来了开胃酒和蛋糕、夹心面包。德·姆拉克从容不迫地从这一堆人走向那一堆人，和每一个人都亲切地讲上一两句话……教授和校长正在谈话，他们的話好象永远也谈不完似的，因为他们俩发现彼此之間有許多共同的关系……谈话终于被年轻的苏斯卡打断了。

“对不起，教授先生，我們應該到海关去了……”

“还回到这儿来嗎？”

“如果您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我們就直接到旅館去。”

他向所有来迎接他的人都行了礼，然后又长久地握着校长的手，問道：

“我想，咱們总还有机会見面吧？”

“当然，明天我要参加大会。”

苏斯卡先把他們領到护照查驗处。一个神情严肃的軍人坐在窗口后面。他点了点头，表示可以通过。

“护照不交还嗎？”教授問。

“等一会儿会还的，”苏斯卡說。

海关職員請他們把箱子打开。他仅仅看了看德·姆拉克的公事包，略微翻了翻依兰娜的箱子里理得很整齐的衣服，最后从教授的箱子里拿出了一个大紙盒子。

“他問里面装的是什么，”苏斯卡把他問的話譯成法国話。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一定是我太太在我臨走前加进去的。”

盒子里装着两包面包干、一些巧克力和几件干点心……仍然不动声色的海关职员把盒子小心地放回原处，亲手关上箱子，把护照还给他们……

出口处有两辆汽车在等着。它们的流线型和装在车身后面的引擎，使教授感到惊奇；他问德·姆拉克：

“这是他们本国的出品吗？”

“对，塔特拉牌。每年有大量出口。”

他们一同上了汽车，依兰娜和苏斯卡坐在第二辆上。

“您和兰盖教授很熟吗？”苏斯卡问。

“他是我们的和平委员会的主席。”

“啊，那太好了。我一想到陪着他，心里就有点发慌。听说他是个大科学家呢！”

苏斯卡个儿矮矮的，微微有点胖，脸蛋圆溜溜的。她不停嘴地说着，告诉依兰娜，他们走的这条路上有许多许多新建筑，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不久，他们就要开始装配成套生产的大楼房了……

这是一座“百塔之城”，布拉格宫和圣乔治教堂雄偉地矗立在全城高处。她把查理桥和许多因为年深日久而发黑的雕刻指给依兰娜看。依兰娜好象自己来到了一座古代的城市。她看见教堂很多，感到惊奇，于是问到教堂是不是还开放。

“当然开放，”苏斯卡回答。

他们在阿尔克隆大饭店的大厅里重新会合。在那儿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穿皮大衣的太太和戴礼帽的绅士，

有两个裹着卷布的印度女人，有坐在角落里的一双双男女，有商人和外交家，有在酒吧柜台上談話的新聞記者，还有一群拉丁美洲人，他們拥挤在前厅的門边，热情地你拍我的背，我拍你的背……

“这儿真是国际都市，”教授說。“簡直有点象倫敦。”

苏斯卡請人領他們到事先定好的房間去，和他們約好过一会儿就吃晚飯。

“不行呀，”德·姆拉克說，“才剛剛五点钟！”

“飯已經准备好了。”

“最好听从她的意見，”教授笑着說，“况且，我在飞机上也吃得不好。”

他把苏斯卡拉到一边。

“我想打个电报給我太太。可以嗎？”

“当然可以。把您的电报稿子給我，我去替您办。”

“我不能够打电话嗎？”

“随您的便……”

他最后一个来到餐厅，臉上洋溢着笑意。

“非常順利。我和巴黎接通了电话……哎呀，你們的旅館真不錯呀。給我的那套房間太讲究了。”

苏斯卡不安起来。

“您不滿意嗎？”

“哪兒的話，我覺得非常好……”

他話沒有說完，就閉上嘴看菜单；等到菜点好，服務員走了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日記本。

“好，現在咱們先來看看有些什麼事情等着咱們做。大會什麼時候開始？”

“明天九點鐘，”蘇斯卡說。“汽車會來接你們。”

“很好，不過我還是不知道咱們在會上要做什么。”

“很可能我們的朋友們期望您發一次言，”德·姆拉克說。

“不，那是您的事。”

“我想，富尼埃太太一定同意我的意見，請您做我們代表團的發言人。”

“當然同意，”依蘭娜說。

“好呀，朋友們，我怕的就是這一手，圈套來啦。用不着這樣看我，我不是開玩笑。應該事先通知我才對……”

空氣有一點兒緊張。蘇斯卡解釋說，明天大會是聽校長致開幕辭，緊接着進行討論。國外來賓發言要到後天才進行……

“好，我覺得那樣比較好，”教授又恢復了愉快的臉色說。“這可以讓我們先聽聽，而且有時多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咱們今天就算談到這兒為止。不過，我有個脾氣，喜歡事情明着來，請您告訴我，從現在到明天這段時間里我們要干什么。”

“隨你們的喜歡。”

德·姆拉克想去看幾個朋友，依蘭娜迫不及待地要參觀市區，教授打算散一會兒步，不過不要人陪着。

“您不怕迷路嗎？”蘇斯卡問。

“战前我到布拉格来过。”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剩下第一个夜晚要决定怎么安排了。我怕你们想看戏，所以订了一个包厢，看一出喜歌剧。”

“什么戏？”

“《卡門》。”

依兰娜差点拍起手来。

“我倒也很想看看，”德·姆拉克說。

“沒錯儿，你们早就全预料到了。”

这时候，他的脾气已經变得非常好，津津有味地吃着，而且大大出乎德·姆拉克意外的，居然說菜燒得非常高明……

* * *

“您感到滿意嗎？”德·姆拉克問依兰娜。这是星期一早上，他們俩正在阿尔克隆大飯店的大厅里等候教授。

这句問話似乎是多余的。依兰娜自从到达这里以后，受到热情款待，兴奋得好象生活在一場梦里。在大会的五千代表中度过的这两天，給她的印象极其深刻。在會議休息的时间，一群群的青年男女把她圍住，提問題的提問題，送紀念品的送紀念品，甚至还有人向她要象片。大会結束时，总理致完閉幕辞以后，还和她握过手。苏斯卡变成了她的好朋友，介紹她認識了各种的朋友：有沃斯特腊伐的矿工，有布拉格的大学生，有斯洛伐克的女农民，有布腊提斯腊伐的一个神父，还有穿着上校軍服的世界长跑冠軍扎托

倍克^①……大部分人都和她談到法国和法国人民。她随时随地都听见說：mir，这个捷克字的意思就是“和平”……

“滿意？我怎么会不滿意！”

对德·姆拉克來說，大会还不够激烈。他习惯了議会的爭辯，觉得大会上的发言有点重复。他认为會場上热情的表示太多，甚至还担心总理在閉幕辞里用的一些辞句，会叫象兰盖教授这样爱钻牛角尖的、自以为抱着客观态度的人受不了。依兰娜把議員的沉默态度当成他也贊同她的感触。她怀着和头一天同样的好奇心，望着阿尔克隆大飯店里的玻璃柜子，在这些玻璃柜子里有世界各国的国徽。正好这时候，兰盖教授来了，他說：

“啊！您也在看这个。您注意到沒有，有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徽里，都有一頂法国大革命时期戴的自由帽？”

“这倒是很有趣，”德·姆拉克說。“而且有的国家也是用的三色旗。”

“这是富有意义的一件事，先生，我认为这是法国所起的影响的持久象征。况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法国的朋友比我們在国内时想的要多得多。就請您看看这儿吧，譬如我們受到的同情，譬如我昨天发表演說时受到的欢迎，真叫人感动……依我看，这是很有意义的。”

德·姆拉克如释重負。

“您对大会感到滿意嗎？”

① 扎托倍克：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世界著名长跑冠軍。

“您應該說感到万分高兴。他們是很令人欽佩的人民。”

“我个人倒比較喜欢針鋒相对的辯論。”

“很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說，象这样的大会是不能照定单制造的。况且您也听到了他們总理发表的演說吧，换了咱們的內閣总理就不敢說这样的话。”

德·姆拉克露出了高兴的笑容。

“我看咱們的那些部长总理就不敢参加拥护和平大会，揭发美帝国主义。”

“那是当然；这儿的人有他們的看法，不过在德国統一这个問題上，无论如何总是他們說得对。我早就說过，首先應該用和平方法解决……如果我体会得不錯的話，这还是他們开这次大会的唯一目的……”

德·姆拉克道歉說，他想要在动身前买点东西。

“怎么，”教授惊奇地說，“苏斯卡小姐沒有通知您嗎？”

“什么事？”

“她建議我去參觀里地采；我已經决定明天走了。再說，校长还邀我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

正好这时候，苏斯卡来了。她說下一班飞机的票子已經定好了。

“这对我不合适，”議員說，“今天晚上有人等我。”

“得了！”教授說，“象我一样，打个電話給您太太，通知她您迟一天回去。至于您，太太，我想延长日期对您不会有什么不方便吧？”

依兰娜如果敢的话，一定会吻吻教授。苏斯卡是这件小花招的主使人，她在一边笑得合不上嘴……

* * *

“这儿就是里地采！”

“哪儿？”

“您的脚底下。这儿原来是一个很美丽的村庄，有敞亮的房屋，有教堂，有村政府，有洗衣池，有小学校……还有市场、树木、泉水和花园……一条小溪通到公共水池，然后欢乐的流进开满野花的牧场……一条条两边种着樱桃树的道路通到村里……里地采有着它的历史，长达六个世纪的去，它的子孙们也有着美好的未来。五百个居民太太平平地住在村里……”

兰盖教授只看见一片荒地和随风摇曳的野草。地面完全被夷平，稍微有点向内倾斜，不远是一座小山岗的荒凉的斜坡。一条凄凉的小路穿过这片荒野，一直通到山岗上新建成的村庄。半坡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阴森森的，好象一个骷髅似的耸立在空中。他说：

“我本来以为新里地采是重建在老里地采的原址上，因为我们在飞机上看见的是那些新房子。”

“应该让证据留下来，”苏斯卡说，“您站的地方原来是教堂。”

德·姆拉克脱下帽子。教授陷入了沉思。依兰娜打破沉默。

“那个十字架是怎么回事？”

“那儿是霍拉克农庄。想必你们都知道经过情形吧。”

没有人回答。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苏斯卡说，“我可以简单讲一讲。等会儿到了陈列馆，你们就可以完全知道了……”

教授点了点头。

“一九四二年五月，捷克的爱国志士在布拉格附近打死了党卫军监护使海德利赫。希特勒为了报复，在暗杀犯曾经隐藏在里地采的纯属谎言的借口下，把这个村子夷为平地……”^①

“居民呢？”

“他们把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都枪杀了，一共有二百九十二个人，女人押送到拉文斯布魯克集中营，儿童被送往德国……只有几个女人回来。战后找到了十六个孩子，送

①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日德国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以下的消息：

“官方消息：在侦察谋杀党卫军监护使海德利赫的过程中，获得确凿证据，证明克拉德诺附近，里地采村居民曾经包庇被认是罪犯的人。许多得到的证据中，没有一件是由当地居民提供的，虽然他们事先受到过传讯。象这样表示出来的对暗杀事件的赞同，由于他们采取了许多与帝国敌对的行为，更形变得严重；例如：在该村内发现了反对国家政权的传单、私藏的军火武器、一座地下电台和大量属于统制物资的货物。另外，查明该村居民曾经积极参加国外敌人的组织。由于该村居民具有严重违反现行法的罪行，并且帮助谋杀党卫军监护使海德利赫的罪犯，所以成年男人被枪毙，女人押送集中营，儿童交付适当教育。村里的房屋被夷平，它的名字从此消灭。”——原注

回国来。走的时候有一百零五个。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切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好的。纳粹党徒甚至还拍了电影，指出他们的工作是怎样一步步进行的……

“天还没有亮。一开始他们先找村长，要他把户口册、村里的公款、有价证券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起交给盖世太保。警察挨家挨户叫醒居民，命令所有的人都带上全部的现金、首饰和存折，这些东西后来在集中地点都被没收了。哪怕是病人、老人或者婴儿都不例外……男人被关进霍拉克农庄，在女人和孩子用卡车运走以后，他们就进行仔细的检查，只要有一点点价值的东西全都抢走：车辆、机器、家具、衣服、牲口、家禽、粮食……然后，一面由执刑队把男人十个一批地全部枪毙，一面放火烧村子，路上遇到任何家畜，不管是猫是狗，统统一律打死，不让有一样活的东西留下来。在附近的一个煤矿里上夜班的工人，以及当时不在村里而户口册上有名字的人，事后也都被枪杀了。女人在送到集中营去以前，被强迫和她们的孩子分开……后来几天里，他们用炸药把烧剩下的废墟炸掉，树拔光，沟和溪水填死，路掘掉，碎砖碎瓦都清除干净……推土机最后铲平了一切……任什么也没有剩下，连墓地也不例外。在这片恢复到原始状态的土地上，他们播下了杂草和荆棘……里地采，他们想永远抹掉它，它变成了这一片没有人再认识的该诅咒的景象……他们用铁丝网围起来，送给海德利赫太太做打猎的场所……”

她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了。依兰娜怀着无限同情的

心情抱住她，两个人在同样的啜泣中紧紧地搂着。

教授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在通到十字架的那条路上朝前走了几步。塞尔什·德·姆拉克跟着他。在他们前面，一群麻雀从草丛里飞起来，朝着新里地采周围已经长起来的小树丛飞去……

15

“孩子，叫你去一趟……”

“什么事？”

呂台吉亞飯店點心部主任韦伯不愿意再多說，但是从他忧虑的臉色上，雅各·奧德貝明白了事情一定很严重。近些天来，他一直在等着这次傳喚；酒窖主任布里薩克用充滿威胁性的輕蔑态度对待他……这一下准是要把他解雇了，“头儿”会用惯常的那种冷淡口吻通知他：“先生，請您到賬房去一趟……”他思想上做好了准备，圍上藍圍裙，扣好白上衣的扣子，又理了理圍在脖子上的那条一向保持得非常整洁的餐巾，然后朝克罗索先生的装了大玻璃窗的办公室走去……这件事发生在下午五点钟剛上班以后不久。职工正在大厨房里从事晚餐前的准备工作：学徒們在生旺炉子，大师傅們守在案桌旁边，主任們在牌子前面研究当天晚上的定菜……他的好朋友梅依拉在燒比目魚排，看見他过来，用腿絆了他一下，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头儿”克罗索正在安排第二天的菜单；他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飯店里的人从来沒有誰看見他笑过，他的目光严厉，哪怕是胆大的人也会被他看得渾身发毛。然而，雅各这一

次却相信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絲轉瞬即逝的、和藹的光芒。

“奧德貝先生，我有一個不好的消息要告訴您：令尊乘汽車出了事……”

雅各忽然間覺得一陣昏暈。

“您放心，他僅僅是受了傷，不過他太太的情況要嚴重得多。他們倆都已經被送到波爾多的一家醫院里。地址在這兒。令尊要您立刻去，我想您可以趕今天的夜車。我已經替您把領款單預備好了；您可以去支錢。”

雅各想再問幾句，可是克羅索不讓他有問的時間。

“我不耽擱您了，希望情況不是很嚴重。”

“謝謝您，先生。”

雅各象個機器人似的走了出來。

“頭兒”又叫住他。

“還有一件事，到布里薩克那兒去一趟吧。他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您。”

酒窖主任抱着深切的同情心接待他。

“克羅索已經通知你了，對不對？你到我這兒來，做得對……”

事故是在當天下午發生的。他的父親到了醫院以後，就立刻親自打了一個電話來。他倒並不怎樣嚴重，不過他的妻子還沒有恢復知覺；這個可憐的人在絕望中請求布里薩克通知他的兒子。

“我立刻就動身，”雅各說。

“很可能鋪子還要你去照應。”

“可憐的爸爸！”

“其實呢，”布里薩克送他走的時候，說，“對你來說，這也許是件幸運事……千萬別忘了給我寫信。”

在走廊里，他遇見了雅各琳。他簡簡單單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她。

“你要留在那邊嗎？”她問。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撇下爸爸不管。”

“當然。不過，咱們的事怎麼辦呢？”

“不用擔心。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你總是我的妻子。”

“我要是能幫你點忙就好了！”

“我想在動身以前再和你見一次面。”

“你知道，我不能離開工作……”

稽查貝克爾巡查到這兒，撞見了他們倆談得正起勁。

“唉呀，”他說，“別害臊。你們沒有時間在外面碰頭嗎？”

“去你媽的！”雅各說。

他到了點心部，和所有的同事都握了手。于勒老头兒因為他突然間走了，工作勢必要增加到別人頭上，發了幾句牢騷，不過口氣比平常緩和得多。主任韋伯又到更衣室里來找了他一次。

“你還打算回來嗎？”

“我當然希望回來，因為那就說明我爸爸好了。”

“不管怎麼樣，你要通知我，好讓我替你[▲]把位子留下。”

在離開巴黎以前，他又和多瑪森太太談了一次話，請她

帮忙照应雅各琳。在旅館里租的那間房間，看来她不能再租下去。月底已經到了，十一月一日又得付一万两千法郎的租金。在雅各回来以前，是不是她可以暂时搬到他的屋子里来住呢？

“放心走吧，”看門女人說，“我們會照应她的。您呢，也別忘了，象她这样的人您再也不会找到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了波尔多。他的父亲看見他，立刻就哭了出来。

“孩子，你可来啦……”

他躺着，头上包着繃带。雅各看了心里非常难过。

“头上仅仅是擦伤。另外有两条肋骨摔坏了，而且受了挫伤。脊椎骨也有骨折的可能。不过，你可怜的媽媽……”

“她怎么样了？”

“她夜里已經动过头骨环錐手术。听說手术很成功，不过我还是很不放心。她就在隔壁房間里。我的亨丽爱特……”

“可以去看她嗎？”

“最好不要去看。有护士守着她，还應該再等些时候。我的天，有多倒霉哟……”

他整个上午都陪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翻来复去地談失事經過、自己的妻子和无人照应的鋪子。

“昨天，鋪子不开門，天气又好，我們于是决定到阿尔卡雄，亨丽爱特的哥哥家去吃中飯……我不想多耽擱，所以很早就动身回来了……出事地点是在快到波尔多的地方……”

我們前面有一輛車子突然刹住……別的人都沒有受傷……你的媽媽坐在我旁邊，這一撞呀，整個力量都撞在她身上了……我已經托人帶信到貝日腊克，通知我手下的人，但是鋪子沒人照應，只好關門……”

“你別着急，我去照應好了……”

“關於貨單和賬簿上的事，你可以找賬房。至於工作，你盡你的能力干吧……我打算新雇一個打奶油的女工人，可能白糖也需要去訂一訂了……你還得去找一趟波拉瓦先生，看看那片樹林砍伐得怎樣了……”

醫生走進病房。他檢查了受傷者的體溫，數了他的脈搏，在他周身摸了摸，又活動活動他的關節，最後露出了滿意的笑容，說：

“我沒有料錯，再有幾天您就可以起來了。”

“我的女人呢？”

“我看也有希望，不過千萬別去打攪她。”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去看看她？”

“明天，如果各方面情況都好的話。”

雅各離開多少放下一點心的父親，到飯館里去吃了一頓中飯，在城里溜躑了一會兒。在趕內燃機車到貝日腊克以前，他還到勒魯家去了一趟。

門牌號數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正在他思索的時候，有一個放學回家的小女孩子穿過街來，毫不遲疑地問他：

“您是來看雅各琳的吧？只有爸爸和媽媽在……”

他認出她就是小米萊依。她高高兴兴地把他領到家

里。父亲做工去了，她叫母亲：

“媽媽，姐姐的朋友来啦。”

丹妮絲·勒魯还没有和这个年轻人见过面。雅各把他到波尔多来的原因告诉她，并且补充了一句：

“我趁这个机会来看看你们，也是为了要让雅各琳因此感到高兴。”

“她没有生病吧？她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写信……”

“她很好。我们准备一有可能就结婚。”

码头工人的妻子和她的女儿象得出奇，不过相貌老得厉害。黑头发已经斑白了，嘴唇没有一点血色，終年劳累使得两颊深深的凹下，只有眼睛还没有失掉光彩，这是一双异常慈祥温柔的眼睛……

“先生，我能对您说的，就是她非常爱您。我是她的妈妈，我不希望她不幸福……”

雅各到了貝日腊克，正和预料中的一样，看到铺子的大门紧紧关着。不过大师傅已经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开始工作。两个女店员把铺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学徒们也略微打扫了一下，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和那个由于环境成为临时家主妇的年轻女用人开玩笑。

雅各把必要的事情吩咐了一番，叫人把炉子生起来，然后象他父亲一样，带着所有的职工一同吃饭。第二天五点钟，他头一个下楼来工作……大师傅和两个学徒跟平日一样五点半下楼，按照一向的习惯冷淡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您好，先生。”雅各一方面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一方面又

一心盼望能取得他們的好感。他向大師傅問了平日工作是怎样分配以后，对大師傅說：

“你們本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好了。”

过了一会儿，因为沒有一个人开口，他于是問大師傅叫什么名字。对方連头也沒有抬回答道：

“太太們叫我克罗維。”

快到七点钟的时候，他叫醒女店員和女用人，又亲自去打开鋪面門。这当儿，学徒們已經把一籃籃冒着热气的奶油蛋卷和月芽形面包送到鋪子里来了。他照应头一批顾客，这都是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做买卖的人，他們向他打听他父母的情况。然后，他又回到作坊里去。他掏出烟盒，递了一支烟給大師傅。

“您允許在工作时抽烟嗎？”克罗維詫异地問。

“为什么不允許？这儿又不是呂台吉亞。”

到了吃早飯的时候，他們已經搞得很熟了……随着工作的进展，雅各得到的感觉好象是打了一場胜仗，他感到自己的責任增加了，信心也越来越大，甚至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雅各琳能够在面前，那会給他带来多大的幸福呀。

他头一天晚上就給她写了一封长信，以后見天都不断地把自己的新的生活情况告訴她……他每天早上在作坊里干活儿，十点钟左右坐在鋪子的賬房里。下午他接見供应商，整理定貨单，亲自动手干最細巧的活儿，譬如裝飾甜食啦，做一个有好几层的蛋糕啦……許多人都到他的櫥窗跟

前來欣賞……晚上，在睡覺以前，他需要點賬櫃里的錢，記一天的賬目，檢查第二天的事是不是都準備舒齊了……沒有一分鐘休息，但是他是自己的主人。他覺得前面出現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他 unwilling 害得她空歡喜一場，所以沒有告訴她。他的父親馬上就要回來了……

一個星期日的上午，這是他到貝日腊克以後的第二個星期日，他跟平常一樣坐在賬房里，看見一輛華貴的汽車停在櫥窗前面。坐在駕駛位子上的蘿爾姿勢優雅地邁下汽車，笑嘻嘻地走進鋪子。

“您看見我，好象不大高興。”

“我沒有料到您會來。”

“難道沒有女人到您的鋪子裏來买东西嗎？”

“有是有，不過沒有從巴黎來的。”

“我要是從那麼遠來，爸爸也決不放心把車子交給我
了。”

“這麼說，您的父母都到貝日腊克來了嗎？”

“過一個月的假期。”

“這麼晚才過假期，真怪。”

“沒什麼可怪的，我爸爸喜歡在新酒上市的時候回到家
鄉來。”

“您也是一樣嗎？”

“我嗎，醫生要我多吸吸新鮮空氣。他說，我的神經過
于衰弱……您的蛋糕好嗎？”

“當然好。”

“您劝我买什么？”

“随您的喜欢。”

他叫一个女店員：

“小姐，請您招呼招呼。”

蘿尔挑了各种各样的点心，让女店員包起来，回到賬房来付錢。

“喂，您不請客！”

“您嫌太貴嗎？”

“不，我是跟您說着玩的。还有一件事，我爸爸謝謝您的信。我們很惦记您父母的事。真对不起，我應該一进来就問問您消息才对……”

“情况很好，非常好。”

“爸爸还对我說，这几天里面想請您去吃中飯。”

“不过我騰不出時間。”

“您的鋪子沒有休息的日子嗎？”

“有，星期二休息。”

“那就星期二来好了。”

“我要到波尔多去。”

“下个星期二。”

“再說吧，反正到那时候以前您总还会来的……”

“那要看……”

“看什么？”

“看我这个买主滿意不滿意了……”

在他們談話的时候，有一个学徒提了一籃子果餡餅到

鋪子里來。他回到作坊以後，告訴他的同事：

“嘿，老兄，我相信剛才看見老板的姘頭了。”

“長得標致嗎？”

“依我看太時髦了，其實身段還沒有咱們那個女用人好。”

雅各不想把這次拜訪告訴雅各琳。他考慮用什麼辦法來逃避蘿爾的邀請，他怪自己當時沒有一口回絕……雅各琳也向他談到她在巴黎的生活情形。多虧多瑪森太太從中安排，她搬到雅各的房間來住了；這間房間，據她說，已經完全被她改了樣。“……你將來會看見的，要麼麼可愛就有多麼可愛……”她非常煩悶。幸好有委員會和依蘭娜的友誼……簽名運動還在進行，她和萊翁·布尔甘又一同去訪問了一次房客：“二十四個簽名……咱們一塊兒去找過的那個教書先生也簽了名，不過是在又找他談了一次以後才簽的。萊翁說應該用鏡框子把他簽的名掛起來……”她曾經被邀請到富尼埃家去吃飯，在那兒大家談了許多和雅各有關的事……路易準備到貝日腊克來參加的那個群眾大會延期了。“……也許你在那以前可以回來了吧？你對我說過，你爸爸馬上就要出院了……”

雅各第二次到波爾多，他的父親已經起床，可以跟他一路回去了。亨麗愛特脫離了危險期，漸漸好起來。雅各的關懷好像使她很感動。

“你對我們太好了，我希望你能繼續幫助你爸爸。我呢，我還得留在醫院里。你也看得出來，我很可能要休養一

段很長的時間，就說完全好了以後，我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樣干活兒了。”

老奧德貝對鋪子裏的情況表示很滿意。所有的賬目都整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他很夸奖他的兒子。

“我看見你已經變成一個大人，心里很高興。”

他讓他繼續負責工作，並且提出付給他主任的工資。

“也許你願意做我的合夥人吧？”

“眼下我还是宁愿接受工資。”

“那你每天可以拿到一千法郎左右。”

這比起工會定的標準來是要低些，不過他的父親追加了一句：

“現在應該維持你的身份，如果你需要點零錢，譬如添件衣裳，出去應酬……只管向我開口好了。”

“我哪兒也不去。”

“正因為如此，我才這麼說。在你這個年紀上，不應該成天耽在家里。你有你那些老同學，他們都是貝日腊克的好人家的子弟……我希望看見你常常跟他們在一起，我願意你出人頭地。”

雅各本來指望他會談到雅各琳，可是這個想法落了空。等了一段時間以後，雅各看見他還不做決定，於是自己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

“你知道，我的主意沒有改變。”

“什麼主意？”

“我要結婚。”

“和你以前向我談过的那个姑娘嗎？”

“我們真心相愛，任什麼也不能把我們拆開。”

老奧德貝綑起了臉。

“我對你說过的話，不打算改變：你喜欢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是，現在真不是時候。你媽還沒有好……你如果要離開我們，我也只好找外人幫忙，或者自己干……”

雅各期待的是完全不同的答复。他以为父亲会对他说：那就結婚，把媳婦接回來吧。因此這真是大大地出乎他意料之外。亨麗愛特担心会影响到她的家主婦的地位，一定是她坚决反对儿媳婦進門。雅各感到非常痛苦。然而，要結婚总得有点錢才成。另一方面，他不愿意把父亲拋在困難之中。为了這些原因，他沒有立刻提出回巴黎的問題。但是，他們第二天又談了一次話，雅各差点儿當場做出決定。他的父亲說：

“我注意到大師傅對你說話時，用‘你’不用‘您’。”

“那又怎麼樣？是我要他這樣的。”

“總之，我覺得你和他太親近了。”

“我們的年紀相同。”

“這不是個理由。”

“在呂台吉亞，工人与工人之間都是用‘你’來稱呼。”

“在這兒，你是老板。相信我的話，保持一段距離只有更好。”

“我也是一個工人。”

“總得有老板呀？”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变成老板……”

在这次谈话以后，老奥德貝尽量避免再责备他，他打算采用别的办法来开导他。他看见儿子喜欢干活儿，于是就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夸奖他。

“一看就知道你在巴黎耽过。”

“为什么？”

“你的手艺很高明。”

雅各在把雅各琳当做妻子领回家里来的这个希望逐渐成为泡影以后，开始觉得时间长起来了……晚上，在等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躺在案板上，就是看学徒们在房子背后的小胡同里玩。有时候，他和克罗維到附近的咖啡馆里去打一盘台球，或者喝一杯开胃酒。然后，大家按照奥德貝家的一成不变的程序就坐吃饭。首先是老奥德貝在桌子的一头坐下，右边一排是他的儿子、大师傅和按照工龄长短就座的学徒。左边一排呢，女店员们按照职责高低，在女主人的空位子后面挨次坐下。女用人最后一个入坐……老板分好菜，亲手按照每个人的等级分到每个人的盘子里。学徒们有权利利用最大的汤盆，但是只有权利吃最小块的肉。坐在第一个位子上的女店员管面包；她要随时注意篮子里的切好的面包是不是吃完了。大师傅负责斟酒：男人喝纯葡萄酒，学徒和女人喝兑水的葡萄酒……在桌上大家都不说话，即使说，也说得很少，但是在老板心情愉快、放松约束的日子里也有例外。当然，在这群年轻人中间，低声耳语啦，狡猾地挤眉弄眼啦，使膝盖顶人啦，用脚踩人啦，无法解释而又难

以控制的笑啦，都免不了有；但是保持严肃成了一条不可违背的规章。亨丽爱特常常因此说：“咱们这儿，职工也是家庭的一份子，”然而实际上，这顿饭总是那样单调，简直有点象服苦役。而且象天堂上一样，最后坐下的人最先站起来。^①雅各知道他父亲在原则问题上不好对付，所以也不坚持自己对老规矩所做的更改。他变得沉默寡言，和别人一同站起来，忙不迭地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

蘿尔又到铺子里来过，打扮得始终是那么时髦，但是没有再提到请吃饭的事。看来，大概这只是她的主意……他很高兴她没有坚持。再说，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能见到面，因为雅各对门市的事越来越管得少了。他的父亲曾经劝他注意礼貌。

“布里薩克先生来看过我，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好象对你不大满意。”

“为什么？”

“好象他邀请过你。你却没有对我说过。”

“反正他没有诚心诚意地来请我。”

“你的要求未免太高了，至少你对他应该恭敬点。相信我的话，这是为你好。他们快要动身了；去看他们一次，对你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不想去。再说，我也没有工夫……”

下个星期二，他恰巧想起了父亲向他提过的砍伐树林

① 《圣经》里说最后信教的也能最先进天堂，此地借用。

的那件事。

“最好是我自己去一趟，”他的父亲說，“可是汽車还没有修好。你有兴趣去嗎？”

“有兴趣。”

“我很高兴，孩子。”

其实，雅各主要的是希望躲开这个家。他一早騎着自行車出发，先到巴利薩克。波拉瓦先生不在鋸木厂，不过他的工人欧惹納說他这时候正巧在树林里。上午有卡車到那儿去运木头，如果雅各愿意的話，可以搭卡車去……雅各于是在開車以前，順便去看看让·塞尔維。医生站在邮局門口，正和村里的教师起勁地談着話。

“瞧，一个巴黎人光临咱們这儿来了，”他說，“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路过……我順便来問候問候您。”

“好，老弟，你来得正好；你也签个名吧。”

“签什么名？”

“反对‘欧洲防务集团’。”

雅各看了看递給他的那張紙，又笑着还給了他。

“已經签过了，我身上还帶着一張呢。”

医生好象要請老天爷做証似的，举起双臂，轉过头来对教員說：

“我对您怎么說的！亲爱的朋友，整个法国都是一样。到处都在签名。这一位是从巴黎来的，您总不能說我跟他事先串通好了吧……”

教員因為上課時間到了，所以和他們分手。

“這是一個社會黨員，還是他們的支部書記，”让·塞尔維說；他說這句話時的口吻，讓人聽上去好象是在說：這是主教。“我在他身上已經花了三個星期的工夫，今天上午我才得到了他的簽名……”

雅各把自己在巴黎做的事告訴他，並且告訴了他到巴利薩克來的原因。

“我開車送你去，”塞尔維說，“我正好有點事要到那附近去一趟。”

在車子上，他又談起了那個教員。

“下一個目標是在巴利薩克組織一個委員會，我提議由他來擔任主席。別以為只有你們巴黎的人才能搞！不能再袖手旁觀了，對不對？我們多尔多涅省有一個反對武裝西德的全省委員會：摩兰，天主教議員，三個社會黨的省議員，還有幾個激進黨的人……維勒諾瓦也答應參加了……‘歐洲防務集團’一定通不過……”

他們停在正在砍伐的樹林旁邊的那個農莊的院子裡。一個身體強壯的農婦撩起圍裙，走到門外來。

“這就是貝洛的妻子，”醫生說，“我們今天晚上舉行大會，要求釋放她的丈夫。我希望你也來。”

雅各對貝洛案件的進行情況知道的不多，所以直到現在不是很注意這件事。一個星期以前，雅各琳曾經通知他，路易·富尼埃要來參加為這件事舉行的大會，但是他關心的主要是路易會來找他，而不是這次大會的目的。

西多妮·貝洛把他們領進廚房，又去找了一瓶白葡萄酒來。有一個陌生人牽着耕牛回來，到廚房里和他們碰杯。

“您的兒子米魯到哪儿去了？”让·塞爾維驚奇地問。

“可憐的孩子去服兵役了，我只好雇了一個短工。我一想到他會被送到印度支那去，就連一天也活不下去。為什麼要打這場仗呢？您能解釋給我聽嗎？”

“象朝鮮戰爭一樣，應該結束它。人人都反對。”

“可是，眼下並不是朝這條道上走呀。聽說，他們現在想把新入伍的士兵也派去了。當然這都不是他們的子弟。我們村里有一個年輕人最近被打死了，他只比米魯大一歲。應該換一個政府才對……”

西多妮也向他們談到了她的丈夫。他還關在波爾多的監獄里，不過就要開庭審判了。她沒法相信他們敢判他的罪，因為那太不公正了……他曾經拋棄了一切去參加游擊隊……現在受到了這樣的酬勞……

“您有的是朋友，”醫生說，“他會放出來的，您放心好了。”

“您要是看見他，”她說，“一定會心里難過。他一想到自己不能親自釀葡萄酒，就活不下去。我每一次都得用好話勸他。我擔心他在法庭上會沉不住氣……您相信今天晚上會有很多人來嗎？”

“我們大家都來，”塞爾維說，“我們還要到波爾多去。”

她知道雅各也認識富尼埃夫妻倆以後，於是談到他們的假期，談到路易的那位溫柔的、還是第一次到鄉下來的妻

子，接着又打斷了自己的話，說：

“我去殺一只雞，你們跟我們一塊吃飯吧。”

“我不應該耽擱得太久，”醫生說，“我還得趕回去看病。”

“得了！您的時間比我空。吃点才有力氣。”

雅各在工地上找到了波拉瓦和他的工人們。樅樹林已經砍伐了一半多，臨時設立的鋸木場周圍，堆着許多堆木料，散發出松脂的香味……

* * *

參加大會的人數非常多。他們一陣接一陣有節奏地喊口號：“釋放貝洛！釋放貝洛！”

雅各把他父親手下的那個大師傅也領來了。兩個人坐在前几排上。路易·富尼埃和查理·摩蘭坐在主席台上，他們認出了雅各，一個向他揮了揮拳頭，一個向他親切地笑笑。西多妮穿着一身黑衣裳，坐在大會主席波拉瓦的右邊。開會時，波拉瓦不慌不忙地打開几頁紙，紙上寫着他要說的話。他說的很短，疙疙瘩瘩……毫無疑問，他沒有發言的習慣……“他們責怪貝洛不應該在一九四四年處死一個賣國賊。當時我是他的營長，按照戰爭法和榮譽法，我對這次行動應負全部責任……”掌聲震動了整個會場。他接着又念了几封對大會表示擁護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議員維勒諾瓦的道歉信。他說他很遺憾不能參加大會，但是他毫無保留地支持釋放貝洛的要求。經過他本人親自進行的不偏不倚的調查，這個要求在他看來，是完全正當的……

路易·富尼埃以貝洛以前的組长的名义，第一个发言。他叙述了这个农民的經歷：在諾曼底登陸^①的那一天，这个农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农庄、妻子、儿子，参加了抵抗运动，在抵抗运动中他表现得非常英勇……今天，他却因为曾經参加对卖国賊的公正的惩罚和炸毁合作份子的房屋，而被关在監獄里。处死那个卖国賊，是一件理所應該的事，抵抗运动通过它的领导人負全部責任。至于认为炸毁那所房屋是違反国法，那更是豈有此理，况且現在連奧拉都的屠杀犯，那些从前的党卫軍都已經被赦免了……

在路易·富尼埃以后发言的，有保护委员会請的一个律师，人权同盟的一个會員，一个市議員，一个工会代表和一个退伍軍人的代表。查理·摩兰最后一个发言。

雅各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些发言也使他有点激动，因此他很自然地期待着議員发表一篇最有說服力的演說。

一开始他有点失望，因为摩兰說得很慢，声音很低。然而，漸漸的他的声音加强了，嗓門也提高了。“……被告的，”他說，“不仅仅是貝洛一个人，而是整个抵抗运动，而这件事又恰恰发生在那些居心打击我們的人准备重新武装一支新的‘德国国防軍’的时候……”他举出几个新近被釋放的納粹將軍的名字，同时又报了一份长得令人驚訝的、被監禁或者正在审判中的抵抗运动战士的名单，激起了全場的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英美軍队在法国西部的諾曼底登陸。

憤慨。“……他們的政治見解與我們無關，”他說，“既然他們確實參加過抵抗運動，我們就要保衛他們。我們大家有着共同的職責，那就是保衛正在處於新的威脅下的法國的利益……”他號召到會的人盡量發出信件、抗議書、電報來向波爾多法院施加壓力。他最後說：“……昨天我們能在抵抗運動中團結一致。今天晚上，我們又怀着同樣堅決的意志在這兒聚在一起。明天，如果我們仍然緊密團結，勝利一定會屬於我們。”他在鼓掌聲中向坐位上走回去，波拉瓦迎上前來握住他的手；兩個人看上去好象要擁抱似的，會場上向他們發出一片歡呼聲。西多妮非常感動，不住手地擦眼睛……

散會後，一群人圍在主席台前面，有的人向議員問好，有的人向他提出問題。他輪流和大家握手，和顏悅色地回答問題。有一個矮個兒老太太猶猶豫豫地走到他跟前。

“為了我的養老金的事，我本來打算寫一封信給您……”

他耐心地聽她解釋，把她遞過來的證件接下。

“好，都交給我，放心回去吧，我來替您辦。”

路易·富尼埃被許多從前在一塊兒打過游擊的老同志包圍，他們重新遇見他，都感到很興奮，不斷用歡呼聲來慶祝這次重逢。

“嗨，‘巴黎佬’！你還記得我嗎？”

過了一會兒，他才過來找雅各·奧德貝。雅各已經被大會的場面征服了，好象他自己也是那些最先發現人民的

力量的人中間的一個。路易把他拉到一邊，從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雅各一看筆迹就知道是誰寫的。

“信算帶到了，不過我還能單獨地、象男子漢對男子漢那樣向你提一個問題。我也許是多管閑事。你和雅各琳的這段事是正經的嗎？”

雅各有點糊塗了。

“什麼事？”

“你明白我指的是什麼。她在等你。如果你不打算回去，最好還是坦白地對她說出來。”

“她這樣想嗎？”

“不，不是她這樣想……總之，即使有這種想法也很自然……如果這樣做可不漂亮哪。”

雅各一時答不上話來，路易看見他激動的神情，反而也不自在起來了。

“對不起，老弟，我不是成心想讓你難過。”

“你什麼時候回去？”

“馬上就趁汽車去佩里格，明天早上趕回巴黎。”

“千萬別忘了告訴她，我就回去。”

路易心裡怪自己不夠細心，為了挽回他的過失，他邀請雅各同已經在叫他的那些朋友們一塊兒去話別。

“我爸爸的大師傅在門口等我。”

“讓他一同去吧，沒關係！”

他們一共有十五個人，聚在城里的一家咖啡館里，塞爾維做主叫了兩瓶蒙巴西亞克酒。他答應送西多妮回去，

所以她也来了。她說出了她对这天晚上的印象。

“那个家伙，我倒沒有想到会在大会上看見他，一个头号的喀古尔^①份子……”

“誰？”塞爾維問她。

“咱們的村長，還有誰。他每個星期日都要去望彌撒。”

摩蘭坐在波拉瓦旁邊，他們在散會時就開始的爭論還沒有結束。

“您再考慮考慮，不過一個象您這樣的人決不應該允許別人重新武裝西德。”

“應該按照抵抗運動的作法鬥爭，不要把政治混在一起……”

雅各因為自己和議員是熟朋友，感到很得意，他坐在他們對面，留心地聽着他們的談話……

塞爾維醫生提議為貝洛的釋放干杯，得到了大家的同意……

路易·富尼埃一回到巴黎，就按照他們夫妻倆的老習慣把他這趟出門遇到的事詳細告訴他的妻子。

“西多妮因為我連一天也不能在她家裏耽擱，感到很失望。我答應她，明年休假再去……”

“那個年輕人，”依蘭娜問，“你見到他沒有？”

“他是個好樣的小伙子。”

“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① 法国的法西斯团体。

“沒說什麼，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很好。”

“關於雅各琳這個問題，他怎麼回答的？”

“什麼也沒說。”

“你認為這很好嗎？”

“我相信他很誠懇。”

“他就要回來了嗎？”

“對。”

“什麼時候？”

“他沒有確定，不過，依我看，這是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你應該問問他。”

“好，親愛的，下一次再遇到這種差事，你自己去辦吧……”

16

“很漂亮，是不是？”

“喲，我沒有看見你，”看得出了神的雅各琳回过头來說。“你好……”

雅各琳和依兰娜是在公道商店的大玻璃櫥窗前碰到的。这个櫥窗对来来往往的女人們的确很有吸引力，布置的是一幅雪景：天空阴沉，地面上鋪着一层白，几棵小樺树的树枝上挂滿了一团团的棉絮；在这象征性的布景里有二十来个蜡制的模特儿，用优美的姿勢突現出各式各样的冬季大衣的优美的綫条。

依兰娜招呼雅各琳的时候，雅各琳已經在那儿立了足足有一刻钟了。她穿着一件腰身已經嫌瘦的夹大衣，用閃着光芒的眼睛望着新式大衣。依兰娜穿的是那件寬大的黄色上衣，虽然很合身，不过式样已經开始过时了。

“我非常喜欢淡紫色的，”雅各琳說。“現在穿的人很多，最便宜的也要一万三千一件。”

“我想买一件皮大衣，”依兰娜說。“有几件仿駝毛的，不过价錢貴得多。再說，皮大衣和杂色大衣有一个同样的缺点，让人发生老是穿这一件的感觉。”

“淡紫色的說起来也很容易过时。不过，有几件可真漂亮！”

“最好的办法是买两件，或者每季换一件。”

“可惜这根本办不到。弄到最后，我说不定还是买一件呢大衣，呢大衣改起来也最方便。”

“角落里的那件紧腰身、小領子向上翻的，你穿上一定很不錯。”

“我也注意到了，成問題的是价錢。”

“你打算花多少錢？”

“現在我只打算花一万法郎，不过我担心不够。我的确需要一件大衣，我們就要結婚了。”

雅各琳为了准备这件大事，对收入中的每一个法郎都要計算計算才用。她每月从呂台吉亞飯店領到将近两万法郎，其中四分之一寄回家，四分之一由于搬到雅各的屋子里来住，可以存起来了。剩下来的錢分成不相等的两份，多的一份用在日常开支上，包括她逢到休息日子购买食物，不过她尽可能的把这一份縮减到最低限度。余下的一份也全部存起来，打算买她應該想到买的东西：譬如使她如此迟疑不决的大衣啦，一件連衫裙啦，一套定制的服装啦，皮鞋、衬衫啦……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都是为了至少和别人一样所必須添置的。另外还有千百种的誘惑她的物品，对象她这样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來說，是那么的迎合她的爱美心理，每天她都得压制下自己的欲望。

雅各在信上提出过好几次，要給她寄錢来。但是她断

然地加以拒絕，借口是房租繼續在由他付，她再也沒有什麼需要了。路易回來以後，雅各曾經表示立刻就回來，雖然他的父親還沒有雇到能夠接替他的主任。雅各琳儘管巴望他來，可是她主張他不應該冒失。她尤其是不希望他和父親鬧翻，她勸他先通知他父親一聲。譬如說，他們可以商量一個期限，別讓他父親陷在困難之中。最後，雅各終於來信說已經和他父親講好了，他在十一月底回來，這樣可以在年終的那些節日前趕到呂台吉亞飯店上班。如今這個期限已經快滿了。

“你們什麼時候結婚？”依蘭娜問。

“他打算在正月里，我想最好還是等到春天。我自己有許多東西要買；成立一個家庭所需要的東西，我們連一樣都沒有；再說，房子問題還一直沒法解決……”

“你有眉目了嗎？”

“別提了，我每天下午的時間都花在這上面。貴得嚇人，而且是什麼房子！有人領我去看了一個單間的公寓房子，要一萬法郎；又臟又破，所有的修理還得由我們負責。其餘的我看過的房子，價錢更貴，可是也不見得好得了多少。雅各不知道我剩下來的水薪剛好夠付房租。再說，還得買家具……”

依蘭娜非常喜歡雅各琳，她們倆已經變成了好朋友。她的丈夫路易仍舊在蒙烏石區的儀表廠做工，三年前曾經在區政府登記，申請在新建築的房屋中分配一套公寓；頭天

晚上,她和他还为了这件事爭执过。

“你对申請房屋这件事不够起勁。”

“你叫我有什么办法,等的人有一千多!”

“你要是还不努力,永远是最后一名。”

“先要分配給人口多的人家。”

“作为一个退伍軍人,你也有权利。”

“你想錯了,亲爱的。”

“总之,你无妨試一試。”

“有这么急嗎?”

“如果咱們解决了,就可以把现在的房子让給雅各琳。”

“你对我說过,她就要結婚了。”

“正因为如此,房子就成了他們最大的困难……”

依兰娜沒有把这个打算告訴雅各琳,不过对她說了許許多多的鼓励話。她要去找同志們,也許可以想点办法……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他們年輕、幸福,他們真心相爱……

“我看,”雅各琳說,“我應該下決心花一万五买一件大衣。你說怎么样?”

“那就去买好了。你要我陪你一块去买嗎?”

“不,最好再考虑考虑。也許,明天吧。新大衣会給我勇气来应付明天晚上的事。”

“勇气?”

“是的,你也知道,明天在脚医家里开会。”

“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問題的。”

“雅各后天就要回来了！”

“你更有理由买大衣啦。咱们說定了，后天晚上在家里等你们，你也可以把头天晚上开会的情形讲给我们听听……”

* * *

脚医提出召开一次房客会议的建議，并不是落在一个聾子的耳朵里。萊翁·布尔甘抓住了它，把接受挑战看成是有关自己的榮譽的問題。照他的說法，應該趁热打铁。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去找脚医，但是脚医一开始的时候竟不認識他了。

“我記起来了，”听了对方解釋几句以后，他說。“您和一位年輕太太来过，还給我留下了一份抗議书。我的工作很忙，一直沒空搞这件事。請您什么时候再来一趟，我有几个問題要和您談談。”

只好又去拜訪他一趟和他談談。几个問題归納起来只有一个。

“您瞧，”脚医說，“我的一个病人回答我說，你们讲的‘欧洲防务集团’这件事是共产党造出来替他們做宣傳的。您一定是他們派来的吧？”

萊翁一点也不慌張。他提醒对方注意，抗議书是和平委员会发的，接着又把委员会的成員介紹了一番，对方的印象虽然大大地好轉了，可是显然的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塞納省和平理事会最近在凡尔賽門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对萊翁的鼓励很大，所以他毫不灰心。大会号召繼續展开

签名运动，号召在居民中间多多召开会议，筹备组织代表团去访问议员。这不是打退堂鼓的时候，大学生这样对自己说，因此他毫不犹豫地用上了他所谓的重武器。他打发了一个朋友来找脚医治病；效果果然不错。

“我的病人們和我談到这件事，”脚医說，“您應該給我点参考資料。”

参考資料和萊翁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召开房客會議的这个出色的主意又談起来了。萊翁根据过去的經驗，认为接受这样的邀請的人数不会很多，为了保証把会开成功，他希望把附近一带曾經訪問过的人都通知一下。

“您大概沒有想到，”脚医說，“我的客厅連一半人都容不下。不，相信我好了，應該一步步的来。我亲自去通知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他們全都認識我，第一次能有这么多人，已經很不錯了。”

最后，他們商量好了日期。萊翁开玩笑的把这个日期称为偉大的夜晚。雅各琳却急得睡不着觉，因为她的伙伴万一有什么事缺席的話，那就只剩她一个人来接受考驗了。另一方面，她觉得萊翁的殷勤近来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围。其实，她也找不到他什么錯处；不过雅各走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很明显地越来越想和她接近。他曾經有两次在飯店門口等她，借口是把跟脚医交涉的情况通知她；在委员会里，他坐在她旁边；还有那天上午，他們一块儿去征集签名，分手前，他提出了請她下午去看电影的要求……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雅各在回她告訴他那天上午征集到的

签名人数的信时，透露了一点醋意。因此，在开会的那天晚上，她拒绝布尔甘到她家里来接她，直接到会場去了。會議定在晚上八点半开；她来得早，所以在看門女人的屋里耽了一会儿。

“我說，”看門女人說，“你們是让脚医吃了豹子胆吧。他亲自通知所有的房客，当然‘阿道尔夫’除外。”

“您也去嗎？”

“自然要去，不过要在九点以后。您先上楼去坐坐吧。”

她第一个到。年輕的女用人把客厅的家具都移到一边，騰出空来摆从几間屋子里搬来的椅子。在一个小圓台子上放着二十来只小酒杯和一瓶还没有打开的甜酒。

“您来得正好，”脚医說。“我正拿不定主意摆不摆一張桌子。摆上也許合适些，可是亲切的气氛又差一点了。您看坐位够嗎？”

“您想有多少人会来？”

“只有二层楼的那位胖太太和她的女用人拒绝。没有什么关系；她要去找蒙派那斯区的一个按摩师，却不知道我就是这所房子里的脚医。其余的人都会来的……”

他穿了一套淺色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美国香烟。

“您抽烟嗎？”

他殷勤地替她点火，然后在雅各琳坐的长沙发上坐下，說明邻居們为什么喜欢會議在吃过晚飯以后举行。

“这样比較方便，您明白，孩子們都睡了。也許在开胃酒以外还要添点糕点吧？噢，他們怎么还不来？”

九点钟快要到了，雅各琳单独和这位客气得过了份的先生在一起，开始感到局促不安起来。

电铃终于响了。脚医连忙站起来去开门。老祖母——雅各琳在第一次进行访问时，曾经替她买过面包——走进客厅，坐在她旁边；她们可以聊天了。过了一会儿，看门女人和她的丈夫来了。脚医站着，准备接待新来的人。雅各琳心不在焉地听着看门女人讲话，她在抱怨房东从来不肯花钱修房子。时间毫不留情地过去……

啊，终于又有人按电铃了。一定是莱翁。没想到进来的是住在旁边那所房子里的英文教师。雅各琳没有指望他会来。她迎上前去向脚医解释。几天前她曾经给这位先生送小册子去，和他谈到了这次会议……她不过是顺便提了提，可是他却带点怀疑的口吻说：“嗯，我倒很想听听大家说的。如果有时间，我也许去……”

脚医表示能够认识他感到很荣幸。他把他当做一个上宾。教师脱掉大衣，走进客厅以后，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客厅里只有六个人，现在已经九点多了……

雅各琳想不出莱翁为什么不来，觉得嗓子里憋得难受。怎么办呢？怎么说呢？看门女人喋喋不休地讲着，现在居然跟您谈起韭菜的价钱来了！教师看上去好象在幸灾乐祸。脚医一脸尴尬相……

接着来的是五层楼上的那个单身汉，他的未婚妻死在集中营里。在他以后就再没有人来了。不过电铃倒的确又响过一次，是一个小姑娘来道歉，说家里来了朋友，她和她

的父母都不能来参加会议。脚医把雅各琳叫到门廊里。

“真糟糕。咱们怎么办呢？”

她安慰他，同时也是在尽力鼓励自己。

“总算有了七个人。作为第一次来说，这已经不坏啦。而这一切都应该感谢您呢。”

其实她心里慌得厉害。

“我真不明白，”脚医回到客厅时说，“不过，我个个人都通知到了呀。”

他打开酒瓶，把甜酒斟在一只只酒杯里。时间虽然又拖延了一点，可是局面再撑不下去了。教师狡猾地朝年轻姑娘膘了一眼，说：

“小姐大概要给我们做一个报告吧？”

莱翁·布尔甘在最后关头赶到了。

“糟得很，”脚医连问候话也没说，就劈头劈脑来了这么一句。

“您是说好得很吧！还能比这更好吗？”

他为了自己迫不得已的迟到道歉。他第一个发言，雅各琳总算定下心来。他首先代表大家感谢主人的盛情，借客厅给大家开会。大家都是熟人，今天到这儿来谈谈，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脚医打断了他的话。他已经看过给他送来的那些小册子，认为很好。

“可怕呀，”他说，“应该多谈谈科学家们关于原子战争的声明……”

教師却覺得參考資料還不夠。一開始別人都不明白他打算說什麼。

“我擔心的是藝術問題。藝術為了開花，就需要某些條件……然而，我看法國的風尚受到他們的集團的嚴重威脅。這個詞兒本身我就不喜歡。‘歐洲防務集團’？這是什麼意思？首先，並不是全歐洲都包括在內。其次，什麼集團呢？軍事集團？這是一個很壞的開端：法國人和德國人穿一樣的軍服，在同一個軍隊里……”

“我已經對布尔甘先生說過，法國人決不能夠接受，”脚醫說。

單身漢冷笑了一聲。

“我不能想象咱們的年青士兵用鵝步^❶上操！軍紀呢？也要象從前普魯士軍隊里一樣用棍子揍嗎？不，謝謝……”

看門女人的丈夫在工廠里做工，他擔心有了‘歐洲防務集團’以後，各國的工資會有統一的危險。

“根據什麼標準呢？這方面也應該談明白。如果拿英國人的工資，我同意。如果給我們德國人的工資，我不同意。他們的工資比我們低。”

他的妻子打斷了他的話。

“幸好在他們的計劃里沒有強迫我們按照英國人的口味吃飯！”

“英國人不在其中，”教師說。“他們想用‘歐洲防務集

❶ 指納粹德國軍隊操練時用的閱兵式正步。

团’拴住咱们，他们自己却不参加。”

“这么看，至少他们没有咱们这么傻，”看门女人说。

大伙儿笑了起来。她看到这种情形，就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件挂在心上的事。

“就拿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来说吧，他们得到的工资就不如我们。这样不好。你可以向他们谈谈，”她转过头来对她丈夫说。

她的丈夫证实了她的话，从阿尔及利亚人的工资，很自然地谈到了法国工人的境况。为了证明他说的，他把最近半个月的工资单掏出来给大家看。接下去脚医谈到了捐税和国赋，最后老祖母又谈到了养老金也应该想到增加了。

每个人都在乱纷纷地谈自己的。莱翁·布尔甘竭力解释生活情况主要和军费支出有关。如果花在备战上的钱再增加，生活一定还要困难。有了‘欧洲防务集团’以后，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准备的是原子战争……

这一次大家都同时说起话来了……教师的口气很肯定。

“没有人敢用原子弹。”

“您这么相信吗？”老祖母问。

雅各琳记起了她父亲说过的一句话，认为自己发言的机会到了。

“如果希特勒有原子弹，他早就用上了……”

“请让我先说一句，”教师说，“希特勒有毒气，可是并没有使用。”

“您說什么？”单身汉提出了抗議，“我的未婚妻就是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給毒气杀死的。”

教师打破了紧跟着这句话而来的沉默，他为自己引起了一桩痛苦的回忆表示道歉。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見。在集中營里犯下的罪恶是那么駭人听闻，所以罪犯們只敢偷偷摸摸地进行。但是在战场上，任什么也不能遮掩，因而沒有人敢冒险使用毒气。

“不要忘了毒气已經被《日内瓦議定书》禁止使用，”萊翁·布尔甘說。“这就是誰也不敢使用的原因。”

雅各琳看見有人支持她，心里很高兴，认为應該趁这个机会把她的意見說完全。

“原子彈还没有被禁止使用。”

“不赶快禁止，还等什么呢？”脚医問。

“瞧，”单身汉說，“最好趁时间还来得及，赶快把这些东西都取締掉……”

“好让咱們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看門女人补充了一句。老祖母点了点头。

“咱們能够干什么呢？咱們應該去找議員們談談这些事……”

萊翁·布尔甘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們已經在区里征集了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签名，應該把这些签名送給区里选出的每一个議員，要求他們投反对票。因此，我們可以商量好一个日期，多去几个人……

“我决不棄种，”看門女人說，“只要是星期日上午就行，

我的丈夫可以替我看門。”

大家又东扯西拉地談了好久，最后才商量好了。脚医因为有人提到他的退伍军官的身份，心里很得意，表示愿意参加代表团；老祖母也表示愿意参加，不过她的脚要在那天能够走动才行。教师认为人数不应该太多，沒有答应。也許他怕別人以为他跟看門女人一样在强討勒索吧？单身汉不肯参加任何訪問，不过，他表示愿意跟随代表团去看看他投过一票的那个女議員，照他的說法，那还是在他相信世界上有奇迹的时候投的票。

* * *

雅各·奥德貝已經不認識他那間小屋了。在他离开巴黎的这段时期里，想不到雅各琳把它布置得这样舒适。一个她亲手打扮成侯爵夫人的布娃娃，坐在由彈簧床垫改装成的长榻上，长榻蒙着一种图案諧和、色彩鮮艳的布。她还用剩下來的布圍在灯罩上，并且折了两个小窗帘，遮住窗子的下半截。在鋪着一块小綉花台布的桌子上，有三支交叉在一起的石竹花，插在一只高脚酒杯里，搭拉着它們的鮮紅色的花朵……此外，还有一件更惊人的事。她打开一口看上去好象全新的櫥柜，櫥格上整整齐齐地摆滿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套鋼精鍋子，六只盘子，三只杯子，一把咖啡壺，一个电炉……

“这全是咱們的！”

“櫃子呢？”

“也是咱們的。多瑪森太太送給我的，我把它重新漆了

漆。你喜欢嗎？沒有找到更合适的房子以前，咱們总算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缺点是這張床小了一点……”

雅各沒有回答，却把她抱在怀里，又吻了她一次。

“我的亲爱的妻子……”

他剛从貝日腊克回来。和父亲分手时他相当冷淡。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他的父亲說。

他一点也不后悔。他的继母亨丽爱特已經回到点心鋪来了。虽然她还没有工作，可是她的出現給整个鋪子带来了不愉快的气氛。她比以前更加专横，什么事都要干涉，吩咐这个，吩咐那个，而且一張口就罵人。老奥德貝只照她的眼色办事。雅各責怪自己曾經一度以为可以打消家里的成見，把雅各琳帶回来。不过，他仍然很爱他的父亲，尤其是因为他現在也猜到他很不幸。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他克制住心头的反感，听从了雅各琳的劝告。一直等到工作問題都安排妥当以后，才决定离开。

“如果你走了，”大师傅克罗維对他說，“我連一天也不在这个鬼地方多耽下去。”

“看在我的面上，至少过了年再走吧，”雅各回答。

克罗維答应了，再加上从波尔多来的另外一个工人，雅各知道他的父亲可以应付过去了。因此，他的良心上感到了平安。另一方面，在貝日腊克逗留的这些日子里，他也大大地改善了个人的經濟情况。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一下火車，就立刻告訴雅各琳：

“我帶回来五万法郎，現在再沒有任何困难来阻擋咱們

結婚了。”

他們滿怀着幸福，在对未来的共同生活的夢想中，暫時忘掉了現實。

“今天晚上我請你下館子，”他在出租汽車里說。

“富尼埃兩口子請咱們到他們家里去。”

雅各琳已經全都替他安排好了，而且安排得很周到，所以他決定照她的意見去做。他應該立刻去找他的主任，談談什麼時候回呂台吉亞飯店上工。反正他們明天還有一整天的空時間，可以在一起玩……

他問：

“咱們到凡爾賽去怎麼樣？”

“好！”

“你的大衣真漂亮！”

“你总算注意到了，”她微笑着說。“我是為你買的……”

他們從屋里出來，到了樓底下，遇見了多瑪森太太。她對雅各琳开玩笑地說：

“好啦，孩子，你的心上人終於找回來了嗎？”

雅各琳臉臊得通紅。雅各和她們分手，因為他不愿意錯過呂台吉亞飯店的七點鐘的下班時間。他在後門口等着，和飯店的小廝聊了一會兒以後，看見阿那托爾出來，立刻過去叫住他。

“噢，你這是從哪儿鑽出來的？”洗濯部主任問。

“我剛到。”

“你等人嗎？”

“我等点心部主任韦伯。”

“我剛才还在更衣室里看見他。你想回到飯店里來嗎？”

“主任以前答应过用我。”

“我很高兴。对不起，老弟，我要到工会去开会……希望以后你也來。”

“当然來。”

韦伯看見他以后，显得很不自在。

“沒有人通知您？”

“通知什么？”

“克罗索另外派了一个人在点心部里代替你了。”

“我説过回来的呀。”

“不錯。他昨天通知我，不准备再用你了。”

“什么理由？”

“稽查貝克尔給經理室打了一个报告。据説你在臨走以前和他吵过。”

“我罵了他一句，不过那与工作无关。”

“咱們別停留在这儿，好不好？”

韦伯把他領进附近的一家咖啡館以后，向他解釋：

“这也許是一个借口，依我看，其中必定有别的緣故。你沒有跟布里薩克鬧別扭嗎？”

“为什么？”

“头儿叫我的时候，他剛从酒窖里出來。一开始他什么解釋都沒有，光説要辭退你。等到我对他說沒有正当理由

的时候，他才提到貝克尔的报告。”

“报告一定是在我回来以前，早就做好了。”

“那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理由，克罗索决不会拖延到现在才做决定，他不是这种人。因此我才问你，会不会是布里薩克那方面的关系。他们这些大头儿总是官官相护，彼此之间有什么要求，决不会拒绝的。”

“很可能，”雅各说。

他感到很苦恼，主要的倒不是因为失掉工作，而是因为他想到了要和雅各琳分开。其次，他那间屋子恐怕也保不住了……

“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韦伯对他說。

“当然，这不能怪您。”

“有空来找我好了，我也许可以替你想点办法……”

雅各来到富尼埃家，看见雅各琳正在摆桌子，准备吃饭。依兰娜在煎鱼，她们俩嘻嘻哈哈谈得很起劲。路易正好在这时候也回来了，在雅各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以前，他扬扬得意地宣布：

“一个好消息，朋友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貝洛已经放出来了！”

猩紅色的帷幔，發黑的金飾，凡爾賽宮的議會^①會場看上去倒象一個古老的戲院。一道矇矓的陽光從高大的彩繪玻璃窗透進來，照着掛在主席台上的那幅埋沒在時間陰影里的古台^②的大油畫。油畫上畫的是一七八九年的一次三級會議。戈伯蘭^③壁毯——雕謝的玫瑰鑲邊的寓意畫——填滿了主席台背景上的空白。四個嵌在天花板上的、金黃色的女神俯望着整個會場，她們是：農業女神、商業女神、工業女神、和平女神。

瑪麗奈特·德羅爾姆坐在樓廳的來賓席上。她身上穿着一套天藍色的衣服，手里拿着長柄的螺鈿小望遠鏡，正在環顧從第三層樓座開始，朝方形大廳三邊伸展去的高大的柱廊。坐在頭几排的太太們展覽着她們的服飾和珠寶。樓下，排列成一層一層的黃皮椅上坐滿了大會的代表。據說正廳里一共只有八百六十五個坐位，可是國民議會和參議

① 法國議會兩院每隔七年在凡爾賽宮舉行聯席會議，選舉總統。

② 古台(1790—1878)：法國油畫家。

③ 戈伯蘭是一六六七年法國皇帝路易十四在巴黎設立的壁毯地毯廠。

院两院的議員加在一起在今天已經达到九百三十七个人。

为了这第十六任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各方面都准备得很仔细；不过，十二月里会有这样阳光绚烂的天气，却出乎人意料之外，从暖气管里大量散发出来的暖气因此完全变得是多余的了。在过份稠密的人丛和浴室般的气氛里，一个个都闷得透不过气来。

瑪丽奈特脱掉上衣，解开衬衫的领扣；她这时候正在看那半圆形的上厅，正厅升起一片闹哄哄的谈话声和喊声。亨利·維勒諾瓦坐在右排，他朝她招了招手；她报以微笑，笑得那么嫵媚，引起了好几个議員的注意。她的情夫为了让别人知道这个微笑仅仅是朝他一个人发出的，于是继续向她打手势；她从这些手势中猜测到大会就要开幕了……

她是上午陪他一块来的。他們的玻璃上貼着三色通行証的汽車，由穿着皮衣服的摩托車手护送，从巴黎开到凡尔賽。路的两旁排列着戴白手套、系着紅值勤繩的警察。虽然这已經是十二月十七日，可是一个罕見的冬天里的春天用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全城；它慢慢驅散了雾帳，使得这一大片曾經是王宮的庄严的房屋和周圍的花园一样清新。稀稀落落的几行看熱鬧的人望着汽車和摩托車的队伍嘖嘖咄咄的在大街上駛过。聚集在軍备廣場周圍的人比較多。廣場由穿着仪仗服装的保安警察和宪兵把守着。远远地望过去，那些分布在王宮門外、方石舖成的庭院里的宪警，就象放在一个大棋盘上的小鉛兵。在扎着彩旗的鐵柵栏前，共和国近卫队的綴着羽飾的鋼盔被阳光照得閃閃发亮。王宮

对面，一群群的士兵从陆军医院楼上的窗口，朝着下汽车的漂亮的太太们吹口哨。她们连头也不屑回。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她们之中大部分都已经上了年纪；不过她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当年走进特里亚儂宮^①的瑪丽·安东奈特^②。

司机打开车门，一声炮响把瑪丽奈特·德罗尔姆吓了一跳。維勒諾瓦以为是放礼炮，但是人群中有人大声说：岂有此理！后来才打听出来，是薩多利军营每天照例举行的试炮，当局认为不应该暂时停止。

幸亏亨利事先想到在特里亚儂宮订了一张桌子，所以他们没有费多大的事就在闹哄哄的人群中找到了坐位。这儿有议员，新闻记者和穿皮大衣、戴插羽毛的帽子的女人。她们有的是国民议会議員、参议院議員和部长的太太，有的是电影明星，有的是交际花，其中也有脸上脂粉抹得有一寸厚的老太太。这些人在十一点钟以前就争先恐后地赶到这家大名鼎鼎的饭馆来了。按照传统，每隔七年选举一次总统的时候，许多显贵的人士——并不都是政界中的——都要在这一天用御膳来宴请他们的朋友。头天的报纸上已经谈到了二百二十五只肥鸡、三百只鸭子和四百五十只龙虾，由法国的名厨师们亲手烹制，要在这个隆重的日子里，端上这些装饰着鲜花的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张小卡片，

① 特里亚儂宮：分大小两个特里亚儂宮，在凡尔赛花园内。

② 瑪丽·安东奈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

虽然今天已经是第四共和国，可是我們还可以从这些卡片上看到一些教会人士和許多貴族的名字。

維勒諾瓦能够陪着瑪麗奈特露面，感到非常得意。他吻着太太們的手，停下来和一位部长談話，在他的同事們中間穿來穿去。那些同事們爭先恐后地向他的漂亮女伴兒獻殷勤。有好几个人遇見他的時候，都用“您好，總統先生，”這句話來問候他。

“這是什么意思？”瑪麗奈特問這句話的時候，他們已經在他們的桌子上坐下；領班按照她的意思，把擋住她的視線、使她看不見花園的那只大玫瑰花籃移開。

“這是一句傳統的玩笑話，”亨利說。“因為每一個人，即使是老百姓，都有可能在今天變成共和國總統，所以大家見了面都喜欢說這句話。”

“這没有什么好开玩笑的……”

在喝香檳酒的時候，維勒諾瓦邀請了几个朋友。他們在投票前應該開一個會決定他們的態度。特里亞儂宮的許多桌子上都在研究戰略，也就是說怎樣來提升各黨派的候選人，為的是要避免重新出現上一屆選舉所發生的意外的結果。上一屆選舉在第一輪就完成了，因為共產黨出人意料之外，全體一致地投了社會黨候選人的票……

然而，這頓飯結束時的快樂氣氛，和深入討論那樣嚴肅的問題是不大相適的。因此很自然地就談到了已經開始流傳的種種新聞：某某人以為自己有當選的可能，隨時都帶着一套大禮服；某某人為了爭取票數，怎樣大肆活動；一位過

去的政府首脑相信这一趟终于要走上通往爱丽舍宫^①的道路，几天以前和一个年轻女人结了婚，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因为他把明天会变成法国第一夫人的希望给了她，替自己赢得了这个好运气……他们也谈到了某一位佛耐尔先生，他为了他的尊贵的亲戚，现任的内阁总理张罗竞选，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在竞选活动中天真热心得象一个毛头小伙子，可是又周到谨慎得象一个老油子……

“有一件最妙的事，我不能不讲给您听，”有一个客人忽然对玛丽奈特说。“这是我从警察厅长那儿听来的……”

他说：今天早上天一亮出动了五千多人守住王宫周围，不准闲人闖进来。没想到有一个人在花园当中闷闷不乐地想心事，他在罗卡依大厅前而被发现了。

“起初，还以为他企图行刺。他被捆起来带走，经过拷打、搜查、审问……”

“不用说，一定是一个象每次选举都跑出来的可怜的疯子，”维勒诺瓦说。

“比那个好，亲爱的朋友，仅仅是一个在谈恋爱的人，他在等他的情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非常高兴，愉快万分地大声说：她迟迟不来，原来是这个缘故！”

“很有趣，”玛丽奈特说。“我想他一定被释放了吧？”

“这个，亲爱的太太，厅长倒没有提起。”

下午一点半，議員和来宾又在大会厅里相聚了，議員坐

① 爱丽舍宫是法国总统府的所在地。

在半圓形的正厅里，来宾坐在楼上的来宾席上。闷热，加上喝了香檳酒，瑪丽奈特覺得臉蛋儿有点发燒。她扑了一点粉。两点正，一陣鼓声宣布主席到了。几分钟前，主席台已經被聚光灯照得非常明亮。那位在这时候变成了共和国元首的人由两个胸口挂着鏈条的司仪和六个秘书陪着走进来，慢慢爬上主席台的梯級。二十来个电视摄影师緊張工作着。他穿着礼服，白衬衫，白領带，和顏悅色地順从摄影师們的要求。

“看上去，他好象搽了一点胭脂，”坐在瑪丽奈特旁边的一个女人說。

瑪丽奈特抱着鏡頭会移向来宾席的希望，潤了潤自己的双唇，好让它們更上照。

会场里的鬧声漸漸靜下来。主席搖了搖放在右手边的銀鈴，接着在和教堂一样的寂靜中，宣布：“我宣布議會大会开始。”在同样的寂靜中，他宣讀了宪法中有关选举的条款。他着重的指出：按照宪法，共和国总统的选举不經過辯論，用点名方式进行不記名投票，超过选票半数以上当选。

宣讀以后，主席提議通过三十六个监票人的名单。这桩程序完毕以后，秘书遞給主席一个用深綠色的布盖着的籃子，他从籃子里取出一个小白紙条，說：“我現在抽签，抽到哪个字母，就从那个字母开始点名。”抽到的是“U”字。因为只有一个議員的姓是用这个字母开始的，所以按照字母表緊跟着就点到了下一个字母，維勒諾瓦是第四个投票。他的同党和几个坐在政府席上的部长朝他鼓掌。

最后这个程序，瑪丽奈特看了觉得很有趣，她注意地望着。但是随着投票的进行，仪式渐渐失掉了开始时的庄严性。一个司仪继续不断地点名，被点到名的議員尽快朝放在主席台上的两个投票匣走去。他爬上梯級时，接到一个用来計数的小白球。他把小白球和选票交给一个秘书，由秘书分別投进那两个投票匣里。还没有輪到的那些議員們等候在主席台前，好象形成了一堵墙，叫人越来越沒法走近梯級。有些等得不耐煩的議員干脆跑到走廊上或者餐厅里去，害得司仪只好去找他們。主席台的两边挂着很大的两块硬紙板，板子上标出輪到投票的字母，字母很大。这两块牌子給这完全是法国式的混乱場面带来了小学校在課間休息时所有的那种幼稚气氛。席位上时不时傳出鼓掌声，向某一个議會党团的領袖致敬。議院的元老，共产党候选人馬賽尔·加香走过去投票时，从共产党議員的席位上发出的掌声尤其热烈……

瑪丽奈特热得渾身难受，她对投票进行的緩慢也感到了不耐煩，于是离开会场，到走廊上去；不一会儿以后，維勒諾瓦出来找她。她問他：

“还要拖很久嗎？”

“至少一个钟头，因为还要点一遍缺席議員的姓名。”

“到那时候总统可以选出来了嗎？”

“不可能，因为有八个候选人。票数分散了。”

“我想回去了，我觉得不舒服。”

“随你的便，亲爱的，第二輪选举在晚上举行，你来得及

赶来。”

“选得出来吗？”

“还不知道。选得出来，选不出来，全要看共产党是不是撤回他们的候选人了……”

她坐上汽车回家。下车迈上街沿的时候，她遇见一对挽着胳膊的年轻人。她认出他们俩是雅各和雅各琳，朝他们笑了笑。她记起了上午听到的那段故事，心里想：他们倒很象凡尔赛的那对情侣……

* * *

这一对未婚夫妇在卢森堡公园玩了一个下午刚出来。最近这几个星期，他们遇到了不少不顺心的事，现在烦恼总算完结了。雅各丢掉了他吕台吉亚饭店的工作以后，他的那间屋子也不能再续租下去。很明显，两件事是一个人造成的。布里萨克不仅仅想办法打破了他的饭碗，而且也想把他赶到大街上。两件事都找到了借口。在吕台吉亚饭店这方面，借口是稽查贝克尔的报告；在房子这方面，借口是不是单独一个人住。当然，他本来可以拒绝搬出去，尽量拖延时间，但是他的性格生好了，他希望赶快了结，免得欠任何人的情。因此他必须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也就是说，找新的住所。多玛森太太出面替他们到贝尔望什小姐开的旅馆里去进行了一次相当巧妙的交涉。一开始她很谨慎，先探问是不是有可以供小夫妻俩住的屋子。运气真好，正好有一间还没有租出去。问题是有人已经出了一万五，只要肯出一万六就行。情况摸清楚以后，看门女人才决定宣

布受她保护的两个人的姓名。老姑娘一听到是老房客雅各琳和她的冒名的兄弟，臉立刻就綳起来了。多瑪森太太一再替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苦苦求情，最后貝尔望什小姐的心总算被打动了。

“好吧，既然您这对小鸽子已經結婚了，我就租給他們。”

“不过，他們还没有正式結婚。”

“那可办不到。我的旅館又不是窩子。”

“我向您担保，他們是正經的。”

“她至少已經成年了吧？”

“那当然……”

临了，貝尔望什小姐豪爽地說：

“好吧。月租一万八千，要不要随便。”

为了有一間臥室和一間小厨房，也只好接受了。對他們來說，这不仅解决了他們的困难，而且还可以說很舒服；不过，万一雅各長時間沒有工作，这也只好算暫時解決問題。

得到这第一个成功以后，雅各很高兴，他放下心来，全心全力地寻找工作。他在职业介紹所登了記，可是他等不及什么时候才輪到他，于是亲自到許多店鋪去問。接二連三的回絕使他失掉了信心。洗濯部主任阿那托尔曾經介紹了一个工作給他，不过目前还没有空出来。还有他过去的主任韦伯也曾經答应过他。韦伯目前只能告訴他到了圣诞节可能找到点临时性的工作。他們俩靠着他在貝日腊克存

下的那点錢过日子，每天都要把他們的婚期往后推延一个星期。

雅各还没有通知他的父亲。他知道他的父亲会寄錢給他，会再要他回去。然而，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舍不得和雅各琳分离，而且他把应付困难看做是他个人应尽的责任。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在他心里却产生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疑問。怎么办呢？他没有工作又能怎么办呢？如果他选择的生活，朝不保夕，他們的幸福又将如何呢？如果雅各琳也被解雇了，那又会怎么样呢？他的自尊心太强，所以他不肯把心里想的告诉她；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拘束，甚至他的性情也不知不觉的变得忧郁了。他忘掉了他的那些朋友們，最后还是他們使他又恢复了信心。

“如果您愿意，”依兰娜·富尼埃說，“我們可以去跟摩兰提一提。”

議員給了他一个蒙烏石区的面包鋪的地址。議員和这家面包鋪的老板認識已經有很久了，現在他們还有书信来往。

雅各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认为摩兰以議員的身份可以帮他更大的忙。因此，他到那个地址去的时候，信心并不大。可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象个救命恩人似的受到欢迎。

“您来得真巧极了，”腆着个大肚子的、性情乐观的老板对他說。“我正向工会要一个工人，既然您是摩兰介紹来的，那也是一样。”

这家面包舖除了星期日，在平常日子里几乎可以說不卖糕点，所以每天只需要半天工作，不过这解决了雅各的困难。他非常高兴，跑到卢森堡公园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訴雅各琳。从第二天起，他每个星期工作二三十小时，工資按照他的新老板的提議，照工会定的标准付。

“他是一个老好人，真的；他还是从前在波尔多的时候認識摩兰的。”

这一对年輕人又重新开始計劃他們的未来，瑪丽奈特·德罗尔姆遇見他們，正是他們再度看見了幸福远景的时候。

“她是誰？”雅各問。

“怎么，你不認識她？她就是比巴尔請她签名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那位太太。”

“說起‘欧洲防务集团’，我的老板也对我提过了。他一定是一个热心人士。”

他把雅各琳一直送到吕台吉亚飯店。他想立刻去謝謝查理·摩兰，他知道他們夫妇俩这时候正在巴黎。到了大門口，他才想起議員这一天應該在凡尔賽。至于議員的妻子蘿絲呢，看門女人告訴他，去看医生了。

“她大概是听分娩的讲座。据說現在生孩子沒有痛苦了……”

* * *

西蒙南医生是一个还很年輕的人；他蓄着黑黑的小胡子，一双眼睛很大，流露出无限善良的光芒。他穿着白外

衣，走进大厅，大厅里有十五个女人安安静静坐在四排椅子上，她们带着很容易理解的激动心情，等待着这第一次会见。他搓搓手，说：

“你们是我的新学生。坐着，不必动。您继续打您的毛线好了。您是陪女儿来的妈妈吗？好极了！至于您，金黄头发的姑娘，您的裙子太紧，把扣子解开吧……首先，我希望看见肚子很舒服，脸上没有紧张的表情……现在，如果你们高兴的话，咱们来互相介绍介绍……”

他大大方方地做了自我介绍，坦白地告诉她们，他在每次开始讲课的时候，心里都有点发慌，所以他首先需要的是学生们用笑脸来帮助他。他的这一番话把她们都逗乐了。然后，他点名，对每一个人都短短地问上两三句：“怀了几个月的孕啦？”“是头胎吗？”他坐在桌子上，很有风趣的对她们说：

“太太们，你们的分娩将是你们的期终考试。能不能顺利通过，那全要看你们自己了。我们要从旁边来帮助你们……”

蘿絲听他对情绪做分析；她虽然在丈夫面前一直表现得很乐观，可是常常也要闹情绪。啊，当然，她不象左边的那个看上去还完全象个孩子的、浑身发抖的年轻女人，也不象右边的那个已经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女人；她们俩虽然还不敢相信，但是很显然地在等待着西蒙南医生来把她们从一个世代相袭的恐惧中解救出来。不过，她的情况也是一样。最初，是一种很深的快乐：我要做妈妈了，我要生

孩子了，我对我丈夫的爱情将要有一个惹人爱的小东西做为它的果实……接着想到：我会不舒服、发胖，我的脸上要发出许多斑点，那对我没有关系，我想要一个孩子，我因此感到骄傲和幸福……接着又想到：九个月很快就会过去，到头就会解脱、幸福……到头就会有分娩。想到分娩的情形，又不由自主地要担起心来了……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几千年来，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在苦痛中挣扎；“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①这句话象冷酷的咒语似的压在女人身上。周围的一切好象都在尽力使她们记起它；母亲啦，亲戚啦，朋友啦，邻居啦，都反复说：“希望会平平安安的过去……”“我那一次真可怕……”“可怜的孩子，这一关可真不好过……”“谁也不知道结果怎样……”“我没有叫喊，不过我手掌心被自己指甲掐出的印子过了好几天才消掉……”“我希望您别象我那样……”先例也有的是：这个表姐生产以后，留下了终身痛苦；那个表妹孩子生在救护车上……还有许多悲剧：什么医生把孩子一块块取出来啦，母亲年纪轻轻的死于生产啦……这一切经过一代代的不断灌输，在谈话中随时都可能提到，而且被文字所渲染夸大，从大作家一直到无数的出版物在描写到分娩时，都少不了叫喊、眼泪和血……

“然而，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西蒙南医生说，“而且已

① 见《圣经》：《创世纪》。夏娃吃了禁果以后，耶和华对她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 經成为过去。你們应当首先战胜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如今还会发生，就是因为我們把实际上是反常的现象认为是正常的。分娩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一种免不了的苦痛，而是一种十分合乎自然的现象……”

他接着解釋：古代的女人，很可能象今天的动物一样，除了特別复杂的情况以外，一般生孩子都是沒有痛苦的。太太們，你們觉得好笑嗎？你們一定都听到过別人在談到某一个女人的时候說：“她养孩子跟鸡下蛋一样容易。”他举了几个这一类的例子以后，告訴她們：苏联的医生們从这个事实出发，努力从科学上来加以解釋。为了这个目的，他們采用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說，通过一系列实验，然后才大規模应用最现代化的无痛分娩法。有一次几个法国医生到苏联去旅行，他們知道这条道路获得的效果很好以后，也开始在法国实行、推广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沒有一点神秘，仅仅是对大脑和肌肉加以訓練：了解身体的构造、怀孕和分娩的过程，学会按照一定方式呼吸，学会控制自己和放松肌肉……

“太太們，你們以后就会看到这并不难。我的責任是告訴你們一些有关怀孕的基本变化，教你們在分娩过程中怎样来协助医生；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生孩子这件事恢复原来的情况……”

他用挂图来讲解給她們听，嬰兒在母亲的肚子里怎样形成、长大，怎样轉移位置，最后怎样生出来。他叫她們注意：从头几个星期起，胎儿就已經具有了人形，如果做母亲

的都了解这一点，就决不会再有打胎的事情发生了。不过，这个问题在这儿当然不存在，因为他看得出来，他的亲爱的学生们，他不敢说她们完全被他说服了，但是从现在起至少已经相信有正常分娩的可能性。他又用几个小故事来加强她们的信心，其中最后一个就是在当天下午才发生的，他的一个女病人亲自在电话中这么回答他：请不要来打搅我，我正在生孩子。

第一次讲座甚至还不到一个钟头；下课以后，有人提出了几个问题。起初提问题的人还有点怕难为情，但是后来问题越提越多，西蒙南医生不得不加以阻止了，因为有些问题已经触及下几次讲座的内容。不过，他还是回答了坐在蘿絲旁边的那个年轻女人最后提出的问题。

“您用麻醉法嗎？”

“不用。”

“不过，在疼痛的分娩时……”

“从今天起，不再有疼痛的分娩了……我们要彻底把‘疼痛’这个字眼从我们的辞汇里赶出去。”

“可是，万一疼痛呢？”

“那也要看需要不需要，仅仅在特殊的情况中，我们才使用吸入麻醉法。”

“那么您为什么要反对呢？”

他好象决定承认一件难以说出口的事似的，叹了一口气。

“这是因为我不愿意剥夺一个女人在快乐中生孩子的

这种偉大的幸福。”

这个回答給人的印象很深。可是，那个年輕女人最后还有点疑惑，迟疑了半天才說出来。她在报纸上看到这种方法就是用麻醉法，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因为一个世紀以前在英国維多利亞女王就已經用过了。西蒙南医生很清楚地回答：

“太太們，我們用的方法和麻醉法沒有一点相同之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你們就要学会怎样分娩，而且学起来跟你們的孩子明天識字一样容易。只有一点不同：期限比較短，你們只要上五課就行了。”

她們臉上帶着微笑立起来，蘿絲注意到，虽然她們一个个都变得很臃肿，可是大多数都善于把自己打扮得仍然很美丽。这些巴黎女人，沒說的……

“最后一句話，”医生又說。“从今天起，你們要摀上耳朵，我再說一遍：你們要摀上耳朵。不要再听亲戚、朋友、婆婆說的，尤其是婆婆說的……誰要是想破坏你們的信心，那就對他們別客气，哪怕是你們的丈夫……至于你們的丈夫，也應該說服他們，这最容易。在这方面，我建議能够办得到的人，把他們也帶來听听咱們的講座。對他們不会有坏处……”

蘿絲怀着愉快的心情从医院里出来。她肚子大得已經行动不方便，可是她感到自己好象生了翅膀似的。在地道車里，有一位太太立刻站起来，把位子让給她坐。坐在她对面的一位先生正打开一張报纸在看，她在轰轰隆隆的車声

中，不知不覺看了看第一版。晚報上公布了在凡爾賽舉行的第一輪選舉的結果。她已經把這件事完全忘了。查理不回來吃晚飯。可是她是這樣的幸福，所以迫不及待地希望讓他也知道知道……

* * *

查理·摩蘭這時候剛剛在軍備廣場邊上的一家小飯館里坐下。共產黨的議員們在這兒吃飯。鋪着紙的大理石桌子上，雜亂的放着幾盤切成小塊的卡曼貝干酪和一瓶瓶的博惹萊葡萄酒。幾乎到處都放着金雀花，堂座的每個牆角上插着國旗。茶座的鏡子上用粉筆寫着：自由——平等——博愛。在愉快的气氛中每個人都津津有味地吃着豬肉。接電話的那個侍者把議員的名字喊了好幾遍，才有人答應。摩蘭知道他的妻子下午到醫生那兒去，他還以為有了什麼壞消息，連忙奔到電話間。蘿絲在電話中使他放下了心：

“我僅僅是想告訴你，一切都很好。甚至可以說非常好。以後再詳細講給你聽吧……真是了不起……”

“這兒也是一樣……僅僅剛開始……今天夜里會議繼續舉行，多半明天還有……我們在巴黎耽的時間可能要延長了……”

“好極了，我可以上第二課了……”

“我們已經決定投社會黨候選人的票了……”

在回到他的同志們那兒去的時候，他碰到了塞爾什·德·姆拉克，跟平常一樣和他開了一個玩笑：

“噢，我還以為你在特里亞儂宮呢！”

“象我的祖先一样，亲爱的朋友，我忠于第三等級……”

“你有什么新聞嗎？”

“那伙人气瘋了。”

差不多同时，維勒諾瓦也从特里亞儂宮打了一个電話問瑪麗奈特：

“这么說，你不来了嗎？”

“既然你說选不出来，我也就不必来了。”

“还不知道。我們已經撤回我們的候选人，現在只剩下四个了……”

“你打算投誰的票？”

“很难決定。他們都贊成‘欧洲防务集团’，你知道，我在這個問題上有保留。只有一个不贊成……”

“那么，这一个也許可以投了？”

“不行，共产党投他的票。”

18

作坊里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雅各·奥德貝乘最后一班地道車赶到，象每个星期日一样，在夜里一点钟圍上了圍裙。老板打着赤膊，汗直往下淌，正在把面包送到炉子里去烘。他用长柄鏟子很灵活地把做成紡錘形的面团鏟起来，迅速取下用牙齿咬着的薄鋼片，在面团上很快地划出五个口子，动作准确得象一个外科医生。他打开炉門，把鏟子伸到炉膛里，然后突然一下子抽出来，立刻重新开始工作，連一秒钟也不浪費……在一边帮忙的那个学徒剛把上面放着一个面团的木板递給他，已經又得重新开始递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工人正在和做下一炉面包的面粉……

“我到四点钟可以把炉子让給你，”老板連头也沒有回地对雅各說。“来得及嗎？”

“来得及，”雅各回答。“我还得做些准备工作。”

“跟往常一样到厨房里去歇歇。把咖啡热一热。你要是餓了的話，柜子里有一片火腿，別客气。酒放在老地方……”

雅各的新工作从开始到現在还不滿一个月，可是他已經覺得这儿就跟他自己家里一样。他的老板拉富尔卡德先

生把工作完全交給他支配，在头一天就仅仅告訴他，他可能需要的工具和东西在哪儿。

“当然罗，”他的老板曾經說，“这儿不是呂台吉亞，甚至也不是奧德貝點心鋪。不管怎样，請你能湊合就湊合湊合吧。你干的这一行我是門外漢，我只負責一件事，就是供給你材料，面粉有的是；你一个星期所需要的东西，譬如糖啦，奶油啦，鸡蛋啦，可以事先通知我一声。其余的事，我和我的老婆去安排。門市由她照应，有什么定貨，她会通知你……”

雅各应付他們俩的脾气，沒有感到一点困难。阿梅代·拉富尔卡德是一个圓臉、大肚子的四十来岁的人，他乐观、厚道，象每个加斯高涅①人一样爱吹点牛。他活在世上仿佛只为的两件事：他的面包和政治。他不知疲倦地干活儿，他喜欢把工作做得完美无缺；他的最大快乐，就是在做出一炉皮脆焦黄的面包以后能够說：“这才是真功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能容忍有任何一点疏忽大意，他什么都留心，为了一点小过失就发脾气，不过他的气来的快，去的也快；气消了以后，他会對学徒說：“我这个人真没办法，不过你明明知道，我不允許这样。我已經对你說过，对付面包，就應該象对付自己的老婆一样。”在政治上，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論。他說在原則上他一向贊成最左的意見，他还說他比有些領了党証的人还要忠誠，也就是說，他比許多共产

① 加斯高涅：法国古省名。

党员还要象共产党员。他当工人一直当到三十四岁，从前在工会里还担任过宣传员，到现在他还常常拿这一点来炫耀。做了老板以后，他还是喜欢告诉人，他和别的许多与他情况相同的人相反，他仍然是从前的他，一个无产阶级。他照工会订的标准付工资，他说，他没有任何一点好责备自己的。尽管他是老板，他不是希望许多工人也具有象他那样的观点吗？照他的看法，不幸的是今天的工人的斗争性不及他那个时代的工人。他说：他们不起来改变这种处境，还等什么呢？我们从前搞过人民阵线……他还是在大战以前认识查理·摩兰的，他现在还和以前一样信任他，因为他说：这个人那种不会改变的人……他被囚禁在德国的那五年里，运气好，仍然干着他的老行当，回国以后娶了一个开面包铺的年轻寡妇做妻子。他们盘掉买卖清淡的铺子，靠了这笔钱，再加上他自己的积蓄，搬到巴黎蒙乌石区来开了这家铺子……

他的妻子长得相当漂亮，身材丰满，有点儿过份爱打扮。象她这样的女人，别人看见她们的丈夫以后会说：这个大老粗完全有理由当心他的财产。不过她有一点却很象他；她照应门市所花费的苦心，就跟他在作坊里用的一样多。这正是他们能够很快地发达起来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小的原因。她一清早就起来，脸上挂着笑容，一举一动都很殷勤，所以向她买面包是件很快乐的事。她对所有的人都和和气气的，从来不向人发脾气；她有一种介绍商品，推销商品的方法，使得顾客们全无招架之力。陈列在

櫥窗里的各種糖果、巧克力和干點已經很能吸引行人，但是她還覺得不夠，於是又想到了經營點心這行買賣。幾個月來，他們請了一個老工人來暫時幫幫忙，雅各來得正好，可以接替他干下去……

雅各每個星期日早上來，平時也要來好幾個下午，因為工資比較高，他拿到的錢和從前在呂台吉亞飯店得到的差不了多少。因此，他盡心盡力，要讓他的新老板們感到滿意。第一次試工以後，拉富爾卡德太太就對他的工作，特別是他做出來的那些她還沒有見過的糕點，表示非常中意，顧客們也都爭着買，好象買她的可口的麵包一樣擁擠。

“我現在請來了一個新主任，”她對他們說，“你們喜歡什麼，都可以定做。”

她和年輕人說話時，喊他：雅各先生；可是遇到一個顧客想問問，是不是可以定做某一種糕點時，她就會從鋪子里喊他：“主任，對不起，請您來商量商量，好嗎？”於是，這個主任就一本正經地撩起圍裙，往腰上一塞，理理正他的小圓帽子，然後穿着那件白上衣出來了……

“你呀，”老板對雅各說，“我不知道你在我老婆面前下了什麼功夫，她非常看重你。”

他們常常邀請他跟他們一塊兒吃飯，而且做得很自然，或者是在他的工作結束得比預料遲的時候，他的老板娘說：“雅各先生，留下來和我們一塊兒吃，好不好？不用客氣，我已經把您的刀叉放好了……”或者是他的老板事先通知他：“明天我們要燉肉。請你中午就來吧，一塊兒尝尝……”

在飯桌上，談話總不免要談到政治。雅各听了老板的意見，有了信心，很自然地提出来，要他在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抗議书上签一个名。

“已經签过了，老弟，虽然我不相信它。應該来一次总罢工，而不是签签名就完了……”

他的妻子在这种事情上，态度要比較他謹慎得多。她认为做买卖的人不可以搞政治。当然，这并不妨碍她有她的看法……

雅各对他們都有好感。他觉得他們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

“如果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見，”阿梅代·拉富尔卡德說，“那就千万別和你爸爸鬧翻了。他最后总会了解你的。你看，就拿我來說吧，我的儿子才五岁，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他要是想学手艺的話，我就让他到別人那儿去学。只有这样他才能成器……”

“應該替咱們介紹介紹你的未婚妻，”他的老板娘說。“她一定很漂亮吧？”

“还用問！”她的丈夫回答。“当然漂亮！……”

雅各·奧德貝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已經混熟了的环境里耽下去，他在这一天的开始时，一边工作，一边想着等待着他的幸福……雅各琳近来每个星期日都休息。她今天早上要跟本区的代表团去訪問本区选出的議員。中午，他将在他們那間小屋子里和她見面。跟往常一样，她准备中飯。也跟往常一样，他要帶給她几块用玻璃紙包的千层酥，一束

在地道車站口上买的夜合花。下午，他要休息一会儿；然后他們要一块儿玩一个晚上……唉呀，他陪她到哪儿去呢？这一个星期收入不錯，他們也許可以到查依宮的国家人民剧院去买两张便宜的戏票……婚期一直还没有决定，不过富尼埃夫妇有希望在四月里得到他們的房子，困难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时间在貝日腊克起了它的影响。老奧德具不了解他的儿子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巴黎。在他的每一封信里都还没有提到过雅各琳。可是他已經放弃了逼着要雅各回家的念头。年輕人在这一点上对他很感激……

阿梅代·拉富尔卡德把面包一起放到炉子里去以后，到厨房里来斟了一杯酒喝。

“怎么样，年輕人，順手嗎？”

“行。”

“你看到那个消息嗎？四大国要在柏林会談了……”

“您看会有什么結果嗎？”

“很难說。不过，坐在一張桌子上商量总比打架好……”

“塞納省和平理事会剛发出了号召，要在会談以前征集一百万个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签名。”

“依我看，还不够……”

* * *

雅各琳心里很踏实。一方面她已經有了經驗，另一方面这次去的人也多。在脚医家里开过那次會議以后，一直沒有机会去訪問議員。因为全体議員都在凡尔賽。整整一个星期，开了十三次会，投了十三輪票，才算把新总统选出

来。这真是从来没有的事。在和平委员会开会时，曾經談到这次选举，依兰娜·富尼埃說：

“所有公开表示贊成‘欧洲防务集团’的候选人，都一个个被淘汰了……”

“‘欧洲防务集团’这一下子挨的不輕，”萊翁·布尔甘补充了一句。

“听我說一句，”奥古斯特·比巴尔插嘴說，“事情还没有完呢。唯一的一个表示反对的人不可能当选。他們需要找一个既不贊成也不反对的人当总统，也就是說，找一个沒沒无聞的人……”

“比巴尔先生，”兰盖教授說，“当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就不再是一个沒沒无聞的人了……”

教授从布拉格回来以后，越来越对輿論所关心的問題感到兴趣了。在年初，他曾經和一百来位高教界人士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西德重新軍国化的宣言。不过，他不贊成共产党报纸常常提到他的名字，他曾經在依兰娜面前抱怨过：

“为什么要你們的报纸上一再提到我的名字呢？”

“这和我沒有关系，教授先生。”

“我知道，不过應該向他們提提。依我看，不應該老是提已經簽过名的人，應該通过他們去影响別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私人間的接触和交換意見。我个人希望所有对这个問題关心的人能碰一次头，不仅仅包括参加和平运动的人，还要包括另外一些人，所有的人，

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捷克人……就象布拉格的那次大会一样……”

他竭力支持委员会在本区里的活动:继续挨家挨户征集签名,尤其是直接去访问议员……

莱翁·布尔甘得到这个鼓励,一直和脚医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议会年终的辩论和休假,又推迟了代表团的计划的实现,然而,大家有恒心,现在终于商量好了。

碰头的時間决定在十点钟,地点离他们打算第一个访问的议员的住宅不远。雅各琳由依兰娜·富尼埃陪着到的最早。因为这是第一次,依兰娜·富尼埃又怕有人不来,所以坚持要参加代表团。紧跟着莱翁·布尔甘和奥古斯特·比巴尔也来了。脚医开来了他那辆小汽车。大大出雅各琳意料之外的是英文教师也和他一块来了。老祖母不舒服,临时告了假。莱翁替不认识的人做了一番介绍,接着大家又等没来的人。看门女人喘着气跑来了。

“你们看,我的丈夫和朋友們打牌去了。我没法只好去找他……”

单身汉弄错了地址,最后一个到。他向大家高高兴兴地问了一声好,接着就出发了……

“哎呀!”

这声“哎呀”是从脚医嘴里发出来的。他走进女议员住的那所房子的时候,还忍不住说:

“如果我住的房子象这样,我的診費就可以收得更高了。”

大門右邊有一套設備，英文教師向大家解釋它的用途。一按電鈕，就可以和名字刻在銅牌子上的人取得聯繫。然後只要對着一種小盒子說話就行了。比巴爾轉過頭來，對萊翁說：

“老弟，你要是用這種辦法叫我下樓，可真有意思。”

“我還是寧願在院子裡吹一聲口哨，”萊翁回答。“至少會有一個姑娘在窗口探出頭來。”

依蘭娜很嚴肅地朝他們望望。

隨著鈴聲回答的是一個女用人。她用尖細的聲音要他們從後門的便梯上來。教師很不高興，他拒絕走後門，大模大樣地邁上正門的大樓梯。門等了一會兒才開。年輕的女用人把他們讓進前廳，道歉的說她為了來接他們，不得不穿過這一套公寓所有的房間。

“太太們，先生們，有什麼事嗎？”

“我們是一個代表團……”

“你們來得不巧，太太到她的田莊上去了，要到星期一晚上才能回來。”

“既然如此，”事先做好準備的萊翁說，“那就請您把這封信交給她吧。我們打算約個時間和她見面。我們希望能代表我們街道的六百五十家居民和她談談，這些人家的簽名都在這兒了……”

“小姐可以記下我們的名字，”腳醫把他的名片遞給她。

“不過，你們知道，來的人很多，太太很忙……”

“您以為我們是來打哈哈的嗎？”教師說，他還沒有忘掉

上楼梯的那件不痛快的事。

单身汉觉得很有趣。

“順便也請您告訴您的女主人一声，我是她的一个投票人。”

女用人記下他們的名字，然后把那封信放在小桌子上的一迭等着主人回来的信件上，叹了一口气說：

“可怜的太太，回来够她忙的了。”

看門女人差点笑了出来……

“人民共和党^①对人民可不和气，”她出来以后說。

他們本来决定接下来去找一个社会党議員，但是教师不同意。他認識这个議員，知道他本人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再說，共产党在凡尔赛連續不断投票选举他那个党的候选人，給这个議員的印象非常好……比巴尔打开了报纸。报纸上公布了已經公开表示反对《波恩条約》和《巴黎条約》的三十九名塞納省議員的名字。

“您找什么？”教师問他。

“他不在名单上，否則可以湊足四十这个整数。”

“如果你們一定要堅持的話，我就不跟你們一块儿去了，”教师說。“反正我現在也要和你分手了。”

他們决定去訪問一个无党派議員，他們知道可以在他的办事处找到他。脚医請太太們坐上他的汽車，其余的人

① 人民共和党是法国天主教的政党，它代表与美国有联系的壟断組織的利益。

叫了一輛出租汽車。比巴尔因而說：

“咱們是機械化。”

辦事處設在一家咖啡館里。咖啡館的堂座光綫很好，靠里有一個酒吧和許多圓凳子。一個侍者過來告訴他們：

“議員先生在后間里接待客人。到時候會來喊你們，請你們先在這兒等等。”

他們圍着一張桌子坐下來。周圍有二十來個人，其中的許多女人還帶着裝得滿滿的網兜。雅各琳後悔沒有也先去买菜。脚醫做東請大家喝咖啡。不時有一個指甲染得鮮紅的年輕姑娘打開一扇玻璃門，叫道：

“下面就輪到這幾位太太先生進來！”

“這兒有點象牙科診所，”看門女人說，她想到自己應該回去看門，神情顯得有點着急了。

他們七個人一同走進去。

“見鬼，這麼許多人！”議員抬起頭來說。

他是一個矮胖子，不時地擦着腦門上的汗。他坐在一張桌子后面，桌子上堆滿了文件，凌亂地放着些汽水瓶和一個盛滿烟蒂頭的大烟灰缸。他道歉說，沒有那麼多的椅子請大家都坐下，接着吩咐女秘書再去搬一把椅子進來，至少別讓太太們站着。

依蘭娜單刀直入地談到這趟來的目的，她掏出抗議書。

“您也知道，”議員說，“簽名是可以偽造出來的。”

“請您檢查一下，”脚醫說，“每一個簽名底下都有一個名字和一個地址，寫得很清楚。”

議員抬起頭，用那雙狡猾的灰色小眼睛望了望胸口上挂着好幾個勳章的對方，然後聚精會神地看抗議書上的名單。

“所有這些人都住在同一條街上？”

“當然，先生。”

“這是一條怎樣的街？”

“一條屬於我們的街，”比巴尔高傲的說。

簽名中有一半是他一個人征集的。

“佩服，佩服，年輕人！”

口氣里帶着一點挖苦的成份，但是腳醫的威儀發生了影響，他立刻又改變了口吻。

“好！咱們來認真談談吧。你們到底覺得‘歐洲防務集團’有什麼危險呢？”

這個“你們”說明了別的代表團也來過，看門女人聽出來了，她用胳膊肘碰了雅各琳一下，雅各琳差點笑了出來。腳醫說出他的理由：沒有了本國的軍隊，法國就失掉了它的獨立性……

“如果德國人需要勞動力，把我的丈夫送到魯爾區去，”看門女人接着說，“您認為那是對的嗎？”

“瞧，誰這麼說過？‘歐洲防務集團’首先是一種防禦蘇聯進攻的手段。也許正是這一點使你們感到不痛快吧？”

“是誰三次侵略法國的？”單身漢問。“是蘇聯還是德國？”

他的臉板起來，談話幾乎要破裂了。最後議員趁着回

答依兰娜提出的一个問題时，站起身来，表示結束談話。

“太太，評判那些要投票贊成‘欧洲防务集团’的人，不是我份内的事。我同意这也許不是一个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不过，它还是可以使我們的力量变得更强大，至少美国不会反对我們……”

“不过，您打算怎么投票呢？”

“我要根据我认为对国家有利的去做……”

“如果我們能繼續談下去，”在出来以后，比巴尔說，“我看一定可以說得他沒法回答。”

不过，他們已經相当滿意了，尤其是脚医特別高兴。

“你們注意到了吧，他沒法回答我提出的有关法国的独立性的問題……”

他用車子把几个女的送回家。雅各琳担心迟了，連忙奔着去买菜。

* * *

“爸爸！你怎么会来的？”

雅各琳摟住在旅館客厅里等着的父亲的脖子。貝尔望小姐和顏悅色地走过来。

“到底回来啦！令尊打算下午再来。我知道您不会很迟回来，所以請他多等一会儿……”

她悄悄向年輕姑娘眨了眨眼睛，意思是問：他知道嗎？雅各琳搖了搖頭。

“爸爸，你什么时候到的？”

“乘夜車一清早到的。我溜了一个圈子才来看你。”

“你要待好些日子嗎？”

“明天晚上就回去，也許要到星期二。不用說，你要請我吃頓飯了？”

“當然。咱們上飯館去吃，好嗎？”

“用不着。就在家里吃吧。你沒有料到會看見我，對不對？”

“完全沒有料到，你應該先寫封信來……”

“前天晚上才決定，我知道你星期日休息，所以早來了一天……”

碼頭工人個兒高大，他的大衣擱在椅背上，身上穿着一套很體面的灰呢衣服，一件准是丹妮絲替他織的新毛衣。那條領帶呢，他的女兒記起來了，是她送給他的生日禮物。他的剛理過的長頭髮朝後梳，已經開始變白。雅各琳從來沒有見到他打扮得這麼整齊過，心裡感到高興，望着他直發楞。

“孩子，對你爸爸感到滿意嗎？你的樣子真怪。”

“因為太高興了……”

她跟在他後面，送他上樓；不過一轉眼她又下來了，因為她忘掉了拿鑰匙。貝爾望什小姐好像很慌張。

“他要是看見了您的……未婚夫，會怎麼樣？”

“他在樓上嗎？”

“不在，不過……等一會兒怎麼對他說？”

“我也不知道……讓他等一會兒……我會下樓來的……”

“您爸爸人真好！我在他面前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好了。”

“他問過您什麼嗎？”

“沒有問什麼，他談到您，談得很多。我的天啊，他會怎麼想呢！”

勒魯在樓梯口上等着。

“這家旅館簡直象座宮殿！你沒有告訴我你住在哪一層，所以我只好在這兒等你了。”

“最上面一層……讓我先走……”

她先走進房間，連忙把露在外面的雅各的一只鞋子踢到床底下去。但愿另外一只別亂扔在哪兒就好了！

“進來吧，爸爸！把你的大衣掛在門背後……”

她趁這個機會藏掉梳妝台上的一个嗽口杯，又用東西把電動剃刀蓋住。

“我說，你這兒真不錯！”她的父親說。“你付多少錢？”

“一萬八。”

“一個月一萬八？你哪兒來的那麼多錢呀？”

“你怎麼知道的？”

“你的房東告訴我，她按月出租。一季一萬八還說得過去。我曾經問過她，有沒有房間讓我住一天。她告訴我附近有一家旅館。這個女的嘴貧的象只喜鵲，而且老向我討好。我想，我也許可以住在你這兒。旁邊還有一間房間嗎？”

“是廚房，非常小……不，先別進去，裡面亂得很……”

她急急忙忙把晾在厨房里的雅各的尼龙衬衫取下来，定了定神。

“对不起，我没有向你问问妈妈的情况？米莱依好吗？弟弟们好吗？”

“他们都挺好，大家都问候你……”

“爸爸，你可以进来了，让我来准备中饭。”

她把网兜里的东西取出来放在桌子上；有一个面包，一瓶酒，还有肉，牡蛎，土豆，沙拉，桔子……

“哟！”她的父亲说，“你倒很会保养嘛！”

“炸点土豆，怎么样？……”

“我来得真巧。简直就象你猜到我会来似的……”

“说真的，我还没有问你这趟来的目的呢？”

“我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来找吉伦德省的议员。我们决定到议会里去看他们。”

“也是为了‘欧洲防务集团’这件事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

她迅速地把上午的访问经过告诉了他。

“孩子，你叫我非常高兴……”

他兴奋地开始把一切讲给她听。波尔多成立了一个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委员会，募了一笔基金，派代表到巴黎来。他们是第一批代表，以后还会有别的代表团跟着来。他代表港口工人参加代表团。

“我们带给他们两万个签名。你倒是瞧瞧这个代表团！”

有一个医生！一个大学教授！甚至还有一个退休的上校！我只好向同志借了这一身衣服……我忘了告訴你一件最妙的事。費尔朗，你知道，就是那个邮递員……我差点也把他拉了来。能够有一个“工人力量”的會員在內，倒也不坏！不幸的是他跟往常一样，到最后一分钟泄气了。在反对越南战争这个問題上，他态度坚决，可是在反对‘欧洲防务集团’这个問題上就很犹豫。不要紧，他总会认清楚的。不然，你又要說你爸爸是一个宗派主义者了。”

“我可从来没有說过这种話。”

“說是沒說过，不过我忘不了在罢工以后你对我說的那番話。到底誰对呢？……”

雅各琳心不在焉地听着；時間毫不留情地过去，雅各可能就要回来了。瞧，瞞着她爸爸，这是办不到的事。她怕什么呢？怕他責备她嗎？她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錯。他也許会对雅各的誠意发生怀疑？她可以举出事实来回答。这其实是貝尔望什小姐的担心把她吓糊涂了。最坏的事莫过于說謊和装假……

“听我說，爸爸，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他望着她，他的誠摯的眼光使她有点迟疑了。

“我應該早通知你才对……”

“好，你說說吧！我叫你害怕嗎？”

“我不是一个人生活……”

“这用不着戴眼鏡就可以发现。如果你想瞞我，就不應該让他的領带挂在衣架上，也不應該让他的鞋子放在椅子

上……”

“是雅各，你也認識他……”

“当然是他，床头柜上有他的照片。”

他在他的两个臉蛋上，一边吻了一下。

“你真是个好爸爸。”

“坏孩子，得啦！不过，事情还是應該有一个正式安排……”

法尔丹服装公司的銀灰色大厅里，一个女售貨員叫道：“第二百二十四号：‘法兰西島’……‘法兰西島’，number two twenty-four^①……”

穿着样装的、漂亮的模特儿出場了，当她迈上活动台子，随着台子在观众面前过去的时候，只引起了很少几声低低的贊賞，一般說来，沒有受到热烈的欢迎。

大名鼎鼎的服装設計家法尔丹和往常一样，亲自主持他的时装展覽会。他向观众們介紹：他在这套外表很简单的服装上，企图利用那根长綫条，人身上最美丽的綫条中的一根。这根綫条勾出了胸部，突出了大腿，然后成一条优美的曲綫，一直降落到膝盖下面。

新样装在那群年龄和肥瘦各不相同的太太們中間，引起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有的放下长柄眼鏡，側轉身子，对着旁边的人說：“太瘦了，而且显得有点蠢里蠢气。”有的认为沒有絲毫新奇的地方。但是也有的承认它具有地道的巴黎派头，瑪丽奈特、德罗尔姆就是其中的一个。

① 英文，意思是：“第二百二十四号”。

法尔丹头一天曾經招待过新聞界。他今天向經過慎重選擇的观众介紹他的一九五四年的新時裝。這些漂亮的太太和上了年紀的紳士中間，有許多在一個半月以前都可能在特里亞儂宮的宴會上碰見過。另外還有一大群外國買主，特別是美國人多，他們參加這首次的季度展覽，每人事先付出了三十五萬法郎做保證金。太太們穿着午禮服，坐在頭几排。紳士們的人數不相上下，其中大部分對模特兒要比對樣裝感興趣得多。

瑪麗奈特忍不住，真想把自己的意見大聲說出來。令人眼花撩亂的時裝在她面前穿梭般地過去，每一樣新奇的創造都使她感到那麼的興奮。這是亨利第一次帶她上法尔丹公司來。她這時候的感激心情，就象任何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对請她來欣賞、挑選她心愛的東西的男人，懷着的感激心情一樣深。

這次展覽從一批很朴素的連衫裙開始；色調相配的陽傘啦，帽子啦，手套啦，鞋子啦，甚至連珠寶都是法尔丹親自挑選的。連衫裙是用那些叫做麻紗、花邊或者細洋紗的薄料子做的，給女人的身形帶來一種盛夏的輕盈的情調。

“你喜歡哪一件？”亨利·維勒諾瓦問。

“都喜歡。”

接下來的一批連衫裙很寬松，下襠僅僅到膝蓋，胸部顯不出來，沒有領子，只有一個開得很大的領口，脖子整個兒露在外面，她看了以後說：

“真叫人想給她加上一條圍巾……”

“真叫人想吻一下，”亨利回答。

“你们这些男人，脑子里只有这个……”

头几个注意到美国风气在某些样装上的影响的女人中就有她。鈕扣洞鎖成花朵形或者水果形，象盒子似的帽子一直盖到眉毛上，尤其是在顏色的选择上最为明显：从檸檬黃一直到天藍，种种刺目的色調在灰褐和墨黑的底子上互相配合，或者不如說，互相排斥，完全不合法国人口味。她看了反感很大。

“这种紫色怎么能和珊瑚色配在一起呢？还有这种芍药紅和淡藍又怎么能放在一块呢？”

幸好这一类的連衫裙不多，这很可能是为了迎合从大西洋彼岸来的主顧。法尔丹在用手織花边、塔府綢和縐紗做的晚会服上表現出的独創的匠心，使瑪丽奈特重新又看得入了迷。不过，她认为这位服装設計大师在那些成套服裝上，最能發揮出他的才能。

“‘法兰西島’看上去对我的身材很适合，”她对亨利說。

“你喜欢嗎？”

“还用問！”

最后几件样装的展覽很象小歌劇的終幕。其中有一件豪华的白大衣引起了她的注意……

过了几天，他們又一同来了。服装設計师法尔丹对象維勒諾瓦这样的主题非常巴結，他亲自迎上来，照应他們定制衣服。

“太太，”他对瑪丽奈特說，“只有您和一位我暂时不便

宣布名字的大明星，选中我的这套‘法兰西島’；这就說明了您的审美力。在展覽的时候，您一定也注意到了，它几乎可以說沒有引起注意。我替那些不能了解我的人感到遺憾，因为它的命运現在已經决定了。今年春天它肯定会人人知道，到秋天它一定会大大流行……”

他很殷勤地向他們介紹生产过程。他的公司有二十个車間，四百个人，十个模特儿……在每次展覽以前接到近一万二千种衣料的样品……經過我自己挑选，留下其中的六百种。你們看，料子就是我們的梦想的媒介，理想的原动力，我們的灵感的出发点……每年在六月和十二月，他都要隱居到藍海濱^①去画新样装的設計图……其中有許多，至少三分之二，要在試样子的阶段淘汰掉。还要决定用什么料子才能突出它們的特性，根据真人的尺寸縫制，通过一次次的試穿来选择鞋帽等附件，准备正式展覽。临了剩下的不到二百种，上台接受考驗。主顧們的选择是最后一关……

“縫制样装需要多少时候？”

“太太，象您挑选的这一套需要三百七十五个工作时，才能最后完成。从它誕生到公开展覽，始終由同一个模特儿試穿。”

瑪丽奈特請他替她选料子。一种栗褐色的苏格兰呢，里子用羽紗，衬布用麻紗……

“料子的价格只占二成，”法尔丹对維勒諾瓦說。“您已

① 藍海濱：法國東南部靠地中海的海岸一帶。

經付过十万法郎的保証金，将来在賬里扣除。太太，您还挑点什么嗎？”

她很想要那件白大衣，可是又不愿意一下子向她的慷慨的情夫提出太多的要求。她看了几个样装以后，对法尔丹說，再考虑考虑。

他們在呂台吉亞飯店的老座位上坐下来以后，亨利問她：“滿意嗎？”

“你真是一个天使。”

亨利·維勒諾瓦已經接近了他的野心的頂点，同时也接近了他的幸福的頂点。副国务秘书，或許部长的任命，現在只是一个時間問題了。目前正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外长會議推迟了內閣的变动。危机四伏的政府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也許是印度支那問題。內閣总理和外交部长对从各方面升起的、反对繼續一場很多人看不到出路的战争的呼声充耳不聞，坚持使用武力政策。但是議會內部出現的强大的反对势力，威胁性极大，一有机会就有清除一个失去輿論信任的內閣的可能。当权的部长們預見到这种攻势，决定吸收几个新人到政府里来。維勒諾瓦是其中的一个。他反对繼續战争的态度是人人皆知的，很可能成为对反对派起緩和作用的一个因素，延长內閣的寿命。另一方面，誰都知道这位多尔多涅省的議員在“欧洲防务集团”这个問題上，采取了保留态度。这种态度在最近期間有了越来越尖銳的趋向，一旦它明确了，对决定三十个議員在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时投反对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

当了部长以后，他們就能够指望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些，政府目前所获得的多数票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

維勒諾瓦是一个奸滑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別人看中他，是抱着一些什么打算。但是，这些打算正好对他的野心有利，而且和他的私生活方面的計劃也相吻合，所以他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如果他們需要咱們，”他對他的亲信們說，“那就得讓他們付出代价来。”这句话表明了他不会滿足一个下属的职位。

其实呢，他看得还要远。万一政府的地位变得更加动摇了，他考虑到还可以大鬧一場，及时地离开那条沉船，保証自己在新內閣里得到一个更重要的职位。在任何情况下，机会都在他这一边，他准备不错过第一个送上門来的机会。瑪丽奈特，用不着說，也在鼓励他朝这条路上走。

“我一接到任命，”他这一天对她說，“就提出离婚。”

他的金发的情妇沒有回答，却用嬌生慣养的孩子才有的那种眼光望着他。他每一次遇到这种眼光，都觉得自己仿佛年輕了二十岁。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

“想那件白大衣……”

这当儿，法尔丹公司里的那些巧手的年輕女工，正在为了一百六十法郎一小时的工資，用美丽的衣料縫制即將問世的春裝。呂台吉亞飯店的地下室里，工作緊張的厨房看上去就象地獄一样：燒烤部烟火騰騰，一口口大灶都燒得

通紅，点心部的烘炉一大口一大口地吐出盖着一层热烘烘的焦糖的点心……主任克罗索先生站在牌子前面督促着他手下的大师傅們。布里薩克满面紅光，等候着該他忙碌的时刻……雅各琳爬着通向酒吧間的楼梯，一边跑，一边想：那件短袖衬衫，她也許下午会下决心去把它买来，因为她也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 * *

仅仅三个星期以后，亨利·維勒諾瓦就接到他的任命的消息了。他当时是在佩里格。

“部长先生，”电话里有人对他說，“我有幸……”

“請您說得响一点。您是誰？”

“內閣办公厅主任……消息馬上就要在电台和报纸上发表……总理一定要我立刻先通知您……对，对，是商业部……”

維勒諾瓦喜逐顏开。商业部是从实业部里新分出来的，对他非常适合。柏林会談剛剛結束，宣布将在日内瓦举行另外一次會議，并且有中国参加；在这次会上將談到朝鮮問題和越南問題。那些希望德国問題在第一次会談中可以找到一条解决途徑的人感到了失望。維勒諾瓦却看到了一个表示气候改变的征兆，在經濟方面有可能打开直到現在还关闭着的对外貿易的远景。这是他父亲一向最关心的問題，他父亲最近还对他說过：

“我們应当效法英国人。美国的禁运限制跟从前拿破命的封鎖一样，并不能阻止他們做生意賺錢。”

維勒諾瓦当然明白他担任的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不过，别人送上門来的这个商业部也許是一个最好的、沒有太多的风险的飞黄騰达的地盘，而且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进步的政治家。

省长第一个来向他道喜。那天晚上，世襲的庄园里举行了宴会，庆賀他荣任部长。老維勒諾瓦在这个隆重的日子里，吩咐酒席上用和他儿子同年的陈香檳酒。他的母亲穿上礼服招待客人，那副神气活象个皇后。只有海倫一个人沒有在客厅里露面，也沒有人提到她。其实，这样只有更好，因为亨利面前再沒有有什么障碍了，他現在迫不及待地希望把这件事赶快了結……

第二天，在他临乘上那辆卡迪亚克牌汽車，到巴黎去以前，他认为自己應該最后一次去看看他的妻子。她和衣臥在长榻上，看上去大概整夜沒有睡觉。他們的头几句话很簡單：

“你就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当部长嗎？”

“你明知道，不是因为这件事……”

她的四周凌乱地放着許多时装杂志。她把撕下来的一頁递給他，在这一頁上印着富丽堂皇的法尔丹公司大厅的照片。

“你看……”

“怎么样？”

“是她？”

“我也沒有瞞你。”

“你們打算在一起過嗎？”

“當然，我們準備結婚了。”

她在他面前跪下。

“亨利，你聽我說……我準備忍受一切……不過，別離開我……”

他沒有言語，一動不動地站着，一方面懊悔自己不應該來，一方面擔心她會大吵大鬧，神經發作，一氣之下會鬧得不可收拾。但是，他沒有時間再耽下去，那輛汽車連同準備好的行李，正在大門的台階底下等他。瑪麗奈特今天晚上就要到巴黎來了……她已經答應，而且發過誓再也不回旺多姆去……

“少來這一套，好不好？對你，對我，這樣都只有更好。”

“不！”

“好好想一想。”

“亨利，不要拋棄我……”

他的臉一繃。

“去你的！”

“不要拋棄我……”

他使勁推開她。

“放開我……真討厭……我已經通知你，咱們離婚。聽明白了嗎？”

“孩子們呢？”

“沒關係，他們寄宿在學校里！”

“我呢？”

“回到你本来就不應該离开的那个鋪子里去吧。”

“我不能回去。”

“那就滾你媽的蛋。”

她还想求他，她准备忍受侮辱、打罵，忍受一切，只要他不遺弃她。他又推了她一下。

“我已經再也无法忍耐了。現在，再見了……”

“亨利！亨利！你看……”

他帶着輕蔑的眼光回过头来。她哀告：

“如果你走，我就死……”

他也許沒有在那双向他哀求的眼睛里，看到悲剧的严重性。他也許沒有看見小桌的抽屜打开了，海倫的手已經握住了手枪……

“那你就去死好了，既然你要妨碍別人生活。我有什么办法……”

第一顆子彈射中他的肩膀，第二顆射中他的背……他沒有来得及抓住門把手，就扑通一声倒下去，他的妻子发瘋般的繼續开枪……

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个城市里，蘿絲躺在床上，两腿靠攏，胳膊貼在腰上，象每天早上一样，正在做深呼吸和放松肌肉的运动。查理曾經旁听过一次西蒙南医生的課，他一本正經地在旁边指导她。

“好，吸气……放松，放松……”

他抓住她的手，輕輕抬起她的前臂，然后又让它軟綿綿

地落下去。

“好极了！”

他靠在床头，盯着蘿絲的臉看。

“现在起来吧。”

蘿絲突然象瘋了似的，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这是怎么啦？”

“没有什么，让我笑笑吧……我在想，如果同志們看見你做接生婆，他們臉上会有怎么样的表情。”

“哈哈，开头做，能有这样，不算坏了，”摩兰也笑着說。

* * *

巴黎的晚报都在第一版上登載了这个消息：“亨利·維勒諾瓦被妻子枪杀……”“商业部长當場毙命……”有一家晚报甚至用上了这样的标题：“是情杀案还是政治阴谋？”头几天的报纸上說这个悲剧发生得极其突然……过了几天报上就已经发表議員的妻子是出于嫉妒……在刊登对死者备加頌揚的傳記的同时，还登出了情节不同的叙述……这本来只不过是一件社会新聞，可是由于死者的身份，却变成了大事，一連好多天，整个追求刺激的新聞界都从中获得了材料。他們貪婪地搶发被关在佩里格監獄里的海倫·維勒諾瓦的几次口供。他們盘問死者的家属和庄园里的僕人。他們纏着瑪丽奈特不放。瑪丽奈特还没有回到旺多姆去，她高高兴兴地让人拍新聞电影。許許多多的杂文、报告、訪問記和照片，同时让人看到：妻子和情妇；受騙的女人和部长的女神；曾經哀求过的那双眼睛和曾經誘惑过的那双眼

睛。一些画报趁这个机会宣傳美丽的瑪丽奈特的服装是法尔丹公司的出品……但是，一般說来，老百姓都很同情不幸的妻子……

“这是一个好母亲，”佛勒丽太太在和多瑪森太太一同等着委员会开会时說。

“她在这个家庭里一定受了不少罪，”看門女人又說了一句。“我要是有她那样的丈夫，才不肯朝他下跪呢。”

萊翁·布尔甘对悲剧性的結局感到惋惜。最近他和委员会的朋友们替代表团想出了一个新办法。直接和議員接触变得比以前困难了，他們于是去找議員的妻子。这个办法很有效，因为做妻子的往往比她們的丈夫容易接受他們提出来的理由。他們找过所有打算找的議員的妻子，就拿那个无党派的議員來說吧，在这双重的攻势下，他已經有了让步的表示。亨利·維勒諾瓦虽然不是本区选出来的議員，但是他住在这个区里，所以他們决定又去訪問了瑪丽奈特·德罗尔姆一趟，英文教师也参加了这次訪問。

“她曾經向我們保証，”萊翁說，“他一定不会投票贊成‘欧洲防务集团’。真可惜……”

“你要知道，”奥古斯特·比巴尔回答，“一旦当了部长，他就会改变主張……”

正說到这儿，依兰娜·富尼埃来了。大家单等她一个人。她为了迟到表示道歉，因为她被叫到全国理事会去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一群知名人士，其中还有議長赫里欧，剛剛发出号召，把三月十三日定为全国示威日，来反对

武装西德。各区的和平委员会都应该参加巴黎市民的代表团，在那一天游行到凱旋門去向无名战士墓献花。

“在那个日期以前，全塞納省应该征集到第二个百万签名，”比巴尔說。“我們已經落后了。”

“我們沒有落后，”布尔甘說，“我們已經快完成一萬了。”

“我們离着让全区的人都签名还远得很。应该采用戏剧演員和电影演員签名向議員发出的呼吁书……”

依兰娜請杜布莱依神父代替她主持會議，因为她需要立刻去看兰盖教授。兰盖教授在家里。这时候来打扰他真不妥当，因为他正在准备第二天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稿。然而，他还是立刻接見了她。

“請坐，孩子。我非常高兴您能来看我。啊，您在看我的书橱。您看，这儿有三千卷书，我閉上眼睛都可以立刻指出您选的书在哪儿。您觉得奇怪嗎？一切都是我亲手整理的……”

依兰娜向他解釋，她是被派来通知他一件剛决定的提議。他立刻打断了她的話。

“我知道，我已經同意了。大会将在三月二十日在奥尔賽宮举行。我只有一个保留意見，就是似乎太迟了一点。据說在月底以前要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我曾經坚持要求和英国工党黨員进行一次談話。德国人也应该来，因为很显然的，我們不能避开他們談問題。您看，这就必須……”

“我要說的与奥尔賽宮的那次会议无关，教授先生，而

是到无名战士墓去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大示威。”

“这又是为什么事示威呀？”

她尽可能简单地說給他听。

“很好，不过这次示威不應該妨碍我們在二十日举行的那次會議。您看，四大国在柏林的會議，虽然有些人說它没有什么結果，可是它打开了新的途徑。譬如象裁軍問題……”

教授詳詳細細地加以解釋，他认为德国問題目前不能直接解决，應該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裁軍問題上。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已經在柏林决定研究這個問題，这个事实在他看来，是那次会议上做出的最大的貢獻。

“您明白我的意見了，是不是？四大国走上了裁軍的道路，尽管进度还很小，只要它們能停止現在的軍备竞赛，那就沒有理由批准武装德国。‘欧洲防务集团’也就完蛋了……”

依兰娜恭恭敬敬地听着，趁他歇气的时候，向他提出了她来的目的。

“他們要求您，教授先生，签名参加号召在十三日示威的社会名流的呼吁书。”

“誰要求我？”

“全国理事会的朋友們。”

“不，这不是鬧着玩的事。我并不是說反对，而是說用不着。您剛才对我說赫里欧議長已經在呼吁书上签名，这总是真的吧？”

“真的。”

“那就更沒有理由把名单列得太长了。”

她不大乐意地立起身来。

“我怎么答复他們呢？”

“就說我名虽然不签，凱旋門一定去……”

* * *

委员会的會議比往常結束得早，雅各还来得及到呂台吉亞飯店門口去接雅各琳。晚上的天气非常好，他們在林蔭大道上散了一会儿步……

雅各非常高兴。白天他接到父亲的信，信上第一次談到了雅各琳。菲列普·奧德貝对他儿子的挑选当然談不上滿意，不过他在这封信里不再表示反对了。他表示愿意到巴黎来参加婚礼，不过要求日子决定以后，早点通知他。按照老規矩，喜酒的一半花銷由他負担，他希望能挑一家体面一点的館子。万一他儿子未来的岳父母手头不寬裕，他也愿意負担全部費用，他在信中說，固然他希望喜事不必鋪張，但至少也得过得去。他还拿不稳他的妻子亨丽爱特能不能跟他一块来。自从那次汽車出事以后，她的身体一直很弱，况且他也不放心把鋪子交給別人。不管怎么样，他的儿子可以放心，他一定来做主婚人，并且在信上还說了許多吉利話。随着这封信附来一張匯票，要他們买一对金的結婚戒指。

“我立刻就回了一封信，”雅各說，“还寄了一張你的象片。”

“你看，你爸爸往后会慢慢喜欢我吗？”

雅各想起了勒鲁的纯朴，勒鲁那次会面时，就把他当同志看待，并且对他說：如果你继续象这样下去，咱们一定处得很好。他回答：

“他一定会喜欢你的。他甚至还会送你一件很好的礼物，不过他也許永远不会了解，我在选中你的同时，也选中了一条新的道路。咱们应该信任自己，雅各琳，别的都不要紧。”

“只要一輩子能够有你，我别的都不希罕了。”

“一輩子……你明白一輩子是什么意思嗎？这种幸福……”

他們遇到了一对年輕的情侶，无疑的，也正在談同样的事情。雅各琳更用勁地挽紧他的胳膊。

“雅各先生！”

雅各回过头去，同时认出了是誰的声音。

“对不起，等我一会儿。”

雅各琳闭紧嘴，向前走了几步。陪着蘿尔的那个小伙子也避到一边。酒窖主任的女儿先向雅各伸出了手。

“您一定很生我的气吧？”

“我？为什么？”

“我爸爸对您很不好。是他害得您被解雇的。”

“我知道，您事先也通知过我。”

“不过，您应该知道我尽了一切力量阻止他这样做。”

“我相信您，蘿尔。”

她还和以前一样打扮得非常时髦，穿一件颜色鲜艳的大衣，戴一双黑手套，夹着一个和大衣颜色很调和的皮包。她那双沉静的大眼睛里闪耀着宁静的光芒。

“我不想多耽搁您了，雅各。您的未婚妻在等您。”

“您也有人在等着。”

“一个很可爱的年轻人，不过我不愿意他听见我说这句话。象我一样，他也是大学生……还有一件事，您记得有一次您要我在一张抗议书上签名吗？”

“记得，当时我还补充说了一句，必须信服以后才签。”

“如果能够让您高兴的话，告诉您，我昨天也签了名……”

他追上了离开几步远的雅各琳。

“是蘿尔·布里薩克。”

“我早看见了。”

“她为了她爸爸的行为向我道歉。”

“当然罗。”

“你怎么啦？”

“啊！没什么。”

“听我说，你明明知道我和她已经算完了。”

“就差这一着了。”

“何况她也有了一个朋友。”

“她用不着拦住您来告诉您呀。”

“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你为了萊翁也曾经责备过我。”

“这不是一回事。”

“不过他是一个朋友。”

“一个打算追求你的朋友。”

“你看得出来吧，你也不喜欢这个。”

他也不顾是在大街上，吻了她很久……

20

羅絲·法朗士虽然对結局有了准备，可是沒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她感到肚子里一陣抽動，这种感觉她听人談过，心里又高兴又害怕。高兴，是因为等了那么久的时刻突然一下子来到了。害怕，是因为这还是刚开始……她記起了在最后一次讲座上听到的劝告：“时候来到以后，千万別張皇失措……慢慢的，从从容容的……准备好一切，叫你們的丈夫去找一辆出租汽車……”

她的丈夫，唉！不在跟前，一下子也回不来。他們俩曾經計算过時間：孩子應該在三月十六日生下来。然而現在才十三日。查理·摩兰这当儿正在馳向佩里格的夜車上……他必須参加午前在陣亡將士紀念碑前举行的示威运动。他曾經說过后天回来。后天，才不过是十五日……說不定是一場虛惊。也許她自己弄錯了吧？她开了灯，拿起仍旧打开着放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可是立刻又放下了。她知道这是陣痛，于是不慌不忙地深呼吸，放松全身肌肉……这一次，准不会錯了。她覺得很容易忍受，想到自己能够熬住，有了信心。她記起了應該把陣痛的間隔時間記下来。鬧鐘的針指着清晨一点正，的答的答的钟声好象跟

她的心跳很合拍。睡在她旁边的依兰娜·富尼埃还没有醒……

依兰娜和路易一定要蘿絲在查理不在的时候，到他們家里来睡。路易睡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这个朋友住在同一条街上，正好又是一个开出租汽車的司机。万一在夜里有变化，手边就可以有一輛車子了……

蘿絲是月初住到巴黎来的，因此她能够听完了西蒙南医生的讲座。她的肚子越来越往下墜，時間也开始好象过得慢起来了。她住在六层楼上，平常尽可能避免爬上爬下，所以很少出門，整天耽在她丈夫的房間里織毛綫。查理仅仅在吃飯的时候才在家；議會里的工作忙得他无法脫身，难得有一天在夜半十二点以前回来。他們的生活相当簡朴。摩兰象所有共产党議員一样，把他的全部薪金交給了党，只肯接受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資。不过，他們的朋友很多，多得他們数不清。工会的同志們湊了一笔錢，买了一輛嬰兒車；抵抗运动中的老战士們送了一張折床，妇女們帮忙做了許多小衣裳……还有富尼埃两口子，他們对查理說：“放心走吧，她不会沒人照应的。”蘿絲已經有好几天睡不着觉了。头天晚上她看书看得很迟，正好在犯困的时候，她感到了第一次陣痛……等到她的朋友醒来，她已經起床，在檢点箱子里的东西。依兰娜慌忙問道：

“你觉得不好嗎？”

“誰說的，正相反，我看我快要生了。”

“你不会弄錯吧？”

“絕對不會。”

依兰娜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連忙穿上衣裳……

“瞧你这个人！不言不語，也不叫我一声！”

“不用着急，陣痛每隔十五分钟才有一次。”

“我赶快去通知路易。唉！幸好早做了准备！”

“別着急。我还要梳头洗臉……”

她回来的时候，看見蘿絲躺在床上做深呼吸运动。

“痛嗎？”

她沒有回答。路易和司机緊跟着也来了。他們不知道該不該进来，手足失措地等在門口。

“瞧你們的這副樣子！”蘿絲說着咯咯地笑起來。“一切都很好，現在每隔十分鐘一陣了。”

“你至少認識路吧？”路易問他的朋友。

“放心，一眨眼就到。”

他們爭着提箱子。蘿絲扶着依兰娜的胳膊，對着她的耳朵悄聲說：

“羊水已經開始流出來。也許用不着等多久了……”

她要坐在司机旁邊；上了出租汽車以後，她叮囑他：“千萬別開快，你沒有權利闖禍。”依兰娜坐在後座上，好像非常激動。她的丈夫握住她的手，把它舉到唇邊，說：

“別難過，你也會有這一天的。”

街上很荒涼，矢車菊醫院——磚牆，黑魘魘的窗戶，看上去好像睡着了似的。他們被帶到樓上的候診室裏，一個穿着白衣服的年輕女護士過來招呼他們，她沒睡好，眼睛有

点肿。一切都很順利，床位是早就登記好了的，只需要檢查一下，是不是弄錯了。护士向蘿絲提了好几个問題，然后就把她領到另外一間屋里去。依兰娜問：

“我們怎么办呢，小姐？”

“你們是家屬嗎？”

“是的。”

“請你們在这儿等一等，万一她需要回去的时候，好送她回去。”

柔和的灯光照着漆成淺綠色的墙壁，护士走进这间小房間时說：这是“产房”。蘿絲脫掉衣裳，穿上医院的衬衫，躺在地上。這張床看上去不象床，倒象一張墊高了的长桌子，上面鋪着一條硬帮帮的床墊和一條洁白的床单。护士在她头底下塞了一个枕头，又在她的肚子和大腿上盖了一块白布，然后去找助产士。助产士是一个上了年紀的女人，蘿絲不知为什么看到她以后，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孩子，这一次沒弄錯嗎？”

“我相信沒弄錯……”

“陣痛什么时候开始的？”

“夜里十二点以后。”

“隔多久一陣？”

“开始的时候，隔一刻钟。在汽車上隔十分钟。”

她仔細地听診，又詳詳細細問到几个日期，以前就診的經過和現在有些什么征候，然后滿意地直起身子来。

“好得很，應該繼續下去。”

“已經張开到什么程度？”

“張到‘二十苏銀币’大小。分娩已經开始了。”

“还要拖很久嗎？”

“总得几个钟头。不用担心，一切情况都很正常。您記得怎样做运动嗎？”

“記得，吸气……放松肌肉……”

“对，我会不时地来看您的。从昨天晚上到現在，連你已經来了三个了。如果您有什么事，叫我好了。我就在隔壁。”

她退了出去，让房門开着。护士去通知蘿絲的朋友們。

“你們可以走了，不是虛惊。”

“怎么通知我們呢？”路易問。

“您有电话嗎？”

“沒有。”

“那就請您在一早打个电话来，九点钟左右我們通消息好了。”

“我要到工厂里去，不过我的妻子可以代我打。”

蘿絲起来和他們告別，她做了一个苦臉。她还要等六七个钟头呢。她吻了吻依兰娜夫妻俩，又回到那間小房間去，正好来得及做运动。她感到疲乏，但是心里充滿了喜悅。如果一切象这样繼續下去，那就沒有有什么好怕的……护士和助产士常常来看她。

“好嗎？”

“很好……”

起初，她还想看看书；不过她过份相信自己的力量了。一阵比以前更强烈的阵痛使她咬紧了牙关，想起了现实。从这时候起，她全神贯注在自己的分娩上。她感到热，非常热，她想喝水。

“最好不要喝水，”护士说，“您可以吮几个柠檬或者桔子。”

幸好她在箱子里都准备得有。她双手交叉在脑后，两腿分开，集中全部力量，来帮助完成在几个钟头以后产生一个新生命的过程。还要多少时间呢？如果这时候她能够握住查理的手，那她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她驱走这个不现实的念头，一心一意地去想那个孩子。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她喜欢男孩子。他呢，喜欢女孩子。不过他们俩曾经约定不许存任何偏见。如果是男孩子，就叫让-雅各。如果是女孩子，就叫蘿絲-瑪麗。她织了几件毛线衣，有蓝的，有粉红的，也有白的……其实，颜色没有什么关系……他会象谁呢？要是象爸爸，他爸爸看见了会多么高兴啊！象他，还是象她？……她一度差点睡着了……

六点钟左右，她叫护士。

“助产士在哪儿？”

“有什么新情况吗？”

“我觉得好象到時候了。”

阵痛相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张开的程度在继续增大……但是深呼吸和肌肉放松产生了效果，她只感到一种完全可以忍受的不舒服。

“唷！唷！”助产士說，“已經張开到‘小手掌心’大小了。您要不要用氧气罩来帮助您做深呼吸？”

“用不着，我情况很好。”

“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打电话给西蒙南医生。”

“好的！请他来吧！”

医生已经获得了她的信任，所以她相信只要有他在旁边，就不会有，决不会有任何不幸发生。他早上七点钟来到。助产士现在一直不离开她，说她已经张开到“大手掌心”大小。

“我真想使劲了，”她说。

“别心急，孩子，再忍一忍……”

医生的脸下半截包在纱布口罩里，但是一丝微笑从他的眼睛里透露出来。

“啊！啊！我早就说过了，是在十三日。”

“我们在等您，医生。”

“您成心不让我吃早饭。”

他揭开盖在她身上的被单。

“让咱们来看看，张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达到完全张开的程度。子宫颈正象她在讲座上听到的，完全开了。她不仅知道这一点，她还知道最后阶段的运动会帮助孩子落到会阴部来。医生提醒她：

“您一定记得吧，对不对？吸口气，屏住，用劲……呼吸一紧张，就不要再用力了……行吗？”

“行。”

“那就开始吧……”

蘿絲双手紧紧握住床边，头微微抬起来，双膝耸起、分开，使出全身力量……阵痛停止，她也不再想使劲了。

他让她一連繼續做了几次。

“好，用劲……停，不要再用劲了，等一会儿……”

后来，他催得她比較紧了：

“吸气……呼气……用劲……好，好！再来一次……我看見他了。再来……再来……不要用劲了！”

蘿絲滿身大汗，她覺到有样东西冒出来，接着又有一样东西冒出来……医生取出了头、肩膀，突然問她覺到一只小胳膊在她的肚子上揮动，这个印象她从此再也忘記不掉……

“再用点劲……完了……”

西蒙南医生用戴着橡皮手套的双手举起一个全身发紫、臍带还和胎胞連在一起的小东西，給这个因为过度用力而显得疲乏，但是臉上閃耀着幸福的微笑的女人看……让·雅各发出第一声哭声，是七点四十分正。

“高兴嗎？”医生問，护士把孩子抱走。

“謝謝您，啊！謝謝您！請过来，我想吻吻您……”

“从前，”医生被她的这番話感动了，他說，“女人們在分娩以后都恨我們。有些女人甚至还不原諒她們的丈夫。”

* * *

三个钟头以后，查理·摩兰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佩里格的示威游行剛結束。在当天下午和第二天——星期日，

預計還有許多代表到陣亡將士紀念碑去獻花……

幾天以前，政府曾經禁止在巴黎香舍麗榭大街舉行示威遊行，並且訓令各省省長，也要禁止這兩天在全國各地的公共場合舉行任何性質的集會和遊行。然而，要阻止居民們響應號召到紀念碑去獻花，却是一件難以辦到的事。震奮人心的號召在本月初發出以後，差不多各地都組織了委員會。他們採取了慎重的對付辦法：不准遊行，好，就不遊行，但是在這幾天里，法國人民要把鮮花鋪滿每一個城市鄉村的紀念碑；三五成群或者單獨地去沉默致敬；只帶一種旗幟：國旗；只用一種綬帶：三色綬帶；花束上只寫一種獻詞：“獻給兩次大戰的死難者。堅決反對武裝西德。”

省長曾經在佩里格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一清早就開來了好幾卡車保安警察，在廣場周圍站崗。那些戴鋼盔的軍警圍住陣亡將士紀念碑，倒好像要保護它，使它不受侵犯似的。人行道上站着許多看熱鬧的人。在還沒有葉子的法國梧桐樹下，一羣羣的人漸漸地聚集起來……

十點三十分正，查理·摩蘭和本省的議員們：一個天主教議員，兩個社會黨省議員，都佩帶着綬帶出現了，他們後面跟着退伍戰士組織的代表，抵抗運動戰士組織的代表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流放犯組織的代表——也許有一百人，在他們的頭上却飄揚着至少有二十面的旗幟。維持治安的人猶豫起來了。所有那些邁步前進的人都是知名之士；他們的勳章很顯眼，証明了他們的資格，有的還裝着假腿，或者缺一條胳膊。在他們中間不僅有共產黨員，還可以

看到几个激进党的市議員和一个副市长，他是去世的維勒諾瓦的朋友。保安警察的队长迎着队伍走过来，行了一个軍禮。

“先生們，我奉命……”

“我們有义务，”天主教議員說。

交涉到最后，那个軍官不是在这些尊严的人物面前感到張皇失措，就是看見群众越来越多，心里害了怕，他退到一边，对他們說：

“請你們快点。”

大家都看着这不平凡的一幕。两个殘廢軍人走向前去献花，参加过两次大战的人靜默，一动不动，廣場上人人都脫下了帽子，紀念碑四周的旗子也微微地俯倒。这时候保安警察只好全体立正，向他們奉命禁止的仪式致敬。

代表团和来时一样，一言不发地回去了。摩兰走到街口，正預备向几个重要人物告辞的时候，省委的打字員西蒙娜喘着气跑来找他。

“查理，快去……你太太……等你听电话……”

他来不及道歉，象个瘋子似的朝就在附近的省委奔去。奔进办公室，他連忙把門关上。

“喂！喂！是誰呀？是你？真的是你嗎？……啊！吓了我一跳……”

蘿絲在矢車菊医院的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向他宣布了那个好消息……她的情况很好。依兰娜在陪着她……

他只能結結巴巴地說：

“謝謝！我感謝你……”

这个当年的馬索營長，这个就在剛才還叫一個警官不敢抬起眼睛來的人，現在居然一面笑着，一面擦流到臉上的眼淚。多么不平常的感情啊！一個孩子！一個兒子！他的兒子！他覺得在這同一分鐘內世界上突然起了什麼變化。這完全是因為一個呼吸微弱的小生命剛剛在世界上出現了。然而，在他以前經過這一刻的人，何止幾十萬萬啊！有多少孩子已經生下來，或者正在這一時刻生下來，人們並沒有感到驚訝地停下來，聽他們的第一聲叫喊！生命是個奇蹟，人就是上帝，繼續在世界上存在，留下了自己的肉和血……

“西蒙娜！”

他喊得那麼响，吓得年輕姑娘連忙奔進來問：“什麼事？”

“快去买几瓶酒，蒙巴西亞克酒，香檳酒，能买到什麼酒就買什麼酒，別忘了杯子，再通知同志們一聲！”

“至少告訴我們一下是什麼事呀？”

“一個男孩子，一個頂好的男孩子……”

頂好的？她剛走，他就起了疑心。在蘿絲的懷孕期間，他常常担着一個心事，當然，他沒有對人說出過。他的祖父生下來腿就有毛病。他知道他母親一生下他來就曾經問過：“他不會是個瘸子吧？”這個念頭現在又突然在他腦海里出現。畸形會不會遺傳呢？蘿絲很快地掛斷了電話。她沒有說孩子是不是正常，僅僅告訴他重量是七磅一百克。多

么小呀！他的妻子的声音，他觉得有点吞吞吐吐……他对她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她亲自打了电话给他。不过他呢？那个孩子呢？他会不会是个残废？他会不会活不长？

他又拿起了电话听筒。

“小姐，请您接巴黎，加急电话，快一点，越快越好。”

在西蒙娜回来以前，电话已经接通了。

“喂！欠車菊医院吗？……我想和依兰娜·富尼埃太太讲话……不，不，听我说，她在摩兰太太的病房里……您说什么，她走了吗？请您替我接一接看……喂！依兰娜吗？啊！是你……你见到孩子了吗？……你能向我保证他很正常吗？……谢谢……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以后再解释给你听吧……不骗人吗？……啊！还有一句话……买点花，最美丽的花，替我送给我的妻子，买玫瑰花好了……你听清楚了吗？玫瑰花……”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糟糕！”他放下听筒说，“我忘了提一声我明天回去。”

同志们闹哄哄地涌进来，他们向他道喜，吻他，拍他的肩膀，办公室里充满了欢呼声。

* * *

巴利薩克的市议会接受了让·塞尔維医生的提案，决定邀请全市镇居民在市政府门口集会。市长是一个激进党人，的确有点犹豫过，但是塞尔維非常坚决。

“瞧，连你们党里的名誉主席都已经在我说的号召书上第一个签了名。这还不够吗？”

“省长的指令很清楚：不准示威游行。”

“如果我们全体的意见一致，省长也没有办法。”

“他会解散市议会。”

“我们会没有什么损失呢？我们还会重新当选，我们的力量只有更强。”

巴利薩克象全法国的三万九千个市镇一样，也有它的死难者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用花岗石刻的，刻的是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来到一座坟墓前默默悼念；她搂住石碑，手上拿着的一束花凄凉地垂落着。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战的牺牲者的长名单后面，不久以前又刻上了上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名字，包括一九四〇年的死难者，被流放出国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死难者，还有没有回来的战俘。

这个小市镇里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计划中的示威。因此，在佩里格的仪式结束的时候，另外一个仪式又在巴利薩克，或者还有许多别的地方开始了……

让·塞尔维对这个结果感到得意。大部分可以说是他的功劳。教员延长了上午课间休息的时间，让孩子们排列在纪念碑的每一边，然后他自己和公职人员站在一起。市长穿着节日服装，大肚子上佩带着绶带；市议员们都来了；波拉瓦穿着上校军服，挂着勋章和所有的军功章。按照巴利薩克的传统，两个年轻姑娘献一束三色的花，一个本市镇的退伍军人——曾经参加过一八七〇年战争的结实的老头儿献旗。没有演说，没有唱歌，也没有一句口号。仅仅只有一分钟的静默。这一分钟的开始和结束由乡警的两阵鼓声

来表示。散在廣場上或者三五成群的立在房屋前面的群众一动不动地看着。

塞爾維醫生回去的時候，一路上向碰到的熟朋友問好，其中有面包鋪掌櫃貝洛爾、宪兵拉若尼、理发師亞歷山大，最後迎面撞見了剛趕到的羅杰·貝洛。自從羅杰·貝洛出獄以後，他們見過好幾次，塞爾維醫生知道他很替他的兒子的命運擔心。米魯最近被調到阿爾及爾去駐防，據說是代替被派往越南去的軍隊。他的母親西多妮和本省的一些婦女不久以前到巴黎去過，她們向部長請願，要求結束戰爭。貝洛臉刮得干干淨淨，穿着一件寬大的絲絨上衣和一件新襯衫。

“你跟奧芬巴哈的槍騎兵^❶一樣，”醫生對他說。

“你的槍騎兵干什么？”

“他們到的太遲了。剛結束，老弟。”

“沒關係，我沒有市長和他那群狐群狗黨也一樣可以獻花。”

“花！在哪兒？”

“在我的口袋里，最先開放的紫羅蘭……算不了什麼，不過我應該盡我的義務。”

* * *

❶ 法國歌劇作曲家奧芬巴哈（1819—1880）作過一個名為《匪徒》的小歌劇，劇中的槍騎兵巡邏隊曾數次穿過舞台，同時唱：“……我們老是到得太遲了。”

波尔多的大規模集會定在星期日舉行，地點是十一月十一日廣場。可是，頭一天各區都已經分別向紀念牌獻花；這種紀念牌到處都有，安置在抵抗運動中的犧牲者殉難的地点，表示紀念。因此，在巴利薩克的集會剛散的時候，波尔多的港口地區象別的市區一樣，聚集了一群人。

在這群人中間，也可以看見一條議員佩帶的藍白紅三色綬帶，許多模樣不同，可是帶着同樣莊嚴、凝思的表情的臉。一塊很小的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一個名字，一個日期和極簡單的這幾個字：為祖國犧牲。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嵌在牆上、離地有一人高的小鐵瓶，因為經常有一隻陌生人的手在裡面插上一朵花。今天是由一個小姑娘——小米萊依獻上一大束紅石竹花，她把花放在人行道上。圍在四周的人一直在不斷的増加。

身軀高大的碼頭工人勒魯站在第一排，他的眉頭緊鎖着，使得他臉上的骨頭越發顯得突出了。在他腳邊，那塊寫着獻詞的白紙板很醒目地放在鮮花上。他在想被德國巡邏隊打死在這兒的朋友，這個朋友死的時候才二十歲，也是一個碼頭工人，是勒魯這個爽直的漢子稱為堅貞不屈的那種人。

雅各琳的父親沒有立刻注意到，一個穿郵遞員制服的人過來站在他旁邊。這個郵遞員從速地送完了上午的一趟信，及時趕了來。他脫掉制帽，也許他也沒有注意到旁邊的那個人。但是，勒魯和費爾朗·格魯索彼此認出來以後，他們誰也沒有猶疑，連忙握住了手，一直握了很久。是誰先伸

出手来的呢，那就没法知道了。

* . * *

巴黎的代表团下午才开始纷纷到无名战士墓去。全国示威运动的组织者为了避免造成意外，放弃了在香榭丽舍大街集会游行的计划。但是除非戒严，政府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人去献花，因为从不缺乏机智的人民总能替献花想出适当的形式。这一天献花的人多得数不清。

下午一点正，一大帮穿着军服和便服的警察，就布满了从协和广场向上笔直地伸展到星广场的那条大街。过了一会儿，警察厅长由一整套参谋人员跟随着，来亲自检查为了维持那块神圣的纪念碑周围的治安而定下的种种措施的执行情况。

“明白了，是不是？你们让他们献花，但不准停留，献辞在献花以后立刻去拉掉……”

天气晴朗，站在凯旋门下，一眼望过去，景致美极了，方尖碑、卡鲁塞尔门矗立在其间，整条香榭丽舍大街尽收在眼底，穿过协和广场和杜依勒利公园一直可以望到卢佛宫的围墙。

在三点钟最先出现的，是由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组成的代表团。兰盖教授参加的那个代表团一个钟头以后才在乔治五世地道车站出来。和他在一起的有和平委员会的好几个成员：依兰娜·富尼埃、奥古斯特·比巴尔、莱翁·布尔甘、雅各、雅各琳，另外还有他的两个法兰西学院的学生。上午，有空的人都曾经参加代表团，到卢森堡公园的墙边去

献花；他们在脚医住的那所房子里认识的、被他们喊做老祖母的那个女人的儿子就牺牲在那儿。多瑪森太太也陪着她的好朋友佛勒丽太太去了，她们俩决定下午到公墓里去一趟。

“不要停留在这儿，快走！”他们一出车站，到了人行道上，警察就这么说。

在他们面前有一群群人，带着花束，朝星广场慢慢走去。议员塞尔什·姆拉克和神父杜布莱依从全国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团中走出来，向兰盖教授问好。

“您不和我們一块儿去嗎，教授先生？”

“不，我还是喜欢跟我的委员会在一起，不引人注目。”

他们很快地献上一束花就走了。仅仅只能够得到静默的时间……一个军帽上有橡树叶的班长毫不客气地干涉他们：

“太太先生們，禁止在这儿停留。”

他们刚走，一个警察就过来拉掉“坚决反对武装西德”的献辞，因为要拉掉献辞，不得不連三色緞带也同时扯掉了。但是，别的代表团已经来到，鲜花陸續不絕地堆在纪念碑上；那儿日夜燃着的火焰，三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断过。

他们朝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沿着大街的人行道往下走去，迎面而来的代表团源源不断……

“我的丈夫在那边，”依兰娜·富尼埃说。

她穿过大街，去把让-雅各·摩兰出生的消息告诉他。在不远的地方她又碰上她的朋友們。

“他参加了仪表厂的一个代表团，”她說。“今天上午他的車間曾經停工，向工厂里的紀念牌献花。”

“听说里昂車站場面很了不起，”奥古斯特·比巴尔說，“有五百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穿着工作服……”

“你要知道，”莱翁·布尔甘回答，“并不是只有那儿如此。有人告訴我，在自然史博物館……”

依兰娜等了等落在后面、沒有参加談話的雅各和雅各琳。

“怎么搞的，你們这对情人？路易刚才告訴我一个好消息：我們分配到了房子。如果你們还愿意的話，就可以搬到我們現在住的房子里去住。”

雅各不知道怎么感謝才好。

“我們正好把婚期定在五月里。您来参加嗎？”

“一定来。”

雅各感到非常滿意。他对他的幸福感到滿意。对一切，也对不一会儿以前和于勒老头儿的相遇感到滿意。于勒老头儿由他从前的主任韦伯陪伴着。

“你們在这儿干什么？”他問他們。

于勒老头儿一向喜欢发牢騷，他回答：

“別的人不肯来。总是这样。我可是忘不掉。”

“你的新工作好嗎？”临分手时，韦伯問他。

“很好。我的老板娘打算卖冰淇淋，那样一来，我每个星期就可以工作四十个小时了……”

接着他們又被脚医和英文教师攆上了。

“我的汽車停在大皇宮，”教師說，“如果太太們願意乘，車上還有兩個空位子。”

依蘭娜把他們介紹給蘭蓋教授，使他們倆感到受寵若驚。

“我早就希望有這個榮幸了，”英文教師說。“我也是抱着這個希望來的……”

星廣場附近來往的人太多，汽車開不快，把大街幾乎都塞得水泄不通。警察開始有點發急。但是群眾一直很沉着，他們完全象在街上散步一樣，不過人數比平日多。天空藍得出奇，太陽是春天的太陽。還帶着點涼意的微風宣布冬天已經結束了。雅各琳的黑髮被微風吹動着，她溫柔地挽着雅各的胳膊，微笑地望着未來……

“瞧，一隻燕子，”腳醫突然說。“這是我今年看見的第一隻……”

“這使我記起了布拉格的鳥，”正在跟英文教師親熱地談着的埃都阿·蘭蓋說。“在那邊有一種海鷗，總是逢到化冰的那一天飛到。”

“您認為這是一個預兆嗎？”

“也許是的。您不相信嗎？我同意，征兆還很細微，不過意義卻很大。”

“教授先生，您象我一樣知道，一隻燕子不能成為春天。”

“不錯。不過飛來了第一隻燕子，一定有成群成群的飛來，到那時候，春天就到了……”

后 記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六国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于巴黎簽訂了一个《欧洲防务集团条約》。根据这个条約，六个国家要組成一个軍事集团，六个国家的軍队合并成一支“欧洲軍”，而西德武装部队将成为这支軍队的主要力量。美国策划这个軍事集团条約的目的，主要是想用“欧洲軍”的幌子来武装西德軍国主义，企图使德国永远处于分裂状态，制造战争威胁；并且准备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全世界人民都激烈反对这个条約，法国人民为此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人民的强大的压力下，法国国民議会被迫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拒絕批准这个条約。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这个条約終于宣告破产。

让·拉斐德的这部《春天的燕子》，写的就是法国人民向反动統治者所进行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說主要写巴黎一个区的和平委员会的活动，写这个委员会怎样团结各个阶层的人，积极征集反对武装西德的签名，召开座谈会，訪問議員，怎样为和平运动辛苦奔走等等。同时，作者运用他的頗有气势的笔，也写到了从一九五三年夏天到一九五

四年春天这段時間当中法国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写出了更多的人物，描繪了更壯闊的場面。在小說里，我們不仅看到了作为全书主題的反对武装西德的斗争，而且也看到了一九五三年八月的法国工人大罢工，同时发生的种葡萄的农民封鎖公路的抗議性的行动，以及保卫被非法逮捕的抵抗运动战士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汇合成为一股洪流，向着法国反动政府的統治猛烈冲击。小說最后一章写的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举行的全国示威日，可以說是法国和平、民主和爱国力量的一次大檢閱。反动派想尽一切办法，使尽一切手段，企图阻止人民这次示威行动，但是人民的意志是阻拦不住的。作者描写的虽然只是与小說情节有关的几个地方的示威活动的情况，可是我們已經能够清楚地看到，从首都巴黎一直到巴利薩克这样一个小市鎮，人民都一致表現出了他們反对武装西德的决心和斗志。人民的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是春天里飞来的第一只燕子；只要人民紧紧团結在一起，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更大的胜利一定会接着来到的。

作者在这样一部人物多、場面广的作品里，始終扣紧了一根主綫，那就是雅各和雅各琳这一对青年的故事。作者特別着重写出雅各觉悟和成长的过程。小說开始时，雅各只是一个剛从外省来到巴黎、对政治漠不关心、只想到一己幸福的小伙子，他对于能够在巴黎工作感到十分滿意，以为这会給他带来充滿希望的将来。而他对什么是《斯德哥尔摩宣言》，什么是“欧洲防务集团”，什么是和平委员会，全都

不了解。对于战争，他也有他的看法，他常常想，只要每个人拒绝打仗就行了。但是，自从他参加了区的和平委员会的会议以后，逐渐弄懂了这些问题，中间虽然由于个人的爱情关系，他对于委员会有时不怎么热心，不过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渐渐积极起来，在具体的斗争中，他得到了锻炼，参加了工会。他不只是在个人的婚姻问题上，不向家庭屈服；而且吕台吉亚饭店因为他参加和平运动要把他开除时，他也毫不动摇。在小说的结尾处，雅各成为争取和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队伍中坚定的一员。

通过雅各的发展，可以看到法国的青年一代，在现实的教育下，是怎样逐渐认清是非、提高认识的；也可以看到法国人民面对着武装西德这么一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大事，是怎样愈来愈多地投入了保卫和平的斗争。当年迫使法国国民议会不敢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就是这种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后来激烈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策划以代替这个条约的《巴黎协定》的，也是这种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今天在与法国反动政府和受到这个政府庇护的法国法西斯势力进行艰苦尖锐的斗争的，同样也正是这种无比强大的人民的力量。

小说一方面写团结在法国共产党周围的人民的英勇斗争，另一方面还揭露了法国反动统治集团压迫人民和出卖本国利益的罪行。法国政府禀承美帝国主义之命，一心想通过《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武装西德，同时他们继续进行肮脏的侵略战争，拼命增加军费，使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愈

趋貧困。他們釋放双手沾滿法国人民鮮血的納粹战犯，却逮捕參加抵抗运动的战士。这些事实在本书中都有具体的反映。

为了說明法国統治集团中的政客是怎样阴險丑惡，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代表人物，即原来是議員、后来当上商业部长的維勒諾瓦。他老奸巨猾、不擇手段，一心一意只图他个人升官发财。这个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的家伙，如果不是私生活荒淫无耻，結果死于他妻子之手，一定会爬得更高。但是，小說告訴我們，这样一个寡廉鮮耻的人，正是反动集团的寵儿。法国反动政府的腐朽本质也就由此可見。

这部小說的作者让·拉斐德是法国著名的工人出身的进步作家。一九五七年曾来过我国訪問，他的主要作品如《活着的人們》、《羅絲·法朗士》、《水仙花》等都早已有了譯本，因此对中国讀者來說，让·拉斐德不是一个陌生的作家。这本《春天的燕子》是他一九五六年的作品，也是他第一本以战后法国人民斗争为題材的小說。书中有些人物，如摩兰、羅絲、勒魯等人在前几部作品中都出現过。

譯 者

一九六二年三月